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Feng Shen Yan Yi, by Xi Xing Lu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Title: Feng Shen Yan Yi

Author: Xi Xing Lu

Release Date: December 19, 2007 [EBook #23910]

Language: Chinese

*** ST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FENG SHEN YAN YI ***

Produced by Pei-Jun Hsiesh

不說聞太師安營西岐。只見報馬報進相府，報：「聞太師調三十萬人馬，在南門安營。」子牙曰：「當時吾在朝歌，不曾會聞太師；今日領兵到此，看他紀法何如。」隨帶諸將上城，眾門下相隨，同到城敵樓上，觀看聞太師行營；果然好人馬！怎見得，有讚為證：　　　　滿空殺氣，一川鐵馬兵戈；片片征雲，五色旌旗縹緲。千枝畫戟，豹尾描金五彩旛；萬口鋼刀，誅龍斬虎青銅劍。密密鉞斧，旛旗大小水晶盤；對對長鎗，盞口粗細銀畫桿。幽幽畫角，猶如東海老龍吟；燦燦銀盔，滾滾冰霜如雪練。錦衣繡襖，簇擁走馬先行；玉帶征夫，侍聽中軍元帥。鞭抓將士盡英雄，打陣兒郎兇似虎。不亞軒轅黃帝破蚩尤，一座兵山從地起。　　　話說子牙觀看良久，歎曰：「聞太師平日有將才，今觀如此整練，人言尚未盡其所學。」隨下城入府，同大小門下眾將，商議退兵之策。有黃飛虎在側曰：「丞相不必憂慮，況且魔家四將不過如此，正所謂國王洪福大，巨惡自然消散。」子牙曰：「雖是如此，民不安生，軍逢惡戰，將累鞍馬，俱不是寧泰之象。」正議間，報：「聞太師差官下書。」子牙傳令：「令來。」不一時，開城，放一員大將至相府，將書呈上。子牙拆書觀看，上云：　　　　「成湯太師兼征西天保大元帥聞仲，書奉丞相姜子牙麾下：蓋聞王臣作叛，大逆於天。今天王在上，赫赫威靈。茲爾西土，敢行不道，不尊國法。自立為王，有傷國體。復納叛逆，明欺憲典。天子累興問罪之師，不為俯首伏辜，尚敢大肆猖獗，拒敵天吏，殺軍覆將，輒敢號令張威，王法何在！雖食肉寢皮，不足以盡厥罪；縱移爾宗祀，削爾疆土，猶不足以償其失。今奉詔下征，你等若惜一城之生靈，速至轅門授首，候歸期以正國典；如若拒抗，真火焰崑岡，俱為虀粉，噬臍何及？戰書到日，速為自裁。不宣。」　　　子牙看書畢。子牙曰：「來將何名？」鄧忠答曰：「末將鄧忠。」子牙曰：「鄧將軍回營，多拜上聞太師，原書批回，三日後會兵城下。」鄧忠領命出城，進營回復了聞太師，將子牙回話說了一遍。不覺就是三日。只聽成湯營中砲響，喊殺之聲振天。子牙傳令：「把五方隊伍調遣出城。」聞太師正在轅門，只見西岐南門開處，一聲砲響，有四桿青旛招展，旛下四員戰將按震宮方位：　　　　青袍青馬盡穿青，步將層層列馬兵，手挽擋牌人似虎，短劍長鎗若鐵城。 二聲砲響，四桿紅旛招展，旛腳下四員戰將，按離宮方位：　　　　紅袍紅馬絳紅纓，收陣銅鑼帶角鳴，將士雄赳跨戰騎，窩弓火砲列行營。 三聲砲響，四桿素白旛招展，旛腳下有四員戰將，按兌宮方位：　　　　白袍白馬爛銀盔，寶劍昆吾耀日輝，火焰鎗同金裝鐧，大刀猶似白龍飛。 四聲砲響，四桿皂蓋旛招展，旛腳下四員戰將，按坎宮方位：　　　　黑人黑馬皂羅袍，斬將飛翎箭更豪，斧有宣花酸棗捌，虎頭鎗配雁翎刀。 五聲砲響，四桿杏黃旛招展，旛腳下四員戰將，據戊己宮方位：　　　　金盔金甲杏黃旛，將坐中央守一元，殺氣騰騰籠戰騎，衝鋒銳卒候轅門。　　　話說聞太師看見子牙把五方隊伍調

出，兩邊大小將官一對對整整齊齊：哪吒登風火輪，手提火尖鎗，對著楊戩、金吒、木吒、韓毒龍、薛惡虎、黃天化、武吉等侍衛兩傍。寶纛旗下，子牙騎四不相，右手下有武成王黃飛虎坐五色神牛而出。只見聞太師在龍鳳旛下，左右有鄧、辛、張、陶四將。太師面如淡金，五柳長髯，飄揚腦後，手提金鞭。怎見得聞太師威武：　　　　九雲冠金霞繚繞，絳綃衣鶴舞雲飛，陰陽絛結束，朝履應玄機。坐下麒麟如墨染，金鞭擺動光輝。拜上通天教下，三除五遁施為。胸中包羅天地，運籌萬斛珠璣。丹心貫乎白日，忠貞萬載名題。龍鳳旛下列旌旗，太師行兵自異。　　　話說子牙催騎向前，欠背打躬，口稱：「太師，卑職姜尚不能全禮。」聞太師曰：「姜丞相，聞你乃崑崙名士，為何不諳事體，何也？」子牙答曰：「尚忝玉虛門下，周旋道德，何敢違背天常。上遵王命，下順軍民，奉法守公，一循於道。敬誠緝熙，克勤天戒，分別賢愚，佐守本土，不放虐民亂政。稚子無欺，民安物阜，萬姓歡娛，有何不諳事體之處？」聞太師曰：「你只知巧於立言，不知自己有過。今天王在上，你不尊君命，自立武王。一欺君之罪，孰大於此！收納叛臣黃飛虎，明知欺君，安心拒敵。一叛君之罪，孰大於此！及至問罪之師一至，不行認罪，擅行拒敵，殺戮軍士命官。一大逆之罪，孰加於此！今吾自至此，猶恃己能，不行降服，猶自與兵拒敵，巧言飾非，真可令人痛恨！」子牙笑而答曰：「太師差矣！自立武王，固是吾國未行奏請；然子襲父蔭，何為不可。況天下諸侯盡反成湯，也是欺君不成！只是人君先自滅綱紀，不足為萬姓之主，因此皆背叛不臣，此其過豈盡在臣也。收武成王，正是『君不正，臣投外國』亦是禮之當然。今為人君，尚不自反，乃厚於責臣，不亦羞乎！若論殺朝廷命官士卒，是自到此取死討辱，尚等並不曾領一軍一卒，或助諸侯，或伐關隘。太師名振八方，今又到此，未免先有輕舉妄動之意，在尚怎敢抗拒。不若依尚愚意：老太師請暫回鑾轡，各守疆界，還是好顏相看；若太師務任一己之私，逆天行事，然兵家勝負，未可知也。還請太師三思，毋損威重。」聞太師被此數語說得面皮通紅；又見黃飛虎在寶纛之下，乃大叫曰：「逆臣黃某，出來見我。」飛虎靦面難回，只得向前欠身曰：「末將自別太師，不覺數載；今日又會，不才冤屈庶可伸明。」聞太師喝曰：「滿朝富貴，盡在黃門，一旦負君，造反助惡，殺害命官，逆惡貫盈，還來強辯！」命：「那一員將官先把反臣拿了！」左哨上鄧忠大叫曰：「末將願往。」走馬搖斧，來取黃飛虎。飛虎縱五色神牛，手中鎗赴面交還。張節使鎗也來助鄧忠。周營內有大將南宮适敵住。陶榮使鐧，飛馬前來助戰。這壁廂武吉撥馬搖鎗，抵往陶榮。兩陣上六員戰將，三對交鋒，來來往往，衝衝撞撞，翻騰上下交加。只殺得天愁地暗、日月無光。辛環見三將不能取勝，把脅下肉翅一夾，飛起半空，手持鎚鑽，望子牙打來。時有黃天化催開玉麒麟，兩柄銀鎚，抵住辛環。周營眾將見成湯營裏飛起一人來，虎頭冠，面如紅棗，尖嘴獠牙，猙獰惡狀，惟黃天化戰住辛環。聞太師見黃天化坐玉麒麟，知是道德之士，急催開墨麒

麟，使兩條金鞭，衝殺過來，忙取子牙。子牙忙催動四不相，急架相迎。二獸交加，竟生雲霧。這是聞太師頭一場西岐大戰，怎見得，讚曰：　　　　兩下裏排門對伍，軍政司擂鼓鳴鑼。前後軍安排賭鬥，左右將準備相持。一等等有牙有爪，一等等能走能飛。狻猊、獬豸、獅子、麒麟、㺐彪、怪獸、猛虎、蛟龍。狻猊鬥，狂風蕩蕩；獬豸鬥，日色輝輝；獅子鬥，寒風凜凜；麒麟鬥，冷氣森森；㺐彪鬥，來往攛跳；怪獸鬥，遍地煙雲；蛟龍鬥，彩雲布合，猛虎鬥，捲起狂風。大戰一場怎肯休，英雄惡戰逞雄赳。若煩解的蟲王恨，除是南山老比丘。
且說聞太師鞭法甚利，且有風雷之聲，久慣興師，四方響應，子牙如何敵得住，甚難招架。被聞太師舉起雄鞭，飛在空中，—此鞭原是兩條蛟龍化成，雙鞭按陰陽，分二氣。那鞭在空中打將下來，正中子牙肩臂，翻鞍落騎。聞太師方欲來取首級，彼時哪吒登風火輪，搖鎗大叫：「勿要傷吾師叔！」照聞太師面上一鎗，太師急架鎗時，早被辛甲將子牙救回。聞太師與哪吒戰三五回合，又舉鞭打哪吒，哪吒不曾防備，也被一鞭打下輪來。早有金吒躍步趕來，將寶劍架住金鞭，欲救哪吒。太師大怒，連發雙鞭，雌雄不定，或起或落，連打金、木二吒，又打韓毒龍。幸有楊戩在側，看見聞太師好鞭，只打得落花流水，纔把銀合馬飛走出陣，使鎗便刺。聞太師見楊戩相貌非俗，心下自忖：「西岐有這些奇人，安得不反！」便把鞭來迎戰。數合之內，祭起雙鞭，正打中楊戩頂門上，只打得火星迸出，全然不理，一若平常。太師大驚，駭然歎曰：「此等異人，真乃道德之士！」不說聞太師讚歎，且說陶榮戰武吉，見諸將未分勝負，忙把聚風旛取出，連搖數搖，霎時間飛砂走石，播土揚塵，天昏地暗。怎見得好風，只打得眾軍如風捲殘雲，丟旗棄鼓，將士盡盔歪甲斜，莫辨東西；敗下陣來。有讚為證：　　　　霎時間天昏地暗，一會兒霧起雲迷。初起時塵砂蕩蕩，次後來捲石翻磚。黑風影裏，三軍亂竄；慘霧之中，戰將心忙。會武的刀鎗亂法，能文的顛倒慌張。聞太師金鞭龍擺尾；鄧忠闊斧似車輪；辛環肉翅世間稀；張節鎗傳天下少；陶榮奇異聚風旗。這纔是雷部神祇施猛烈；西岐眾將各逃生。棄鼓丟鑼拋滿地，屍橫馬倒不堪題。為國亡身遭劍劈，盡忠捨命定逢傷。聞太師西岐得勝，四天君掌鼓回營。　　　話說聞太師掌得勝鼓回營，昇了帳，眾將來賀：「太師頭陣之初，挫動西岐鋒銳，破此城只在指日矣。」　　　且說子牙收兵敗進城，入府，眾將上殿見子牙。子牙曰：「今日著傷諸將：李氏三人、韓毒龍等，盡被聞太師打了。」有楊戩在側，曰：「丞相且歇息一二日，再與他會戰，定勝聞仲。若得勝之時，乘機劫營，先挫其鋒，後面勢如破竹，聞仲可擒矣。」子牙曰：「善。」只至第三日，西岐砲響，眾將出城，安排廝殺。報馬報入營來。聞太師見報入營，隨即出陣。左右四將分開，太師至陣前。子牙曰：「今日與太師定決一雌雄。」各不答話，二獸相交，鞭劍併舉。子牙左有楊戩、右有哪吒，敵住太師。鄧忠走馬前來助戰；有黃飛虎前來截住廝殺。張、陶二將來助；有武吉、南宮适敵住廝殺。辛環飛來；有

黃天化阻住。聞太師酣戰之際，又把雌雄鞭起在空中。子牙打神鞭也飛將起來。一打神鞭乃玉虛宮元始所賜，此鞭有三七二十一節，一節上有四道符印，打八部正神。一聞太師鞭往下打，子牙鞭往上迎，鞭打鞭，把聞太師雌鞭一打兩斷，落在塵埃。聞太師大叫一聲：「好姜尚！今把吾寶貝傷其性命，吾與你勢不兩立！」子牙復祭打神鞭起去。聞太師難逃這一鞭之禍，一聲響，把聞太師打下騎來。幸有門下吉立、余慶催馬急救，太師借土遁去了。子牙與眾將大殺一陣，方收兵進西岐城，入相府。只見楊戩進曰：「今日劫營之事，定是大勝。」子牙曰：「善。眾將暫退，午後聽令。」正是：　　　　挖下戰坑擒虎豹，滿天張網等蛟龍。　　　且說聞太師敗兵進營，陞帳坐下；四將參謁。聞太師曰：「自來征伐，未嘗有敗。今被姜尚打斷吾雌鞭，想吾師秘授蛟龍金鞭，今日已絕，有何面目再見吾師也！」四將曰：「勝負軍家常事。」且說子牙掌鼓聚將上殿。子牙令黃飛虎、飛彪、黃明等衝聞太師左營；令南宮适、辛甲、辛免、四賢衝右營；令哪吒、黃天化為頭對，衝大轅門；木吒、金吒、韓毒龍、薛惡虎為二對，龍鬚虎、武吉保子牙作三對。令楊戩：「你去燒聞太師行糧；老將軍黃滾守城垣。」調遣已定。且說聞太師敗兵進營，坐於帳下，鬱鬱不樂。忽然見殺氣罩於中軍帳，太師焚香，將金錢一卜，早知其意。笑曰：「今劫吾營，非為奇計。」忙傳令：「鄧忠、張節在左營敵周將；辛環、陶榮在右營戰周將；吉立、余慶守行糧；老夫守中營，自然無虞也。」聞太師安排迎敵。卻說子牙把眾將發落已畢，只等砲響，各人行事。當日將人馬暗暗出城，四面八方，俱有號記，燈籠高挑，各按方位。時至初更，一聲砲響，三軍吶一聲喊，大轅門哪吒、黃天化先殺進來；左營黃家父子，右營乃四賢眾將，齊衝進來。這一陣不知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第四十三回　聞大師西岐大戰 詩曰：　　　　黑夜交兵實可傷，拋盔棄甲未披裳。冒煙突火尋歸路，失志丟魂覓去鄉。　　　　多少英雄茫昧死，幾許壯士夢中亡。誰知吉立多饒舌，又送天君入北邙。　　　話說子牙與眾將來劫聞太師行營，勢如風火。只見哪吒登風火輪，持火尖鎗殺來。聞太師忙上了墨麒麟，拎鞭迎敵。黃天化自恃英雄，持兩柄銀鎚，催動玉麒麟，前來接戰，裹住聞太師不放。金、木二吒揮寶劍，上前助戰。韓毒龍、薛惡虎各持劍左右相攻。殺氣紛紛，兵戈閃灼。怎見得一夜好戰，有讚為證，讚曰：　　　　黃昏兵到，黑夜軍臨。黃昏兵到，衝開隊伍怎支持；黑夜兵臨，撞倒柵欄焉可立。馬聞金鼓之聲，驚馳亂走；軍聽喊殺喧嘩，難辨你我。刀鎗亂刺，那知上下交鋒；將士相迎，孰識東西南北。劫營將如同猛虎，踏營軍一似歡龍。鳴金小校，擂鼓兒郎。鳴金小校，灰迷二目難睜；擂鼓兒郎，兩手慌忙槌亂打。初起時，兩下抖擻精神；次後來，勝敗難分敵手：敗了的，似傷弓之鳥，見曲木而高飛；得勝的，如猛虎登崖，闖群羊而弄猛；著刀的，連肩拽背；逢斧的，頭斷身開；攩劍的，劈開甲冑；中鎗的，腹內流紅。人撞人，自相踐踏，馬撞馬，遍地屍橫。傷殘軍士，哀哀叫苦；帶箭兒郎，

慼慼之聲。棄金鼓，旛幢滿地；燒糧艸，四野通紅。只知道奉命征討，誰知道片甲無存。愁雲只上九重天，遍地屍骸真慘切。　　話說子牙劫聞太師行營，哪吒等把聞太師圍困垓心。黃飛虎父子衝左營，與鄧忠、張節大戰，殺的乾坤暗暗；南宮适、辛甲等衝右營，與辛環、陶榮接戰，俱係夜間，只殺得慘慘悲風，愁雲滾滾。正酣戰之際，楊戩從聞太師後營殺進去，縱馬搖鎗，只殺至糧艸堆上，放起火來。好火！怎見得，有詩為證：　　烈焰沖霄勢更兇，金蛇萬道遶空中。煙飛捲蕩三千里，燒毀行糧天助功。　　話說楊戩借胸中三昧真火，將糧艸燒著，照徹天地。聞太師正戰之間，忽見火起，心中大驚，自思：「糧艸被燒，大營難立。」把金鞭架鎗、攩劍，無心戀戰。又見子牙騎到，把打神鞭祭於空中，聞太師難逃這一鞭之厄，只打得聞太師三昧火噴出三四尺遠近。太師把墨麒麟縱出圈子，且戰且走；黃飛虎等追襲。鄧忠、張節見中軍失守，只得保著聞太師奪路而走。南宮适等追趕辛環、陶榮。吉立、余慶見勢頭不好，護持不下，只得敗走。辛環肉翅在空中，保著聞太師，退走往岐山。不表。　　且說終南山玉柱洞雲中子在碧遊床，忽然想起聞太師征伐西岐，正是雷震子下山之時，忙命金霞童兒：「請你師兄來。」童子去不多時，將雷震子請至碧遊床前，倒身下拜。雲中子曰：「徒弟，你可往西岐，去見你兄武王姬發，便可謁見你師叔姜子牙，助他伐紂，你可立功，速去。倘或中途若遇有肉翅之人，便可立功，方不負貧道傳你兩翅玄功，以助周室。」正是：

　　兩枚仙杏安天下，方保周家八百年。且說雷震子出洞，把風雷翅一展，腳登天，頭往下，二翅騰開，頃刻萬里。怎見得，有讚為證：

　　大雨燕山曾出世，一聲雷響現無生。終南秘授先天訣，八卦爐邊師訓成。七歲臨潼曾會父，回山學藝更精明。二枚仙杏分離坎，兩翅飛騰有昃盈。洞府傳就黃金棍，展動舒開雲霧生。奉師法旨離玉柱，方見岐山舊有名。　　且說雷震子離了終南，把二翅一夾，有風雷之聲；飛至西岐山，遠遠望見聞太師兵敗而來。雷震子大喜：「幸遇敗兵，正好用心殺他一陣！」且說聞太師正挫鋒銳，慌忙疾走，猛然抬頭，見空中飛有一人，面如藍靛，髮似硃砂，獠牙生於上下，好兇惡之像。聞太師叫：「辛環！你看前面飛來一人，甚是兇惡，你可仔細小心！」說猶未了，雷震子大呼曰：「吾來了！」舉棍就打。辛環鎚鑽迎面交還。空中四翅翻騰，鎚棍交加響亮。雷震子乃仙傳棍法；辛環生就英雄。怎見得，有讚為證：　　四翅在空中，風雷響亮衝：這一箇殺氣三千丈；那一個靈光透九重；這一箇肉身成正道；那一箇凡體受神封；這一箇棍起生烈焰；那一箇鎚鑽逞英雄。平地征雲起，空中火焰兇。金棍光輝分上下，鎚鑽精通最有功。自來也有將軍戰，不似空中類轉蓬。　　話說雷震子中途一戰，只殺得辛環抵攩不住，抽身望岐山逃走。雷震子自思：「不可追趕。見了師叔、皇兄，料他還來，終久會我。」遂望西岐城相府中來。不題。　　只見眾人俱在子牙府裏報功，劫營得勝，挫了聞太師的鋒銳。子牙大喜，慰勞諸將曰：「今日之

勝，皆出汝等之力，聖主社稷生民之福。」眾將答曰：「武王洪福，丞相德政，故使聞仲不識時務，失其利也。」正話間，忽報：「有一道童求見。」子牙傳：「請。」少時雷震子進府下拜，口稱：「師叔！」子牙曰：「是那座名山弟子，今至此地？」雷震子曰：「弟子乃終南山玉柱洞雲中子門下雷震子是也；今奉師命下山，一則謁師叔立功，二則見皇兄相會。」子牙曰：「你皇兄是誰？」雷震子曰：「皇兄乃是武王。」子牙問兩邊站立殿下：「你們可認得麼？」眾人曰：「認不得。」雷震子曰：「弟子七歲曾救文王出五關，弟子乃燕山雷震子。」子牙方悟，謂諸將曰：「此子—先王曾言，出五關遇雷震子救護。—今日進西岐，乃當今之洪福，得此異人。」遂引雷震子往見武王。子牙至皇城，有執殿官啟武王：「丞相候旨。」武王傳：「宣。」子牙進殿，行禮畢，奏曰：「大王御弟朝見。」武王曰：「孤弟何人？」子牙曰：「昔日先王在燕山收的雷震子，一向在終南山學藝，今日方歸。」武王命：「請來。」雷震子進內庭，倒身下拜，口稱：「皇兄。」武王稱：「御弟，昔先王曾言賢弟之功，救危出關，復回終南；今日相逢，實為慶幸！」武王見雷震子形像兇惡，不敢命入內庭，恐驚太姬等。武王曰：「相父與孤代勞，相府宴弟。」子牙曰：「雷震子持齋；只隨臣府宅，以便立功。」武王甚喜。雷震子彼時辭王回相府。不題。

且說聞太師兵敗岐山七十里，收住敗殘人馬，結下營寨查點，損折軍兵二萬有餘。太師陞帳，長歎曰：「自來提兵征伐多年，未嘗有挫鋒銳；今日到此，失機喪師，殊為痛恨！」心下十分不樂。自思無門；欲調別將，各有鎮守。太師乃丹心赤膽，恨不得一刻遂平西地，其心纔快；豈意如今失機被辱，只急得當中神目睜開，長吁短歎。吉立迎前啟曰：「太師不必憂慮；況且三山五嶽之中，道友頗多，或請一二位，大事自然可成。」太師聽說：「老夫著軍務煩冗，紊亂心懷，一時忘卻。」遂上帳，吩咐鄧、辛二將：「好生看守大營，吾去來。」太師乘了墨麒麟，把風雲角一拍，那獸起在空中。正是：　　金鰲島內邀仙友：「封神榜」上早標名。　　話說聞太師的墨麒麟週遊天下，霎時可至千里；其日行到東海金鰲島。太師觀看大海，青山幽靜，因嗟歎曰：「吾因為國事煩瑣，先王托孤之重，何日能脫卻煩惱，靜坐蒲團，參玄悟妙，閑看「黃庭」一卷，任烏兔如梭，何有與我。」真個好海島，有無窮奇景，怎見得，有讚為證：　　勢鎮汪洋，威寧搖海。潮湧銀山魚入穴，波翻雪浪蜃離淵。木火方隅高積土，東西崖畔聳危巔。丹岩怪石，峭壁奇峰。丹崖上彩鳳雙鳴；峭壁前麒麟獨臥。峰頭時聽錦鸞啼，石窟每觀龍出入。林中有壽鹿、仙狐；樹上有靈禽、玄鳥。瑤草奇花不謝；青松翠柏長春。仙桃常結果，修竹每留雲。一條澗壑藤蘿密，四面源堤艸色新。正是：百川會處擎天柱，萬劫無移大地根。　　話說聞太師到了金鰲島，下了墨麒麟，看了一回，各處洞門緊閉，並無一人，不知往那裏去了，靜悄悄的。聞太師沉吟半晌，自思：「不如往別處去罷。」上了墨麒麟，方出島來，後有人叫曰：「聞

道兄！往那裏去？」聞太師回顧，見來者乃菡芝仙也。忙上前稽首曰：「道友往那裏去？」菡芝仙答曰：「特來會你。金鰲島眾道友為你往白鹿島去練陣圖。前日申公豹來請俺們往西岐助你。我如今在八卦爐中煉一物，功尚未成，若是完了，隨即就至。眾道友現在白鹿島；道兄，你可速去。」聞太師聽說大喜，遂辭了菡芝仙，逕往白鹿島來，霎時而至。只見眾道人：或帶一字巾、九揚巾，或魚尾金冠、碧玉冠，或挽雙抓髻，或陀頭樣打扮，俱在山坡前閑說，不在一處。聞太師看見，大呼曰：「列位道友，好自在也！」眾道人回頭，見聞太師，俱起身相迎。內有秦天君曰：「聞得道兄征伐西岐，前日申公豹在此相邀助你，吾等在此練十陣圖，方得完備。適道兄到臨，真是萬千之幸！」聞太師問曰：「兄練的那十陣？」秦天君曰：「吾等這十陣，各有妙用。明日至西岐擺下，其中變化無窮。」聞太師看罷，曰：「為何只有九位，卻少一位？」素天君曰：「金光聖母往白雲島去練他的金光陣，其玄妙大不相同，因此少他一位。」董天君曰：「列位陣圖可曾完麼？」眾道人曰：「俱完了。」「既完了，我們先往西岐。聞兄在此等金光聖母同來。你意下如何？」聞太師曰：「既蒙列位道兄雅愛，聞仲感戴榮光萬萬矣。此是極妙之事。」九位道人辭了聞太師，借水遁先往西岐而來。怎見得，有詩為證：　　　　天下嬉遊半月功，倏來倏去任西東，仙家妙用無窮際，豈似凡人駕彩虹。　　　不說九位道者往西岐山，到了營裏。且說聞太師坐在山坡，倚松靠石，未及片時，只見正南上五點豹斑駒上坐一人，帶魚尾金冠，身穿大紅八卦衣，腰束絲絛，腳登雲履，背一包袱，掛兩口寶劍，如飛雲掣電而來。望見白鹿島洞前不見眾人，只見一位穿紅、三隻眼、黃臉長髯的道者，卻原來是聞太師。金光聖母急下坐騎，曰：「聞兄何來？」二人施禮。問：「九位道友往那裏去了？」太師曰：「他們先往岐山去，留吾在此等候同行。」二人大喜，齊上坐騎，駕起雲光，往岐山而來，霎時便至。到了行營，吉立領眾將迎接，上中軍帳，與眾道人相見。秦天君曰：「西岐城在那裏？」聞太師曰：「因吾前夜敗兵，退至七十里安營，此處乃是岐山。」眾人曰：「我們連夜起兵前去。」聞太師令鄧忠前隊起兵，整點人馬；一聲砲響，殺奔西岐城來，安了行營，三軍放定營大砲，吶喊傳更。　　子牙在相府自因得勝，與眾將逐日議論天下大事，忽聽喊聲，子牙曰：「聞太師想必取得援兵至矣。」傍有楊戩答曰：「聞太師新敗，去了半月，弟子聞此人乃截教門下，必定別請左道旁門之客，也要仔細防護。」子牙聽罷，心下疑惑，乃同哪吒、楊戩等都上城來觀看，聞太師行營今番大不相同。子牙見營中愁雲慘慘，冷霧飄飄，殺光閃閃，悲風切切；又有十數道黑氣，沖於霄漢，籠罩中軍帳內。子牙看罷，驚訝不已。諸弟子默默不言，只得下城入府，共議破敵，實是無策。　　且說聞太師安了營，與十天君共議破西岐之策。袁天君曰：「吾聞姜子牙崑崙門下。想二教皈依，總是一理，如紅塵殺伐，吾等不必動此念頭；既練有十陣，我們先與他鬥智，方顯兩教中玄妙。若要倚勇鬥力，皆非

我等道門所為。」聞太師曰：「道兄之言甚善。」次日，成湯營裏砲炮聲一響，布開陣勢。聞太師乘墨麒麟，坐名請子牙答話。報進相府。子牙隨調三軍，擺出城來，旛分五色，眾將軒昂；子牙坐四不相上，看成湯營裏布成陣勢。只見聞太師坐麒麟，執金鞭在前，後面有十位道者，好兇惡！臉分五色：青、黃、赤、白、紅，俱皆騎鹿而來。怎見得，有詩為證：　　　　青絲上搭一綸巾，腹內玄機動萬人。無福成仙稱道德：「封神榜」上列其身。　　　話說秦天君乘鹿上前，見子牙打稽首，曰：「姜子牙請了！」子牙欠背躬身答曰：「道兄請了。不知列位道兄是那座名山？何處洞府？」秦天君曰：「吾乃金鰲島煉氣士秦完是也。汝乃崑崙門客，吾是截教門人，為何你倚道術欺侮吾教？甚非你我道家體面。」子牙答曰：「道友何以見得吾欺侮貴教？」秦完曰：「你將九龍島魔家四人誅戮，還深侮吾教。我等今下山，與你見個雌雄。非是倚勇，吾等各以秘授略見功夫。吾等又不是凡夫俗子，恃強鬥勇，皆非仙體。」秦完說罷，子牙曰：「道兄通明達顯，普照四方，復始巡終，週流上下，原無二致。紂王無道，絕滅紀綱，王氣黯然。西土仁君已現，當順天時，莫迷己性。況鳴鳳於岐山，應生聖賢之兆。從來有道克無道，有福摧無福，正能克邪，邪不能犯正。道兄幼訪名師，深悟大道，豈有不明道理！」秦完曰：「據你所言，周為真命之主，紂王乃無道之君。吾等此來，助紂滅周，難道便是不應天時？──這也不在口中講。姜子牙，吾在島中曾有十陣，擺與子牙過目。不必倚強，恐傷上帝好生之仁，累此無辜黎庶，勇悍兒郎，智勇將士，遭此劫運，而糜爛其肌體也。不識子牙意下如何？」子牙曰：「道兄既有此意，姜尚豈敢違命。」只見十道人俱回騎進營，一兩個時辰，把十陣俱擺將出來。秦完復至陣前曰：「子牙，貧道十陣圖已完，請公細玩。」子牙曰：「領教了。」隨帶哪吒、黃天化、雷震子、楊戩四位門人來看陣。聞太師在轅門與十道人細看，子牙領來四人：一個站在風火輪上，提火尖鎗，是哪吒；玉麒麟上是黃天化；雷震子猙獰異相；楊戩道氣昂然。只見楊戩向前對秦天君曰：「吾等看陣，不可以暗兵、暗寶暗算吾師叔，非大丈夫之所為也。」秦完笑曰：「叫你等早晨死，不敢午時亡。豈有將暗寶傷你等之理！」哪吒曰：「口說無憑，發手可見。道者休得誇口！」四人保定子牙看陣。見頭一陣，挑起一牌，上書「天絕陣」；第二上書「地烈陣」；第三上書「風吼陣」；第四上書「寒冰陣」；第五上書「金光陣」；第六上書「化血陣」；第七上書「烈焰陣」；第八上書「落魂陣」；第九上書「紅水陣」；第十上書「紅砂陣」。子牙看畢，復至陣前。秦天君曰：「子牙識此陣否？」子牙曰：「十陣俱明，吾已知之。」袁天君曰：「可能破否？」子牙曰：「既在道中，怎不能破？」袁天君曰：「幾時來破？」子牙曰：「此陣尚未完全，待你完日，用書知會，方破此陣。請了！」聞太師同諸道友回營。子牙進城，入相府，好愁！真是雙鎖眉尖，無籌可展。楊戩在側曰：「師叔方纔言能破此陣，其實可能破得否？」姜子牙曰：「此陣乃截教傳來，皆稀奇之幻

法，陣名罕見，焉能破得？」不言子牙煩惱。且說聞太師同十位道者入營，治酒款待。飲酒之間，聞太師曰：「道友，此十陣有何妙用可破西岐？」秦天君開講十絕大陣。不知有何奧妙，且聽下回分解。第四十四回　子牙魂游崑崙山 詩曰：　　　　左道妖魔事更偏，咒詛魘魅古今傳。傷人不用飛神劍，索魄何須取命箋。　　　　多少英雄皆棄世，任他豪傑盡遍泉。誰知天意俱前定，一脈遊魂去復連。　　　　話說秦天君講「天絕陣」，對聞太師曰：「此陣乃吾師曾演先天之數，得先天清氣，內藏混沌之機，中有三首旛，按天、地、人三才，共合為一氣。若人入此陣內，有雷鳴之處，化作灰塵；仙道若逢此處，肢體震為粉碎，故曰『天絕陣』也。」有詩為證：　　　　天地三才顛倒推，玄中玄妙更難猜。神仙若遇「天絕陣」，頃刻肢體化成灰。　　　　聞太師聽罷大喜。又問：「『地烈陣』如何？」趙天君曰：「吾『地烈陣』亦按地道之數，中藏凝厚之體，外現隱躍之妙，變化多端，內隱一首紅旛，招動處，上有雷鳴，下有火起。凡人、仙進此陣，再無復生之理；縱有五行妙術，怎逃此厄！」有詩為證：　　　　「地烈」煉成分濁厚，上雷下火太無情。就是五行乾健體，難逃骨化與形傾。　　　　聞太師又問：「『風吼陣』何如？」董天君曰：「吾『風吼陣』中藏玄妙，按地、水、火、風之數，內有風、火。此風、火乃先天之氣，三昧真火，百萬兵刃，從中而出。若人、仙進此陣，風、火交作，萬刃齊攢，四肢立成虀粉。怕他有倒海移山之異術，難免身體化成膿。」有詩為證：　　　　「風吼陣」中兵刃窩，暗藏玄妙若天羅。傷人不怕神仙體，消盡渾身血肉多。　　　　聞太師又問：「『寒冰陣』內有何妙用？」袁天君曰：「此陣非一日功行乃能煉就，名為『寒冰』，實為刀山。內藏玄妙，中有風雷，上有冰山如狼牙，下有冰塊如刀劍。若人、仙入比陣，風雷動處，上下一磕，四肢立成虀粉。縱有異術，難免此難。」有詩為證：　　　　玄功煉就號「寒冰」，一座刀山上下凝。若是人仙逢此陣，連皮帶骨盡無憑。　　　　聞太師又問：「『金光陣』妙處何如？」金光聖母曰：「貧道『金光陣』，內奪日月之精，藏天地之氣，中有二十一面寶鏡，用二十一根高桿，每一面懸在高桿頂上，一鏡上有一套。若人、仙入陣，將此套拽起，雷聲震動鏡子，只一二轉，金光射出，照住其身，立刻化為膿血，縱會飛騰，難越此陣。」有詩為證：　　　　寶鏡非銅又非金，不向爐中火內尋。縱有天仙逢此陣，須臾形化更難禁。聞太師又問：「『化血陣』如何用度？」孫天君曰：「吾此陣法用先天靈氣，中有風雷，內藏數片黑砂。但人、仙入陣，雷響處，風捲黑砂，些須著處，立化血水。縱是神仙，難逃利害。」有詩為證：　　　　黃風捲起黑砂飛，天地無光動殺威。任你仙人聞此氣，涓涓血水濺征衣。　　　　聞太師又問：「『烈焰陣』又是如何？」白天君曰：「吾『烈焰陣』妙用無窮，非同凡品：內藏三火，有三昧火、空中火、石中火。三火併為一氣。中有三首紅旛。若人、仙進此陣內，三旛展動，三火齊飛，須臾成為灰燼。縱有避火真言，難躲三昧真火。」有詩

為證：　　　　燧人方有空中火，煉養丹砂爐內藏。坐守離宮為首領，紅旛招動化空亡。　　太師問：「『落魂陣』奇妙如何？」姚天君曰：「吾此陣非同小可，乃閉生門，開死戶，中藏天地厲氣，結聚而成。內有白紙旛一首，上存符印。若人、仙入陣內，白旛展動，魄消魂散，傾刻而滅；不論神仙，隨入隨滅。」有詩為證：　　　　白紙旛搖黑氣生，煉成妙術透虛盈。從來不信神仙體，入陣魂消魄自傾。

　　太師又問：「如何為『紅水陣』？其中妙用如何？」王天君曰：「吾『紅水陣』內奪壬癸之精，藏天乙之妙，變幻莫測。中有一八卦臺，臺上有三個葫蘆，任隨人、仙入陣，將葫蘆往下一擲，傾出紅水，汪洋無際。若其水濺出一點粘在身上，頃刻化為血水。縱是神仙，無術可逃。有詩為證：　　　　爐內陰陽真奧妙，煉成壬癸裏邊藏。饒君就是金剛體，遇水粘身頃刻亡。　　聞太師又問：「『紅沙陣』畢竟愈出愈奇，更煩請教，以快愚意。」張天君曰：「吾『紅沙陣』果然奇妙，作法更精。內按天、地、人三才，中分三氣，內藏紅砂三斗──看似紅砂，著身利刃，上不知天，下不知地，中不知人。若人、仙衝入此陣，風雷運處，飛砂傷人，立刻骸骨俱成虀粉。縱有神仙佛祖，遭此再不能逃。」有詩為證：　　　　紅砂一撮道無窮，八卦爐中玄妙功。萬象包羅為一處，方知截教有鴻濛。聞太師聽罷，不覺大喜：「今得眾道友到此，西岐指日可破。縱有百萬甲兵，千員猛將，無能為矣。實乃社稷之福也！」內有姚天君曰：「列位道兄，據貧道論起來，西岐城不過彈丸之地，姜子牙不過淺行之夫，怎經得十絕陣起！只小弟略施小術，把姜子牙處死，軍中無主，西岐自然瓦解。常言『蛇無頭而不行，軍無主而自亂。』又何必區區與之較勝負哉？」聞太師曰：「道兄若有奇功妙術，使姜尚自死，又不張弓持矢，不致軍士塗炭，此幸之幸也。敢問如何治法？」姚天君曰：「不動聲色，二十一日，自然命絕。子牙縱是脫骨神仙，超凡佛祖，也難逃躲。」聞太師大喜，更問詳細。姚斌附太師耳曰：「須……如此如此，自然命絕。又何勞眾道兄費心。」聞太師喜不自勝，對眾道友曰：「今日姚兄施大法力，為我聞仲治死姜尚，尚死諸將自然瓦解，功成至易。真所謂樽俎折衝，談笑而下西岐。大抵今皇上洪福齊天，致感動列位道兄扶助。」眾人曰：「此功讓姚賢弟行之，總為聞兄，何言勞逸。」姚天君讓過眾人，隨入「落魂陣」內，築一土臺，設一香案，臺上紮一艸人；艸人身上寫「姜尚」的名字；艸人頭上點三盞燈，足下點七盞燈，──上三盞名為催魂燈，下七盞名為促魄燈。姚天君在其中，披髮仗劍，步罡念咒於臺前，發符用印於空中，一日拜三次。連拜了三四日，就把子牙拜的顛三倒四，坐臥不安。　　　不說姚天君行法，且說子牙坐在相府與諸將商議破陣之策，默默不言，半籌無畫。楊戩在側，見姜丞相或驚或怪，無策無謀，容貌比前大不相同，心下便自疑惑：「難道丞相曾在玉虛門下出身，今膺重寄。況上天垂象，應運而興，豈是小可；難道就無計破此十陣，便自顛倒如此！其實不解。」楊戩甚是慮。又過七八日，姚天君在陣中，把子

牙拜吊了一魂二魄。子牙在相府，心煩意躁，進退不寧，十分不爽利；整日不理軍情，慵懶常眠。眾將、門徒俱不解是何緣故，也有疑無策破陣者，也有疑深思靜攝者。不說相府眾人猜疑不一。又過了十四五日，姚天君將子牙精魂氣魄，又拜去了二魂四魄。子牙在府，不時憨睡，鼻息如雷。且說哪吒、楊戩與眾大弟子商議曰：「方今兵臨城下，陣擺多時，師叔全不以軍情為重，只是憨睡，此中必有緣故。」楊戩曰：「據愚下觀丞相所為，恁般顛倒，連日如在醉夢之間；似此動作，不像前番，似有人暗算之意。不然丞相學道崑崙，能知五行之術，善察陰陽禍福之機，安有昏迷如是，置大事若不理者！其中定有說話。」眾人齊曰：「必有緣故。我等同入臥室，請上殿來，商議破敵之事，看是如何。」眾人至內室前，問內侍人等：「丞相何在？」左右侍兒應曰：「丞相濃睡未醒。」眾人命侍兒請丞相至殿上議事。侍兒忙入室請子牙，出得內室，門外武吉上前告曰：「老師每日安寢，不顧軍國重務，關係甚大，將士憂心，懇求老師速理軍情，以安周土。」子牙只得勉強出來，陞了殿。眾將上前，議論軍前等事。子牙只是不言不語，如痴如醉。忽然一陣風響，哪吒沒奈何，來試試子牙陰陽如何。哪吒曰：「師叔在上：此風甚是兇惡，不知主何凶吉？」子牙掐指一算，答曰：「今日正該刮風，原無別事。」眾人不敢抵觸。──看官：此時子牙被姚天君拜去了魂魄，心中模糊，陰陽差錯了，故曰「該刮風」，如何知道禍福。──當日眾人也無可奈何，只得各散。言休煩絮，不覺又過了二十日。姚天君把子牙二魂六魄俱已拜去了；止有得一魂一魄，其日竟拜出泥丸宮，子牙已死在相府。眾弟子與門下諸將官，連武王駕至相府，俱環立而泣。武王亦泣而言曰：「相父為國勤勞，不曾受享安康，一旦致此，於心何忍，言之痛心！」眾將聽武王之言，不覺大痛。楊戩含淚，將子牙身上摸一摸，只見心口還熱，忙來啟武王曰：「不要忙，丞相胸前還熱，料不能就死。且停在臥榻。」　　不言眾將在府中慌亂。單言子牙一魂一魄，飄飄蕩蕩，杳杳冥冥，竟往封神臺來。時有清福神迎迓，見子牙是魂魄，清福神柏鑑知道天意，忙將子牙魂魄輕輕的推出封神臺來。但子牙原是有根行的人，一心不忘崑崙，那魂魄出了封神臺，隨風飄飄蕩蕩，如絮飛騰，逕至崑崙山來。適有南極仙翁閑遊山下，採芝煉藥，猛見子牙魂魄渺渺而來，南極仙翁仔細觀看，方知是子牙的魂魄。仙翁大驚曰：「子牙絕矣。」慌忙趕上前，一把綽住了魂魄，裝在葫蘆裏面，塞住了葫蘆口，逕進玉虛宮，啟掌教老師。纔進得宮門，後面有人叫曰：「南極仙翁不要走！」仙翁及至回頭看時，原來是太華山雲霄洞赤精子。仙翁曰：「道友那裏來？」赤精子曰：「閑居無事，特來會你遊海島，適山嶽，訪仙境之高明野士，看其著棋閑耍，如何？」仙翁曰：「今日不得閑。」赤精子曰：「如今止了講，你我正得閑。他日若還開講，你我俱不得閑矣。今日反說是不得閑，兄乃欺我。」仙翁曰：「我有要緊事，不得陪兄，豈為不得閑之說。」赤精子曰：「吾知你的事：姜子牙魂魄不能入竅之說，再無他意。」仙翁曰：「你何以知

之？」赤精子曰：「適來言語，原是戲你。我正為子牙魂魄趕來。我因先到西岐山，封神臺上見清福神柏鑑，說：『子牙魂魄方纔至此，被我推出，今遊崑崙山去了。』故此特地趕來，方纔見你進宮，故意問你。今子牙魂魄果在何處？」仙翁曰：「適間閑遊崖前，只見子牙魂魄飄蕩而至，及仔細觀看方知；今已被吾裝在葫蘆內，要啟老師知之，不意兄至。」赤精子曰：「多大事情，驚動教主。你將葫蘆拿來與我，待吾去救子牙走一番。」仙翁把葫蘆付與赤精子。赤精子心慌意急，借土遁離了崑崙，霎時來至西岐，到了相府前，有楊戩接住，拜倒在地，口稱：「師伯今日駕臨，想是為師叔而來。」赤精子答曰：「然也。快為通報！」楊戩入內，報與武王。武王親自出迎。赤精子至銀安殿，對武王打個稽首。武王竟以師禮待之，尊於上坐。赤精子曰：「貧道此來，特為子牙下山。如今子牙死在那裏？」武王同眾將士引赤精子進了內榻。赤精子見子牙合目不言，仰面而臥。赤精子曰：「賢王不必悲啼，毋得驚慌，只今他魂魄還體，自然無事。」赤精子同武王復至殿上。武王請問曰：「道長，相父不絕，還是用何藥餌？」赤精子曰：「不必用藥，自有妙用。」楊戩在旁問曰：「幾時救得？」赤精子曰：「只消至三更時，子牙自然回生。」眾人俱各懽喜，不覺至晚，已到三更。楊戩來請，赤精子整頓衣袍，起身出城。只見十陣內黑氣迷天，陰雲布合，悲風颯颯，冷霧飄飄，有無限鬼哭神嚎，竟無底止。赤精子見此陣十分險惡，用手一指，足下先現兩朵白蓮花，為護身根本，遂將麻鞋踏定蓮花，輕輕起在空中。正是仙家妙用。怎見得，有詩為證：　　　　道人足下白蓮花，頂上祥光五色呈。只為神仙犯殺戒：「落魂陣」內去留名。　　　話說赤精子站在空中，見十陣好生兇惡，殺氣貫於天界，黑霧罩於岐山。赤精子正看，只見「落魂陣」內姚斌在那裏披髮仗劍，步罡踏斗於雷門，又見草人頂上一盞燈，昏昏慘慘，足下一盞燈，半滅半明。姚斌把令牌一擊，那燈往下一滅，一魂一魄在葫蘆中一迸；幸葫蘆口兒塞住，焉能迸得出來。姚天君連拜數拜，其燈不滅。—大抵燈不滅，魂不絕。—姚斌不覺心中焦躁，把令牌一拍，大呼曰：「二魂六魄已至，一魂二魄為何不歸！」不言姚天君發怒連拜。且說赤精子在空中，見姚斌方拜下去，把足下二蓮花往下一坐，來搶艸人。不意姚斌拜起抬頭，看見有人落將下來，乃是赤精子。姚斌曰：「赤精子，原來你敢入吾『落魂陣』搶姜尚之魂！」忙將一把黑砂望上一灑。赤精子慌忙疾走；饒著走得快，把足下二朵蓮花落在陣裏，赤精子幾乎失陷落魂陣中；急忙駕遁，進了西岐。楊戩接住，見赤精子面色恍惚，喘息不定。楊戩曰：「老師可曾救回魂魄！」赤精子搖頭連曰：「好利害！好利害！『落魂陣』幾乎連我陷於裏面！饒我走得快，猶把我足下二朵白蓮花打落在陣中。」武王聞說，大哭曰：「若如此言，相父不能回生矣！」赤精子曰：「賢王不必憂慮，料是無妨。此不過係子牙災殃，如此遲滯，貧道如今往箇所在去來。」武王曰：「老師往那裏去？」赤精子曰：「吾去就來，你們不可走動，好生看待子牙。」吩咐已畢，赤精

子離了西岐，腳踏祥光，借土遁來至崑崙山。不一時，有南極仙翁出玉虛宮而來，見赤精子至，忙問：「子牙魂魄可曾回？」赤精子把前事說了一遍：「……借重道兄，啟師尊，問箇端的：怎生救得子牙？」仙翁聽說，入宮至寶座下，行禮畢，把子牙事細細陳說一番。元始曰：「吾雖掌此大教，事體倘有疑難。你叫赤精子可去八景宮見大老爺，便知始末。」仙翁領命出宮來，對赤精子曰：「老師吩咐：你可往八景宮去參謁大老爺，便知端的。」赤精子辭了南極仙翁，駕祥雲往玄都而來。不一時已到仙山。此處乃大羅宮玄都洞，是老子所居之地，內有八景宮，仙境異常，令人把玩不暇。有詩為證，詩曰：　　　仙峰巔險，峻嶺崔嵬。坡生瑞草，地長靈芝。根連地秀，頂接天齊。青松綠柳，紫菊紅梅。碧桃銀杏，火棗交梨。仙翁判畫，隱者圍棋。群仙談道，靜講玄機。聞經怪獸，聽法狐狸。彪熊剪尾，豹舞猿啼。龍吟虎嘯，翠落鶯飛。犀牛望月，海馬聲嘶。　　　異禽多變化，仙鳥世間稀。孔雀談經句，仙童玉笛吹。怪松盤古頂，寶樹映沙堤。山高紅日近，澗闊水流低。清幽仙境院，風景勝瑤池。此間無限景，世上少人知。　　話說赤精子至玄都洞，見上面一聯云：　　　道判混元，曾見太極兩儀生四象；鴻濛傳法，又將胡人西度出函關。 赤精子在玄都洞外，不敢擅入。等候一會，只見玄都大法師出宮外，看見赤精子，問曰：「道友到此，有甚麼大事？」赤精子打稽首，曰稱：「道兄！今無甚事，也不敢擅入。只因姜子牙魂魄遊蕩的事……」細說一番：「特奉師命，來見老爺。敢煩通報。」玄都大法師聽說，忙入宮，至蒲團前行禮，啟曰：「赤精子宮門外聽候法旨。」老子曰：「招他進來。」赤精子入宮，倒身下拜：「弟子願老師萬壽無疆！」老子曰：「你等犯了此劫，『落魂陣』姜尚有愆，吾之寶『落魂陣』亦遭此厄，都是天數。汝等謹受法戒。」叫玄都大法師：「取太極圖來。」付與赤精子。「將吾此圖……如此行去，自然可救姜尚。你速去罷。」赤精子得了太極圖，離了大羅宮，一時來至西岐。武王聞說赤精子回來，與眾將迎迓至殿前。武王忙問曰：「老師那裏去來？」赤精子曰：「今日方救得子牙。」眾將聽說，不覺大喜。楊戩曰：「老師，還到甚時候？」赤精子曰：「也到三更時分。」諸弟子專等至三更來請，赤精子隨即起身。出城行至十陣門前，捏土成遁，駕在空中，只見姚天君還在那裏拜伏。赤精子將老君太極圖打散抖開，一此圖乃老君劈地開天，分清理濁，定地、水、火、風，包羅萬象之寶。化了一座金橋，五色毫光，照耀山河大地，護持著赤精子往下一墜，一手正抓住艸人！望空就走。姚天君見赤精子二進「落魂陣」來，大叫曰：「好赤精子！你又來搶我艸人！甚是可惡！」忙將一斗黑砂望上一潑。赤精子叫一聲：「不好！」把左手一放，將太極圖落在陣裏，被姚天君所得。且說赤精子雖是把艸人抓出陣來，反把太極圖失了，嚇得魂不附體，面如金紙，喘息不定，在土遁內，幾乎失利；落下遁光，將艸人放下，把葫蘆取出，收了子牙二魂六魄，裝在葫蘆裏面，往相府前而來。只見眾弟子正在此等候，遠遠望見

赤精子忻然而來，楊戩上前請問曰：「老師！師叔魂魄可曾取得來麼？」赤精子曰：「子牙事雖完了，吾將掌教大老爺的奇寶失在「落魂陣」，吾未免有陷身之禍！」眾將同進相府。武王聞得取子牙魂魄已至，不覺大喜。赤精子至子牙臥榻，將子牙頭髮分開，用葫蘆口合住子牙泥丸宮，連把葫蘆敲了三四下，其魂魄依舊入竅。少時，子牙睜開眼，口稱：「好睡！」急至看時，臥榻前武王、赤精子、眾門人。子牙躍身而起。武王曰：「若非此位老師費心，焉得相父今生再面？」這會子牙方纔醒悟，便問：「道兄何以知之，而救不才也？」赤精子把「『十絕陣』內有一『落魂陣』，姚斌將你魂魄拜入艸人，腹內止得一魂一魄，天不絕你，魂遊崑崙，我為你趕入玉虛宮，討你魂魄；復入大羅宮，蒙掌教大老爺賜太極圖救你；不意失在『落魂陣』中。」子牙聽畢，自悔根行甚淺，不能具知始末：「太極圖乃玄妙之珍，今日誤陷，奈何？」赤精子曰：「子牙今且調養身體，待平復後，共議破陣之策。」武王回鑾，子牙調養數日，方纔痊癒。　　翌日陞殿，赤精子與諸人共議破陣之法，赤精子曰：「此陣乃左道旁門，不知深奧。既有真命，自然安妥。」言未畢，楊戩啟子牙：「二仙山麻姑洞黃龍真人到此。」子牙迎接至銀安殿，行禮畢，分賓主坐下。子牙曰：「道兄今到此，有何事見諭？」黃龍真人曰：「特來西岐，共破十絕陣。方今吾等犯了殺戒，輕重有分；眾道友咫尺即來。此處凡俗不便，貧道先至，與子牙議論。可在西門外，搭一蘆篷蓆殿，結綵懸花，以便三山五嶽道友齊來，可以安歇。不然，有褻眾聖，甚非尊賢之理。」子牙傳令：「著南宮适、武吉起造蘆篷，安放蓆殿。」又命楊戩：「在相府門首，但有眾老師至，隨即通報。」赤精子對子牙曰：「吾等不必在此商議，候造篷工完，篷上議事可也。」話非一日，武吉來報工完。子牙同二位道友、眾門人，都出城來聽用，止留武成王掌府事。話說子牙上了蘆篷，鋪氈佃地，懸花結綵，專候諸道友來至。大抵武王為應天順人，仙聖自不絕而來，先來的是：　　九仙山桃園洞廣成子，　　太華山雲霄洞赤精子，　　二仙山麻姑洞黃龍真人，　　狹龍山飛雲洞懼留孫一後入釋成佛，　　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　　崆峒山元陽洞靈寶大法師，　　五龍山雲霄洞文殊廣法天尊一後成文殊菩薩，　　九功山白鶴洞普賢真人一後成普賢菩薩，　　普陀山落伽洞慈航道人一後成觀世音大士，　　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

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
青峰山紫陽洞清虛道德真君。

子牙逕往迎接，上篷坐下。內有廣成子曰：「眾位道友，今日前來，興廢可知，真假自辨。子牙公幾時破十絕陣？吾等聽從指教。」子牙聽得此言，魂不附體，欠身言曰：「列位道兄，料不才不過四十年毫末之功，豈能破得此十絕陣！乞列位道兄憐姜尚才疏學淺，生民塗炭，將士水火，

敢煩那一位道兄，與吾代理，解君臣之憂煩，黎庶之倒懸，真社稷生民之福矣。姜尚不勝幸甚！」廣成子曰：「吾等自身難保無虞，雖有所學，不能克敵此左道之術。」彼此互相推讓。正說間，只見半空中有鹿鳴，異香滿地，遍處氤氳。不知是誰來至，且聽下回分解。第四十五回　燃燈議破十絕陣

詩曰：

「天絕陣」中多猛烈，若逢「地烈」更離堪。秦完湊數皆天定，袁角遭誅是性貪。雷火燒殘今已兩，綑仙縛去不成三。區區十陣成何濟，贏得「封神榜」上談。

話說眾人正議破陣主將，彼此推讓，只見空中來了一位道人，跨鹿乘雲，香風襲襲。怎見得他相貌稀奇，形容古怪？真是仙人班首，佛祖流源。有詩為證：

一天瑞彩光搖曳，五色祥雲飛不徹。鹿鳴空內九皋聲，紫芝色秀千層葉。中門現出真人相，古怪容顏原自別。神舞虹霓透漢霄，腰懸寶錄無生滅。靈鷲山下號燃燈，時赴蟠桃添壽域。

眾仙知是靈鷲山元覺洞燃燈道人，齊下篷來，迎接上篷，行禮坐下。燃燈曰：「眾道友先至，貧道來遲，幸勿以此介意。方今十絕陣甚是凶惡，不知以何人為主？」子牙欠身打躬曰：「專候老師指教。」燃燈曰：「吾此來，實與子牙代勞，執掌符印；二則眾友有厄，特來解釋；三則了吾念頭。子牙公請了！可將符印交與我。」子牙與眾人俱大喜曰：「道長之言，甚是不謬。」隨將符印拜送燃燈。燃燈受印符，謝過眾道友，方打點議破十陣之事。正是：

雷部正神施猛力，神仙殺戒也難逃。

話說燃燈道人安排破陣之策，不覺心上咨嗟：「此一劫必損吾十友。」

且說聞太師在營中請十天君上帳，坐而問曰：「十陣可曾完全？」秦完曰：「完已多時。可著人下戰書，知會早早成功，以便班師。」聞太師忙修書，命鄧忠往子牙處來下戰書。有哪吒見鄧忠來至，便問曰：「有何事至此？」鄧忠答曰：「來下戰書。」哪吒報與子牙：「鄧忠下書。」子牙命：「接上來。」書曰：

「征西大元戎太師聞仲書奉丞相姜子牙麾下：古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無故造反，得罪於天下，為天下所共棄者也。屢奉天討，不行悔罪，反恣肆強暴，殺害王師，致辱朝廷，罪亦罔赦。今擺此十絕陣已完，與爾共決勝負。特著鄧忠將書通會，可准定日期，候爾破敵。戰書到日，即此批宣。」

子牙看罷書，原書批回：「三日後會戰。」鄧忠回見聞太師：「三日後會陣。」聞太師乃在大營中設席，款待十天君，大吹大擂飲酒。飲至三更，出中軍帳，猛見周家蘆篷裏，眾道人頂上現出慶雲瑞彩，或金燈貝葉，瓔珞垂珠，似簷前滴水，涓涓不斷。十天君驚曰：「崑崙山諸人到了！」眾皆駭異，各歸本陣，自去留心。不覺便是三日。那日早晨，成湯營裏砲響，喊聲齊起，聞太師出營，在轅門口，左右分開隊伍，乃鄧、

辛、張、陶四將；十陣主各按方向而立。只見西岐蘆篷裏，隱隱旛飄，靄靄瑞氣，兩邊擺三山五嶽門人，只見頭一對是哪吒、黃天化出來；二對是楊戩、雷震子；三對是韓毒龍、薛惡虎；四對是金吒、木吒。怎見得，有詩為證：

玉磬金鐘聲兩分，西岐城下吐祥雲。從今大破十絕陣，雷祖英名萬載聞。

話說燃燈掌握元戎，領眾仙下篷，步行排班，緩緩而行。只見赤精子對廣成子；太乙真人對靈寶大法師；道德真君對懼留孫；文殊廣法天尊對普賢真人；慈航道人對黃龍真人，玉鼎真人對道行天尊；十二位上仙，齊齊整整擺出；當中梅花鹿上坐燃燈道人；赤精子擊金鐘；廣成子擊玉磬。只見「天絕陣」內一聲鐘響，陣門開處，兩桿旛搖，見一道人，怎生模樣：面如藍靛，髮似硃砂，騎黃斑鹿出陣。但見：

蓮子箍，頭上著；絳綃衣，繡白鶴。手持四楞黃金鐧，暗帶擒仙玄妙索。蕩三山，遊東嶽，金鰲島內燒丹藥。只因煩惱共嗔痴，不在高山受快樂。

且說「天絕陣」內秦天君飛出陣來。燃燈道人看左右，暗思：「並無一個在劫先破此陣之人……」正話說未了，忽然空中一陣風聲飄飄，落下一位仙家，乃玉虛宮第五位門人鄧華是也；拎一根方天畫戟。見眾道人，打個稽首，曰：「吾奉師命，特來破「天絕陣。」燃燈點頭自思道：「數定在先，怎逃此厄！」尚未回言，只見秦天君大呼曰：「玉虛教下誰來見吾此陣。」鄧華向前言曰：「秦完慢來，不必持強，自肆猖獗！」秦完曰：「你是何人，敢出大言？」鄧華曰：「業障！你連我也認不得了？吾乃玉虛宮門下鄧華是也。」秦完曰：「你敢來會我此陣否？」鄧華曰：「既奉敕下山，怎肯空回！」提畫戟就刺。秦完催鹿相還，步鹿交加，殺在「天絕陣」前，怎見得：

這一個輕移道步，那一個兜轉黃斑。輕移道步，展動描金五色旛；兜轉黃斑，金鐧使開龍擺尾。這一個道心退後惡心生；那一個那顧長生真妙訣。這一個藍臉上殺光直透三千丈，那一個粉臉上惡氣沖破五雲瑞。一個是雷部天君施威仗勇；一個是日宮神聖氣概軒昂。正是：

封神臺上標名客，怎免誅身戮體災。

話說秦天君與鄧華戰未及三五回合，空丟一，往陣內就走。鄧華隨後趕來；見秦完走進陣門去了，鄧華也趕入陣內。秦天君見鄧華趕急，上了板臺，一臺上有几案，案上有三首旛。秦天君將旛執在手，左右連轉數轉，將旛往下一擲，雷聲交作，只見鄧華昏昏慘慘，不知南北西東，倒在地下。秦完下板臺，將鄧華取了首級，拎出陣來，大呼曰：「崑崙教下，誰敢再觀吾「天絕陣」也！」燃燈看見鄧華首級，不覺咨嗟：「可憐數年道行，今日結果！又見秦完復來叫陣，乃命文殊廣法天尊先破此陣，燃燈吩咐務要小心！」文殊曰：「知道。領法牒。」作歌出曰：

「欲試鋒芒敢憚勞，凌霄寶匣玉龍號。手中紫氣三千丈，頂上凌雲百尺高。

金闕曉臨談道德，玉京時去種蟠桃。奉師法旨離仙府，也到紅塵走一遭。」

文殊廣法天尊問曰：「秦完，你截教無拘無束，原自快樂；為何擺此「天絕陣」陷害生靈。我今既來破陣，必開殺戒。非是我等滅卻慈悲，無非了此前因。你等勿自後悔！」秦完大笑曰：「你等是閑樂神仙，怎的也來受此苦惱。你也不知吾所陣中無盡無窮之妙。非我逼你，是你等自取大厄！」文殊廣法天尊笑曰：「也不知是誰取絕命之愆！」秦完大怒，執鐗就打。天尊道：「善哉！」將劍擋架招隔。未及數合，秦完敗走進陣。天尊趕到「天絕陣」門首，見裏風颯颯寒霧，蕭蕭悲風，也自遲疑不敢擅入。只聽得後面金鐘響處，只得要進陣去。天尊把手往下一指，平地有兩朵白蓮而出。天尊足踏二蓮，飄飄而進。秦天君大叫曰：「文殊廣法天尊！縱你開口有金蓮，垂手有白光，也出不得吾「天絕陣」也。」天尊笑曰：「此何難哉！」把口一張，有斗大一個金蓮噴出；左手五指裏有五道白光垂地倒往上捲；白光頂上有一朵蓮花；花上有五盞金燈引路。且說秦完將三首旛，如前施展，只見文殊廣法天尊頂上有慶雲昇起，五色毫光內有纓絡垂珠掛將下來，手托七寶金蓮，現了化身。怎見得：

悟得靈臺體自殊，自由自在法難拘。蓮花久已朝元海，纓絡垂絲頂上珠。

話說秦天君把旛搖了數十搖，也搖不動廣法天尊。天尊在光裏言曰：「秦完！貧道今日放不得你，要完吾殺戒！」把遁龍樁望空中一撒，將秦天君遁住了。此樁按三才，上下有三圈，將秦完縛得逼直。廣法天尊對崑崙打個稽首曰：「弟子今日開此殺戒！」將寶劍一劈，取了秦完首級，拎將出「天絕陣」來。聞太師在墨麒麟上，一見秦完被斬，大叫一聲：「氣殺老夫！」催動坐騎，大叫：「文殊休走！吾來也！」天尊不理，麒麟來得甚急，似一陣黑煙滾來。怎見得，後人有詩讚曰：

怒氣凌空怎按摩，一心只要動干戈。休言此陣無贏日，縱有奇謀俱自訛。

且說燃燈後面黃龍真人乘鶴飛來，阻住聞太師，曰：「秦完「天絕陣」壞吾鄧華師弟，想秦完身亡，足以相敵。今十陣方纔破一，還有九陣未見雌雄；原是鬥法，不必持強，你且暫退！」

只聽得地烈陣一聲鐘響，趙江在梅花鹿上，作歌而出：

「妙妙妙中妙，玄玄玄更玄。動言俱演道，默語是神仙。

在掌如珠異，當空似月圓。功成歸物外，直入大羅天。」

趙天君大呼曰：「廣法天尊既破了「天絕陣」，誰敢會我「地烈陣」麼？」衝殺而來。燃燈道人命韓毒龍：「破『地烈陣』走一遭。韓毒龍躍身而出，大呼曰：「不可亂行！吾來也！」趙天君問曰：「你是何人，敢來見我？」韓毒龍曰：「道行天尊門下，奉燃燈師父法旨，特來破你『地烈陣』。」趙江笑曰：「你不過毫末道行，怎敢來破吾陣，空喪性命！」提手中劍飛來直取。韓毒龍手中劍赴面交還，劍來劍架，猶如紫電飛空，一似寒冰出谷。戰有五六回合，趙江揮一劍，望陣內敗走。韓毒龍隨後趕

來，趕至陣中。趙天君上了板臺，將五方旛搖動，四下裏怪雲捲起，一聲雷鳴，上有火罩，下上交攻，雷火齊發。可憐韓毒龍，不一時身體成為虀粉。──一道靈魂往封神臺來，有清福神祇引進去了。且說趙天君復上梅花鹿，出陣大呼：「闡教道友，別著個有道行的來見此陣，毋得使根行淺薄之人至此枉送性命！誰敢再來會吾此陣？」燃燈道人曰：「懼留孫去走一番。」懼留孫領命，作歌而來：

「交光日月煉金英，二粒靈珠透室明。擺動乾坤知道力，逃移生死見功成。

逍遙四海留蹤跡，歸在玄都立姓名。直上五雲雲路穩，紫鸞朱鶴自來迎。」

懼留孫躍步而出，見趙天君縱鹿而來。怎生粧束，但見：

碧玉冠，一點紅；翡翠袍，花一叢。絲條結就乾坤樣，足下常登兩朵雲。太阿劍，現七星，誅龍虎，斬妖精。九龍島內真靈士，要與成湯立大功。

懼留孫曰：「趙江，你乃截教之仙，與吾輩大不相同，立心險惡，如何擺此惡陣，逆天行事！休言你胸中道術，只怕你封神臺上難逃目下之災！」趙天君大怒，提劍飛來直取。懼留孫執劍赴面交還。未及數合，依前走入陣內。懼留孫隨後趕至陣前，不敢輕進；只聽得後有鐘聲催響，只得入陣。趙天君已上板臺，將五方旛如前運用。懼留孫見勢不好，先把天門開了，現出慶雲，保護其身，然後取綑仙繩，命黃巾力士將趙江拿在蘆篷，聽候指揮。但見：

金光出手萬仙驚，一道仙風透體生。「地烈陣」中施妙法，平空拎去上蘆蓬。

話說懼留孫將綑仙繩命黃巾力士拎往蘆篷下一摔，將趙江跌的三昧火七竅中噴出，遂破了「地烈陣」。懼留孫徐徐而回。聞太師又見破了「地烈陣」，趙江被擒，在墨麒麟背上，聲若巨雷，大叫曰：「懼留孫莫走！吾來也！」時有玉鼎真人曰：「聞兄不必這等，我輩奉玉虛宮符命下世，身惹紅塵，來破十陣；纔破兩陣，尚有八陣未見明白。況原言過鬥法，何勞聲色，非道中之高明也。」把聞太師說得默默無言。燃燈道人命：「暫且回去。」聞太師亦進老營，請八陣主帥，議曰：「今方破二陣，反傷二位道友，使我聞仲心下實是不忍！」董天君曰：「事有定數。既到其間，亦不容收拾。如今把吾『風吼陣』定成大功。」與聞太師共議。不題。

且說燃燈道人回至篷上，懼留孫將趙江提在篷下，來啟燃燈。燃燈曰：「將趙江吊在蘆篷上。」眾仙啟燃燈道人：「『風吼陣』明日可破麼？」燃燈道：「破不得。這『風吼陣』非世間風也。此風乃地、水、火之風。若一運動之時，風內有萬刀齊至，何以抵當？須得先借得定風珠，治住了風，然後此陣方能破得。」眾位道友曰：「那裏去借定風珠？」內有靈寶大法師曰：「吾有一道友，在九鼎鐵叉山八寶雲光洞，度厄真人有定風珠，弟子修書，可以借得。子牙差文官一員，武將一員，速去借珠；

『風吼陣』自然可破。」子牙忙差散宜生、晁田──文武二名，星夜往九鼎鐵叉山八寶雲光洞來取定風珠。二人離了西岐，逕往大道。非止一日，渡了黃河。又過數日，到了九鼎鐵叉山。怎見得：

嵯峨矗矗，峻險巍巍。嵯峨矗矗沖霄漢；峻險巍巍礙碧空。怪石亂堆如坐虎，蒼松斜掛似飛龍。嶺上鳥啼嬌韻美，崖前梅放異香濃。澗水潺潺流出冷，巔雲黯淡過來凶。又見飄飄霧，凜凜風，咆哮餓虎吼山中。寒鴉揀樹無棲處，野鹿尋窩沒定蹤。可歎行人難進步，皺眉愁臉抱頭蒙。

話說宜生、晁田二騎上山，至洞門下馬，只見有一童子出洞。宜生曰：「師兄，請煩通報老師：西周差官散宜生求見。」童子進裏面去；少時童子道：「請。」宜生進洞，見一道人坐於蒲團之上。宜生行禮，將書呈上。道人看書畢，對宜生曰：「先生此來，為借定風珠。此時群仙聚集，會破十絕陣，皆是定數；我也不得不允。況有靈寶師兄華札，只是一路去須要小心，不可失誤！」隨將一顆定風珠付與宜生。宜生謝了道人，慌忙下山，同晁田上馬，揚鞭急走，不顧巔危跋涉。沿黃河走了兩日，卻無渡船。宜生對晁田曰：「前日來，到處有渡船；如今卻無渡船者何也？」只見前面有一人來，晁田問曰：「過路的漢子，此處如何竟無渡口？」行人答曰：「官人不知：近日新來兩個惡人，力大無窮，把黃河渡口俱被他趕個罄盡。離此五里，留個渡口，都要從他那裏過，盡他掯勒渡河錢。人不敢拗他，要多少就是多少。」宜生聽說：「有如此事，數日就有變更！」速馬前行，果見兩個大漢子，也不撐船，只用木筏，將兩條繩子，左邊上筏，右邊拽過去；右邊上筏，左邊拽過來。宜生心下也甚是驚駭：「果然力大；且是爽利。」心忙意急，等晁田來同渡。只見晁田馬至面前，他認得是方弼、方相兄弟二人，在此盤河。晁田曰：「方將軍！」方弼看時，認得是晁田，方弼曰：「晁兄，你往那裏去來？」晁田曰：「煩你渡吾過河。」方弼隨將筏牌同宜生、晁田渡過黃河上岸。方弼、方相相見，敘其舊日之好。方弼問曰：「晁兄往那裏去來？」晁田將取定風珠之事說了一遍。方弼又問：「此位是何人？」晁田曰：「此是西岐上大夫散宜生。」方弼曰：「你乃紂臣，為甚事同他走？」晁田曰：「紂王失政，吾已歸順武王。如今聞太師征伐西岐，擺下十絕陣。今要破『風吼陣』，借此定風珠來。今日有幸得遇你昆玉。」方弼自思：「昔日反了朝歌，得罪紂王，一向流落；今日得定風珠搶去，將功贖罪，卻不是好，我兄弟還可復職。」因問曰：「散大夫怎麼樣的就叫做定風珠？借吾一看，以長見識。」宜生見方弼渡他過河，況是晁田認得，忙忙取出來遞與方弼。方弼打開看過了，把包兒往腰裏面一塞：「此珠當作過河船資。」遂不答話，逕往正南大路去了。晁田不敢阻攔。──方弼、方相身高三丈有餘，力大無窮，怎敢惹他！把宜生嚇得魂飛魄散，大哭曰：「此來跋涉數千里程途，今一旦被他搶去，怎生是好！將何面見姜丞相諸人！」抽身往黃河中要跳。晁田把宜生抱住，曰：「大夫不要性急。吾等死不足惜，但姜丞相命我二人取此珠破『風吼陣』，急如風火；不幸被他劫去。吾等死於黃河，姜丞相不知信音，有誤國家大事，是不忠也；中途被劫，是不智

也。我和你慨然見姜丞相，報知所以，令他別作良圖。寧死刀下，庶幾減少此不忠、不智之罪。你我如今不明不白死了，兩下耽誤，其罪更甚。」宜生歎曰：「誰知此處遭殃！」二人上馬往前，加鞭急走。行不過十五里，只見前面兩桿旗旛，飛出山口；後聽糧車之聲。宜生馬至跟前，看見是武成王黃飛虎催糧過此。宜生下馬。武成王下騎，曰：「大夫往那裏來？」宜生哭拜在地。黃飛虎答禮，問晁田曰：「散大夫有甚事，這等悲泣？」宜生把取定風珠渡黃河遇方弼搶去的事說了一遍。黃飛虎曰：「幾時劫去？」宜生曰：「去而不遠。」飛虎曰：「不妨。吾與大夫取來。你們在此略等片時。」飛虎上了神牛，—此騎兩頭見日，走八百里。—撒開轡頭，趕不多時，已自趕上。只見弟兄二人在前面愰愰蕩蕩而行。黃千歲大叫曰：「方弼、方相慢行！」方弼回頭，見是武成王黃飛虎，多年不見，忙在道旁跪下，問武成王曰：「千歲那裏去？」飛虎大喝曰：「你為何把散宜生定風珠都搶了來？」方弼曰：「他與我作過渡錢，誰搶他的的？」飛虎曰：「快拿來與我！」方相雙手獻與黃飛虎。飛虎曰：「你二人一向在那裏？」方弼曰：「自別大王，我兄弟盤河過日子，苦不堪言。」飛虎曰：「我棄了成湯，今歸周國。武王真乃聖主，仁德如堯、舜，三分天下，已有二分。今聞太師在西岐征伐，屢戰不能取勝。你既無所歸，不若同我歸順武王御前，亦不失封侯之位。不然，辜負你兄弟本領。」方弼曰：「大王若肯提拔，乃愚兄弟再生之恩矣，有何不可。」飛虎曰：「既如此，隨吾來。」二人隨著武忙王，飛騎而來，霎時即至。宜生、晁田見方家兄弟跟著而來，嚇的魂不附體。武成王下騎，將定風珠付與宜生：「你二位先行，吾帶方弼、方相後來。」且說宜生、晁田星夜趕至西岐篷下，來見子牙。子牙問：「取定風珠的事如何？」宜生把渡黃河被劫之事說了一遍。子牙大喝：「宜生！倘然是此珠，若是國璽，也被中途搶去了！且帶罪暫退！」子牙將定風珠上篷，獻與燃燈道人。眾仙曰：「既有此珠，明日可破『風吼陣』。」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第四十六回　廣成子破金光陣

詩曰：

仙佛從來少怨尤，只因煩惱惹閑愁，恃強自棄千年業，用暴須拚萬劫修。幾度看來悲往事，從前思省為誰讎，可憐羽化封神日，俱作南柯夢裏遊。

話說燃燈道人次日與十二弟子排班下篷，將金鐘、玉磬頻敲，一齊出陣。只見成湯營裏一聲砲響，聞太師乘騎早至轅門，看子牙破「風吼陣」。董天君伯歌而來；騎八叉鹿，提兩口太阿劍。歌曰：

「得到清平有甚憂，丹爐乾馬配坤牛；從來看破紛紛亂，一點雲臺只自由。」

話說董天君鹿走如飛，陣前高叫。燃燈觀左右無人可先入「風吼陣」；忽然見黃飛虎領方弼、方相來見子牙，稟曰：「末將催糧，收此二將，乃紂王駕下鎮殿大將軍方弼、方相兄弟二人。」子牙大喜，猛然間，燃燈道人看見兩個大漢，問子牙曰：「此是何人？」子牙曰：「黃飛虎新

收二將，乃是方弼、方相。」燃燈歎曰：「天數已定，萬物難逃！就命方弼破「風吼陣」走一遭。」子牙遂令方弼破「風吼陣」。可憐！方弼不過是俗子凡夫，那裏知道其中幻術，便應聲：「願往！」持戟拽步如飛，走至陣前。董天君一見大漢，高三丈有餘，面如重棗，一部落腮髭髯，四隻眼睛，甚是兇惡。董天君看罷，著實駭然，怎見得，有讚為證，讚曰：

　　三叉冠，烏雲蕩漾，鐵掩心，砌就龍鱗，翠藍袍，團花燦爛；畫桿戟，烈烈征雲。四目生光真顯耀，臉如重棗像蝦紅；一步落腮飄腦後，平生正直最英雄。曾反朝歌保太子，盤河渡口遇宜生，歸周未受封官爵：「風吼陣」上見奇功。只因前定垂天象，顯道封神久注名。

話說方弼見董天君大呼曰：「妖道慢來！」就是一戟。董天君那裏招架的住，只是一合，便往陣裏去了。子牙命左右擂鼓，方弼耳聞鼓聲響，拖戟趕來，至「風吼陣」門前，逕衝將進去。他那裏知道陣內無窮奧妙，只見董天君上了板臺，將黑旛搖動，黑風捲起，有萬千兵刃，殺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方弼四肢已為數段，跌倒在地。一一道靈魂往封神臺，清福神柏鑑引進去了。董天君命士卒將方弼屍首拖出陣來，董全催鹿，復至陣前，大呼曰：「玉虛道友！爾等把一凡夫誤送性命，汝心安乎！既是高明道德之士，來會吾陣，便見玉石也。」燃燈乃命慈航道人：「你將定風珠拿去，破此『風吼陣』。」慈航道人領法旨，乃作歌曰：

　　「自隱玄都不記春，幾回蒼海變成塵。玉京金闕朝元始，紫府丹霄悟妙真。喜集化成千歲鶴，閑來高臥萬年身，吾今已得長生術，未肯輕傳與世人。」

話說慈航道人謂董全曰：「道友，吾輩逢此殺戒，爾等最是逍遙，何苦擺此陣勢，自取滅亡！當時僉押『封神榜』，你可曾在碧遊宮，聽你掌教師尊說有兩句偈言，帖在宮門：『靜誦「黃庭」緊閉洞，如染西土受災殃。！』」董天君曰：「你闡教門下，自倚道術精奇，屢屢將吾輩藐視，我等方纔下山。道友，你是為善好樂之客，速回去，再著別個來，休惹苦惱！」慈航曰：「連你一身也顧不來，還要顧我！」董全大怒，執寶劍望慈航直取。慈航架劍，口稱：「善哉！」方纔用劍相還。來往有三五回合，董天君往陣中便走，慈航道人隨後趕來，到得陣門前，亦不敢擅入裏面去；只聽得腦後鐘聲頻催，乃徐徐而入，只見董天君上了板臺，對黑旛搖動，黑風捲起，猶如壞方弼一般。慈航道人頂上有定風珠，此風焉能得至。不知此風不至，刀刃怎麼得來，慈航將清淨琉璃瓶祭於空中，命力士將瓶底朝天，瓶口朝地。只見瓶中一道黑氣，一聲響，將董全吸在瓶中去了。慈航命力士將瓶口轉上，帶出「風吼陣」來，只見聞太師坐在黑麒麟上，專聽陣中消息，只見慈航道人出來，對聞太師曰：「『風吼陣』已被吾破矣。」命黃巾力士將瓶傾下來，只見：

　　絲絛道服麻鞋在，渾身皮肉化成膿。

董全一道靈魂往封神臺來，清福神柏鑑引進去了。聞太師見而大呼曰：「氣殺吾也！」將黑麒麟磕開，提金鞭衝殺過來，有黃龍真人乘鶴急止之曰：「聞太師你十陣力破三陣，何必動無明，來亂吾班次！」只聽得「寒

冰陣」主大叫：「聞太師，且不要爭先，待吾來也！」乃信口作歌曰：

「玄中奧妙人少知，變化隨機事事奇，九轉功成爐內寶，從來應笑世人痴。」

話說聞太師只得立住。那「寒冰陣」內袁天君歌罷，大叫：「闡教門下，誰來會吾此陣？」燃燈道人命道行天尊門徒薛惡虎：「你破「寒冰陣」走一遭。」薛惡虎領命，提劍蜂擁而來。袁天君見是一個道童，乃曰：「那道童速自退去，著你師父來！」薛惡虎怒曰：「奉命而來，豈有善回之理！」執劍砍來，袁天君大怒，將劍來迎；戰有數合，便走入陣內去了。薛惡虎隨後趕入陣來，只見袁天君上了板臺，用手將黑旛搖動，上有冰山，一即似刀山一樣，往下磕來；下有冰塊，一如狼牙一般，往上湊合。任你是甚麼人，湯之即為虀粉。薛惡虎一入其中，只聽得一聲響，磕成肉泥，一一道靈魂逕往封神臺去了。陣中黑氣上昇，道行天尊歎曰：「門人兩個，今絕於二陣之中！」又見袁天君跨鹿而來，便叫：「你們十二位之內，乃是上仙名士，有誰來會吾此陣？乃令此無甚道術之人來送性命！」燃燈道人命普賢真人走一遭，普賢真人作歌而來，歌曰：

「道德根源不敢忘，寒冰看破火消霜，塵心不解遭魔障，堪傷！眼前咫尺失天堂。」

普賢真人歌罷，袁天君怒氣紛紛，持劍而至。普賢真人曰：「袁角，你何苦作孽，擺此惡陣！貧道此來入陣時，一則開吾了殺戒，二則你道行功夫一旦失卻，後悔何及！」袁天君大怒，仗劍直取。普賢真人將手中劍架住，口稱：「善哉！」二人戰有三五合，袁角便走入陣中去了。普賢真人隨即走進陣來，袁天君上了板臺，將黑旛招動，上有冰山一座打將下來。普賢真人用指上放一道白光如線，長出一朵慶雲，高有數丈；上有八角；角上乃是金燈，瓔珞垂珠，護持頂上；其冰見金燈自然消化，毫不能傷。有一個時辰，袁天君見其陣已破，方欲抽身；普賢真人用吳鉤劍飛來，將袁天君斬於臺下。一袁角一道靈魂被清福神引進封神臺去了。普賢收了雲光，大袖迎風，飄飄而出。聞太師又見破了「寒冰陣」，欲為袁角報讎，只見「金光陣」主，乃金光聖母，撒開五點斑豹駒，厲聲作歌而來，歌曰：

「真大道，不多言，運用之間恆自然，放開二目見天元，此即是神仙。」

話說金光聖母騎五點斑豹駒，提飛金劍，大呼曰：「闡教門人誰來破吾『金光陣』？」燃燈道人看左右無人先破此陣；正沒計較，只見空中飄然墜下一位道人，面如傅粉，唇似丹硃。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道服先天氣蓋昂，竹冠麻履異尋常，絲條腰下飛鸞尾，寶劍鋒中起燁光。全氣全神真道士，伏龍伏虎仗仙方，袖藏奇寶欽神鬼：「封神榜」上把名揚。

話說眾道人看時，乃是玉虛宮門下蕭臻。蕭臻對眾仙稽首曰：「吾奉師命下山，特來破『金光陣』。」只見金光聖母大呼曰：「闡教門下誰來會吾此陣？」言未畢，蕭臻轉身曰：「吾來也！」金光聖母認不得蕭臻，

問曰：「來者是誰？」蕭臻笑曰：「你連我也認不得了！吾乃下虛門下蕭臻的便是。」金光聖母曰：「爾有何道行，敢來會吾此陣？」執劍來取，蕭臻撤步，赴面交還，二人戰未及三五合，金光聖母撥馬往陣中飛走。蕭臻大叫：「不要走！吾來了！」逕趕入金光陣內。至一臺下，金光聖母下駒上臺，將二十一根桿上弔著鏡子，一鏡子上每面有一套，套住鏡子，一聖接將繩子拽起，其鏡現出，把手一放，明雷響處，振動鏡子，連轉數次，放出金光，射著蕭臻，大叫一聲。可憐！正是：

　　百年道行從今滅，衣袍身體影無蹤。

蕭臻一道靈魂，清福神柏鑑引進封神臺去。金光聖母復上了斑豹駒，走至陣前曰：「蕭臻已絕。誰敢會吾此陣？」燃燈道人命廣成子：「你去走一遭。」廣成子領命，作歌曰：

　　「有緣得悟本來真，曾在終南遇聖人。指出長生千古秀，生成玉蕊萬年新。渾身是口難為道，大地飛塵別有春，吾道了然成一貫，不明一字最艱辛。」

神仙殺戒相逢日，只得將身向火焰。　　黃龍真人用雙劍來迎。呂岳在金眼駝上，現出三頭六臂，大顯神通。一位是了道真仙，一位是瘟部鼻祖。不說呂岳在北門，且說東門楊戩戰周信，未及數合，楊戩恐人馬進滿，殺戮城中百姓，隨將哮天犬祭在空中，把周信夾頸子上一口咬住不放。周信欲待掙時，早被楊戩一刀揮為兩段。一一道靈魂往封神臺去了。楊戩大殺成湯人馬，三軍逃出城外，各顧性命。楊戩往中央來接應。且說哪吒在西門與李奇大戰，交鋒未及數合，李奇非哪吒敵手，被哪吒乾坤圈打倒在地，脅下復了一鎗，一一靈也往封神臺去了。玉鼎真人在南門戰朱天麟，楊戩走馬接應。只見哪吒殺了李奇，登風火輪趕殺士卒，勢如猛虎，三軍逃竄。呂岳戰黃龍真人，真人不能敵，且敗往正中央來。楊文輝大呼：「拿住黃龍真人！」哪吒聽見三軍吶喊，振動山川，急來看時，見呂岳三頭六臂，追趕黃龍真人。哪吒大叫曰：「呂岳不要恃勇！吾來了！」把鎗刺斜裏殺來。呂岳手中劍架鎗大戰。哪吒正戰，楊戩馬到，使開三尖刀，如電光耀目。玉鼎真人祭起斬仙劍，誅了朱天麟，又來助楊戩、哪吒來戰呂岳。西岐城內止有呂岳、楊文輝二人。　　且說子牙坐在銀安殿，其疾方愈，未能全妥。左右站立幾箇門人：雷震子、金吒、木吒、龍鬚虎、黃天化、土行孫。只聽得喊聲振地，鑼鼓齊鳴。子牙慌問；眾門人俱曰：「不知。」傍有雷震子深恨呂岳：「待弟子看來。」把風雷翅飛起空中一看，知是呂岳殺進城來，忙轉身報於子牙：「呂岳欺敵，殺入城來。」金吒、木吒、黃天化聞言，恨呂岳深入骨髓，五人喊聲大叫：「今日不殺呂岳，怎肯干休！」齊出相府。子牙阻攔不住。呂岳正戰之間，只見金吒大呼曰：「兄弟！不可走了呂岳！」忙把遁龍樁祭在空中。呂岳見此寶落將下來，忙將金眼駝拍一下，那駝四足就起風雲，方欲起去，不防木吒將吳鉤劍祭起砍來。呂岳躲不及，被劍卸下一隻膀臂，負痛逃走。楊文輝見勢不好，亦隨師敗下陣去。且說眾門人等回見子牙。黃龍真人同玉鼎真人曰：「子牙放心，此子今日之敗，再不敢正眼覷西歧了。吾等暫回山嶽，至拜將吉辰，再來拜賀。」二仙回山。不表。且說鄭倫在城外，見敗殘人馬來報：「啟爺知道：呂老爺失機走了。」鄭倫低首無語，回營見蘇侯。蘇侯暗喜曰：「今日方顯真命聖主。」俱各無語。　　且說那日呂岳同門人敗走，來至一山，心下十分驚懼；下了坐騎，倚松靠石，少憩片時，對楊文輝曰：「今日之敗，大辱吾九龍島聲名。如今往那裏去覓一道友，以報吾今日之恨？」話猶未了，聽得腦後有人唱道情而來，歌曰：　　「煙霞深處隱吾軀，修煉天皇訪道機。一點真元無破漏，拖白虎，過橋西。易消磨天地須臾。人稱我全真客，伴龍虎守茅廬，過幾世固守男兒。」　　呂岳聽罷，回頭一看，見一人非俗非道，頭戴一頂

盔，身穿道服，手執降魔杵，徐徐而來。呂岳立身言曰：「來的道者是誰？」其人答曰：「吾非別人，乃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門下韋護是也；今奉師命下山，佐師叔子牙，東進五關滅紂。今先往西岐，擒拿呂岳，以為進見之功。」楊文輝聞言大怒，大喝一聲曰：「你這廝好大膽，敢說欺心大話！」縱步執劍，來取韋護。韋護笑曰：「事有湊巧，原來此處正與呂岳相逢！」　二人輕移虎步，大殺山前。只三五回合，韋護祭起降魔杵。怎見得好寶貝，有詩為證，詩曰：　　　　曾經鍛煉爐中火，製就降魔杵一根。護法沙門多有道，文輝遇此絕真魂。　　　話說此寶拿在手中，輕如灰草；打在人身上，重似泰山。楊文輝見此寶落將下來，方要脫身，怎免此厄，正中頂上。可憐打的腦漿迸出。一一道靈魂進封神臺去了。呂岳見又折了門人，心中大怒，大喝曰：「好孽障！敢如此大膽，欺侮於我。」拎手中劍，飛來直取。韋護展開杵，變化無窮。一箇是護三教法門全真；一箇是第三部瘟部正神。兩家來往，有五七回合，韋護又祭起寶杵。呂岳觀之，料不能破此寶，隨借土遁，化黃光而去。韋護見走了呂岳，收了降魔杵，逕往西岐來；早至相府。門官通報：「有一道人求見。」子牙聽得是道者，忙道：「請來。」韋護至簷前，倒身下拜，口稱：「師叔，弟子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門下韋護是也；今奉師命，來佐師叔，共輔西岐。弟子中途曾遇呂岳，兩下交鋒，被弟子用降魔杵打死了一箇道者，不知何名；單走了呂岳。」子牙聞言大悅。　　　且說呂岳回往九龍島，煉瘟□傘。不表。　　　且說蘇侯被鄭倫拒住，不肯歸周，心下十分不樂。自思：「屢屢得罪與子牙，如何是好？」且不言蘇護納悶。……話分兩處，且言太華山雲霄洞赤精子，只因削了頂上三花，潛消胸中五氣，閒坐於洞中，保養天元。只見有玉虛宮白鶴童子持札而至。赤精子接見。白鶴童兒開讀御札。謝恩畢，方知姜子牙金臺拜將：「請師叔西岐接駕。」赤精子打發白鶴童兒回宮。忽然見門人殷洪在傍，道人曰：「徒弟，你今在此，非是了道成仙之人。如今武王乃仁聖之君，有事於天下，伐罪弔民。你姜師叔合當封拜，東進五關，會諸侯於孟津，滅獨夫於牧野。你可即下山，助子牙一臂之力。只是你有一件事掣肘。」殷洪曰：「老師，弟子有何事掣肘？」赤精子曰：「你乃是紂王親子，你決不肯佐周。」殷洪聞言，將口中玉釘一銼，二目圓睜：「老師在上：弟子雖是紂王親子，我與妲己有百世之讎。父不慈，子不孝。他聽妲己之言，剜吾母之目，烙吾母二手，在西宮死於非命，弟子時時飲恨，刻刻痛心。怎能得此機會拿住妲己，以報我母沉冤，弟子雖死無恨！」赤精子聽罷大悅：「你雖有此意，不可把念頭改了。」殷洪曰：「弟子怎敢有負師命？」道人忙取紫綬仙衣、陰陽鏡、水火鋒，拿在手中，曰：「殷洪，你若是東進時，倘過佳夢關，有一火靈聖母，他有金霞冠戴在頭上，放金霞三四十丈，罩著他一身，他能看得見

你，你看不見他。你穿此紫綬仙衣，可救你刀劍之災。」又取陰陽鏡付與殷洪：「徒弟，此鏡半邊紅，半邊白；把紅的一晃，便是生路；把白的一晃，便是死路。水火鋒可以隨身護體。你不可遲留，快收拾去罷！吾不久也至西岐。」殷洪收拾，辭了師父下山。赤精子暗想：「我為子牙，故將洞中之寶盡付與殷洪去了。他終是紂王之子，倘若中途心變，如之奈何？那時節反為不美。赤精子忙叫：「殷洪！你且回來。」殷洪曰：「弟子既去，老師又令弟子回來，有何吩咐？」赤精子曰：「吾把此寶俱付與你，切不可忘師之言，保紂伐周。」殷洪曰：「弟子若無老師救上高山，死已多時；豈能望有今日！弟子怎敢背師言而忘之理！」赤精子曰：「從來人面是心非，如何保得到底！你須是對我發個誓來。」殷洪隨口應曰：「弟子若有他意，四肢俱成飛灰！」赤精子曰：「出口有願。你便去罷！」且說殷洪離了洞府，借土遁往西岐而來。正是：

神仙道術非凡術，足踏風雲按五行。

話說殷洪架土遁正行，不覺落將下來。一座古古怪怪的高山，好凶險！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頂巔松柏接雲青，石壁荊榛掛野藤。萬丈崔嵬峰嶺峻，千層峭險壑崖深。

蒼苔碧蘚鋪陰石，古檜高槐結大林。林深處處聽幽鳥，石磊層層見虎行。

澗內水流如瀉玉，路傍花落似堆金。山勢險惡難移步，十步全無半步平。

狐狸麋鹿成雙走，野獸玄猿作對吟。黃梅熟杏真堪食，野草閑花不識名。

話說殷洪看罷山景，只見茂林中一聲鑼響，殷洪見有一人，面如亮漆，海下紅髯，兩道黃眉，眼如金鍍，皂袍烏馬，穿一付金鎖甲，用兩條銀裝鐧，滾上山來，大吒一聲，如同雷鳴，問道：「你是那裏道童，敢探吾之巢穴？」劈頭就打一鐧。殷洪忙將水火鋒急架忙迎。步馬交還。山下又有一人大呼曰：「兄長，我來了！」那人戴虎磕腦，面如赤棗，海下長鬚，用駝龍鎗，騎黃膘馬，雙戰殷洪。殷洪怎敵得過二人，心不暗想：「吾師曾吩咐，陰陽鏡按人生死，今日試他一試。」殷洪把陰陽鏡拿在手中，把一邊白的對著二人一愰。那二人坐不住鞍轎，撞下塵埃。殷洪大喜。只見山下又有二人上山來，更是凶惡。一人面如黃金、短髮虬鬚、穿大紅、披銀甲、坐白馬、用大刀，真是勇猛。殷洪心下甚怯，把鏡子對他一愰，那人又跌下鞍轎。後面一人見殷洪這等道術，滾鞍下馬，跪而告曰：「望仙長大發慈悲，赦免三人罪愆！」殷洪曰：「吾非仙長，乃紂王殿下殷洪是也。」那人聽罷，叩頭在地，曰：「小人不知千歲駕臨，吾兄亦不知，萬望饒恕。」殷洪曰：「吾與你非是敵國，再決不害他。」將陰陽鏡把紅的半邊對三人一愰。三人齊醒回來，躍身而起，大叫曰：「好妖道！敢欺侮我等！」傍立一人大呼曰：「長兄，不可造次！此乃是殷殿下也。」三人聽罷，倒身下拜，口稱：「千歲！」殷洪曰：「請問四位，高姓大名？」內一人應曰：「某等在此二龍山黃峰嶺嘯聚綠

林，末將姓龐，名弘；此人姓劉，名甫；此人姓苟，名章；此人姓畢，名環。」殷洪曰：「觀你四人，一表非俗，真是當世英雄。何不隨我往西岐去助武王伐紂，如何？」劉甫曰：「殿下乃成湯冑胤，反不佐成湯而助周武者何也？」殷洪曰：「紂王雖是吾父，奈他絕滅彝倫，有失君道，為天下所共棄。吾故順天而行，不敢違逆。你此山如今有多少人馬？」龐弘答曰：「此山有三千人馬。」殷洪曰：「既是如此，你們同吾往西岐，不失人臣之位。」四人答曰：「若千歲提攜，乃貴神所照，敢不如命。」四將隨將三千人馬改作官兵，打西岐號色，放火燒了山寨，離了高山。一路上正是：

殺氣沖空人馬進，這場異事又來侵。

話說人馬非止一日，行在中途，忽見一道人跨虎而來。眾人大叫：「虎來了！」道人曰：「不妨，此虎乃是家虎，不敢傷人。煩你報與殷殿下，說有一道者要見。」軍士報至馬前曰：「啟千歲：有一道者要見。」殷洪原是道人出身，命左右：「住了人馬，請來相見。」少時，見一道者飄然而來，白面長鬚，上帳見殷洪，打箇稽首。殷洪亦以師禮而待。殷洪問曰：「道長高姓？」道人曰：「你師與吾一教，俱是玉虛門下。」殷洪欠身，口稱：「師叔。」二人坐下，殷洪問：「師叔高姓？大名？今日至此，有何見諭？」道人曰：「吾乃是申公豹也。你如今往那裏去？」殷洪曰：「奉師命往西岐，助武王伐紂。」道人正色言曰：「豈有此理！紂王是你甚麼人？」洪曰：「是弟子之父。」道人大喝一聲曰：「世間豈有子助他人，反伐父親之理！」殷洪曰：「紂王無道，天下叛之。今以天之所順，行天之罰，天必順之；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其愆尤。」申公豹笑曰：「你乃愚迷之人，執一之夫，不知大義。你乃成湯苗裔，雖紂王無道，無子伐父之理。況百年之後，誰為繼嗣之人？你倒不思社稷為重；聽何人之言，忤逆滅倫，為天下萬世之不肖，未有若殿下之甚者！你今助武王伐紂，倘有不測，一則宗廟被他人之所壞，社稷被他人之所有。你久後死於九泉之下，將何顏相見你始祖哉？」殷洪被申公豹一篇言語說動其心，低頭不語，默默無言；半晌，言曰：「老師之言雖則有理，我曾對我師發咒，立意來助武王。」申公豹曰：「你發何咒？」殷洪曰：「我發誓說：如不助武王伐紂，四肢俱成飛灰。」申公豹笑曰：「此乃牙疼咒耳！世間豈有血肉成為飛灰之理。你依吾之言，改過念頭，竟去伐周，久後必成大業，庶幾不負祖宗廟社稷之靈，與我一片真心耳。」殷洪彼時聽了申公豹之言，把赤精子之語丟了腦後。申公豹曰：「如今西岐有冀州侯蘇護征伐。你此去與他合兵一處，我再與你請一高人來，助你成功。」殷洪曰：「蘇護女妲己將吾母害了，我怎肯與讎人之父共居！」申公豹笑曰：「『怪人須在腹，相見有何妨。』你成了天下，任你將他怎麼去報母之恨，何必在一時自失機會。」殷洪欠身謝曰：「老師之言大是有理。」申公豹說反了殷洪，跨虎而去。正是：

堪恨申公多饒舌，殷洪難免這災迍。　且說殷洪改了西周號色，打著成湯字號，一日到了西岐，果見蘇侯大營紮在城下。殷洪命龐弘去令蘇侯來見。龐弘不知就裏，隨上馬到營前，大呼曰：「殷千歲駕臨，令冀州侯去見！」有探事馬報入中軍：「啟君侯：營外有殷殿下兵到，如今來令君侯去見。」蘇侯聽罷，沉吟曰：「天子殿下久已湮沒，如何又有殿下？況吾奉敕征討，身為大將，誰敢令我去見？」因吩咐旗門官曰：「你且將來人令來。」軍政司來令龐弘。龐弘隨至中軍。蘇侯見龐弘生的凶惡，相貌蹺蹊，便問來者曰：「你是那裏來的兵？是那箇殿下命你來至此？」龐弘答曰：「此是二殿下之令，命末將來令老將軍。」蘇侯聽罷，沉吟曰：「當時有殷郊、殷洪綁在絞頭樁上，被風刮不見了，那裏又有一箇二殿下殷洪也？」傍有鄭倫啟曰：「君侯聽稟：當時既有被風刮去之異，此時就有一箇不可解之理。想必當初被那一位神仙收去。今見天下紛紛，刀兵四起，特來扶助家國，亦未可知。君侯且到他行營，看其真假，便知端的。」蘇侯從其言，隨出大營，來至轅門。龐弘進營回覆殷洪曰：「蘇護在轅門等令。」殷洪聽得，命左右：「令來。」蘇侯、鄭倫至中軍行禮，欠身打躬曰：「末將甲冑在身，不能全禮。請問殿下是成湯那一支宗派？」殷洪曰：「孤乃當今嫡派次子殷洪。只因父王失政，把吾弟兄綁在絞頭樁，欲待行刑，天不亡我，有海島高人將我提拔。故今日下山，助你成功，又何必問我？」鄭倫聽罷，以手加額曰：「以今日之遇，正見社稷之福！」殷洪令蘇護合兵一處。殷洪進營陞帳，就問：「連日可曾與武王會兵以分勝負？」蘇侯把前後大戰一一說了一遍。殷洪在帳內，改換王服。次日領眾將出營請戰。有報馬報入相府：「啟丞相：外有殷殿下請戰。」子牙曰：「成湯少嗣，焉能又有殿下提兵？」傍有黃飛虎曰：「當時殷郊、殷洪綁在絞頭樁上，被風刮去，想必今日回來。末將認的他，待吾出去，便知真假。」黃飛虎領令出城，有子黃天化壓陣。黃天祿、天爵、天祥父子五人齊出城。黃飛虎在坐騎上，見殷洪王服，左右擺著龐、劉、苟、畢四將，後有鄭倫為左右護衛使，真好齊整！看殷洪出馬，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束髮金冠火焰生，連環鎧甲長征雲。紅袍上面團龍現，腰束攢兵走獸裙。　紫綬仙衣為內襯，暗掛稀奇水火鋒。拿人捉將陰陽鏡，腹內安藏秘五行。　坐下走陣逍遙馬，手提方天戟一根。龍鳳旛上書金字，成湯殿下是殷洪。」　話說黃飛虎出馬言曰：「來者何人？」殷洪離飛虎十年有餘，不想飛虎歸了西岐，一時也想不到。殷洪答曰：「吾乃當今次殿下殷洪是也。你是何人，敢行叛亂？今奉敕征西，早早下騎受縛，不必我費心。莫說西岐姜尚乃崑崙門下之人，若是惱了我，連你西岐寸草不留，定行滅絕！」黃飛虎聽說，答曰：「殿下，吾非別人，乃開國武成王黃飛虎是也。」殿下暗想：「此處難道也有

箇黃飛虎？」殷洪把馬一縱，搖戟來取。黃飛虎催神牛，手中鎗急架來迎。牛馬相交，鎗戟併舉。這一場大戰，不知勝負加何，且聽下回分解。第六十回　馬元下山助殷洪 詩曰：　　　　玄門久煉紫真宮，暴虐無端性更殘。五厭貪痴成惡孽，三花善果屬欺謾。　　　　紂王帝業桑林晚，周武軍威瑞雪寒。堪歎馬元成佛去，西岐猶自怯心剜。　　　話說黃飛虎大戰殷洪，二騎交鋒，鎗戟上下，來往相交，約有二十回合。黃飛虎鎗法如風馳電掣，往來如飛，搶入懷中。殷洪招架不住。只見龐弘走馬來助；這壁廂黃天祿縱馬搖鎗，敵住龐弘。劉甫舞刀飛來；黃天爵也來接住廝殺。苟章見眾將助戰，也衝殺過來；黃天祥年方十四歲，大呼曰：「少待！吾來！」鎗馬搶出，大戰苟章。畢環走馬，使鐗殺來。黃天化舉雙鎚接住。且說殷洪敵不住黃飛虎，把戟一掩就走。黃飛虎趕來。殷洪取出陰陽鏡，把白光一愰。黃飛虎滾下騎來。早被鄭倫殺出陣前，把黃飛虎搶將過去了。黃天化見父親墜騎，棄了畢環，趕來救父。殷洪見黃天化坐的是玉麒麟，知是道德之士，恐被他所算，忙取出鏡子，如前一愰。黃天化跌下鞍轎，也被擒了。苟章欺黃天祥年幼，不以為意，被天祥一鎗，正中左腿，敗回行營。殷洪一陣擒二將，掌得勝鼓回營。且說黃家父子五人出城，到擒了兩箇去，止剩三箇回來，進相府泣報子牙。子牙大驚，問其原故，天爵等將「鏡子一愰，即便拿人」，訴了一遍。子牙十分不悅。只見殷洪回至營中，令：「把擒來二將抬來。」殷洪明明賣弄他的道術，把鏡子取出來，用紅的半邊一愰。黃家父子睜開二目，見身上已被繩索綑住；及推至帳前，黃天化只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煙。黃飛虎曰：「你不是二殿下？」殷洪喝曰：「你怎見得我不是？」黃飛虎曰：「你既是二殿下，你豈不認得我武成王黃飛虎？當年你可記得我在十里亭前放你，午門前救你？」殷洪聽罷：「呀」的一聲：「你原來就是大恩人黃將軍！」殷洪忙下帳，親解其縛；又令放了黃天化。殷洪曰：「你為何降周？」飛虎欠身打躬曰：「殿下在上：臣愧不可言。紂王無道，因欺臣妻，故棄暗投明，歸投周主。況今三分天下，有二歸周；天下八百諸侯無不臣服。紂王有十大罪，得罪天下，醢戮大臣，炮烙正士，剖賢之心，殺妻戮子，荒淫不道，沉湎酒色，峻宇雕梁，廣興土木，天愁民怨，天下皆不願與之俱生，此殿下所知者也。今蒙殿下釋吾父子，乃莫大之恩。」鄭倫在傍，急止之曰：「殿下不可輕釋黃家父子，恐此一回去，又助惡為釁，乞殿下察之。」殷洪笑曰：「黃將軍昔日救吾兄弟二命，今日理當報之。今放過一番，二次擒之，當正國法。」叫左右：「取衣甲還他。」殷洪曰：「黃將軍，昔日之恩吾已報過了；以後併無他說。再有相逢，幸為留意，毋得自遺伊戚！」黃飛虎感謝出營。正是：　　　　昔日施恩今報德，從來萬載不生塵。　　　且說殷洪放回黃家父子，回至城下，放進城來，到相府謁見子牙。子

牙大悅；間其故：「將軍被獲，怎能得復脫此厄？」黃飛虎把上件事說了一遍。子牙大喜：「正所謂『天相吉人』。」話說鄭倫見放了黃家父子，心中不悅，對殷洪曰：「殿下，這番再擒來，切不可輕易處治。他前番被臣擒來，彼又私自逃回。這次切宜斟酌。」殿下曰：「他救我，我理當報他。料他也走不出吾之手。」　　次日，殷洪領眾將來城下，坐名請子牙答話。探馬報入相府。子牙對諸門人曰：「今日會殷洪，須是看他怎樣箇鏡子。」傳令：「排隊伍。」炮聲響亮，旗旛招展出城，對子馬各分左右，諸門人鴈翅排開。殷洪在馬上把畫戟指定，言曰：「姜尚為何造反？你也曾為商臣，一旦辜恩，情殊可恨！」子牙欠身曰：「殿下此言差矣！為君者上行而下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所令反其所好，民孰肯信之！紂王無道，民愁天怨，天下皆與為讎，天下共叛之，豈西周故逆王命哉。今天下歸周，天下共信之，殿下又何必逆天強為，恐有後悔！」殷洪大喝曰：「誰與我把姜尚擒了？」左隊內龐弘大叱一聲，走馬滾臨陣前，用兩條銀裝鐧衝殺過來。哪吒登風火輪，搖鎗戰住。劉甫出馬來戰；又有黃天化接住廝殺。畢環助戰；又有楊戩攔住廝殺。且說蘇侯同子蘇全忠在轅門，看殷洪走馬來戰姜子牙，子牙仗劍來迎。怎見得這場惡殺：

　　撲咚咚陳皮鼓響，血瀝瀝旗磨硃砂。檳榔馬上叫活拿，便把人參捉下。暗裏防風鬼箭，烏頭便撞飛抓。好殺！只殺得附子染黃沙，都為那地黃天子駕。

話說兩家鑼鳴鼓響，驚天動地，喊殺之聲，地沸天翻。且說子牙同殷洪未及三四合，祭打神鞭來打殷洪。不知殷洪內襯紫綬仙衣，此鞭打在身上，只當不知。子牙忙收了打神鞭。哪吒戰住龐弘，忙祭起乾坤圈，一圈將龐弘打下馬去，復脅下一鎗刺死。殷洪見刺殺龐弘，大叫曰：「好匹夫！傷吾大將！」棄了子牙，忙來戰哪吒。戟鎗并舉，殺在虎穴。卻說楊戩戰畢環，未及數合，楊戩放出哮天犬，將畢環咬了一口，畢環負疼，把頭一縮，湊手不及，被楊戩復上一刀，可憐死於非命。一二人俱進封神臺去了。殷洪戰住哪吒，忙取陰陽境照著哪吒一幌。哪吒不知那裏帳，見殷洪拿鏡子照他幌。不知哪吒乃蓮花化身，不係精血之體，怎幌的他死？殷洪連幌數幌，全無應驗。殷洪著忙，只得又戰。彼時楊戩看見殷洪拿著陰陽鏡，慌忙對子牙曰：「師叔快退後！殷洪拿的是陰陽鏡。方纔弟子見打神鞭雖打殷洪，不曾著重，此必有暗寶護身。如今又將此寶來幌哪吒，幸哪吒非血肉之軀，自是無恙。」子牙聽說，忙命鄧嬋玉暗助哪吒一石，以襄成功。嬋玉聽說，把馬一縱，將五光石掌在手上，望殷洪打來。正是：

　　發手石來真可羨，殷洪怎免面皮青。

殷洪與哪吒大戰局中，不防鄧嬋玉一石打來，及至著傷，打得頭青眼腫：「哎喲」一聲，撥騎就走。哪吒刺斜裏一鎗，劈胸刺來，虧殺了紫綬仙衣，鎗尖也不曾刺入分毫。哪吒大驚，不敢追襲。子牙掌得勝

鼓進城。殷洪敗回大營，面上青腫，切齒深恨姜尚：「若不報今日之恥，非大丈夫之所為也！」　　且說楊戩在銀安殿啟子牙曰：「方纔弟子臨陣，見殷洪所掌，實是陰陽鏡。今日若不是哪吒，定然壞了幾人。弟子往太華山去走一遭，見赤精子師伯，看他如何說。」子牙沉吟半晌，方許前去。楊戩離了西岐，借土遁到太華山來，隨風而至。來到高山，收了遁術，逕進雲霄洞來。赤精子見楊戩進洞，問曰：「楊戩，你到此有何說話？」楊戩行禮，口稱：「師伯，弟子來見，求借陰陽鏡與姜師叔，暫破成湯大將，隨即奉上。」赤精子曰：「前日殷洪帶下山去，我使他助子牙伐紂，難道他不說有寶在身？」楊戩曰：「弟子單為殷洪而來。現殷洪不曾歸周，如今反伐西岐。」道人聽罷，頓足歎曰：「吾錯用其人！將一洞珍寶盡付殷洪。豈知這畜生反生禍亂！」赤精子命楊戩：「你且先回，我隨後就至。」楊戩辭了赤精子，借土遁回西岐，進相府，來見子牙。子牙問曰：「你往太華山見你師伯如何說？」楊戩曰：「果是師伯的徒弟殷洪。師伯隨後就來。」子牙心下焦悶。過了三日，門官報入殿前：「赤精子老爺到了。」子牙忙迎出府前。二人攜手上殿。赤精子曰：「子牙公，貧道得罪！吾使殷洪下山，助你同進五關，使這畜生得歸故土。豈知負我之言，反生禍亂。」子牙曰：「道兄如何把陰陽鏡也付與他？」赤精子曰：「貧道將一洞珍寶盡付與殷洪。恐防東進有礙，又把紫綬仙衣與他護身，可避刀兵水火之災。這孽障不知聽何人唆使，中途改了念頭。也罷，此時還未至大決裂，我明日使他進西岐贖罪便了。」一宿不表。次日，赤精子出城至營，大呼曰：「轅門將士傳進去，著殷洪出來見我。」話說殷洪自敗在營，調養傷痕，切齒痛恨，欲報一石之讎。忽軍士報：「有一道人，坐名請千歲答話。」殷洪不知是師父前來，隨即上馬，帶劉甫、苟章，一聲炮響，齊出轅門。殷洪看見是師父，便自置身無地；欠背打躬，口稱：「老師，弟子殷洪甲冑在身，不能全禮。」赤精子曰：「殷洪，你在洞中怎樣對我講？你如今反伐西岐，是何道理？徒弟，開口有願，出語受之，仔細四肢成為飛灰也！好好下馬，隨吾進城，以贖前日之罪，庶免飛灰之禍。如不從我之言，那時大難臨身，悔無及矣！」殷洪曰：「老師在上，容弟子一言告稟：殷洪乃紂王之子，怎的反助武王。古云：『子不言父過。』況敢從反叛而弒父哉。即人神仙佛，不過先完綱常彝倫，方可言其沖舉。又云：『未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未完，仙道遠矣。』且老師之教弟子，且不論證佛成仙，亦無有教人有逆倫弒父之子。即以此奉告老師，老師當何以教我？」赤精子笑曰：「畜生！紂王逆倫滅紀，慘酷不道，殺害忠良，淫酗無忌。天之絕商久矣。故生武周，繼天立極。天心效順，百姓來從。你之助周，尚可延商家一脈；你若不聽吾言，這是大數已定，紂惡貫盈，而遺疚於子孫也。可速速下馬，懺悔往愆。吾當與你解釋此罪尤也。」殷洪

在馬上正色言曰：「老師請回。未有師尊教人以不忠不孝之事者。弟子實難從命！俟弟子破了西岐逆孽，再來與老師請罪。」赤精子大怒：「畜生不聽師言，敢肆行如此！」仗手中劍飛來直取。殷洪將戟架住，告曰：「老師何苦深為子牙，自害門弟！」赤精子曰：「武王乃是應運聖君，子牙是佐周名士，子何得逆天而行橫暴乎！」又把寶劍直砍來。殷洪又架劍，口稱：「老師，我與你有師生之情，你如今自失骨肉而動聲色，你我師生之情何在？若老師必執一偏之見，致動聲色，那時不便，可惜前情教弟子一場，成為畫餅耳。」道人大罵：「負義匹天！尚敢巧言！」又一劍砍來。殷洪面紅火起：「老師，你偏執己見，我讓你三次，吾盡師禮；這一劍吾不讓你了！」赤精子大怒，又一劍砍來。殷洪發手，赴面交還。正是：　　　　師徒共戰掄劍戟，悔卻當初救上山。　　　話說殷洪回手與師父交兵，已是逆命於天。戰未及數合，殷洪把陰陽鏡拿出來，欲幌赤精子。赤精子見了，恐有差訛，借縱地金光法走了，進西岐城，來至相府。子牙接住，問其詳細。赤精子從前說了一遍。眾門人不服，俱說：「赤老師，你太弱了。豈有徒弟與師尊對持之理！」赤精子無言可答，納悶廳堂。　　　且說殷洪見師父也逃遁了，其志自高；正在中軍與蘇侯共議破西岐之策。忽轅門軍士來報：「有一道人求見。」殷洪傳令：「請來。」只見營外來一道人，身不滿八尺，面加瓜皮，獠牙巨口，身穿大紅，頸上帶一串念珠，一乃是人之頂骨，一又掛一金鑲瓢，一是人半個腦袋，一眼、耳、鼻中冒出火焰，如頑蛇吐信一般。殷殿下同諸將觀之駭然。那道人上帳，稽首而言曰：「那一位殷殿下？」殷洪答曰：「吾是殷洪。不知老師那座名山？何處洞府？今到小營，有何事吩咐？」道人曰：「吾乃骷髏山白骨洞一氣仙馬原是也；遇申公豹請吾下山助你一臂之力。」殷洪大喜，請馬元上帳坐了：「請問老師吃齋，吃葷？」道人曰：「吾乃吃葷。」殷洪傳令，軍中治酒，管待馬元。當晚已過。次日，馬元對殷洪曰：「貧道既來相助，今日吾當會姜尚一會。」殷洪感謝。道人出營，至城下，只請姜子牙答話。報馬報入府中：「啟丞相：城外有一道人請丞相答話。」子牙曰：「吾有三十六路征伐之厄，理當會他。」傳令：「排隊伍出城。」子牙隨帶眾將、諸門人出得城來。只見對面來一道人，甚是醜惡。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髮似硃砂臉似瓜，金睛凸暴冒紅霞。竅中吐出頑蛇信，上下斜生利刃牙。大紅袍上雲光長，金葉冠拴紫玉花。腰束麻條太極扣，太阿寶劍手中拿。封神榜上無名姓，他與西方是一家。」　　　話說子牙至軍前，問曰：「道者何名？」馬元答曰：「吾乃一氣仙馬原是也。申公豹請吾下山，來助殷洪，共破逆天大惡。姜尚，休言你闡教高妙，吾特來擒汝，與截教吐氣。」子牙曰：「申公豹與吾有隙，殷洪誤聽彼言，有背師教，逆天行事，助極惡貫盈之主，反伐有道之君。道者既是

高明，何得不順天從人，而反其所事哉。」馬元笑曰：「殷洪乃紂王親子，反說他逆天行事。終不然轉助爾等，叛逆其君父，方是順天應人。姜尚，還虧你是玉虛門下，自稱道德之士，據此看來，真滿口胡言，無父無君之輩！我不誅你，更待何人！」仗劍躍步砍來。子牙手中劍赴面交還。未及數合，子牙祭打神鞭打將來。馬元不是『封神榜』上人，被馬元看見，伸手接住鞭，收在豹皮囊裏。子牙大驚。正戰之間，忽一人走馬軍前，鳳翅盔、金鎖甲、大紅袍、白玉帶、紫驊騮，大喝一聲：「丞相，吾來也！」子牙看時，乃秦州運糧官、猛虎大將軍武榮。因催糧至此，見城外廝殺，故來助戰。一馬衝至軍前，展刀大戰。馬元抵武榮這口刀不住，真若山崩地裂，漸漸筋力難支。馬元默念咒，道聲：「疾！」忽腦袋後伸出一隻手來，五個指頭好似五個斗大冬瓜，把武榮抓在空中，望下一摔，一腳踹住大腿，兩隻手端定一隻腿，一撕兩塊，血滴滴取出心來，對定子牙、眾周將、門人：「嘓喳嘓喳」，嚼在肚裏；大呼曰：「姜尚，捉住你也是這樣為例！」把眾將嚇得魂不附體。馬元仗劍，又來搦戰。土行孫大呼曰：「馬元少待行惡，吾來也！」掄開大棍，就打馬元一棍。馬元及至看時，是一個矮子。馬元笑而問曰：「你來做甚麼？」土行孫曰：「特來拿你。」又是一棍打來。馬元大怒：「好孽障！」綽步撩衣，把劍往下就劈。土行孫身子伶俐，展動棍就勢已鑽在馬元身後，拎著鐵棍把馬元的大腿連腰，打了七八棍；把馬元打得骨軟筋酥，招架著實費力。怎禁得土行孫在穴道上打。馬元急了，念動真言，伸出那一隻神手，抓著土行孫，望下一摔。馬元不知土行孫有地行道術，摔在地下，就不見了。馬元曰：「想是摔狠了，怎麼這廝連影兒也不見了？」正是：

馬元不識地行妙，尚將雙眼使模糊。

且說鄧嬋玉在馬上見馬元將土行孫摔不見了，只管在地上瞧，鄧嬋玉忙取五光石發手打來。馬元未曾隄防，臉上被一石頭，只打的金光亂冒：「哎呀」一聲，把臉一抹，大罵：「是何人暗算打我？」只見楊戩縱馬舞刀，直取馬元。馬元仗劍來戰楊戩。楊戩刀勢疾如飛電，馬元架不住三尖刀，只得又念真言，復現那一隻神手，將楊戩抓在空中，往下一摔，也像撕武榮一般，把楊戩心肺取將出來，血滴滴吃了。馬元指子牙曰：「今日且饒你多活一夜，明日再來會你。」馬元回營。殷洪見馬元道術神奇，食人心肺，這等凶猛，心中甚是大悅。掌鼓回營，治酒與大小將校只飲至初更時候。不表。且說子牙進城至府，自思：「今日見馬元這等凶惡，把人心活活的吃了，從來未曾見此等異人。楊戩雖是……如此，不知凶吉。」正是放心不下。卻說馬元同殷殿下飲酒，至二更時分，只見馬元雙眉緊皺，汗流鼻尖。殷洪曰：「老師為何如此？」馬元曰：「腹中有點痛疼。」鄭倫答曰：「想必吃了生人心，故此腹中作痛；吃些熱酒沖一沖，自然無事。」馬元命取熱酒來吃了；越吃越疼。馬元忽的大叫一聲，

跌倒在地下亂滾，只叫：「疼殺我也！」腹中嘓□□的響。鄭倫曰：「老師腹中有響聲，請往後營方便方便，或然無事，也不見得。」馬元只得往後邊去了。豈知是楊戩用八九元功，變化騰挪之妙，將一粒奇丹，使馬元瀉了三日，瀉的馬元瘦了一半。且說楊戩回西岐來見子牙，備言前事。子牙大喜。楊戩對子牙曰：「弟子權將一粒丹使馬元失其形神，喪其元氣，然後再做處治；諒他有六七日不能得出來會戰。」正言之間，忽哪吒來報：「文殊廣法天尊駕至。」子牙忙迎至銀安殿，行禮畢，又見赤精子，稽首坐下。文殊廣法天尊曰：「恭喜子牙公，金臺拜將，吉期甚近！」子牙曰：「今殷洪背師言而助蘇護征伐西岐，黎庶不安；又有馬元凶頑肆虐；不肖如坐針氈。」文殊廣法天尊曰：「子牙公，貧道因聞馬元來伐西岐，恐誤你三月十五日拜將之辰，故此來收馬元。子牙公可以放心。」子牙大喜：「若得道兄相助，姜尚幸甚，國家幸甚！但不知用何策治之？」天尊附子牙耳曰：「如要伏馬元，須是……如此如此，自然成功。」子牙忙令楊戩領法旨。楊戩得令，自去策應。正是：　　　　馬元今入牢籠計，可見西方有聖人。　　　話說子牙當日申牌時分，騎四不相，單人獨騎，在成湯轅門外若探望様子，用劍指東畫西。只見巡哨探馬報入中軍曰：「稟殿下：有子牙獨自一個在營前探聽消息。」殷洪問馬元曰：「老師，此人今日如此模樣，探我行營，有何奸計？」馬元曰：「前日誤被楊戩這廝，中其奸計，使貧道有失形之累；待吾前去擒來，方消吾恨。」馬元出營，見子牙怒起，大叫：「姜尚不要走！吾來了！」綽步上前，仗劍來取。子牙手中劍急架相還。步獸相交，未及數合，子牙撥騎就走。馬元只要拿姜子牙的心重，怎肯輕放，隨後趕來。不知馬元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第六十一回　太極圖殷洪絕命 詩曰：　　　　太極圖中造化奇，仙凡迴隔少人知。移來幻化真玄妙，懺過前非亦浪思。　　　　弟子悔盟師莫救，蒼天留意地難私。當時紂惡彰弭極，一木安能挽阿誰。　　　話說馬元追趕子牙，趕了多時，不能趕上。馬元自思：「他騎四不相，我倒跟著他跑？今日不趕他，明日再做區處。」子牙見馬元不趕，勒回坐騎，大呼曰：「馬元！你敢來這平坦之地與我戰三合，吾定擒爾！」馬元笑曰：「料你有何力量，敢禁我來不趕？」隨綽開大步來追。子牙又戰三四合，撥騎又走。馬元見如此光景，心下大怒：「你敢以誘敵之法惑我！」咬牙切齒趕來：「我今日拿不著你，誓不回軍！便趕上玉虛宮，也擒了你來。」只管往下趕來。看看至晚，見前面一座山，轉過山坡，就不見了子牙。馬元見那山甚是險峻，怎見得，有讚為證：　　　　那山真個好山，細看處色斑斑。頂上雲飄蕩，崖前樹影寒。飛鳥睍睆，走獸凶頑。凜凜松千幹，挺挺竹幾竿。吼叫是蒼狼奪食，咆嚎是餓虎爭餐。野猿常嘯尋鮮果，麋鹿攀花上翠嵐。風灑灑，水潺潺，暗聞幽鳥語間關。幾處藤蘿牽又扯，

滿溪瑤草雜香蘭。磷磷怪石，磊磊峰岩。狐狸成群走，猿猴作對頑。行客正愁多險峻，奈何古道又灣還。　　話說馬元趕子牙，來至一座高山，又不見了子牙，跑的力盡筋酥；天色又晚了，腿又酸了，馬元只得倚松靠石，少憩片時，喘息靜坐，存氣定神，待明日回營，再做道理。不覺將至二更，只聽得山頂炮響。正是：

喊聲震地如雷吼，燈毬火把滿山排。　　馬元抬頭觀看，見山頂上姜子牙同著武王在馬上傳盃，兩邊將校一片大叫：「今夜馬元已落圈套，死無葬身之地！」馬元聽得大怒，躍身而起，提劍趕上山來。及至山上來看，見火把一愰，不見了子牙。馬元睜睛四下裏看時，只見山下四面八方，圍住山腳，只叫：「不要走了馬元！」馬元大怒，又趕下山來，又不見了。把馬元往來，跑上跑下兩頭趕，直趕到天明。把馬元跑了一夜，甚是艱難辛苦，肚中又餓了；深恨子牙，咬牙切齒，恨不能即時拿子牙方消其恨。自思：「且回營，破了西岐再處。」馬元離了高山，往前纔走，只聽得山凹裏有人聲喚叫：「疼殺我了！」其聲甚是悽楚。馬元聽得有人聲叫喊，急轉下山坡，見茂草中睡著一個女子。馬元問曰：「你是甚人，在此叫喊？」那女子曰：「老師救命！」馬元曰：「你是何人？叫我怎樣救你？」婦人答曰：「我是民婦；因回家看親，中途偶得心氣疼，命在旦夕，望老師或在近村人家討些熱湯，搭救殘喘，勝造七級浮屠。倘得重生，恩同再造。」馬元曰：「小娘子，此處那裡去尋熱湯？你終是一死，不若我反化你一齋，實是一舉兩得。」女子曰：「若救我全生，理當一齋。」馬元曰：「不是如此說。我因趕姜子牙，殺了一夜，肚中其實餓了。量你也難活，不若做個人情，化你與我貧道吃了罷。」女人曰：「老師不可說戲話。豈有吃人的理？」馬元餓急了，那裏由分說？趕上去一腳，踏住女人胸膛，一腳踏住女人大腿，把劍割開衣服，現出肚皮。馬元忙將劍從肚臍內刺將進去。一腔熱血滾將出來。馬元用手抄著血，連吃了幾口；在女人肚子裏去摸心吃。左摸右摸撈不著，兩隻手在肚子裏摸，只是一腔熱血，併無五臟。馬元看了，沉思疑惑。正在那裏撈，只見正南上梅花鹿上坐一道人仗劍而來。怎見得，有讚為證，讚曰：

雙抓髻，雲分靄靄；水合袍，緊束絲絛。仙風道骨任逍遙，腹隱許多玄妙。玉虛宮元始門下，十仙首會赴蟠桃。乘鸞跨鶴在碧雲霄，天皇氏修仙養道。　　話說馬元見文殊廣法天尊仗劍而來，忙將雙手掣出肚皮，不意肚皮竟長完了，把手長在裏面；欲待下女人身子，兩隻腳也長在女人身上。馬元無法可施，莫能掙扎。馬元蹲在一堆兒，只叫：「老師饒命！」文殊廣法天尊舉劍纔待要斬馬元，只聽得腦後有人叫曰：「道兄劍下留人！」廣法天尊回顧，認不得此人是誰：頭挽雙髻，身穿道服，面黃微鬚。道人曰：「稽首了！」廣法天尊答禮，口稱：「道友何處來？有甚事見諭？」道人曰：「原來道兄認不得我。吾有一律，說出便知端

的。詩曰：　　　　大覺金仙不二時，西方妙法祖菩提。不生不滅三三行，全氣全神萬萬慈。　　　　空寂自然隨變化，真如本性任為之。與天同壽莊嚴體，歷劫明心大法師。 貧道乃西方教下準提道人是也。『封神榜』上無馬元名諱；此人根行且重，與吾西方有緣，待貧道把他帶上西方，成為正果，亦是道兄慈悲，貧道不二門中之幸也。」廣法天尊聞言，滿面歡喜，大笑曰：「久仰大法，行教西方，蓮花現相，舍利元光，真乃高明之客。貧道謹領尊命。」準提道人向前，摩頂受記曰：「道友可惜五行修煉，枉費工夫！不如隨我上西方：八德池邊，談講三乘大法；七寶林下，任你自在逍遙。」馬元連聲喏喏。準提謝了廣法天尊，又將打神鞭交與廣法天尊帶與子牙，準提同馬元回西方。不表。　　　且說廣法天尊回至相府，子牙接見，問處馬元一事如何；廣法天尊將準提道人的事詳細說了一遍；又將打神鞭付與子牙。赤精子在傍，雙眉緊皺，對文殊廣法天尊曰：「如今殷洪阻撓逆法，恐誤子牙拜將之期，如之奈何？」正話間，忽楊戩報曰：「有慈航師伯來見。」三人聞報，忙出府迎接。慈航道人一見，攜手上殿。行禮已畢，子牙問曰：「道兄此來，有何見諭？」慈航曰：「專為殷洪而來。」赤精子聞言大喜，便曰：「道兄將何術治之？」慈航道人問子牙曰：「當時破十絕陣，太極圖在麼？」子牙答曰：「在此。」慈航曰：「若擒殷洪，須是赤精子道兄將太極圖，須……如此如此，方能除得此患。」赤精子聞言，心中尚有不忍，因子牙拜將日已近，恐誤限期，只得如此；乃對子牙曰：「須得公去，方可成功。」
且說殷洪見馬元一去無音，心下不樂，對劉甫、苟章曰：「馬道長一去，音信杳無，定非吉兆。明日且與姜尚會戰，看是如何，再探馬道長消息。」鄭倫曰：「不得一場大戰，決不能成得大功。」一宿晚景已過。次日早晨，湯營內大砲響亮，殺聲大振，殷洪大隊人馬，出營至城下，大叫曰：「請子牙答話！」左右報入相府。三道者對子牙曰：「今日公出去，我等定助你成功。」子牙不帶諸門人，領一支人馬，獨自出城，將劍尖指殷洪，大喝曰：「殷洪！你師命不從，今日難免大厄，四肢定成灰飛，悔之晚矣！」殷洪大怒，縱馬搖戟來取。子牙手中劍赴面相還。獸馬爭持，劍戟併舉。未及數合，子牙便走，不進城，落荒而逃。殷洪見子牙落荒而走，急忙趕來，隨後命劉甫、苟章率眾而來。這一回正是：
前邊布下天羅網，難免飛灰禍及身。　　　話說子牙在前邊，後隨殷洪，過東南，看看到正南上，赤精子看見徒弟趕來，難免此厄，不覺眼中淚落，點頭歎曰：「畜生！畜生！今日是你自取此苦。你死後休來怨我。」忙把太極圖一抖放開。此圖乃包羅萬象之寶，化一座金橋。子牙把四不相一縱，上了金橋。殷洪馬趕至橋邊，見子牙在橋上指殷洪曰：「你趕上橋來，與我見三合否？」殷洪笑曰：「連吾師父在此，吾也不懼；又何怕你之幻術哉。我來了！」把馬

一拎，那馬上了此圖。有詩為證，詩曰：　　　　混沌未分盤古出，太極傳下兩儀來。四象無窮真變化，殷洪此際喪飛灰。
話說殷洪上了此圖，一時不覺杳杳冥冥，心無定見，百事攢來。心想何事，其事即至。殷洪如夢寐一般，心下想：「莫是有伏兵？」果見伏兵殺來，大殺一陣，就不見了。心下想拿姜子牙；霎時子牙來至，兩家又殺一陣。忽然想起朝歌，與父王相會；隨即到了朝歌，進了午門，至西宮，見黃娘娘站立，殷洪下拜；忽的又至馨慶宮，又見楊娘娘站立，殷洪口稱：「姨母。」楊娘娘不答應。——此乃是太極四象，變化無窮之法；心想何物，何物便見；心慮百事，百事即至。——只見殷洪左舞右舞，在太極圖中如夢如痴。赤精子看看他，師徒之情，數年慇懃，豈知有今日，不覺嗟歎。只見殷洪將到盡頭路，又見他生身母親姜娘娘大叫曰：「殷洪！你看我是誰？」殷洪抬頭看時：「呀！原來是母親姜娘娘！」殷洪不覺失聲曰：「母親！孩兒莫不是與你冥中相會？」姜娘娘曰：「冤家！你不尊師父之言，要保無道而伐有道，又發誓言，開口受刑，出口有願，當日發誓說四肢成為飛灰，你今日上了太極圖，眼下要成灰燼之苦！」殷洪聽說，急叫：「母親救我！」忽然不見了姜娘娘。殷洪慌在一堆。只見赤精子大叫曰：「殷洪！你看我是誰？」殷洪看見師父，泣而告曰：「老師，弟子願保武王滅紂，望乞救命！」赤精子曰：「此時遲了！你已犯天條，不知見何人叫你改了前盟。」殷洪曰：「弟子因信申公豹之言，故此違了師父之語。望老師慈悲，借得一線之生，怎敢再滅前言！」赤精子尚有留戀之意，只見半空中慈航道人叫曰：「天命如此，豈敢有違。毋得誤了他進封神臺時辰！」赤精子含悲忍淚，只得將太極圖一抖，卷在一處；拎著半晌，復一抖，太極圖開了，一陣風，殷洪連人帶馬，化作飛灰去。——一道靈魂進封神臺來了。有詩為證，詩曰：　　　　殷洪任信申公豹，要伐西岐顯大才。豈知數到皆如此，魂遶封神臺畔哀。　　　話說赤精子見殷洪成了灰燼，放聲哭曰：「太華山再無人養道修真。見吾將門下這樣如此，可為疼心！」慈航道人曰：「道兄差矣！馬元『封神榜』上無名，自然有救撥苦惱之人；殷洪事該如此，何必嗟歎。」三位道者復進相府。子牙感謝。三位道人作辭：「貧道只等子牙吉辰，再來餞東征。」三道人別子牙回去。不表。　　　且說蘇侯聽得殷洪絕了，又有探馬報入營中曰：「稟元帥：殷殿下趕姜子牙，只一道金光就不見了。」鄭倫與劉甫、苟章打聽，不知所往。且說蘇侯暗與子蘇全忠商議曰：「我如今暗修書一封，你射進城去，明日請姜丞相劫營，我和你將家眷先進西岐西門，吾等不管他是與非，將鄭倫等一齊拿解見姜丞相，以贖前罪。此事不可遲誤！」蘇全忠曰：「若不是呂岳、殷洪，我等父子進西岐多時矣。」蘇侯忙修書，命全忠黃夜將書穿在箭上，射入城中。那日是南宮适巡城，看見箭上有書，知是蘇侯的，忙下城，進

相府來，將書呈與姜子牙。子牙拆開觀看，書曰：　　　「征西元戎、冀川侯蘇護百叩頓首姜丞相麾下：護雖奉敕征討，心已歸周久矣。兵至西岐，急欲投戈麾下，執鞭役使。孰知天違人願，致有殷洪、馬元抗逆，今已授首；惟佐貳鄭倫執迷不悟，尚自屢犯天條，獲罪如山。護父子自思，非天兵壓寨，不能勦強誅逆。今特敬修尺一，望丞相早發大兵，今夜劫營。護父子乘機可將巨惡擒解施行。但願早歸聖主，共伐獨夫，洗蘇門一身之冤，拙護虔誠至意，雖肝腦塗地，護之願畢矣。謹此上啟，蘇護九頓。」　　話說子牙看書大喜，次日午時發令：「命黃飛虎父子五人作前隊；鄧九公衝左營；南宮适衝右營；令哪吒壓陣。」且說鄭倫與劉甫、苟章回見蘇護，曰：「不幸殷殿下遭於惡手，如今須得本上朝歌，面君請援，方能成功。」蘇護只是口應：「俟明日區處。」諸人散入各帳房去了。蘇侯暗暗打點今夜進西岐。不提。──鄭倫那裏知道？正是：　　　挖下戰坑擒虎豹，滿天張網等蛟龍。　　話說西岐旁晚，將近黃昏時候，三路兵收拾出城埋伏。伺至二更時分，一聲砲響，黃飛虎父子兵衝進營來，併無遮攔；左有鄧九公，右有南宮适，三路齊進。鄭倫急上火眼金睛獸，拎降魔杵往大轅門來，正遇黃家父子五騎，大戰在一處，難解難分。鄧九公衝左營；劉甫大呼曰：「賊將慢來！」南宮适進右營，正遇苟章，接住廝殺。西岐城開門，發大隊人馬來接應，只殺得地沸天翻。蘇家父子已往西岐城西門進去了。鄧九公與劉甫大戰，劉甫非九公敵手，被九公一刀砍於馬下。南宮适戰苟章，展開刀法，苟章招架不住，撥馬就走，正遇黃天祥，不及提防，被黃天祥刺斜裏一鎗挑於馬下。──二將靈魂已往封神臺去了。眾將官把一箇成湯大營殺的瓦解星散。單剩鄭倫力抵眾將。不防鄧九公從旁邊將刀一蓋，降魔杵磕定不能起，被九公抓住袍帶，拎過鞍鞽，往地上摔。兩邊士卒將鄭倫繩纏索綁，綑將起來。西岐城一夜鬧嚷嚷的，直到天明。子牙陞了銀安殿，聚將鼓響，眾將上殿參謁，然後黃飛虎父子回令。鄧九公回令：斬劉甫，擒鄭倫。南宮适回令：大戰苟章敗走，遇黃天祥鎗刺而絕。又報：「蘇護聽令。」子牙傳令：「請來。」蘇家父子進見子牙，方欲行禮，子牙曰：「請起敘話。君侯大德，仁義素布海內，不是不忠小信之夫，識時務，棄暗投明，審禍福，擇主而仕，寧棄椒房之寵，以洗萬世污名，真英雄也！不才無不敬羨！」蘇護父子答曰：「不才父子多有罪戾，蒙丞相曲賜生全，愧感無地！」彼此遜謝。言畢，子牙傳令：「把鄭倫推來。」眾軍校把鄭倫蜂擁推至簷前。鄭倫立而不跪，睜眼不語，有恨不能吞蘇侯之意。子牙曰：「鄭倫，諒你有多大本領，屢屢抗拒？今已被擒，何不屈膝求生，尚敢大廷抗禮！」鄭倫大喝曰：「無知匹夫！吾與爾身為敵國，恨不得生擒爾等叛逆，解往朝歌，以正國法。今不幸，吾主帥同謀，誤被爾擒，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子牙命左右：「推去斬訖號令！」

眾軍校將鄭倫推出相府，只等行刑牌出。只見蘇侯向前跪而言曰：「啟丞相：鄭倫違抗天威，理宜正法；但此人實是忠義，似還是可用之人。況此人胸中奇術，一將難求，望丞相赦其小過，憐而用之，亦古人釋怨用仇之意。乞丞相海涵！」子牙扶起蘇侯，笑曰：「吾知鄭將軍忠義，乃可用之人，特激之，使將軍說之耳，易於見聽。今將軍既肯如此，老夫敢不如命。」蘇護聞言大喜，領令出府，至鄭倫面前。鄭倫見蘇侯前來，低首不語。蘇護曰：「鄭將軍，你為何迷而不悟？嘗言，識時務者呼為俊傑。今國君無道，天愁民怨，四海分崩，生民塗炭，刀兵不歇，天下無不思叛，正天之欲絕殷商也。今周武以德行仁，推誠待士，澤及無告，民安物阜，三分有二歸周，其天意可知。子牙不久東征，弔民伐罪，獨夫授首，又誰能挽此愆尤也！將軍可速早回頭，我與你告過姜丞相，容你納降，真不失君子見機而作；不然，徒死無益。」鄭倫長吁不語。蘇護復說曰：「鄭將軍，非我苦苦勸你，可惜你有大將之才，死非其所。你說『忠臣不事二君』，今天下諸侯歸周，難道都是不忠的？難道武成王黃飛虎、鄧九公俱是不忠的？必是君失其道，便不可為民之父母，而殘賊之人稱為獨夫。今天下叛亂，是紂王自絕於天。況古云：『良禽擇木，賢臣擇主』，將軍可自三思，毋徒伊戚。天子征伐西岐，其藝術高明之士，經天緯地之才者，至此皆化為烏有，此豈是力為之哉。況子牙門下，多少高明之士，道術精奇之人，豈是草草罷了。鄭將軍不可執迷，當聽吾言，後面有無限受用，不可以小忠小諒而已。」鄭倫被蘇護一篇言語，說得如夢初覺，如醉方醒，長歎曰：「不才非君侯之言，幾誤用一番精神。只是吾屢有觸犯，恐子牙門下諸將不能相容耳。」蘇護曰：「姜丞相量如滄海，何細流之不納。丞相門下，皆有道之士，何不見容。將軍休得錯用念頭。待我稟過丞相就是。」蘇護至殿前打躬曰：「鄭倫被末將一番說肯歸降，奈彼曾有小過，恐丞相門下諸人不能相容耳。」子牙笑曰：「當日是彼此敵國，各為其主；今肯歸降，係是一家，何嫌隙之有。」忙令左右傳令：「將鄭倫放了，衣冠相見。」少時，鄭倫整衣冠，至殿前下拜，曰：「末將逆天，不識時務，致勞丞相籌畫；今既被擒，又蒙赦宥，此德此恩，沒齒不忘矣！」子牙忙降階扶起慰之曰：「將軍忠心義膽，不佞識之久矣。但紂王無道，自絕於天，非臣子之不忠心於國也。吾主下賢禮士，將軍當安心為國，毋得以嫌隙自疑耳。」鄭倫再三拜謝。子牙遂引蘇侯等至殿內，朝見武王。行禮稱臣畢，王曰：「相父有何奏章？」子牙啟曰：「冀州侯蘇護今已歸降，特來朝見。」武王宣蘇護上殿，慰曰：「孤守西岐，克盡臣節，未敢逆天行事；不知何故，累辱王師。今卿等既捨紂歸孤，暫住西土，孤與卿等當共修臣節，以俟天子修德，再為商議。相父與孤代勞，設宴待之。」子牙領旨。蘇侯人馬盡行入城，西岐雲集群雄。不題。且言汜水關韓榮

聞得此報大驚，忙差官修本赴朝歌城來。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第六十二回　張山李錦伐西岐 詩曰：　　　　搶攘兵戈日不寧，生民塗炭自零星。甘驅蒼赤填溝壑，忍令脂膏實羽翎。戰士有心勤國主，彼蒼無意固皇扃。只因大劫人多難，致使西岐殺戮腥。　　　話說差官一路無詞，來到朝歌域，至館驛中歇下。次日，進午門，至文書房。那日是中大夫方景春看本，忽然接著看時，見蘇護已降岐周，方景春點首罵曰：「老匹夫！一門盡受天子寵眷，不思報本，今日反降叛逆，真狗彘之不若！」遂抱本入內庭，問侍御官曰：「天子在何處？」左右侍御對曰：「在摘星樓。」方景春竟至樓下候旨。左右啟上天子。紂王聞奏，宣上樓，朝賀畢，王曰：「大夫有何奏章？」方景春奏曰：「汜水關總兵官韓榮具本到都城，奏為冀州侯蘇護世受椒房之貴，滿門叨其恩寵，不思報國，反降叛逆，深負聖恩，法紀安在？具本申奏。臣未敢擅便，請旨定奪。」紂王見奏大驚曰：「蘇護乃朕心腹之臣，貴戚之卿，如何一旦反降周助惡，情殊痛恨！大夫暫退，朕自理會。」方景春下樓。紂王宣蘇皇后。妲己在御屏後，已聽知此事，聞宣，竟至紂王御案前，雙膝跪下，兩淚如珠，嬌聲軟語，泣而奏曰：「妾在深宮，荷蒙聖上恩寵，粉骨難消。不知父親受何人唆使，反降叛逆，罪惡通天，法當族誅，情無可赦。願陛下斬妲己之首，懸於都城，以謝天下。庶百官萬姓知陛下聖明，乾綱在握，守祖宗成法，不私貴倖，正妾之報陛下恩遇之榮，死有餘幸矣。」道罷，將香肌伏在紂王膝上，相偎相倚，悲悲泣泣，淚雨如注。紂王見妲己淚流滿面，嬌啼婉轉，真如帶雨梨花，啼春嬌鳥，紂王見如此態度，更覺動情，用手挽起，口稱：「御妻，汝父反朕，你在深宮，如何得知？何罪之有？賜卿平身，毋得自戚，有損花容。縱朕將江山盡失，也與愛卿無干。幸宜自愛。」妲己謝恩。紂王次日陞九間殿，聚眾文武，曰：「蘇侯叛朕歸周，情實痛恨！誰與孤代勞伐周，將蘇護併叛逆眾人拿解朕躬，以正其罪？」班中閃出一員大臣，乃上大夫李定；進前奏曰：「姜尚足智多謀，知人善使，故所到者非敗即降，累辱王師，大為不軌。若不擇人而用，速正厥罪，則天下諸侯皆觀望效尤，何以懲將來！臣舉大元戎張山，久於用兵，慎事慮謀，可堪斯任，庶幾不辱君命。」紂王聞奏大喜，即命傳詔齎發，差官往三山關來。使命離了朝歌，一路上無詞。一日到了三山關館驛歇下。次日傳與管關元帥張山同錢保、李錦等來館驛，接了聖旨，至府堂上焚香案，跪聽開讀詔敕。　　　　「詔曰：「征伐雖在於天子；功成乃在閫外元戎。姬發猖獗，大惡難驅，屢戰失機，情殊痛恨！朕欲親往討賊，百司諫阻。茲爾張山，素有才望。上大夫李定等特薦卿得專征伐。爾其用心料理，克振壯猷，毋負朕倚托之重。俟旋凱之日，朕決不食言，以吝此茅土之賞。爾其欽哉！特詔。」　　　欽差官讀罷詔旨，眾官謝恩畢，管待使臣，打

發回朝歌。張山等候交代官洪錦，交割事體明白，方好進兵。
　　一日，洪錦到任。張山起兵；領人馬十萬，左右先行乃錢保、李錦；佐貳乃馬德、桑元。一路上人喊馬嘶，正值初夏天氣，風和日煖，梅雨霏霏，真好光景。怎見得，有詩為證：　　　「冉冉綠陰密，風輕燕引雛。新荷翻沼面，修竹漸扶蘇。芳艸連天碧，山花遍地鋪。溪邊蒲插劍，榴火壯行圖。何時了王事，鎮日醉呼盧。」　　話說張山人馬一路晚住曉行，也受了些饑餐渴飲，鞍馬奔馳，不一日，來到西岐北門。左右報入行營：「稟元帥：前哨人馬已至岐周北門。」張山傳令：「安營。」一聲砲響，三軍吶喊，絞起中軍帳來。張山坐定，只見錢保、李錦上帳參謁。錢保曰：「兵行百里，不戰自疲，請主帥定奪。」張山謂二將曰：「將軍之言甚善。姜尚乃智謀之士，不可輕敵。況吾師遠來，利在速戰。今日暫歇息軍士，吾明日自有調用。」二將應諾而退。
且言子牙在西岐，日日與眾門人共議拜將之期，命黃飛虎造大紅旗幟，不要雜色。黃飛虎曰：「旗號乃三軍眼目。旗分五色，原為按五方之位次，使三軍知左右前後，進退攻擊之法，不得錯亂隊伍。若純是一色紅旗，則三軍不知東南西北，何以知進退趨避之方？猶恐不便。或其中另有玅用？乞丞相一一教之。」子牙笑曰：「將軍實不知其故耳。紅者火也。今主上所居之地乃是西方；此地原自屬金，非借火煉，寒金豈能為之有用，此正興周之兆。然於旗上另安號帶，須按青、黃、赤、白、黑五色，使三軍各自認識，自然不能亂耳。又使敵軍一望生疑，莫知其故，自然致敗。兵法云：「疑則生亂。」正此故耳。又何不可之有？」黃飛虎打躬謝曰：「丞相妙算如神！」子牙又令辛甲造軍器，只見天下八百諸侯又表上西岐，請武王伐紂，會兵於孟津。子牙接表，與眾將官商議：「恐武王不肯行。」眾人正遲疑間，只見探事官報入相府，來報子牙曰：「成湯有人馬在北門安營，主將乃三山關總兵張山。」子牙聽說，忙問鄧九公曰：「張山用兵如何？」鄧九公曰：「張山原是末將交代官，此人乃一勇之將耳。」正話之時，又報：「有將請戰。」子牙傳令：「誰去走遭？」鄧九公欠身：「末將願往。」領令出城；見一員戰將，如一輪火車，滾至軍前。怎見得打扮驍勇，有讚為證，讚曰：　　　頂上金盔分鳳翅，黃金鎧掛龍鱗砌。大紅袍上繡團花，絲鑾寶帶吞頭異。腰下常懸三尺鋒，打陣銀鎚如猛鷙。攛山跳澗紫驊騮，斬將鋼刀生殺氣。一心分免紂王憂，萬古流傳在史記。　　話說鄧九公馬至軍前，看來者乃是錢保也。鄧九公大叫曰：「錢將軍，你且回去；請張山出來，吾與他自有話說。」錢保指九公大罵曰：「反賊！紂王有何事負你！朝廷拜你為大將，寵任非輕，不思報本，一旦投降叛逆，真狗彘不若！尚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鄧九公被數語罵得滿面通紅，亦罵曰：「錢保！料你一匹夫，有何能處，敢出此大言！你比聞太師何如？況他也不過如

此。早受吾一刀，免致三軍受苦。」言罷，縱馬舞刀，直取錢保。錢保手中刀急架相還。二馬盤旋，看一場大戰。怎見得：

二將坐鞍轎，征雲透九霄。急取壺中箭，忙拔紫金鏢。這一個興心安社稷，那一個用意正天朝。這一個千載垂青史；那一個萬載把名標。真如一對狻猊鬥，不亞翻江兩怪蛟。

話說鄧九公大戰錢保有三十回合，錢保豈鄧九公對手，被九公回馬刀劈於馬下，梟首級進城，來見子牙，請令定奪。子牙大悅，記功宴賀。不表。只見敗兵報與張山說：「錢保被鄧九公梟首級進城去了。」張山聞報大怒。次日，親臨陣前，坐名要鄧九公答話。報馬報入相府，言：「有將請戰，要鄧將軍答話。」鄧九公挺身而出。有女鄧嬋玉願隨壓陣。子牙許之。九公同女出城，張山一見鄧九公走馬至軍前，乃大罵曰：「反賊匹夫！國家有何事虧你，背恩忘義，一旦而事敵國，死有餘辜！今不倒戈受縛，尚敢恃強，殺朝廷命官。今日拿匹夫解上朝歌，以正大法。」鄧九公曰：「你既為大將，上不知天時，下不諳人事，空生在世，可惜衣冠著體，真乃人中之畜生耳！今紂王貪淫無道，殘虐不仁，天下諸侯不歸紂而歸周，天心人意可見。汝尚欲勉強逆天，是自取辱身之禍，與聞太師等枉送性命耳。可聽吾言，下馬歸周，共伐獨夫，拯溺救焚，上順天心，下酎民願，自不失封侯之位。若勉強支吾，悔無及矣。」張山大怒，罵曰：「利口匹夫！敢假此無稽之言，惑世誣民，碎屍不足以盡其辜！」搖鎗直取。鄧九公刀迎面還來。二將相持，一場賭鬥。怎見得，有讚為證，讚日：

輕舉擎天手，生死在輪回。往來無定論，叱吒似春雷。一個恨不得平吞你腦袋；一個恨不得活砍你頭腮。只殺得一個天昏地暗沒三才，那時節方纔兩下分開。

話說鄧九公與張山大戰三十回合，鄧九公戰張山不下，鄧嬋玉在後陣，見父親刀法漸亂，打馬兜回，發手一石，把張山臉上打傷，幾乎墜馬，敗進大營。鄧九公父女掌得勝鼓進城，入相府報功。不表。

話言張山失機進營，臉上著傷，心上甚是急躁，切齒深恨。忽報：「營外有一道人求見。」張山傳令：「請來。」只見一道人，頭挽雙髻，背縛一口寶劍，飄然而至中軍，打稽首。張山欠身答體，尊帳中坐下。道人見張山臉上青腫，問曰：「張將軍面上為何著傷？」張山曰：「昨日見陣，偶被女將暗算。」道人忙取藥餌敷搽，即時痊癒。張山忙問：「老師從何處而來？」道人曰：「吾從蓬萊島而至。貧道乃羽翼仙也，特為將軍來助一臂之力。」張山感謝道人。次日，早至城下，請子牙答話。報馬報入相府：「城外有一道人請戰。」子牙曰：「原該有三十六路征伐西岐，此來已是三十二路，還有四路未曾來至，我少不得要出去。」忙傳令：「排五方隊伍。」一聲砲響，齊出城來。羽翼仙抬頭觀看，只見兩扇門開，紛紛繞繞，俱是穿紅著綠狼虎將，攢攢簇簇，盡是敢勇當先驍騎兵。哪吒對黃天化；金吒對木吒；韋護對雷震子；楊戩

與眾門人左右排列保護；中軍武成王壓陣；子牙坐四不相，走出陣前。見對面一道者，生的形容古怪，尖嘴縮腮，頭挽雙髻，徐徐而來。怎見得，有讚為證：　　　頭挽雙髻，體貌輕揚。皂袍麻履，形異尋常。嘴如鷹鷙，眼露凶光。葫蘆背上，劍佩身藏。蓬萊怪物，得道無疆。飛騰萬里，時歇滄浪。名為金翅，綽號禽王。

　　話說子牙拱手言曰：「道友請了！」羽翼仙曰：「請了。」子牙曰：「道友高姓何名？今日會尚有何事吩付？」羽翼仙答曰：「貧道乃蓬萊島羽翼仙是也。姜子牙，我且問你，你莫非是崑崙門下元始徒弟，你有何能，對人罵我，欲拔吾翎毛，抽吾筋骨？我與你無涉，你如何這等欺人？」子牙欠身曰：「道友不可錯來怪人。我與道友並未曾會過幾次，我知道友根底？必有人搬唆，說有甚失禮得罪之處。我與道友未有半面之交，此語從何而來？道友請自三思。」羽翼仙聽得此話，低頭暗思：「此言大是有理。」乃謂子牙曰：「你話雖有理，只是此語未必無自而來。但說過，你從今百事斟酌，毋得再是如此造次，我與你不得干休。去罷！」子牙方欲勒騎，哪吒聽罷大怒：「這潑道焉敢如此放肆，渺視師叔！」登開風火輪，搖鎗刺來。羽翼仙笑曰：「原來你仗這些孽障兇頑，敢於欺人！」徹步持劍相交，槍劍併舉。黃天化忙催玉麒麟，使雙鎚，雙戰道人。雷震子把風雷翅飛起空中，黃金棍往下刷來。土行孫倒拖賓鐵棍，來打下三路。楊戩縱馬舞三尖刀，前來助戰。把羽翼仙圍裹垓心。上三路雷震子，中三路哪吒、楊戩、黃天化，下三路土行孫。且說哪吒見羽翼仙了得，先下手祭起乾坤圈打來，正中羽翼仙肩甲。道人把眉頭一皺，方欲把身逃走，被黃天化回身一攢心釘，把道人右臂打通；又被土行孫把道人腿上打了數下；楊戩復祭哮天犬把羽翼仙夾頸子一口。羽翼仙四下吃虧，大叫一聲，借土遁走了。子牙得勝，眾門人相隨進城。且說羽翼仙吃了許多的虧，把牙一挫，走進營來。張山接住，口稱：「老師今日誤中奸計，老師反被他著傷。」道人曰：「不妨，吾不曾防備他，故此著了他的手。」羽翼仙忙將花籃中取出丹藥，用水吞下一二粒，即時痊癒。羽翼仙謂張山曰：「我念『慈悲』二字，到不肯傷眾生之命；他今日反來傷我，是彼自取殺身之禍。」復對張山曰：「可取些酒來，你我痛飲。至更深時，我叫西岐一郡化為渤海。」張山大喜，忙治酒相款。不表。　　　卻說子牙得勝進府，與諸門人將佐商議，忽一陣風把簷瓦刮下數片來。子牙忙焚香爐中，取金錢在手，占卜吉凶，只見排下卦來，把子牙諕得魂不附體；忙沐浴更衣，望崑崙下拜。拜罷，子牙披髮仗劍，移北海之水，救護西岐，把城郭罩住。只見崑崙山玉虛宮元始天尊早知詳細，用琉璃瓶中，三光神水，灑向北海水面之上，又命四偈諦神：「把西岐城護定，不可愰動。」正是：　　　人君福德安天下，元始先差偈諦神。　　　話說羽翼仙飲至一更時分，命張山收去了酒，出了轅門，現了本像，乃大

鵬金翅鵰。張開二翅，飛在空中，把天也遮黑了半邊。好利害！有讚為證。讚曰：　　　　　二翅遮天雲霧迷，空中響亮似春雷。曾搧四海俱見底，吃盡龍王海內魚。只因怒發西岐難，還是明君福德齊。羽翼根深歸正道，至今萬載把名題。　　　只見大鵬鵰飛在空中望下一看，見西岐城是北海水罩住。羽翼仙不覺失聲笑曰：「姜尚可謂腐朽，不知我的利害。我若稍用些須之力，連四海頃刻搧乾，豈在此一海之水！」羽翼仙展兩翅，用力連搧有七八十搧。—他不知此水有三光神水在上面，越搧越長，不見枯涸。—羽翼仙自一更時分直搧到五更天氣，那火差不多渰著大鵬鵰的腳。這一夜將氣力用盡，不能成功；不覺大驚：「若再遲延，恐到天明不好看」，自覺慚愧，不好進營來見張山，一怒飛起來，至一座山洞，甚是清奇。怎見得，有讚為證，讚曰：　　　　　高峰掩映，怪石嵯峨。奇花瑤草馨香，紅杏碧桃艷麗。崖前古樹，霜皮溜雨四十圍；門外蒼松，黛色參天三千尺。雙雙野鶴，常來洞口舞清風，對對山禽，每向枝頭啼白晝。簇簇黃藤如掛索，行行煙柳似垂金。方塘積水，深穴依山。方塘積水，隱千年未變的蛟龍；深穴依山，生萬載得道之仙子。果然不亞玄都府，真是神仙出入門。　　　話說大鵬鵰飛至山洞前，見一道人靠著洞邊默坐。羽翼仙尋思：「不若將此道人抓來吃了，以為充饑，再作道理。」大鵬鵰方欲撲來，道人用手一指，大鵬鵰撲蹋的跌將下地來。道人探眉擦目，言曰：「你好沒禮！你為何來傷我？」羽翼仙曰：「實不相瞞，我去伐西岐，腹中餓了，借你充饑，不知道友仙術精奇，得罪了！」道人曰：「你腹中饑了，問吾一聲，我自然指你去。你如何就來害我？甚是非禮。也罷，我說與你知道：離此二百里，有一山，名為紫雲崖，有三山五嶽，四海道人，俱在那裡赴香齋。你速去，恐遲了不便。」大鵬鵰謝曰：「承教了。」把二翅飛起，霎時而至，即現仙形。只見高高下下，三五一攢，七八一處，都是四海三山道者赴齋。又見一童兒往來捧東西與眾道人吃。羽翼仙曰：「道童請了！貧道是來赴齋的。」那童兒聽說：「呀」的一聲，答曰：「老師來早些方好，如今沒有東西了。」羽翼仙曰：「偏我來就沒有東西了？」道童答曰：「來早就有，來遲了，東西已儘與眾位師父，安能再有？必至明日方可。」羽翼仙曰：「你揀人布施，我偏要吃！」二人嚷將起來。只見一位穿黃的道人向前問曰：「你為何事在此爭論？」童兒曰：「此位師父來遲了，定要吃齋。那裡有了，故此鬧講。」那道人曰：「童兒，你看可有麵點心否？」童兒答曰：「點心還有；要齋卻沒有了。」羽翼仙曰：「就是點心也罷，快取將來。」那童兒忙把點心拿將來，遞與羽翼仙。羽翼仙一連吃了七八十個。那童兒曰：「老師可吃了？」羽翼仙曰：「有，還吃得幾個。」童兒又取十數個前來。羽翼仙共吃了一百零八個。正是：　　　　　玅法無邊藏秘訣，今番捉住大鵬鵰。　　　話說羽翼

仙吃飽了，謝過齋，復現本像，飛起往西岐來；復從那洞府過，道人還坐在那裏，望著大鵬鵰把手一指，大鵬鵰跌將下來：「哎呀」的一聲：「跌斷肚腸了！」在滿地打滾，只叫：「痛殺我也！」不知大鵬鵰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第六十三回　申公豹說反殷郊 詩曰：　　　　公豹存心至不良，紂王兩子喪疆場。當初致使殷洪反，今日仍教太歲亡。　　　　長舌惹非成個事，巧言招禍作何忙。雖然天意應如此，何必區區話短長！　　話說羽翼仙在地下打滾，只叫：「疼殺我也！」這道人起身，徐徐行至面前，問曰：「你方纔去吃齋，為何如此？」大鵬答曰：「我吃了些麵點心，腹中作疼。」道人曰：「吃不著，吐了罷。」大鵬當真的去吐，不覺一吐而出，有雞子大，白光光的，連綿不斷，就像一條銀索子，將大鵬的心肝鎖住。大鵬覺得異樣，及至扯時，又扯得心疼。大鵬甚是驚駭，知是不好消息，欲待轉身，只見這道人把臉一抹，大喝一聲：「我把你這孽障！你認得我麼？」━這道人乃是靈鷲山元覺洞燃燈道人。━道人罵曰：「你這孽障！姜子牙奉玉虛符命，扶助聖主，戡定禍亂，拯溺救焚，弔民伐罪，你為何反起狼心，連我也要吃？你助惡為虐！」命黃巾力士：「把這孽障弔在大松樹上，只等姜子牙伐了紂，那時再放你不遲！」大鵬忙哀訴曰：「老師大發慈悲，赦宥弟子！弟子一時愚昧，被傍人唆使；從今知過，再不敢正眼窺視西岐。」燃燈曰：「你在天皇時得道，如何大運也不知，真假也不識，還聽傍人唆使，情真可恨，決難恕饒！」大鵬再三哀告曰：「可憐我千年功夫，望老師憐憫！」燃燈曰：「你既肯改邪歸正，須當拜我為師，我方可放你。」大鵬連忙極口稱道曰：「願拜老爺為師，修歸正果。」燃燈曰：「既然如此，待我放你。」用手一指，那一百零八個念珠還依舊吐出腹中。大鵬遂歸燃燈道人，往靈鷲山修行。不表。　　話分兩頭，且說九仙山桃源洞廣成子只因犯了殺戒，只在洞中靜坐，保攝天和，不理外務。忽有白鶴童子奉玉虛符命，言子牙不日金臺拜將，命眾門人須至西岐山餞別東征。」廣成子謝恩，打發白鶴童兒回玉虛去了。道人偶想起殷郊：「如今子牙東征，把殷郊打發他下山，佐子牙東進五關，一則可以見他家之故土，一則可以捉妲己報殺母之深仇。忙問：「殷郊在那裏？」殷郊在殿後聽師父呼喚，忙至前殿，見師父行禮。廣成子曰：「方今武王東征，天下諸侯相會孟津，共伐無道，正你報仇泄恨之日。我如今著你前去，助周作前隊，你可去麼？」殷郊聽罷，口稱「老師」曰：「弟子雖是紂王之子，實與妲己為仇。父王反信奸言，誅妻殺子，母死無辜，此恨時時在心，刻刻掛念，不能有忘。今日老師大捨慈悲，發付弟子，敢不前往，以圖報效，真空生於天地間也。」廣成子曰：「你且去桃源洞外獅子崖前，尋了兵器來，我傳你些道術，你好下山。」殷郊聽說，忙出洞往獅子崖來尋兵器。只見白石橋那邊有一洞。怎見得，有西江

月為證：　　　　　門依雙輪日月，照耀一望山川。珠淵金井煖含煙，更有許多堪羡。疊疊朱樓畫閣，凝凝赤壁青田；三春楊柳九秋蓮，兀的洞天罕見。　　　話說殷郊見石橋南畔有一洞府，獸環朱戶，儼若王公第宅。殿下自思：「我從不曾到此，一一過橋去，便知端的。」來至洞前，那門雖兩扇不推而自開。只見裏邊有一石几，几上有熱氣騰騰六七枚豆兒。殷郊拈一個吃了，自覺甘甜香美，非同凡品：「好豆兒，不若一總吃了罷。」剛吃了時，忽然想起：「來尋兵器，如何在此閑玩？」忙出洞來，過了石橋，及至回頭，早不見洞府。殿下心疑，不覺渾身骨頭響，左邊肩頭上忽冒出一隻手來。殿下著慌，大驚失色。只見右邊又是一隻。一會兒忽長出三頭，六臂，把殷郊只唬得目瞪口呆，半晌無語。只見白雲童兒來前叫曰：「師兄，師父有請。」殷郊這一會略覺神思清爽，面如藍靛，髮似硃砂，上下獠牙，多生一目，愰愰蕩蕩，來至洞前。廣成子拍掌笑曰：「奇哉！奇哉！仁君有德，天生異人。」命殷郊進洞，至桃園內，廣成子傳與方天畫戟，言曰：「你先下山，前至西岐，我隨後就來。」道人取出番天印、落魂鐘、雌雄劍付與殷郊。殷郊即時拜辭下山。廣成子曰：「徒弟，你且住。我有一事對你說。吾將此寶盡付與你，須是順天應人，東進五關，輔周武，興弔民伐罪之師，不可改了念頭，心下狐疑，有犯天譴，那時悔之晚矣。」殷郊曰：「老師之言差矣！周武明德聖君，吾父荒淫昏虐，豈得錯認，有辜師訓。弟子如改日前言，當受犁鋤之厄。」道人大喜。殷郊拜別師尊。正是：　　　　　殿下實心扶聖主，只恐傍人起禍殃。　　　話說殷郊離了九仙山，借土遁往西岐前來。正行之間，不覺那遁光飄飄，落在一座高山。怎見得好山，有讚為證，讚曰：　　　　　沖天占地，轉日生雲。沖天處尖峰矗矗，占地處遠脈迢迢。轉日的，乃嶺頭松鬱鬱；生雲的，乃崖下石磷磷。松鬱鬱，四時八節常青；石磷磷，萬年千載不改。林中每聽夜猿啼，澗內常見妖蟒過。山禽聲咽咽，走獸吼呼呼。山獐山鹿，成雙作對紛紛走；山鴉山雀，打陣攢群密密飛。山草山花看不盡，山桃山果應時新。雖然崎險不堪行，卻是神仙來往處。　　　話說殷郊纔看山巔險峻之處，只聽得林內一聲鑼響，見一人面如藍靛，髮似硃砂，騎紅砂馬，金甲紅袍，三隻眼，拎兩根狼牙棒，那馬如飛奔上山來，見殷郊三頭六臂，也是三隻眼，大呼曰：「三首者乃是何人，敢來我山前探望？」殷郊答曰：「吾非別人，乃紂王太子殷郊是也。」那人忙下馬，拜伏在地，口稱：「千歲為何往此白龍山上過？」殷郊曰：「吾奉師命，往西岐去見姜子牙。」話未曾了，又一人帶扇雲盔、淡黃袍、點鋼槍、白龍馬，面如傅粉，三綹長髯，也奔上山來，大呼曰：「此是何人？」藍臉的道：「快來見殷千歲。」那人也是三隻眼，滾鞍下馬，拜伏在地。二人同曰：「且請千歲上山，至寨中相見。」三人步行至山寨，進了中堂。二人將殷

郊扶在正中交椅上，納頭便拜。殷郊忙扶起，問曰：「二位高姓大名？」那藍臉的應曰：「末將姓溫，名良；那白臉的姓馬，名善。」殷郊曰：「吾看二位一表非俗，俱負英雄之志，何不同吾往西岐立功，助武王伐紂？」二人曰：「千歲為何反助周滅紂者何也？」殷郊答曰：「商家氣數已盡，周家王氣正盛，況吾父得十罪於天下，今天下諸侯應天順人，以有道伐無道，以無德讓有德，此理之常，豈吾家故業哉。」溫良、馬善曰：「千歲興言及此，真以天地父母為心，乃丈夫之所為，如千歲者鮮矣。」溫良與馬善整酒慶喜。殷郊一面吩咐嘍囉改作周兵，放火燒了寨柵，隨即起兵。殷郊三人同上了馬，離了白龍山，往大路進發，逕奔西岐而來。正是：　　　　殷郊有意歸周主，只怕蒼天不可從。　　　殷郊正行，嘍囉報：「啟千歲：有一道人騎虎而來，要見千歲。」殷郊聞報，忙吩咐左右旗門官：令：「安下人馬，請來相見。」道人下虎進帳。殷郊忙迎將下來打躬，口稱：「老師從何而來？」道人曰：「吾乃崑崙門下申公豹是也。殿下往那裏去？」殷郊曰：「吾奉師命，往西岐投拜姬周，姜師叔不久拜將，助他伐紂。」道人笑曰：「我問你，紂王是你甚麼人？」殷郊答曰：「是吾父王。」道人曰：「恰又來！世間那有子助外人而伐父之理！此乃亂倫忤逆之說。你父不久龍歸滄海，你原是東宮，自當接成湯之胤，位九五之尊，承帝王之統，豈有反助他人，滅自己社稷，毀自己宗廟，此亙古所未聞者也。且你異日，百年之後，將何面目見成湯諸君於在天之靈哉！我見你身藏奇寶，可安天下；形象可定乾坤，當從吾言，可保自己天下，以誅無道周武，是為長策。」殷郊答曰：「老師之言雖是，奈天數已定，吾父無道，天命人心已離，周主當興，吾何敢逆天哉！況姜子牙有將相之才，仁德數布於天下，諸侯無不響應。我老師曾吩咐我下山助姜師叔東進五關，吾何敢有背師言，此事斷難從命。」申公豹暗想：「此言犯不動他，也罷，再犯他一場，看他如何。」申公豹又曰：「殷殿下，你言姜尚有德，他的德在那裏？」殷郊曰：「姜子牙為人公平正直，禮賢下士，仁義慈祥，乃良心君子，道德丈夫，天下服從，何得小視他。」申公豹曰：「殿下有所不知。吾聞有德不滅人之彝倫，不戕人之天性，不妄殺無辜，不矜功自伐。殿下之父親固得罪於天下，可與為讎；殿下之胞弟殷洪，聞說他也下山助周，豈意他欲邀己功，竟將殿下親弟用太極圖化成飛灰，此還是有德之人做的事，無德之人做的事？今殿下忘手足而事讎敵，吾為殿下不取也。」　　　殷郊聞言大驚曰：「老師，此事可真？」道人曰：「天下盡知，難道吾有誑語。實對你說，如今張山現在西岐住劄人馬，你只問他。如果殷洪無此事，你再進西岐不遲；如有此事，你當為弟報讎。我今與你再請一高人，來助你一臂之力。」申公豹跨虎而去。殷郊甚是疑惑，只得把人馬催動，逕往西岐。殷郊一路上沉吟思想：「吾弟與天下無

讎，如何將他如此處治，必無此事。若是姜子牙將吾弟果然如此，我與姜尚誓不兩立，必定為弟報讎，再圖別議。」　　人馬在路，非止一日，來至西岐，果然有一支人馬打商湯旗號在此住劄。殷郊令溫良前去營裏去問：「果是張山否？」話說張山自羽翼仙當晚去後，兩日不見回來；差人打聽，不得實信。正納悶間，忽軍政官來報：「營外有一大將，口稱『請元帥接千歲大駕』，不知何故？請元帥定奪。」張山聞報，不知其故，沉思：「殿下久已失亡，此處是那裏來的？」忙傳令：「令來！」軍政官出營對來將曰：「元帥令將軍相見。」溫良進營來見張山，打躬。張山問曰：「將軍自何處而來？有何見諭？」溫良答曰：「吾奉殷郊千歲令旨，令將軍相見。」張山對李錦曰：「殿下久已失亡，如何此處反有殿下？」李錦在傍曰：「只恐是真。元戎可往相見，看其真偽，再做區處。」張山從其言，同李錦出營，來至軍前。溫良先進營回話，對殷郊曰：「張山到了。」殷郊曰：「令來。」張山進營，見殷郊三首六臂，像貌凶惡，左右立溫良、馬善，都是三隻眼。張山問曰：「啟殿下！是成湯那枝宗派？」殷郊曰：「吾乃當今長殿下殷郊是也。」因將前事訴說一番，張山聞言，不覺大悅，忙行禮，口稱：「千歲。」殷郊曰：「你可知道二殿下殷洪的事？」張山答曰：「二千歲因伐西岐，被姜尚用太極圖化作飛灰多日矣。」殷郊聽罷，大叫一聲，昏倒在地。眾人扶起。放聲大哭曰：「兄弟果死於惡人之手！」躍身而起，將令箭一枝折為兩段，曰：「若不殺姜尚，誓與此箭相同！」　　次日，殷郊親自出馬，坐名只要姜尚出來。報馬報入城中，進相府報曰：「城外有殷郊殿下請丞相答話。」子牙傳令：「軍士排隊伍出城。」砲聲響處，西岐門開，一對對英雄似虎，一雙雙戰馬如飛，左右列各洞門人。子牙見對營門一人，三首六臂，青面獠牙；左右二騎乃溫良、馬善，各持兵器。哪吒暗笑：「三人九隻眼，多了個半人！」殷郊走馬至軍前，叫：「姜尚出來見我！」子牙向前曰：「來者何人？」殷郊大喝曰：「吾乃長殿下殷郊是也！你將吾弟殷洪用太極圖化作飛灰，此恨如何消歇？」子牙不知其中緣故，應聲曰：「彼自取死，與我何干。」殷郊聽罷，大叫一聲，幾乎氣絕，大怒曰：「好匹夫！尚說與你無干！」縱馬搖戟來取。傍有哪吒登開風火輪，將火尖鎗直取殷郊。輪馬相交，未及數合，被殷郊一番天印把哪吒打下風火輪來。黃天化見哪吒失機，催開了玉麒麟，使兩柄銀鎚，敵住了殷郊。子牙左右救回哪吒。黃天化不知殷郊有落魂鐘。殷郊搖動了鐘；黃天化坐不住鞍轎，跌將下來。張山走馬將黃天化拿了。及至上了繩索，黃天化方知被捉。黃飛虎見子被擒，催開五色神牛來戰。殷郊也不答話，鎗戟併舉；又戰數合，搖動落魂鐘，黃飛虎也撞下神牛，早被馬善、溫良捉去。楊戩在傍見殷郊祭番天印、搖落魂鐘，恐傷了子牙，不當穩便，忙鳴金收回隊伍。　　子牙忙令

軍士進城，坐在殿上納悶。楊戩上殿奏曰：「師叔，如今又是一場古怪事出來！」子牙曰：「有甚古怪？」楊戩曰：「弟子看殷郊打哪吒的是番天印；此寶乃廣成子師伯的，如何反把於殷郊？」子牙曰：「難道廣成子使他來伐我？」楊戩曰：「殷洪之故事，師叔獨忘之乎？」子牙方悟。　　且說殷郊將黃家父子拿至中軍。黃飛虎細觀不是殷郊。殷郊問曰：「你是何人？」黃飛虎曰：「吾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殷郊曰：「西岐也有武成王黃飛虎？」張山在傍坐，欠身答曰：「此就是天子殿前黃飛虎；他反了五關，投歸周武，為此叛逆，惹下刀兵；今已被擒，正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是彼自取死耳。」殷郊聞言，忙下帳來，親解其索，口稱：「恩人，昔日若非將軍，焉能保其今日。」忙問飛虎曰：「此人是誰？」黃飛虎答曰：「此吾長子黃天化。」殷郊急傳令也放了；因對飛虎曰：「昔日將軍救吾兄弟二人；今日我放你父子，以報前德。」黃飛虎感謝畢，因問曰：「千歲當時風刮去，卻在何處？」殷郊不肯說出根本，恐泄了機密，乃朦朧應曰：「當日乃海島仙家救我，在山學業；今特下山，來報吾弟之仇。今日吾已報過將軍大德，倘後見戰，幸為迴避。如再被擒，必正國法。」黃家父子告辭出營，至城下叫門。把門軍官見是黃家父子，忙開城門放入。父子進相府來見子牙，盡言其事。子牙大喜。次日，探馬來報：「有將請戰。」子牙問：「誰人去走一遭？」傍有鄧九公願往。子牙許之。鄧九公領令出府，上馬提刀，開放城門；見一將白馬長鎗，穿淡黃袍。怎見得：　　　　戴一頂扇雲冠，光芒四射；黃花袍，紫氣盤旋；銀葉甲，輝煌燦爛；三股絛，身後交加；白龍馬追風趕日；杵臼鎗大蟒頑蛇。修行在仙山洞府，成道行有正無邪。

話說鄧九公大呼曰：「來者何人？」馬善曰：「吾乃大將馬善是也。」鄧九公也不通名姓，縱馬舞刀，飛來直取。馬善鎗劈面相迎。兩馬往還，戰有十二三回合，鄧九公刀法如神，馬善敵不住，被鄧九公閃一刀逼開了馬善的鎗，抓住腰間絛袍，拎過鞍韉，往下一摔，生擒進城，至相府來見子牙。子牙問曰：「將軍勝負如何？」九公曰：「擒了一將，名喚馬善；令在府前，候丞相將令。」子牙命：「推來。」少時，將馬善推至殿前。那人全不畏懼，立而不跪。子牙曰：「既已被擒，何不屈膝？」馬善大笑，罵曰：「老匹夫！你乃叛國逆賊。吾既被擒，要殺就殺，何必多言！」子牙大怒，令：「推出府斬訖報來！」南宮适為監斬官，推至府前，只見行刑箭出，南宮适手起一刀，猶如削菜一般。正是：

　　鋼刀隨過隨時長，如同切水一般同。

子牙隨帶韋護、哪吒，調三千人馬，離了汜水關，一路上滾滾征塵，重重殺氣。非止一日，來到佳夢關安營，不見洪錦的行營。子牙陞帳坐下。半晌，洪錦打聽子牙兵來，夫妻方移營至轅門聽令。子牙把洪錦令入中軍。夫妻上帳請罪，備言失機折軍之事。子牙曰：「身為大將，受命遠征，須當見機而作，如何造次進兵，致有此一場大敗！」洪錦啟曰：「起先俱得全功，不意一道姑名曰火靈聖母，有一塊金霞，方圓有十餘丈罩住他；末將看他不見，他反看得見我。又有三千火龍兵，似一座火焰山一擁而來，勢不可當；軍士見者先走，故此失機。」子牙聽罷，心下甚是疑惑：「此又是左道之術。」正思量破敵之計。

且說火靈聖母在關內連日打探洪錦不見抵關。只見這一日報馬報入城來，報：「姜子牙親提兵至此。」火靈聖母曰：「今日姜尚自來，也不負我下山一場。我必親會他，方纔甘心。」別了胡升，忙上金眼駝，暗帶火龍兵出關，至大營前，坐名要子牙答話。報馬報入中軍：「稟元帥：火靈聖母坐名請元帥答話。」子牙便帶了眾將佐，點砲出營。火靈聖母大呼曰：「來者可是姜子牙麼？」子牙答曰：「道友，不才便是。道友，你既在道門，便知天命。今紂惡貫盈，天下共怒，天下諸侯，大會孟津，觀政於商，你何得助紂為虐，逆天行事，獨不思得罪於天耶！況吾非一己之私，奉玉虛符命，以恭行天之罰，道友又何必逆天強為之哉。不若聽吾之言，倒戈納降，吾亦體上天好生之仁，決不肯糜爛其民也。」火靈聖母笑曰：「你不過仗那一番惑世誣民之談，愚昧下民。料你不過一釣叟，貪功網利，鼓弄愚民，以為己功，怎敢言應天順人之舉。且你有多大道行，自恃其能哉！」催開金眼駝，仗劍來取。子牙手中劍火速忙迎。左有哪吒，登開風火輪，使開火尖鎗，劈胸就刺；韋護持降魔杵，掉步飛騰；三人戰住聖母。正是：

大蟒逞威噴紫霧，蛟龍奮勇吐光輝。

火靈聖母那裏經得起三人惡戰，鎗杵環攻，抽身回走，用劍挑開淡黃袱，金霞冠放出金光，約有十餘丈遠近。子牙看不見火靈聖母，聖母提劍把子牙前胸一劍。子牙又無鎧甲抵擋，竟砍開皮肉，血濺衣襟，撥轉四不相望西逃走。火靈聖母大呼曰：「姜子牙！今番難逃此厄也！」三千火龍兵一齊在火光中吶喊。只見大轅門金蛇亂攪，圍子內個個遭殃，火焰沖於霄漢，赤光燒盡旌旗；一會家副將不能顧主將。正是：刀砍屍體滿地，火燒人臭難聞。

且言火靈聖母趕子牙，又趕至無躲無閃之處，前走的一似猛弩離弦；後趕的好似飛雲掣電。子牙一來年紀高大，劍傷又疼，被火靈聖母把金眼駝趕到至緊至急之處，不得相離。子牙正在危迫之間，又被火靈聖母取出一個混元鎚望子牙背上打來，正中子牙後心，翻觔斗，跌下四不相去了。火靈聖母下了金眼駝，來取子牙首級。只聽得一人作歌而來：

「一徑松竹籬扉，兩葉煙霞窗戶。三卷『黃庭』，四季花開處。新詩信手書，丹爐自己扶。垂綸菱浦，散步溪山處。坐向蒲團調動離龍

虎。功夫，披塵遠世途，狂呼，嘯傲兔和烏。」

話說火靈聖母方去取子牙首級，只見廣成子作歌而至。火靈聖母認得是廣成子，大呼曰：「廣成子！你不該來！」廣成子曰：「吾奉玉虛符命，在此等你多時矣！」火靈聖母大怒，仗劍砍來。這一個輕移道步，那一個急轉麻鞋，劍來劍架，劍鋒斜刺一團花，劍去劍迎，腦後千團寒霧滾。火靈聖母把金霞冠現出金光來；他不知廣成子內穿著掃霞衣，將金霞冠的金光一掃全無。火靈聖母大怒曰：「敢破吾法寶，怎肯干休！」氣嘑嘑的仗劍來砍，惡恨恨的火焰飛騰，便來戰廣成子。廣成子是犯戒之仙，他如今還存甚麼念頭？忙取番天印祭在空中。正是：

聖母若逢番天印，道行千年付水流。

話說廣成子將番天印祭起在空中，落將下來，火靈聖母那裏躲得及，正中頂門，可憐打的腦漿迸出，一一靈也往封神臺去了。廣成子收了番天印，將火靈聖母的金霞冠也收了，忙下山頭，澗中取了水，葫蘆中取了丹藥，扶起子牙，把頭放在膝上，把丹藥灌入子牙口中，下了十二重樓。有一個時辰，子牙睜開二目，見廣成子，子牙曰：「若非道兄相救，姜尚必無再生之理。」廣成子曰：「吾奉師命，在此等候多時。你該有此厄。」把子牙扶上四不相，廣成子曰：「子牙前途保重！」子牙深謝廣成子：「難為道兄救吾殘喘，銘刻難忘！」廣成子曰：「我如今去碧遊宮繳金霞冠去。」

子牙別了廣成子，回佳夢關來。正行之際，忽然一陣風來，甚是利害，只見摧林拔樹，攪海翻江。子牙曰：「好怪！此風如同虎至一般！」話未了時，果然見申公豹跨虎而來。子牙曰：「狹路相逢這惡人，如何是好！也罷，我躲了他罷。」子牙把四不相一兜，欲隱於茂林之中，不意申公豹先看見了子牙，申公豹大呼曰：「姜子牙！你不必躲，我已看見你了！」子牙只得強打精神，上前稽首，子牙曰：「賢弟那裏來？」申公豹笑曰：「特來會你。姜子牙，你今日也還同南極仙翁在一處不好，如今一般也有單自一個撞著我！料你今日不能脫吾之手！」子牙曰：「兄弟，我與你無仇，你何事這等惱我？」申公豹曰：「你不記得在崑崙，你倚南極仙翁之勢，全無好眼相看。先叫你，你只是不保；後又同南極仙翁辱我，又叫白鶴童兒銜我的頭去，指望害我。這是殺人冤仇，還說沒有！你今日金臺拜將，要伐罪弔民，只怕你不能兵進五關，先當死於此地也！」把寶劍照子牙砍來。子牙手中劍架住，曰：「兄弟，你真乃薄惡之人。我與你同一師尊門下，扺足四十年，何無一點情意！及至我上崑崙，你將幻術愚我，那時南極仙翁叫白鶴童兒難你，是我再三解釋，你倒不思量報本，反以為仇，你真是無情無義之人也。」申公豹大怒：「你二人商議害我，今又巧語花言，希圖饒你。……」說未了，又是一劍。子牙大怒：「申公豹！吾讓你，非是怕你，恐後人言我姜子牙不存仁義，也與你一般。你如何欺我太甚！」將手中劍來戰申公豹。大抵子牙傷痕纔愈，如何敵得過申公豹。只見子牙前心牽扯，後心疼痛，撥轉四不相，望東就走。申公豹虎踏風雲，趕來甚緊。正是子牙：

方纔脫卻天羅難，又撞冤家地網來。

話說申公豹趕上子牙，打一開天珠來，正中子牙後心。子牙坐不住四不相，滾下鞍轎。申公豹方下虎來欲害子牙，不防山坡下坐著夾龍山飛龍洞懼留孫道人，一他也是奉玉虛之命在此等侯申公豹的，一乃大呼曰：「申公豹少得無禮！我在此！我在此！」連叫兩聲。申公豹回頭看見懼留孫，吃了一驚。他知道懼留孫利害，自思：「不好！」便欲抽身上虎而走。懼留孫笑曰：「不要走！」手中急祭綑仙繩，將申公豹綑了。懼留孫吩咐黃巾力士曰：「與我拿至麒麟崖去，等吾來發落。」黃巾力士領法旨去訖。

且說懼留孫下山，挽扶子牙，靠石倚松，少坐片時；又取粒丹藥服之，方纔復舊。子牙曰：「多感道兄救我！傷痕未好，又打了一珠，也是吾七死三災之厄耳。」子牙辭了懼留孫，上了四不相，回佳夢關。不表。

且說懼留孫縱金光法往玉虛宮來，行至麒麟崖，見黃巾力士等候。懼留孫行至宮門前，少時，見一對提旛，一對提爐，兩行羽扇分開。怎見得元始天尊出玉虛宮光景，有詩為證：

鴻蒙初判有聲名，煉得先天聚五行。頂上三花朝北闕，胸中五氣透南溟。群仙隊裏稱元始，玄妙門庭話未生。漫道香花隨輦轂，滄桑萬劫壽同庚。

話說懼留孫見掌教師尊出玉虛宮來，俯伏道傍，口稱：「老師萬壽！」元始天尊曰：「好了！你們也撥開雲霧，不久返本還元。」懼留孫曰：「奉老師法旨，將申公豹拿至麒麟崖，聽候發落。」元始聽說，來至麒麟崖，見申公豹捉在那裏。元始曰：「業障！姜尚與你何仇，你邀三山五岳人去伐西岐？今日天數皆完，你還在中途害他，若不是我預為之計，幾乎被你害了。如今封神一切事體要他與我代理，應合佐周；你如今只要害他，使武王不能前進。」命黃巾力士：「揭起麒麟崖，將這業障壓在此間，待姜尚封過神再放他！」一看官：元始天尊豈不知道要此人收聚「封神榜」上三百六十五位正神，故假此難他，恐他又起波瀾耳。黃巾力士來拿申公豹要壓在崖下。申公豹口稱：「冤枉！」元始曰：「你明明的要害姜尚，何言冤枉？也罷，我如今把你壓了，你說我偏向姜尚；你如再阻姜尚，你發一個誓來。」申公豹發一個誓願，只當口頭言語，不知出口有願。公豹曰：「弟子如再要使仙家阻當姜尚，弟子將身子塞了北海眼！」元始曰：「是了。放他去罷。」申公豹脫了此厄而去，懼留孫也拜辭去了。

且說廣成子打死了火靈聖母，逕往碧遊宮來。這個原是截教教主所居之地。廣成子來至宮前。好所在！怎見得，有賦為證：

煙霞凝瑞靄，日月吐祥光。老柏青青與山嵐，似秋水長天一色；野卉緋緋回朝霞，如碧桃丹杏齊芳。彩色盤旋。盡是道德光華飛紫霧；香煙縹緲，皆從先天無極吐清芬。仙桃仙果，顆顆恍若金丹；綠楊綠柳，條條渾如玉線。時聞黃鶴鳴皋，每見青鸞翔舞。紅塵絕跡，無非是仙子仙童來往；玉戶常關，不許那凡夫俗女閑窺。正是：無上至尊行樂地，其中妙

境少人知。

　　話說廣成子來至碧遊宮外，站立多時。裏邊開講「道德玉文」。少時，有一童子出來。廣成子曰：「那童子，煩你通報一聲，宮外有廣成子求見老爺。」童兒進宮，至九龍沉香輦下稟曰：「啟老爺：外有廣成子至宮外，不敢擅入，請法旨定奪。」通天教主曰：「著他進來。」廣成子至裏邊，倒身下拜：「弟子願師叔萬壽無疆！」通天教主曰：「廣成子，你今日至此，有何事見我？」廣成子將金霞冠奉上：「弟子啟師叔：今有姜尚東征，兵至佳夢關，此是武王應天順人，弔民伐罪，紂惡貫盈，理當剿滅。不意師叔教下門人火靈聖母仗此金霞冠，前來阻逆大兵，擅行殺害生靈，糜爛士卒：頭一陣劍傷洪錦併龍吉公主；第二陣又傷姜尚，幾乎喪命。弟子奉師尊之命，下山再三勸慰。彼仍恃寶行兇，欲傷弟子。弟子不得已，用了番天印，不意打中頂門，以絕生命。弟子特將金霞冠繳上碧遊宮，請師叔法旨。」通天教主曰：「吾三教共議封神，其中有忠臣義士上榜者；有不成仙道而成神道者；各有深淺厚薄，彼此緣分，故神有尊卑，死有先後。吾教下也有許多。此是天數，非同小可，況有彌封，只至死後方知端的。廣成子，你與姜尚說，他有打神鞭，如有我教下門人阻他者，任憑他打。前日我有諭貼在宮外，諸弟子各宜緊守，他若不聽教訓的，是自取咎，與姜尚無干。廣成子去罷！」廣成子出了碧遊宮，正行，只見諸大弟子在傍聽見掌教師尊吩咐「凡吾教下弟子不遵訓誨，任憑他打」，眾弟子心下甚是不服，俱在宮外等他。傍邊有最不忿的是金靈聖母、當時聖母，對眾言曰：「火靈聖母是多寶道人門下，廣成子打死了他，就是打我等一樣。他還來繳金霞冠，明明是欺皺吾教！我等師尊又不察其事，反吩咐任他打，是明明欺吾等無人物也！」此時惱了龜靈聖母，大呼曰：「豈有此理！他打死火靈聖母，還來繳金霞冠！待吾去拿了廣成子，以洩吾等之恨！」龜靈聖母仗劍砍來，大呼：「廣成子不要走！我來了！」廣成子站住，見他來的勢局不同，廣成子陪笑迎來，問曰：「道兄有何吩咐？」龜靈聖母曰：「你把吾教門人打死，還到此處來賣精神，分明是欺皺吾教，顯你等豪強，情殊可恨！不要走！我與火靈聖母報仇！」仗劍砍來。廣成子將手中劍架住，言曰：「道友差矣！你的師尊共立『封神榜』，豈是我等欺他，是他自取。也是天數該然，與我何咎！道友言替他報仇，真是不諳事體！」龜靈聖母大怒曰：「還敢以言語支吾！」不由分說，又是一劍。廣成子正色言曰：「我以禮諭你，你還是如此，終不然我怕你不成？縱是我師長，也只好讓你兩劍。」龜靈聖母又是一劍。廣成子大怒，面皮通紅，仗寶劍相還。兩家未及數合，廣成子祭番天印打來。龜靈聖母見此印打下來，招架不住，忙現原身，乃是個大烏龜。━昔蒼頡造字而有龜文羽翼之形，就是那時節得道的；修成人形，原是一個母烏龜，故此稱為「聖母」。━彼時金靈聖母、多寶道人見龜靈聖母現了原身，各人面上俱覺慚愧之極，甚是追悔。只見虯首仙、烏雲仙、金光仙、金牙仙大呼：「廣成子，你欺吾教，不是這等！」數人發怒，一齊仗劍趕來。廣成子自思：吾在他家裏，身入重地；自古道『單絲不成線』，反為不美。」廣成

子又見他們重重圍來：「不若還奔碧遊宮，見他師尊，自然解釋。乃不等通報，逕自投臺下來。通天教主曰：「廣成子，你又來有甚話說？」廣成子跪而啟曰：「師叔吩咐，弟子領命下山。不知師叔門人龜靈聖母同許多門人來為火靈聖母復仇。弟子無門可入，特來見師叔金容，求為開釋！」通天教主命水火童兒：「把龜靈聖母叫來！」少時，龜靈聖母至法臺下行禮，口稱：「弟子在。」通天教主曰：「你為何去趕廣成子？」龜靈聖母曰：「廣成子將吾教下門人打死，反上宮來獻金霞冠，分明是欺皪吾教！」通天教主曰：「吾為掌教之主，反不如你等？此是你不守諭言，自取其禍，大抵俱是天數，我豈不知？廣成子把金霞冠繳來，正是遵吾法旨，不敢擅用吾寶。爾等仍是狼心野性，不守我清規，大是可惡！將龜靈聖母革出宮外，不許入宮聽講！」遂將龜靈聖母革出。兩傍惱了許多弟子，私相怨曰：「今為廣成子，反把自家門弟子輕辱，師尊如何這樣偏心？」大家俱是不忿，盡出門來。只見通天教主吩咐廣成子：「你快去罷！」廣成子拜謝了教主，方纔出了碧遊宮，只見後面一起截教門人趕來，只叫：「拿住了廣成子以洩吾眾人之恨！」廣成子聽得著慌：「這一番來得不善！欲逕往前行，不好；欲與他抵敵，寡不敵眾；不若還進碧遊宮，纔免得此厄。」看官：廣成子你原不該來！這正應了「三謁碧遊宮」。正是：

沿潭撤下釣和線，從今鉤出是非來。

話說廣成子這一番慌慌張張跑至碧遊宮臺下，來見通天教主，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青龍關飛虎折兵

詩曰：

流水滔滔日夜磨，不知烏兔若奔梭。纔看苦海成平陸，又見蒼桑化碧波。熊虎將軍餐白刃，英雄俊傑飲干戈。遲蚤只因天數定，空教血淚滴婆娑。

話說廣成子三進碧遊宮，又來見通天教主，雙膝跪下。教主問曰：「廣成子，你為何又進我宮來？全無規矩，任你胡行！」廣成子曰：「蒙師叔吩咐，弟子去了；其如眾門人不放弟子去，只要與弟子併力。弟子之來，無非敬上之道；若是如此，弟子是求榮反辱。望老師慈悲發付弟子，也不壞師叔昔日三教共立『封神榜』的體面。」通天教主聽說，怒曰：「水火童子快把這些無知畜生喚進宮來！」只見水火童子領法旨出宮來，見眾門人，曰：「列位師兄，老爺發怒，喚你等進去。」眾門人聽師尊呼喚，大家沒意思，只得進宮來見。通天教主喝曰：「你這些不守規矩的畜生！如何師命不遵，恃強生事？這是何說！廣成子是我三教法旨扶助周武，這是應運而興。他等逆天行事，理當如此。你等如何還是這等胡為？情實可恨！」直罵得眾人們面面相覷，低頭不語。通天教主吩咐廣成子曰：「你只奉命而行，不要與這些人計較。你好生去罷！」廣成子謝過恩，出了宮，逕回九仙山去了。後有詩歎曰：

廣成奉旨涉先天，只為金霞冠欲還.不是天心原有意，界牌關下有「誅

仙」。話說通天教主曰：「姜尚乃是奉吾三教法旨，扶佐應運帝王。這三教中都有在『封神榜』上的。廣成子也是犯教之仙。他就打死火靈聖母，非是他來尋事做；這是你去尋他。總是天意。爾等何苦與他做對？連我的訓諭不依，成何體面！」眾門人未及開言，只見多寶道人跪下稟曰：「老師聖諭，怎敢不依？只是廣成子太欺吾教，妄自尊大他的玉虛教法，辱詈我等不堪，老師那裏知道？到把他一面虛詞當做真話，被他欺誑過了。」通天教主曰：「『紅花白藕青荷葉，三教原來總一般。』他豈不知，怎敢亂話欺弄。你等切不可自分彼此，致生事端。」多寶道人曰：「老師在上：弟子原不敢說，只今老師不知詳細，事已至此，不得不以直告。他罵吾教是左道傍門，『不分披毛帶角之人，濕生卵化之輩，皆可同群共處。』他視我為無物，獨稱他玉虛道法為『無上至尊』，所以弟子等不服也。」通天教主曰：「我看廣成子亦是真實君子，斷無是言。你們不要錯聽了。」多寶道人曰：「弟子怎敢欺誑老師！」眾門人齊曰：「實有此語。這都可以面質。」通天教主笑曰：「我與羽毛相並，他師父卻是何人？我成羽毛，他師父也是羽毛之類。這畜生這等輕薄！」吩咐金靈聖母：「往後邊取那四口寶劍來。」少時，金靈聖母取一包袱，內有四口寶劍，放在案上。教主曰：「多寶道人過來，聽我吩咐：他既笑我教不如，你可將此四口寶劍去界牌關擺一誅仙陣，看闡教門下那一個門人敢進吾陣！如有事時，我自來與他講。」多寶道人請問老師：「此劍有何妙用？」通天教主曰：「此劍有四名：一曰『誅仙劍』，二曰『戮仙劍』，三曰『陷仙劍』，四曰『絕仙劍』。此劍倒懸門上，發雷震動，劍光一愰，任從他是萬劫神仙，也難逃此難。昔曾有讚，讚此寶劍，讚曰：

　　非銅非鐵又非鋼，曾在須彌山下藏。不用陰陽顛倒煉，豈無水火淬鋒芒？「誅仙」利：「戮仙」亡：「陷仙」到處起紅光：「絕仙」變化無窮妙，大羅神仙血染裳。

　　話說通天教主將此劍付與多寶道人，又與一誅仙陣圖，言曰：「你往界牌關去，阻住周兵，看他怎樣對你。」多寶道人離了高山，逕往界牌關去。不表。

　　且說子牙自從遇申公豹得脫回佳夢關來。周營內差人四下裏打探子牙消息。只見哪吒登風火輪，四下找尋。子牙正策四不相前行，恰好遇著韋護。韋護大喜，上前安慰子牙曰：「自火龍兵衝散人馬，急切難以收聚；不意火靈聖母趕師叔去。那些兵原是左道邪術，見沒有主將作法驅逐，一時火光滅了，並無有一些手段。被我等收回兵，復一陣殺的他乾淨。只是不見師叔。如今哪吒等四路去打探，不期弟子在此得遇尊顏，我等不勝幸甚！」有探事官飛奔中軍，來報於洪錦。洪錦遠迎。子牙進轅門，眾將懽喜。收點人馬，計算又折了四五千軍卒。子牙把火靈聖母、申公豹的事對眾軍將細說一遍。眾人賀喜。子牙吩咐整頓人馬，離佳夢關五十里。住了三日，子牙方整點士卒，一聲砲響，復至關下安營。

　　且說胡升在關內不知火靈聖母吉凶，又聽得報馬來報，子牙兵復至關下，胡升大驚：「姜尚兵又復至，火靈聖母休矣！」急與佐貳官商議：

「前日已是降周，平空而來火靈聖母攪擾這場，使吾更變一番，雖然勝了姜子牙二陣，成得甚事！如今怎好相見？」傍有佐貳官王信曰：「如今元帥把罪名做在火靈聖母身上，彼自不罪元帥也。這也無妨。」胡升曰：「此言也有理。」就差王信具納降文書，前往周營來見子牙。有軍政官報入中軍：「啟元帥：關內差官下文書，請令定奪。」子牙傳令：「令來。」王信來至中軍，呈上文書。子牙展於案上觀看，書曰：

「納降守關主將胡升暨大小將佐等，頓首上書於西周大元帥麾下：不職升謬承司閫，鎮守邊關，謹慎小心，希圖少盡臣節以報主知；孰意皇天不眷，降災於殷，天愁人叛，致動天下諸侯觀政於商。日者元帥率兵抵關，升弟胡雷與火靈聖母不知天命，致逆王師，自罹於禍，悔亦無及。升罪固宜罔赦，但元帥汪洋之度，好生之人，無不覆載。今特遣裨將王信薰沐上書，乞元帥下鑒愚悃，容其納降，以救此一方民，真時雨之師，萬姓頂祝矣。胡升再頓首謹啟。」子牙看書畢，問王信曰：「你主將既已納款，吾亦不究往事。明日即行獻關，毋得再有推阻。」洪錦在傍言曰：「胡升反覆不定，元帥不可輕信，恐其中有詐。」子牙曰：「前日乃是他兄弟違傲，與火靈聖母自恃左道之術故耳。以我觀，胡升乃是真心納降也。公無多言。」隨令王信：「回覆主將，明日進關。」王信領令，進關來見胡升，將子牙言語盡說一遍。胡升大喜，隨命關上軍士立起周家旗號。次日，胡升同大小將領率百姓出關，手執降旗，焚香結彩，迎子牙大勢人馬進關。來至帥府堂上坐下，眾將官侍立兩傍。只見胡升來至堂前行禮畢，稟曰：「末將胡升一向有意歸周，奈吾弟不識天時，以遭誅戮。末將先曾具納降文表與洪將軍，不意火靈聖母要阻天兵，末將再三阻擋不住，致有得罪於元帥麾下，望元帥恕末將之罪。」子牙曰：「聽你之言，真是反覆不定；頭一次納降，非你本心。你見你關內無將，故爾偷生。及見火靈聖母來至，汝便欺心，又思故主。總是暮四朝三之小人，豈是一言以定之君子。此事雖是火靈聖母主意，也要你自己肯為，我也難以准信。留你久後必定為禍。」命左右：「推出斬之！」胡升無言抵塞，追悔無及。左右將胡升綁出帥府。少時，見左右將首級來獻。子牙命拿出關前號令。子牙平定了佳夢關，令祁公鎮守。子牙把戶口查明，即日回兵至汜水關。李靖領眾將轅門迎接。子牙至後營見武王，將取佳夢關一事奏知武王。武王置酒在中軍與子牙賀功。不表。

且說黃飛虎領十萬雄師往青龍關來，一路浩浩軍威，紛紛殺氣。一日哨馬報入中軍：「啟總兵：人馬已至青龍關，請令安營。」黃總兵傳令：「安下行營。」放砲吶喊。話說這青龍關鎮守大將乃是丘引，副將是馬方、高貴、余成、孫寶等。聞周兵來至，丘引忙陞廳坐下，與眾將議曰：「今日周兵無故犯界，甚是狂悖，吾等正當效力之時，各宜盡心報國。」眾將官齊曰：「願效死力。」人人俱摩拳擦掌，個個勇往直前。

且說黃總兵陞帳曰：「今日已抵關隘，誰去見頭一陣立功？」鄧九公曰：「願往。」飛虎曰：「將軍一往，必建奇功。」鄧九公上馬出營，至關下搦戰。哨探馬報入帥府。丘引急令馬方：「去見頭陣，便知端的。」

馬方上馬提刀，開放關門，兩杆旗開，見鄧九公紅袍金甲，一騎馬飛臨陣前。馬方大呼曰：「反賊慢來！」九公曰：「馬方，你好不知天時！方今兵連禍結，眼見成湯亡於旦夕，爾尚敢來出關會戰也！」馬方大罵：「逆天潑賊，欺心匹夫，敢出妄言，惑吾清聽！」縱馬搖鎗飛來直取。鄧九公手中刀急架忙迎。二馬盤旋，大戰有三十回合。九公乃久經戰場上將，馬方那裏是他的對手，正戰間，被九公賣個破綻，大喝一聲，將馬方劈於馬下。鄧九公找了首級，掌得勝鼓回營，來見黃飛虎，將馬方首級獻上。黃總兵大喜，上九公首功，具酒相慶。

且說敗兵報進關來：「稟元帥：馬方失機，被鄧九公梟了首級，號令周營。」丘引聽報，只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煙。次日，親自提兵出關。黃飛虎正議取關一事，見哨馬報入中軍：「青龍關大隊擺開，請總兵答話。」黃飛虎傳令：「也把大隊人馬擺出。」砲聲響處，大紅旗展，好雄威人馬出來！正是：

人似歡彪攛闊澗，馬如大海老龍騰。

話說丘引見黃飛虎，左右分開大小將官，一馬當先，大叫：「黃飛虎負國忘恩，無父無君之賊！你反了五關，殺害朝廷命官，劫紂王府庫，助姬發為惡，今日反來侵擾天子關隘，你真是惡貫滿盈，必受天誅！」黃飛虎笑曰：「今天下會兵，紂王亡在旦夕，你等皆無死所！馬前一卒，有多大本領，敢逆天兵耶！」飛虎回顧左右：「那一員戰將與吾拏了丘引？」後有黃天祥應曰：「待我來擒此賊。」天祥年方十七歲，真所謂「初生之犢不懼虎」，催開戰馬，搖手中鎗衝殺過來。這壁廂有高貴搖斧接住。兩馬相交，鎗斧並舉。黃天祥也是「封神榜」上之人，力大無窮。來來往往，未及十五合，一鎗刺中高貴心窩，翻鞍下馬。丘引大呼一聲：「氣死吾也！不要走，吾來也！」丘引銀盔素鎧，白馬長鎗，飛來直取天祥。黃天祥見丘引自至，心下暗喜：「此功該吾成也！搖手中鎗劈面相還。好殺！怎見得，正是：

棋逢敵手難藏興，將遇良才好奏功。

黃天祥使發了這條鎗，如風馳雨驟，勢不可當。丘引自覺不能勝。天祥今會頭陣，如此英勇，鎗法更神。有讚為證，讚曰：　　　　乾坤真個少，蓋世果然稀。老君爐裏煉，曾敲十萬八千鎚。磨塌太行山頂石，湛乾黃河九曲溪。上陣不沾塵世界，回來一陣血腥飛。　　　話說黃天祥使開鎗，把丘引殺得只有招架之功，更無還兵之力。傍有丘引副將孫寶、余成兩騎馬，兩口刀，殺奔前來助戰。鄧九公見二將前來協助，鄧九公奮勇走馬，刀劈了余成，翻鞍落馬。孫寶大怒，罵曰：「好匹夫！焉敢傷吾大將！」轉回來力敵九公。話說丘引被黃天祥戰住，不得閑空，縱有左道之術，不能使出來；又見鄧九公走馬刀劈了余成，心下急躁。黃天祥賣了個破綻，一鎗正中丘引左腿。丘引大呼一聲，撥轉馬就走。黃天祥掛下鎗，取弓箭在手，拽開弓弦，往後心射來，正中丘引肩窩。孫寶見主將敗走，心下著忙，又被鄧九公一刀把孫寶揮於馬

下，梟了首級。黃飛虎掌鼓進營。正是：　　　　只知得勝回營去，那曉兒男大難來。　　　話說丘引敗進高關，不覺大怒：「四員副將盡被兩陣殺絕，自己又被這黃天祥鎗刺左腿，箭射肩窩，候明日出陣，拿住此賊，碎屍萬段，以泄此恨！」—看官：丘引乃曲鱔得道，修成人體，也善左道之術。此人自用丹藥敷搽，即時痊癒。到三日後，上馬提鎗，至周營前，只叫：「黃天祥來見我！」哨馬報入中軍，黃天祥又出來會戰。丘引見了仇人，不答話，搖鎗直取天祥。黃天祥手中鎗急架忙迎。二馬交鋒，來往戰有三十回合。黃天祥見丘引頂上銀盔露出髮來，暗想：「此賊定有法術，恐遭毒害。」天祥心生一計，把鎗丟了一空。丘引要報前日之仇，乘空一鎗刺來，刺了個空，跌在黃天祥懷裏來。黃天祥掣出銀裝鐧來—好鐧！怎見得，有贊為證，讚曰：　　　　寶攢玉靶，金葉廂成，綠絨繩穿就護手，熟銅抹就光輝。打大將翻鞍落馬，衝行營鬼哭神悲。斗斷三環劍，磕折丈八鎗。寒凜凜，有甚三冬雪；冷溲溲，賽過九秋霜。話說丘引被黃天祥一鐧，正中前面護心鏡上，打得丘引口噴鮮血，幾乎落下鞍轎，敗進關內，閉門不出。黃天祥得勝回營，來見父親，說丘引閉門不出。黃飛虎與鄧九公共議取關之策。不表。　　　且說丘引被這一鐧，打得吐血不止，忙取丹藥，一時不能痊癒；切齒深恨黃天祥於骨髓，在關內保養傷痕。次日，周兵攻打青龍關，丘引鐧傷未癒，上城來親自巡視，千方百計防設守關之法。大抵此關乃朝歌保障之地，西北藩屏，最是緊要。城高濠深，急切難以攻打。周兵一連攻打三日，不能得下。黃飛虎見此關急切難下，傳令：「鳴金。」收回人馬，再作良謀。丘引見周兵退去，也下城來，至帥府坐下，心中納悶。忽報：「督糧官陳奇聽令。」丘引令至殿前。陳奇打躬曰：「催糧應濟軍需，不曾違限，請令定奪。」丘引曰：「催糧有功，總為朝廷出力。」陳奇問：「周兵至此，元帥連日勝負如何？」丘引答曰：「姜尚分兵取關，惟恐吾斷他糧道，連日與他會戰，不意他將佐驍勇，鄧九公殺吾佐貳官，黃天祥鎗馬強勝，吾被他中鎗，刺箭，鐧打。若是拿住這逆賊，必分化其屍，方泄吾恨！」陳奇曰：「元帥只管放心，等末將拿來，報元帥之恨。」次日，陳奇領本部飛虎兵，坐火眼金睛獸，提手中蕩魔杵，至周營搦戰。哨馬報入中軍：「啟元帥：關上有將搦戰。」黃飛虎問曰：「誰將出馬？」鄧九公曰：「末將願領人馬。」鄧九公綽兵刃在手，逕出營來；一見對陣鼓響，一將當先，提蕩魔杵，坐金睛獸，鄧九公問曰：「來者何人？」陳奇曰：「吾乃督糧官陳奇是也。你是何人？」鄧九公答曰：「吾乃西周東征副將鄧九公是也。日者丘引失機，閉門不出，你想是先來替死，然而也做不得他的名下！」陳奇大笑曰：「看你這匹夫如嬰兒草莽，你有何能！」便催開金睛獸，使開蕩魔杵，劈胸就打。鄧九公大杆刀赴面交還。獸馬交鋒，刀杵併舉。兩家大戰三十回合，鄧九公刀法如神，陳奇用的是短兵器，如何抵擋得住。陳奇把蕩魔杵一舉，他有三千飛虎兵，手執撓鉤套索，如長蛇陣一般，飛奔前來，有拿人之狀。鄧九公不知緣故。—陳奇原是

左道，有異人秘傳，養成腹內一道黃氣，噴出口來，凡是精血成胎者，必定有三魂七魄，見此黃氣，則魂魄自散。—九公見此黃氣，坐不住鞍轎，翻身落馬，鄧九公被飛虎兵一擁上前，生擒活捉，拿進高關，三軍吶喊。丘引正坐，左右報入府來：「稟元帥：陳奇捉了鄧九公聽令。」丘引大悅，令左右：「推來！」鄧九公及至醒來，身上已是繩索綁縛，莫能轉挫；左右推至丘引面前，九公大罵曰：「匹夫以左道之術擒吾，我就死也不服！今既失機，有死而已。吾生不能啖汝血肉，死後必為厲鬼以殺叛賊！」丘引大怒，令：「推出斬之！」可憐鄧九公歸周，不能會諸侯於孟津，今日全忠於周主。正是：　　　功名未遂扶王志，今日逢厄已盡忠。　　　話說丘引發出行刑牌出府，將鄧九公首級號令於關上。有哨探馬報入中軍：「啟老爺：鄧九公被陳奇口吐黃氣，拏了進關，將首級號令城上。」黃飛虎大驚曰：「鄧九公乃大將之才，不幸而喪於左道之術。」心中甚是傷感。　　　話說丘引治酒與陳奇賀功。次日，陳奇又領兵至周營搦戰。報馬報入中軍。傍有九公佐貳官太鸞大怒曰：「末將不才，願與主將報仇。」黃飛虎許之。太鸞上馬出營，與陳奇相對，也不答話，大戰二十回合。陳奇把杵一舉，後面飛虎兵擁來。陳奇把嘴一張，太鸞依舊落馬，被眾人擒拿進關見丘引。丘引曰：「此乃從賊，且不必斬他，暫送下囹圄，俟拿了主將，一齊上囚車解往朝歌，以盡國法，又不負汝之功耳。」陳奇大喜。　　　且說黃總兵見又折了太鸞，心下甚是不樂。只見次日來報：「陳奇搦戰。」黃將軍問左右：「誰去走一遭？」話未了，只見傍邊走過三子黃天祿、黃天爵、黃天祥應曰：「不肖三人願往。」黃飛虎吩咐：「須要仔細！」三人同應聲曰：「知道。」弟兄三人上馬，逕出營來。陳奇問曰：「來者何人？」黃天祿答曰：「吾乃開國武成王三位殿下：黃天祿、天爵、天祥是也。」陳奇暗喜，正要拿這業畜，他恰自來送死！催開金睛獸，也不答話，使開蕩魔杵，飛來直取天祿兄弟。三人三條鎗，急架忙迎，四馬交鋒。怎見得一場好殺：　　　　四將陣前發怒，顛開獸馬相持。長鎗恍恍閃虹霓，蕩魔杵發來峻利。這一個拚命捨死定輸贏；那三個為國忘家分軒輊。些兒失手命難存，留取清名傳萬世。三匹馬裹住了陳奇一匹金睛獸，大戰在龍潭虎穴。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第七十四回　哼哈二將顯神通 詩曰：　　　　二將相逢各有名，青龍關遇定輸贏。五行道術皆堪並，萬劫輪回共此生。黃氣無聲能覆將，白光有影更擒兵。須知妙法無先後，大難來時命自傾。　　　話說黃天祿弟兄三人裹住陳奇，忽一鎗正中陳奇右腿。陳奇將坐騎跳出圈子外邊。黃天祿隨後趕來。陳奇雖然腿上有傷，他的道術自在；他把蕩魔杵一舉，只見飛虎兵蜂擁而來，將腹內煉成黃氣噴出，黃天祿滾下鞍轎，早被飛虎兵撓鉤搭住，生擒活捉去了，進關來見丘引。丘引吩咐，也把黃天祿監禁了。話說黃天爵、黃天祥回營見父，言兄被擒。黃總兵十分不樂，遣官打聽可曾號令。探事官回報：「啟老爺：不曾號令。」話說陳奇腿上有傷，自用丹藥敷搽。只見次日，丘引傷痕痊癒，要來報仇，乃不戴

頭盔，頂上戴一金箍，似頭陀樣，貫甲披袍，上馬拎鎗，來奔至周營，坐名要黃天祥決戰。報馬報入營中，天祥便欲出戰。飛虎阻擋不住。天祥上馬提鎗，出營來見丘引，大呼曰：「丘引，今日定要擒你見功！」催開馬，搖手中鎗，直刺丘引。丘引鎗赴面交還。二馬盤旋，雙鎗並舉，大戰在關下。黃天祥這根鎗如風狂雨驟，勢不可當。丘引招架不住，掩一鎗，勒回馬往關前就走。黃天祥不知好歹，隨後趕來。只見丘引頂上長一道白光，光中分開，裏面現出碗大一顆紅珠，在空中滴溜溜只是轉。丘引大呼：「黃天祥，你看吾此寶！」黃天祥不知所以，抬頭看時，不覺神魂飄蕩，一會兒辨不知南北西東，昏昏慘慘，被步下軍卒生擒下馬，繩縛二臂。及至醒時，已被捉住。丘引大喜，掌鼓進關。正是：

可惜年少英雄客，化作南柯夢裏人。

且說丘引拏住黃天祥進關，陞堂坐下，傳令兩邊：「把黃天祥推來！」眾人將黃天祥推至面前。黃天祥氣沖斗牛，厲聲大呼曰：「丘引，你這逆賊，敢以妖術成功，非大丈夫也！我死不足惜，當報國恩。若姜元帥兵臨，你這匹夫有粉骨碎身之禍！既被你擒，快與我一死！吾定為厲鬼以殺賊！」丘引大怒曰：「你這叛賊，反出語傷人！你箭射＼鐧打＼鎗刺，你心下便自爽然。今日被擒，不自求生，又以惡語狂言辱吾！」天祥睜目大罵：「逆賊！我恨不得鎗穿你肺腑，鐧打碎你天靈，箭射透你心窩，方稱我報國忠心！今不幸被擒，自分一死，何必多言，做出那等的模樣！」丘引大怒，命左右：「先梟了首級，仍風化其屍，掛在城樓上！」少時，哨馬報入周營：「啟老爺：四公子被丘引拏了，梟了首級，把屍骸掛在城樓上，風化其屍，請軍令定奪。」黃飛虎聽報，大叫一聲，跌倒在地。眾將扶起。黃總兵放聲大哭曰：「吾生四子，不能為武王至孟津大會諸侯以立功，今方頭一座關隘，先喪吾三子！」黃飛虎思子，作詩一首以志感，詩曰：

「為國捐軀赴戰場，丹心可並日爭光。幾番未滅強梁寇，左術擒兒年少亡。」

話說黃總兵見事機如此，忙修告急申文，連夜差使臣往汜水關老營中，見子牙求救。

使臣在路，也非一日，來至行營。旗門官報入中軍：「啟元帥：黃總兵遣官至轅門等令。」子牙傳令：「令來。」使臣至帳前行禮，將申文呈上。子牙拆開看畢，大驚曰：「可惜鄧九公、黃天祥俱死於非命！著實傷悼。」只見鄧嬋玉哭上帳來：「稟上元帥：末將願去為父報仇。」子牙許之；又點先行官哪吒同往。哪吒大喜，領了將令，星夜往青龍關來。哪吒風火輪來的快，使先行；嬋玉隨營行走。只見哪吒霎時就到青龍關了。正是：

頃刻行千里，須臾至九州。

話說哪吒至營前。報入中軍：「有先行官哪吒轅門聽令。」黃總兵忙叫：「請來。」哪吒進中軍行體畢，黃總兵曰：「吾奉令分兵至此，不幸子亡兵敗，鄧九公竟被左術喪身，吾在此待罪請援。今先行官至此，吾輩不勝幸甚！」哪吒曰：「小將軍丹心忠義，為國捐軀，青史簡篇，永垂不朽，亦不辜負將軍教養之功。」次日，哪吒上風火輪，提火尖鎗，往關下搦戰。猛見黃天祥之屍，大怒曰：「吾拿住丘引，定以此為例！」大呼：

「城上報事官！快傳與丘引，早來洗頸受戮！」報馬報入帥府：「有將請戰。」丘引聽報，自恃己能，依舊是陀頭打扮，竟出關門。看見一人登風火輪而來，大呼曰：「來者莫非是哪吒麼？」哪吒大罵曰：「你這匹夫！黃天祥與你不過敵國之仇，彼此為國，不過梟首；又有何罪，你竟欲風化其屍！我今拏住你，定碎醢汝屍，為天祥泄恨！」把火尖鎗擺動，直取丘引。丘引以鎗急架相還。二馬相交，雙鎗併舉。來往戰二三十合，丘引就走。哪吒趕來，丘引依舊把頭上白氣昇出，現那一顆紅珠出來在空中旋轉。丘引把哪吒當做凡胎肉體，不知他是蓮花化身，便大叫曰：「哪吒！你看吾之寶！」哪吒接頭看見，大笑曰：「無知匹夫！此不過是個紅珠兒，你叫我看他怎我？」丘引大驚：吾得道修成此珠，捉將擒軍，無不效驗，今日哪吒看見，如何不昏於輪下！」心中已著忙，只得勒回馬來又戰；被哪吒用乾坤圈打來，正中丘引肩窩，打的筋斷骨折，伏鞍而逃，敗回關去。哪吒得勝回營，來見黃飛虎。不表。

且說土行孫催糧至子牙大營，見元帥回令畢，土行孫下殿，不見鄧嬋玉，問其故。武吉曰：「黃飛虎求救兵，申文言你岳翁陣亡，你夫人去了。」土行孫聽得鄧九公已死，著實傷悼，忙忙領子牙催糧箭，督二運逕往青龍關來；不一日至轅門。探馬報入中軍，黃飛虎令：「請來。」土行孫來至帳前行禮畢，黃飛虎曰：「鄧九公為左術陣亡；吾子二人被擒，天祥被丘引逆賊風化其屍。今日先行哪吒打丘引一乾坤圈，逆賊未曾授首。」土行孫曰：「待末將今晚且將天祥屍首盜出，用棺木收殮，明日好擒丘引報此仇。」土行孫下帳來，與鄧嬋玉等相見。只至到晚，土行孫借地行術，逕進關來。先在裏邊走了一番。及行到囹圄之中，看見太鸞、黃天祿。時至二更，四下裏人聲寂靜，土行孫鑽上來，悄悄的叫：「黃天祿，我來了。你放心，不久就取關了。」黃天祿聽的是土行孫聲音，大喜曰：「速些纔妙！」土行孫曰：「不必吩咐。」土行孫說了信，逕至城樓上，把繩子割斷，天祥的屍首吊在關外。周紀收去屍首。黃飛虎看見子屍，放聲大哭曰：「年少為國，致捐其軀，真為可惜！」即用棺木收屍。黃飛虎自思想：「吾生四子，今喪三子，今日不若命黃天爵送天祥屍首回西岐去，早晚亦可侍奉吾父，一則不失黃門之後，二則使我忠孝兩全。」黃飛虎打發第三子黃天爵押送車回西岐去了。　　且說丘引被哪吒打傷，次日陞廳納悶。只見巡城軍士來報：「黃天祥屍首，夜來不知被何人割斷繩子，將屍首盜去。」丘引聽報，愈加愁悶。陳奇大怒：「不才出關，拏來為主將報仇！」說罷，領本部飛虎兵至營前搦戰。探馬報入中軍。黃總兵問：「誰人見陣？」土行孫願往。鄧嬋玉欲為父親報仇，願隨掠陣。夫妻二人出營，見陳奇坐金睛獸，提蕩魔杵，滾至陣前。土行孫大罵陳奇曰：「匹夫用左道邪術，殺吾岳丈，不共戴天！今日特來擒你報仇！」陳奇大笑：「諒你這等人，真如朽腐之物，做得出甚麼事來！殺你恐污吾手！」催開坐騎，拎杵就打。土行孫手中棍急架忙迎。杵棍併舉，未及數合，陳奇見土行孫往來小巧便宜，急切不能取勝，陳奇忙把杵一擺，飛虎兵齊奔前來，陳奇對

著土行孫把嘴一張，噴出一道黃氣。土行孫站不住，一交跌倒在地。飛虎兵把土行孫拏去。陳奇不防鄧嬋玉在對面，見拏了他丈夫，發出一塊五光石來，正中陳奇嘴上，打得唇綻齒落：「哎喲」一聲，掩面而走。嬋玉又發一石，夾後心一下，把後心鏡打得粉碎。陳奇只得伏鞍而逃。只見土行孫睜開眼，渾身上了繩子，笑曰：「倒有趣！」陳奇被鄧嬋玉打傷，逃回關內，來見丘引。　　丘引看見陳奇鼻青嘴綻，袍帶皆鬆，忙問其故。陳奇曰：「只因拏一不堪匹夫，不防對過有一賤人，用石打傷面門，復一石又打傷脊背，致失機而回。」丘引聽說，忙令左右：「將周將拏來！」左右隨將土行孫推至階前，看見土行孫身不滿三四尺，便問陳奇曰：「這樣東西，拏他何用？」命左右：「推出去斬了號令！」土行孫也不慌不忙，來至關上。左右方欲動手，只見土行孫把身子一扭，杳無蹤跡。正是：　　地行道術原無跡，盜寶偷關蓋世雄。　　話說左右見土行孫不見了，只諕得目瞪口呆，慌忙報與丘引。丘引聽報，大驚曰：「周營中有此異人，所以屢伐西岐俱皆失利。今日不見黃天祥屍首，就是此人盜去，也未可知。」速傳令：「早晚各要防備關隘。」　　且說土行孫回見黃總兵，共議取關。忽哨探馬報入中軍：「有三運督糧官鄭倫來轅門等令。」黃總兵傳令：「令來。」鄭倫至帳前行禮畢，言曰：「奉姜元帥將令，催糧應付，軍前聽用。」黃飛虎曰：「多蒙將軍催糧有功，俟上功勞簿。」鄭倫曰：「俱是為國效用。」鄭倫偶見土行孫也在此，忙問土行孫曰：「足下係二運官，今到此何幹？」土行孫曰：「青龍關中有一人名喚陳奇，也與你一樣拏人，吾岳丈被他拏去，壞了性命，特奉元帥將令，來此救援。只他比你不同，他把嘴一張，口內噴出一道黃氣來，其人自倒，比你那鼻中哼出白氣來大不相同，覺他的便宜。昨日我被他拏去，走了一遭來。」鄭倫曰：「豈有此理！當時吾師傳我，曾言我之法蓋世無雙，難道此關又有此異人？我必定會他一會，看其真實。」　　且說陳奇恨鄧嬋玉打傷他的頭面，自服了丹藥，一夜痊癒。次日出關，坐名只要鄧嬋玉出來定個雌雄。哨馬報入中軍：「啟老爺：陳奇搦戰。」鄭倫出而言曰：「末將願往。」黃飛虎曰：「你督糧亦是要緊的事，原非先行破敵之役，恐姜丞相見罪。」鄭倫曰：「俱是朝廷功績，何害於理？」黃飛虎只得應允。鄭倫上了金睛獸，提降魔杵，領本部三千烏鴉兵出營來。見陳奇也是金睛獸，提蕩魔杵，也有一隊人馬，俱穿黃號色，也拏著撓鉤套索。鄭倫心下疑惑，乃至軍前大呼曰：「來者何人？」陳奇曰：「吾乃督糧上將軍陳奇是也。你乃何人？」鄭倫曰：「吾乃三運糧總督官鄭倫是也。」鄭倫問曰：「聞你有異術，今日特來會你。」鄭倫催開金睛獸，搖手中降魔杵，劈頭就打。陳奇手中蕩魔杵赴面交還。二獸交加，一場大戰。怎見得：　　二將陣前尋鬥賭，兩下交鋒誰敢阻。這一箇似搖頭獅子下山崗，那一箇不亞擺尾狻猊尋猛虎。這一箇興心定要正乾坤；那一箇赤膽要把江山輔。天生一對惡生辰，今朝相遇爭旗鼓。

　　話說二將大戰虎穴龍潭：這一箇惡狠狠圖睜二目；那一箇格支支咬

碎銀牙。只見土行孫同哪吒出轅門來看二將交兵，連黃飛虎同眾將也在旗門下，都來看廝殺。鄭倫正戰之間，自忖：「此人當真有此術法，打人不過先下手為妙。」把杵在空一擺，鄭倫部下烏鴉兵行如長蛇陣一般而來。陳奇看鄭倫擺杵，士卒把撓鉤套索似有拿人之狀，陳奇搖杵，他那裏飛虎兵也有套索撓鉤，飛奔前來。正是：　　　　能人自有能人伏，今日哼哈相會時。　　　鄭倫鼻子裏兩道白光，出來有聲；陳奇口中黃光也自迸出。陳奇跌了個金冠倒躅，鄭倫跌了個鎧甲離鞍。兩邊兵卒不敢拏人，只顧各人搶各人主將回營。鄭倫被烏鴉兵搶回；陳奇被飛虎兵搶回；各自上了金睛獸回營。土行孫同眾將笑得腰軟骨折。鄭倫自歎曰：「世間又有此異人，明日定要與他定個雌雄，方肯罷休。」不表。只說陳奇進關來見丘引，盡言前事。丘引又聞佳夢關失了，心下不安。次日，鄭倫關下搦戰。陳奇上騎出關，言曰：「鄭倫，大丈夫一言已定，從今不必用術，各賭手上工夫，你我也難得會。」催開坐下騎，又殺一日，未見輸贏。來見黃飛虎，眾將俱在帳上，共議取關之策。哪吒曰：「如今土行孫也在此，不若今夜我先進關，斬關落鎖，夜裏乘其無備，取了關為上策。」黃飛虎曰：「全仗先行。」正是：
哪吒定計施威武，今夜青龍屬武王。　　　話說丘引在關內，修表進朝歌，遣將來此協同守關，共阻周兵。不覺是一更時分，土行孫先進關裏來，暗暗在囹圄中打點放黃天祿、太鸞。二更時分，哪吒登風火輪，飛進關來，當在城樓上祭起金磚，把守門軍將打散，隨撞開拴鎖。周兵吶一聲喊，殺進城中來，金鼓大作，天翻地覆，城中大亂，百姓只顧逃生。土行孫在囹圄中，聽得吶喊，隨放了黃天祿、太鸞，殺出本府來。丘引還不曾睡，慌忙上馬，拎鎗出府，只見燈光影裏，火把叢中，見金甲紅袍，乃武成王黃飛虎。哪吒登風火輪使鎗殺來。鄧秀、趙升、孫焰紅把丘引裹在當中。鄭倫殺進城來，正遇陳奇，二將夜兵大戰。黃天祿從後面殺出府來。土行孫倒拖賓鐵棍，往丘引馬下打來。上三路哪吒的鎗；中三路黃明＼周紀的斧；下三路土行孫的棍；丘引不及堤防，被土行孫一棍，正打著他馬七寸，那馬打了箇前失，把丘引跌下馬來。黃飛虎看見，忙撚鎗刺來。丘引已借土遁去了。正是：死生有定，不該絕於此關。　　　且言眾將裹住陳奇，被哪吒祭起乾坤圈打中，陳奇傷了臂膊，往左一閃，被黃飛虎一鎗刺中脅下，死於非命。殺到天明，黃飛虎收兵查點，只走了丘引。飛虎陞廳，出榜安民，查明戶口冊籍，留將守青龍關。黃總兵回師，先有哪吒報捷。土行孫仍催糧去了。　　　且說子牙在中軍與眾將正議六韜三略，報事官報：「元帥：哪吒等令。」子牙命：「傳進來。」哪吒至中軍，備言取了青龍關事，說了一遍：「……弟子先來報捷。」子牙大悅，謂眾將曰：「吾之先取此二關者，欲通吾之糧道；若不得此，倘紂兵斷吾糧道，前不能進，後不能退，我先首尾受敵，此非全勝之道也，一故為將先要察此。今幸俱得，可以無憂。」眾將曰：「元帥妙算，真無遺策！」正談論間，左右報：「黃飛虎等令。」子牙曰：「令來。」飛虎至中軍，打躬行禮。子牙賀過

功，因不見鄧九公、黃天祥在前、心中甚是悽楚，歎曰：「可惜忠勇之士，不得享武王之祿耳！」營中治酒權飲。次日，子牙差辛甲先下一封戰書。　　話說汜水關韓榮見子牙按兵不動，分兵取佳夢關、青龍二關，速速差人打探。回報：「二關已失。」韓榮對眾將曰：「今西周已得此二關，軍威正盛，我等正當中路，必須協力共守，毋得專恃力戰也。」眾將各有不忿之色，願決一死戰。正議間，報：「報姜元帥遣官下戰書。」韓榮命：「令來。」辛甲至殿前，將書呈上。韓榮接書，展開觀看，書曰：　　「西周奉天征討天寶大元帥姜尚，致書於汜水關主將麾下：嘗聞天命無常，惟有德者永獲天眷。今商王紂淫酗肆虐，暴殄下民。天愁於上，民怨於下。海宇分崩，諸侯叛亂，生民塗炭。惟我周王特恭行天之罰，所在民心效順，強梁授首；所有佳夢關、青龍二關逆命，俱已斬將搴旗，萬民歸順。今大兵至此，特以尺一之書咸使聞知，或戰，或降，早賜明決，毋得自誤。不宣。」韓榮觀看畢，即將原書批回：「來日會戰。」辛甲領書回營，見子牙曰：「奉令下書，原書批回，明日會兵。」子牙整頓士卒，一夜無詞。次日，子牙行營炮響，大隊擺開出轅門，在關下搦戰。有報馬報入關來：「今有姜元帥關下請戰。」韓榮忙整點人馬，放炮吶喊出關，左右大小將官分開，韓榮在馬上見子牙號令森嚴，一對對英雄威武。怎見得，有鷓鴣天一詞為證，詞曰：　　殺氣騰騰萬里長，旌旗戈戟透寒光。雄師手仗三環劍，虎將鞍橫丈八鎗。軍浩浩，士忙忙，鑼鳴鼓響猛如狼。東征大戰三十陣，汜水交兵第一場。　　話說韓榮在馬上見子牙，口稱：「姜元帥請了！『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元帥何故動無名之師，以下凌上，甘心作商家叛臣，吾為元帥不取也！」子牙笑曰：「將軍之言差矣。君正，則居其位；君不正，則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天命豈可常哉，惟有德者能君之。昔夏桀暴虐，成湯伐之，代夏而有天下。今紂王罪過於桀，天下諸侯叛之。我周特奉天之罰，以討有罪，安敢有逆天命，厥罪惟鈞哉。」韓榮大怒曰：「姜子牙，我以你為高明之士，你原來是妖言惑眾之人！你有多大本領，敢出大言！那員將與吾拏了？」傍有先行王虎，走馬搖刀，飛奔前來，直奔子牙。只見哪吒已登風火輪，舉鎗忙迎。輪馬相交，刀鎗並舉。兩下裏喊聲不息，鼓角齊鳴。戰未數合，哪吒奮勇一鎗，把王虎挑於馬下。魏賁見哪吒得勝，把馬一磕，搖鎗前來，飛取韓榮。韓榮手中戟迎面交還。魏賁的鎗勢如猛虎。韓榮見先折了王虎，心下已自慌忙，無心戀戰。只見子牙揮動兵將衝殺過來。韓榮抵敵不住，敗進關中去了。子牙得勝回營。不表。　　且說韓榮兵敗進關，一面具表往朝歌告急，一面設計守關。正在緊急之時，忽報：「七首將軍余化等令。」韓榮聽得余化來至，大喜，忙傳令：「令來。」余化至殿上行禮，韓榮曰：「自從將軍戰敗去後，此關反被黃飛虎走出去了，不覺數載；豈意他養成氣力，今反夥同那姜尚，三路分兵，取了佳夢關、青龍關，盡為周有。昨日會兵，不能取勝，如之奈何？」余化曰：「末將被哪吒打傷，敗回蓬萊山，見我師尊，燒煉一件

寶物，可以復我前仇。縱周家有千萬軍將，只叫他片甲無存。」韓榮大喜，治酒管待。話說次日，余化至周營討戰。子牙問：「誰去出馬？」哪吒應聲而出：「弟子願往。」哪吒道罷，登輪提鎗，出得營來，一見余化，哪吒認得他，大叫曰：「余化慢來！」余化見了仇人，把臉紅了半邊，也不答話，催開金睛獸，搖戟直取哪吒。哪吒的鎗赴面交還。輪獸相交，戟鎗雙舉。來往衝殺有二三十合，哪吒的鎗乃太乙真人傳授，有許多機變，余化不是哪吒對手。余化把一口刀，名曰「化血神刀」，祭起如一道電光，中了刀痕，時刻即死。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丹爐曾鍛煉，火裏用功夫。靈氣後先妙，陰陽表裏扶。透甲元神喪，沾身性命無。哪吒逢此刀，眼下血為膚。　　　余化將化血刀祭起，那刀來得甚快，哪吒躲不及，中了一刀。大抵哪吒乃蓮花化身，渾身俱是蓮花瓣兒，縱傷了他，不比凡夫血肉之軀，登時即死，該有凶中得吉。哪吒著刀傷了，大叫一聲，敗回營中；走進轅門，跌下風火輪來。哪吒著了刀傷，只是顫，不能做聲。旗門官報與子牙，子牙令扛抬至中軍。子牙叫：「哪吒！」哪吒不答話。子牙心下鬱鬱不樂。不知哪吒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第七十五回　土行孫盜騎陷身 詩曰：

　　　　余化特強自喪身，師尊何苦費精神。因燒土行反招禍，為惹懼留致起嗔。北海初沉方脫難，綑仙再縛豈能狗！從來數定應難解，已是封神榜內人。

　　話說余化得勝回營。至次日，又來周營搦戰。探馬報入中軍。子牙問：「誰人出馬？」有雷震子應曰：「願往。」提棍出營，見余化黃面赤鬚，甚是兇惡，問曰：「來者可是余化？」余化大罵：「反國逆賊！你不認得我麼！」雷震子大怒，把二翅飛騰於空中，將黃金棍劈頭打來。余化手中戟赴面交還。一個在空中用刀，一個在獸上施威。雷震子金棍刷來，如泰山一般。余化望上招架費力，略戰數合，忙舉起化血刀來，把雷震子風雷翅傷了一刀。幸而原是兩枚仙杏化成風雷二翅，今中此刀，尚不致傷命，跌在塵埃，敗進行營，來見子牙。子牙又見傷了雷震子，心中甚是不樂。次日，有報馬報入中軍：「有余化搦戰。」子牙曰：「連傷二人，若痴呆一般，又不做聲，只是寒顫，且懸『免戰牌』出去。」軍政官將「免戰牌」挂起。余化見周營挂「免戰牌」，掌鼓回營。只見次日，有督糧宮楊戩至轅門，見挂「免戰」二字，楊戩曰：「從三月十五日拜將之後，將近十月，如今還在這裏，尚不曾取成湯寸土，連忙挂『免戰牌』，……」心下甚是疑惑：「……且見了元帥，再做道理。」探馬報入中軍：「啟元帥：有督糧官楊戩候令。」子牙曰：「令來。」楊戩上帳，參謁畢，稟曰：「弟子催糧，應付軍需，不曾違限，請令定奪。」子牙曰：「兵糧足矣；其如戰不足何！」榻戩曰：「師叔且將『免戰牌』收了，弟子明日出兵，看其端的，自有處治。」子牙在中軍與眾人正議此事，左右報：「有一道童求見。」子牙曰：「請來。」少時，至帳前，那童子倒身下拜曰：「弟子是乾元山金光洞

太乙真人門下。師兄哪吒有厄，命弟子背上山去調理。」子牙即將哪吒交與金霞童子，背往乾元山去了。不表。　　且說楊戩見雷震子不做聲，只是顫。看刀刃中血水如墨。楊戩觀看良久：「此乃是毒物所傷。」楊戩啟子牙：「去了『免戰牌』。」子牙傳令：「去了『免戰牌』。」次日，汜水關哨馬報入關中：「周營已去『免戰牌』。」余化聽得，隨上了金睛獸出關，來至營前搦戰。哨馬報入中軍：「關內有將討戰。」正是：　　常勝不知終有敗，周營自有妙人來。　　話說余化至營搦戰，楊戩稟過子牙，忙提三尖刀出營。見余化光景，是左道邪說之人，楊戩大叫曰：「來者莫非余化麼？」余化曰：「然也。爾通名來。」楊戩曰：「吾乃姜元帥師姪楊戩是也。」縱馬搖三尖刀飛來直取，余化手中戟赴面交還。兩馬相交，一場大戰。未及二十餘合，余化祭起化血神刀，如閃電飛來。楊戩運動八九元功，將元神遁出，以左肩迎來，傷了一刀，也大叫一聲，敗回行營，看是甚麼毒物，來見子牙。子牙問曰：「你會余化如何？」楊戩曰：「弟子見他神刀利害，仗吾師道術，將元神遁出，以左臂迎他一刀，畢竟看不出他的果是何毒物。弟子且往玉泉山金霞洞去一遭。」子牙許之。楊戩借土遁往玉泉山來，到了金霞洞，進洞見師父，拜罷，玉鼎真人問曰：「楊戩，你此來有甚麼話說？」楊戩對曰：「弟子同師叔進兵汜水關，與守關將余化對敵。彼有一刀，不知何毒，起先雷震子被他傷了一刀，只是寒顫，不能做聲；弟子也被他傷了一刀，幸賴師父玄功，不曾重傷，然不知果是何毒物。」玉鼎真人忙令楊戩將刀痕來看，真人見此刀刃，便曰：「此乃是化血刀所傷。但此刀傷了，見血即死。幸雷震子傷的兩枚仙杏，你又有玄功，故爾如此；不然，皆不可活。」楊戩聽得，不覺大驚，忙問曰：「似此將何術解救？」真人曰：「此毒連我也不能解。此刀乃是蓬萊島一氣仙余元之物。當其修煉時，此刀在爐中，有三粒神丹同煉的。要解此毒，非此丹藥，不能得濟。」真人沉思良久，乃曰：「此事非你不可。」附耳：「……如此如此方可。」楊戩大喜，領了師父之言，離了玉泉山往蓬萊島而來。正是：　　真人道術非凡品，咫尺蓬萊見大功。　　話說楊戩借土遁往蓬萊島而來，前至東海。好個海島，異景奇花，觀之不盡。怎見得海水平波，山崖錦砌，正所謂蓬萊景致與天闕無差。怎見得好山，有讚為證：　　勢鎮東南，源流四海。汪洋潮涌作波濤，滂渤山根成碧闕。蜃樓結彩，化為人世奇觀；蛟孽興風，又是滄溟幻化。丹山碧樹非凡，玉宇瓊宮天外。麟鳳優遊，自然仙境靈胎；鸞鶴翱翔，豈是人間俗骨。琪花四季吐精英，瑤草千年呈瑞氣。且慢說青松翠柏常春；又道是仙桃仙果時有。修竹沸雲留夜月，藤蘿映日舞清風。一溪瀑布時風雪，四面丹崖若列星。正是：百川滄注擎天柱，萬劫無移大地根。　　話說楊戩來至蓬萊山，看罷蓬萊景致，仗八九元功，將身變成七首將軍余化，逕進蓬萊島來。見了一氣仙余元，倒身下拜。余元見余化到此，乃問曰：「你來做甚麼？」余化曰：「弟子奉師父之命，去汜水關協同韓總兵把守關隘，不意姜尚兵來，弟

子見頭一陣，刀傷了哪吒，第二陣傷了雷震子，第三陣恰來了姜子牙師姪楊戩，弟子用刀去傷他，被他一指，反把刀指回來，將弟子傷了肩臂，望老師慈悲救援。」一氣仙余元曰：「有這等事？他有何能，取指回我的寶刀？但當時煉此寶，在爐中分龍虎，定陰陽，同煉了三粒丹藥，我如今將此丹留在此間也無用，你不若將此丹藥取了去，以備不虞。」余元隨將丹遞與余化。余化叩頭：「謝老師天恩。」忙出洞來，回周營。不表。有詩單讚楊戩玄功變化之妙：　　悟到功成道始精，玄中玄妙有無生。蓬萊枉秘通靈藥，汜水徒勞化血兵。計就騰挪稱幻聖，裝成奇巧盜英明。多因福助周文武，一任奇謀若浪萍。　　話說楊戩得了丹藥，逕回周營。　　且說一氣仙余元，把藥一時俱與了余化，靜坐思忖：「楊戩有多大本領，能指回我的化血刀？若余化被刀傷了，他如何還到得這裏？其中定有緣故。」余元掐指一算，大叫曰：「好楊戩匹夫！敢以變化玄功盜吾丹藥，欺吾太甚！」余元大怒，上了金眼駝，來趕楊戩。楊戩正往前行，只聽得後面有風聲趕至，楊戩已知余原來趕，忙把丹藥放在囊中，暗祭哮天犬存在空中。余元只顧趕楊戩，不知暗算難防，余元被哮天犬夾頸子一口。此犬正是：　　牙如鋼劍傷皮肉，紅袍拉下半邊來。　　余元不曾提防暗算，被犬一口，把大紅白鶴衣扯了半邊。余元又吃了大虧，不能前進：「吾且回去，再整頓前來，以復此仇。」話說子牙正在營中納悶，只見左右來報：「有楊戩等令。」子牙傳令：「令來。」楊戩至帳前，見子牙，備言前事：「盜丹而回。」子牙大喜，忙取丹藥救雷震子；又遣木吒往乾元山，送此藥與哪吒調理。次日，楊戩往關下搦戰。探事官報入帥府：「周營中有將討戰。」韓榮忙令余化出戰。余化上了金睛獸，提戟出關。楊戩大呼曰：「余化，前日你用化血刀傷我，幸吾煉有丹藥，若無丹藥，幾中汝之奸計也。」余化暗思：「此丹乃一爐所出，焉能周營中也有此丹？若此處有這丹，此刀無用。」催開金睛獸，大戰楊戩。二馬相交，刀戟併舉。二將酣戰三十餘合。正殺之間，雷震子得了此丹，即時全好了，心中大怒，竟飛出周營，大喝曰：「好余化！將惡刀傷吾。若非丹藥，幾至不保。不要走，吃我一棍，以泄此恨！」拎提起黃金棍，劈頭刷來。余化將手中戟架棍。楊戩三尖刀來得又勇，余化被雷震子一棍打來，將身一閃，那棍正中金睛獸，把余化掀翻下地，被楊戩復一刀，結果了性命。正是：　　一腔左術全無用，枉做成湯梁棟材。　　楊戩斬了余化，掌鼓回營，見子牙報功。不表。　　且說韓榮聞余化陣亡，大驚：「此事怎好！前日遣官往朝歌去，命又不下；今無人協同守此關隘，如何是好！」正議間，余元乘了金睛五雲駝，至關內下騎，至帥府前，令門官通報。眾軍官見余元好兇惡，忙報韓榮。韓榮傳令：「請來。」道人進帥府，韓榮迎接余元。只見他生得面如藍靛，赤髮獠牙，身高一丈七八，凜凜威風，二目兇光冒出。韓榮降階而迎，口稱：「老師。」請上銀安殿。」韓榮下拜，問曰：「老師是那座名山？何處洞府？」一氣仙余元曰：「楊戩欺吾太甚，盜丹殺我弟子余

化。貧道是蓬萊島一氣仙余元是也；今特下山，以報此仇。」韓榮聞說大喜，治酒管待。次日，余元上了五雲駝，出關至周營，坐名要子牙答話。報馬報入中軍：「汜水關有一道人請元帥答話。」子牙傳令：「擺隊伍出營。」左右分五岳門人，一騎當先。只見一位道人，生的十分兇惡。怎見得：　　　　魚尾冠，金嵌成；大紅服，雲暗生。面如藍靛獠牙冒，赤髮紅鬚古怪形。絲條飄火焰，麻鞋若水晶。蓬萊島內修仙體，自在逍遙得至清。位在監齋成神道，一氣仙名舊有聲。　　話說子牙至軍前問曰：「道者請了。」余元道：「姜子牙，你叫出楊戩來見我。」子牙曰：「楊戩催糧去了，不在行營。道者，你既在蓬萊島，難道不知天意。今成湯傳位六百餘年，至紂王無道，暴棄天命，肆行兇惡，罪惡貫盈，天怒人怨，天下叛之。我周應天順人，克修天道，天下歸周。今奉天之罰，以觀政於商，爾何得阻逆天吏，自取滅亡哉！道者，你不觀余化諸人皆是此例，他縱有道術，豈能扭轉天命耶！」余化大怒曰：「總是你這一番妖言惑眾！若不殺你，不足以絕禍根！」催開五雲駝，仗寶劍直取子牙。子牙手中劍赴面交還。左有李靖，右有韋護，各舉兵器，前來助戰。四人只為無名火起，眼前要定雌雄。余元的寶劍光華灼灼；子牙劍彩色輝輝；李靖刀寒光燦燦；韋護杵殺氣騰騰。余元坐在五雲駝上，把一尺三寸金光銼祭在空中，來打子牙。子牙忙展杏黃旗，現出有千朵金蓮，擁護其身。余元忙收了金光銼，復祭起來打李靖。不防子牙祭起打神鞭來，一鞭正中余元後背，只打的三昧真火噴出丈餘遠近。李靖又把余元腿上一鎗。余元著傷，把五雲駝頂上一拍，只見那金眼駝四足起金光而去。子牙見余元著傷而走，收兵回營。不表。　　且說土行孫催糧來至，見子牙會兵，他暗暗的瞧見余元的五雲駝四足起金光而去，土行孫大喜：「我若得此戰騎，催糧真是便益。」當時子牙回營陞帳，忽報：「土行孫等令。」子牙傳令：「令來。」土行孫至帳前，交納糧數，不誤限期。子牙曰：「催糧有功，暫且下帳少憩。」土行孫下帳，來見鄧嬋玉，夫妻共語，說：「余化把刀傷了哪吒，哪吒往乾元山養傷痕去了。土行孫至晚，對鄧嬋玉曰：「我方纔見余元坐騎，四足旋起金光，如雲霓縹緲而去，妙甚，妙甚！我今夜走去，盜了他的來，騎著催糧，有何不可？」鄧嬋玉曰：「雖然如此；你若要去，須稟知元帥，方可行事，不得造次。」土行孫曰：「與他說沒用，總是走去便來，何必又多一番唇舌？」當時夫婦計較停當。將至二更，土行孫把身子一扭，逕進汜水關，來到帥府裏。土行孫見余元默運元神，土行孫在地下，往上看他，道人目似垂廉，不敢上去，只得等候。卻言余元默運元神，忽然心血潮來，余元暗暗掐指一算，已知土行孫來盜他的坐騎。余元把陽神出竅，少刻，鼻息之聲如雷。土行孫在地下聽見鼻息之聲，大喜曰：「今夜定然成功。」將身子鑽了上來，拖著鐵棍，又見廊下拴著五雲駝。土行孫解了轡繩，牽到丹墀下，埃著馬臺扒上去，試驗試驗，然後又扒將下來。將這賓鐵棍執在手裏，來打余元，照余元耳門上一下，只打得七竅中三昧火冒出來，只是不動；復

打一棍，打得余元只不作聲。土行孫曰：「這潑道，真是頑皮！吾且回去，明日再做道理。」土行孫上了五雲駝，把他頂上拍了一下，那獸四足就起金雲，飛在空中。土行孫心下十分懽喜。正是：　　　懽喜未來災又至，只因盜物惹非殃。　　且說土行孫騎著五雲駝，只在關裏串，不得出關去。土行孫曰：「寶貝，你還出關去！」話猶未了，那五雲駝便落將下地來。土行孫方欲下駝，早被余元一把抓住頭髮，拎著他，不令他挨地，大叫曰：「拿住偷駝的賊子！」驚動一府大小將官，掌起火把燈毬。韓榮陞了寶殿，只見余元高高的把土行孫拎著。韓榮燈光下見一矮子：「老師拎著他做甚麼？放下他來罷了。」余元曰：「你不知他會地行之術，但沿了地，他就去了。」韓榮曰：「將他如何處治？」余元曰：「你把俺蒲團下一個袋兒取來，裝著這業障，用火燒死他，方絕禍患。」韓榮取了袋兒裝起來。余元叫：「搬柴來。」少時間，架起柴來，把如意乾坤袋燒著。土行孫在火裏大叫曰：「燒死我也！」好火！怎見得，有詩為證：　　　細細金蛇遍地明，黑煙滾滾即時生，燧人出世居離位，炎帝騰光號火精。山石逢時皆赤土，江湖偶遇盡枯平。誰知天意歸周主，自有真仙渡此驚。　　話說余元燒土行孫，命在須臾。也是天數，不該如此，一只見懼留孫正坐蒲團默養元神，見白鶴童子來至曰：「奉師尊玉旨，命師兄去救土行孫。」懼留孫聞命，與白鶴童子分別，借著縱地金光法來至汜水關裏。見余元正燒乾坤袋，懼留孫使一陣旋窩風，往下一坐，伸下手來，連如意乾坤袋提將去了。余元看見一陣風來，又見火勢有景，余元掐指一算：「好懼留孫！你救你的門人，把我如意乾坤袋也拿了去！我明日自有處治。」

且說懼留孫將土行孫救出火焰之中，土行孫在內自覺得不熱，不知何故。懼留孫來至周營。那夜是南宮适巡外營。時至三更盡，南宮适問曰：「是甚麼人？」懼留孫曰：「是我。快通報子牙，我來也。」南宮适向前看，知是懼留孫，忙傳雲板。子牙三鼓時分起來，外邊傳入帳中：「有懼留孫在轅門。」子牙忙出迎接，見懼留孫拎著一個袋子，至軍前打稽首坐下。子牙曰：「道兄夤夜至此，有何見諭？」懼留孫曰：「土行孫有火難，特來救之。」子牙大驚：「土行孫昨日催糧方回，其災如何得至？」懼留孫把如意袋兒打開，放出土行孫來，問其詳細。土行孫把盜五雲駝的事說了一遍。子牙大怒曰：「你要做此事，也該報我知道，如何背違主帥，暗行辱國之事？今若不正軍法，諸將效尤，將來營規必亂。傳刀斧手，將土行孫斬首號令！」懼留孫曰：「土行孫不遵軍令，暗行進關，有辱國體，理宜斬首；只是用人之際，暫且待罪立功。」子牙曰：「若不是道兄求免，定當斬首。」令左右：「且與我放了。」土行孫謝了師父，又謝過子牙。一夜周營中未曾安靜。次日，只見一氣仙余元，出關來至周營，坐名只要懼留孫。懼留孫曰：「他來只為如意乾坤袋。我不去會他。你只須如此，自可擒此潑道也。」懼留孫與子牙計較停當。子牙點砲出營。余元一見子牙，大呼曰：「只叫懼留孫來會我！」子牙曰：「道友，你好不知天命！據道友要燒死土行孫，

自無逃躲，豈知有他師父來救他，正所謂有福之人，縱千方百計而不能加害；無福之人遇溝壑而喪其軀。此豈人力所能哉！」余元大怒曰：「巧言匹夫尚敢為他支吾！」催開五雲駝，使寶劍來取。子牙坐下四不相，手中劍赴面相迎。二獸相交，雙劍併舉，兩家一場大戰，怎見得，有詞為證：　　　　凜凜征雲萬丈高，軍兵擂鼓把旗搖。一個是封神都領袖；一個是監齋名姓標。這個正道奉天滅紂王；那個是無福成仙自逞高。這個是六韜之內稱始祖；那個是惡性兇心怎肯饒。自來有福催無福，天意循環怎脫逃。　　　　話說子牙大戰余元，未及十數合，被懼留孫祭綑仙繩在空中，命黃巾力士半空將余元拿去，止有五雲駝跳進入關中。子牙與懼留孫將余元拿至中軍。余元曰：「姜尚，你雖然擒我，看你將何法治我！」子牙令李靖：「斬訖報來！」李靖領令，推出轅門，將寶劍斬之，一聲響，把寶劍砍缺有二指。李靖回報子牙，備言殺不得之事，說了一遍。子牙親自至轅門，命韋護祭起降魔杵打，只打得騰騰煙出，烈烈火飛。余元作歌曰：　　　　「君不見天皇得道將身煉，修仙養道碧遊宮。坎虎離龍方出現，五行隨我任心遊。四海三江都走遍，頂金頂玉秘修成。曾在爐中仙火煆。你今斬我要分明，自古一劍還一劍，漫道余言說不靈。」　　　　余元作歌罷，子牙心下十分不樂，與懼留孫共議：「如今放不得余元，且將他囚於後營，等取了關，再做區處。」懼留孫曰：「子牙，你可命匠人造一鐵櫃，將余元沉於北海，以除後患。」子牙命鐵匠急造，鐵櫃造成，將余元放在櫃內。懼留孫命黃巾力士抬定了，往北海中一丟，沉於海底。黃巾力士回復懼留孫法旨。不表。　　　　且說余元入於北海之中，鐵櫃亦是五金之物，況又丟在水中，此乃金水相生，反助了他一臂之力。余元借水遁走了，逕往碧遊宮紫芝崖下來。余元被綑仙繩捆住，不得見截教門人傳與掌教師尊。忽聽得一個道童，唱道情而來，詞曰：　　　　「水遙山遙，隔斷紅塵道。粗袍敝袍，袖裏乾坤倒。日月肩挑，乾坤懷抱。常自把煙霞嘯傲，天地逍遙。龍降虎伏道自高，紫霧護新巢，白雲做故交。長生不老，只在壺中一覺。」　　　　話說余元大呼曰：「那一位師兄，來救我之殘喘！」水火童兒見紫芝崖下一道者，青面紅髮，巨口獠牙，綑在那裏，童兒問曰：「你是何人，今受此厄？」余元曰：「我乃是金靈聖母門下，蓬萊島一氣仙余原是也；今被姜子牙，將我沉於北海，幸天不絕我，得借水遁，方能到得此間。望師兄與我通報一聲。」水火童兒逕來見金靈聖母備言余元一事。金靈聖母聞言大怒，急至崖前。不見還可，越見越怒。金靈聖母逕進宮內，見通天教主行體畢，言曰：「弟子一事啟老師：人言崑崙門下欺滅吾教，俱是耳聽；今將一氣仙余元，他得何罪，竟用鐵櫃沉於北海；幸不絕生，借水遁逃至於紫芝崖。望老師大發慈悲，救弟子等體面。」通天教主曰：「如今在那裏？」金靈聖母曰：「在紫芝崖。」通天教主吩咐：「抬將來。」少時，將余元抬至宮前。碧遊宮多少截教門人，看見余元，無不動氣。只見金鐘聲響，玉磬齊鳴，掌教師尊來至，到了宮前，一見諸大弟子，齊言：「闡教門人欺吾

教太甚！」教主看見余元，這等光景，教主也覺得難堪，先將一道符印對余元身上，教主用手一彈，只見綑仙繩吊下來。古語雲：「聖人怒發不上臉。」隨命余元：「跟吾進宮。」教主取一物與余元，曰：「你去把懼留孫拿來見我，不許傷他。」余元曰：「弟子知道。」正是：

聖人賜與穿心鎖，只恐皇天不肯從。

話說余元得了此寶，離了碧遊宮，借土遁而來。行得好快，不須臾，已至汜水關。有報事馬報入關中：「有余道長到了。」韓榮降階迎接到殿。欠身言曰：「聞老師失利，被姜尚所擒，使末將身心不安。今得睹天顏，韓榮不勝幸甚！」余元曰：「姜尚用鐵櫃把我沉於北海，幸吾借小術到吾師尊那所在，借得一件東西，可以成功。可將吾五雲駝收拾，打點出關，以報此恨。」余元隨上騎，至周營轅門，坐名只要懼留孫。報馬報入中軍：「啟元帥：余元搦戰，只要懼留孫。」幸而懼留孫不曾回山。子牙大驚，忙請懼留孫商議。懼留孫曰：「余元沉海，畢竟借水遁潛逃至碧遊宮，想通天教主必定借有奇寶，方敢下山。子牙，你還與他答話，待吾再擒他進來，且救一時燃眉之急。若是他先祭其寶，則吾不能支耳。」子牙曰：「道兄言之有理。」子牙傳令：「點砲。」帥旗展動，子牙至軍前。余元大呼曰：「姜子牙，我與你今日定見雌雄！」催開五雲駝，惡狠狠飛來直取。姜子牙手中劍赴面交還。只一合，懼留孫祭起綑仙繩，命黃巾力士：「將余元拿下！」只聽得一聲響，又將余元平空拿去了。正是：

秋風未動蟬先覺，暗送無常死不知。

余元不隄防暗中下手。子牙見拿了余元，其心方安；進營，將余元放在帳前。子牙與懼留孫共議：「若殺余元，不過五行之術，想他俱是會中人，如何殺得他？倘若再走了，如之奈何！」正所謂：「生死有定，大數難逃。」余元正應「封神榜」上有名之人，如何逃得。子牙在中軍正無法可施，無籌可展，忽然報：「陸壓道人來至。」子牙同懼留孫出營相接。至中軍，余元一見陸壓，只諕得仙魂縹緲，面似淡金，余元悔之不及。余元曰：「陸道兄，你既來，還求你慈悲我。可憐我千年道行，苦盡功夫。從今知過必改，再不敢干犯西兵。」陸壓曰：「你逆天行事，天理難容；況你是『封神榜』上之人，我不過代天行罰。」正是：

不依正理歸邪理，仗你胸中道術高。誰知天意扶真主，吾今到此命難逃。」

陸壓曰：「取香案。」陸壓焚香爐中，望崑崙山下拜，花籃中取出一個葫蘆，放在案上，揭開葫蘆蓋；裏邊一道白光如線，起在空中，現出七寸五分橫在白光頂上，有眼有翅。陸壓口裏道：「寶貝請轉身！」那東西在白光之上連轉三匹轉，可憐余元斗大一顆首級落將下來。有詩單道斬將封神飛刀，有詩為證：

先煉真元後運功，此中玄妙配雌雄。惟存一點先天訣，斬怪誅妖自不同。

話說陸壓用飛刀斬了余元，他一靈已進封神臺去了。子牙欲要號令，陸壓曰：「不可。余元原有仙體，若是暴露，則非體矣。用土掩埋。」陸壓與懼留孫辭別歸山。

且說韓榮打聽余元已死，在銀安殿與眾將共議曰：「如今余道長已亡，再無可敵周將者。況兵臨城下，左右關

隘俱失與周家；子牙麾下俱是道德術能之士，終不得取勝。欲要歸降，不忍負成湯之爵位；如不歸降，料此關難守，終被周人所擄。為今之計，奈何，奈何！」旁有偏將徐忠曰：「主將既不忍有負成湯，決無獻關之理。吾等不如將印綬掛在殿庭，文冊留與府庫，望朝歌拜謝皇恩，棄官而去，不失盡人臣之道。」韓榮聽說，俱從其言，隨傳令眾軍士：「將府內資重之物，打點上車。」欲隱跡山林，埋名丘壑。此時眾將官各自去打點起行。韓榮又命家將搬運金珠寶玩，扛抬細軟衣帛。紛紲喧嘩，忽然驚動韓榮二子，一在後園中設造奇兵，欲拒子牙。弟兄二人聽得家中紛紛然鬨亂，走出庭來，只見家將扛抬箱籠，問其緣故，家將把棄關的話說了一遍。二人聽罷：「你們且住了，我自有道理。」二人齊來見父親。不知凶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第七十六回　鄭倫捉將取汜水 詩曰：　　　萬刃車凶勢莫當，風狂火聚助強梁。旗旛若焰皆逢劫，將士遭殃盡帶傷。白晝已難遮半壁，黃昏安可護三鄉。誰知督運能催命，二子逢之刻下亡。　　　話說韓榮坐在後廳，吩咐將士，亂紛紛的搬運物件，早驚動長子韓昇、次子韓變。二人見父親如此舉動，忙問左右曰：「這是何說？」左右將韓榮前事說了一遍。二人忙至後堂，來見韓榮曰：「父親何故欲搬運家私？棄此關隘，意欲何為？」韓榮曰：「你二人年幼，不知世務，快收拾離此關隘，以避兵燹，不得有誤。」韓昇聽得此語，不覺失聲笑曰：「父親之言差矣！此言切不可聞於外人，空把父親一世英名污了。父親受國家高爵厚祿，衣紫腰金，封妻蔭子，無一事不是恩德。今主上以此關托重於父親，父親不思報國酬恩，捐軀盡節，反效兒女子之計，貪生畏死，遺譏後世，此豈大丈夫舉止，有負朝廷倚任大臣之意。古云：『在社稷者死社稷，在封疆者死封疆。』父親豈可輕議棄去。孩兒弟兄二人，曾蒙家訓，幼習弓馬，遇異人，頗習有異術，未曾演熟；連日正自操演，今日方完，意欲進兵，不意父親有棄關之舉。孩兒願效一死盡忠於國。」韓榮聽罷，點頭歎曰：「『忠義』二字，我豈不知；但主上昏聵，荒淫不道，天命有歸，若守此關，又恐累生民塗炭，不若棄職歸山，救此一方民耳。況姜子牙門下又多異士，余化、余元俱罹不測，又何況其下者乎！此雖是你兄弟二人忠肝義膽，我豈不喜，只恐畫虎不成，終無補於實用，徒死無益耳。」韓昇曰：「說那裏的話來！食人之祿，當分人之憂。若都是自為之計，則朝廷養士何用。不肖孩兒願捐軀報國，萬死不辭。父親請坐，俟我兄弟取一物來與父親過目。」韓榮聽罷，心中也自暗喜：「吾門也出此忠義之後。」韓昇到書房中取出一物，乃是紙做的風車兒：當中有一轉盤，一隻手執定中間一竿，周圍推轉，如飛轉盤；上有四首旛，旛上有符有印，又有「地、水、火、風」四字，名為「萬刃軍」。韓榮看罷，問曰：「此是孩兒玩耍之物，有何用處？」韓昇曰：「父親不知其中妙用，父親如不信，且下教場中，把這紙車兒試驗試驗與老爺看。」韓榮見二子之言甚是鑿鑿有理，隨命下教場來。韓昇兄弟二人上馬，各披髮仗劍，口中念念有詞，只見雲霧陡生，陰風颯颯，火焰沖天，半空中有

百萬刀刃飛來，把韓榮唬得魂不附體。韓昇收了此車。韓榮曰：「我兒，你是何人傳你的？」韓昇曰：「那年父親朝覲之時，俺弟兄閑居無事，在府前玩耍。來了一個陀頭，叫做法戒，在我府前化齋。俺弟兄就與了他一齋，他就叫我們拜他為師。我們那時見他體貌異常，就拜他為師。他說道：『異日姜尚必有兵來，我秘授你此法寶，可破周兵，可保此關。』今日正應我師之言，定然一陣成功，姜尚可擒也。」韓榮大喜，隨令韓昇收了此寶，仍問曰：「我兒還可用人馬，你此車約有多少？」韓昇曰：「此車有三千輛，那怕姜尚雄師六十萬耶！一陣管教他片甲不存！」韓榮忙點三千精銳之兵與韓昇兄弟二人，在教場操演三千萬刃車。正是：　　　　余元相阻方纔了，又是三軍屠戮災。　　話說韓昇用三千人馬，俱穿皂服，披髮赤腳，左手執車，右手仗刀，任意誅軍殺卒。操練有二七日期，軍士精熟。那日，韓榮父子統精兵出關搦戰。　　話說子牙只因破了余元，打點設計取關，只聽得關內砲響。少時探馬報入中軍，稟曰：「汜水關總兵韓榮領兵出關，請元帥答話。」子牙忙傳令與眾門人、將士：「統大隊出營。」子牙會過韓榮一次，那裏知道有這場虧累，去堤防他。子牙問曰：「韓將軍，你時勢不知，天命不順，何以為將？速速倒戈，免致後悔。」韓榮笑曰：「姜子牙，倚著兵強將勇，不知你等死在咫尺之間，尚敢耀武揚威，數白道黑也！」子牙大怒：「誰與我把韓榮拿下？」旁有魏賁，縱馬搖鎗，衝殺過來。韓榮腦後有兩員小將，乃韓昇、韓變，二人搶出陣來，截住了魏賁。魏賁大呼曰：「來者二將何人？」韓昇曰：「吾乃韓總兵長子韓昇，吾弟韓變是也。你等恃強，欺君罔上，罪惡滔天，今日乃爾等絕命之地矣！」魏賁大怒，縱馬搖鎗，飛來直取。韓昇、韓變兩騎赴面交還，未及數合，韓昇撥轉馬往後就走。魏賁不知是計，往下趕來。韓昇回頭見魏賁趕來，把頂上冠除了，把鎗一擺，三千萬刃車殺將出來，勢如風火，如何抵當。只見萬刃車捲來，風火齊至。怎見得好萬刃車，有讚為證：　　　　雲迷世界，霧罩乾坤。颯颯陰風沙石滾，騰騰煙焰蟒龍奔。風乘火勢，黑氣平吞。風乘火勢，戈矛萬道怯人魂；黑氣平吞，目不難觀前後士。魏賁中刃，幾乎墜下馬鞍鞽；武吉著刀，險些斬了三寸氣。滑喇喇風聲捲起無情石，黑暗暗刀痕剁壞將和兵。人撞人，哀聲慘慼；馬踹馬，鬼哭神驚。諸將士慌忙亂走；眾門人借遁而行。忙壞了先行元帥；攪亂了武王行營。那裏是青天白日，恍如是黑夜黃昏。子牙今日兵遭厄，地覆天翻怎太平。　　話說子牙被萬刃車一陣只殺得屍山血海，衝過大陣來，勢不可當。韓榮低頭一想，計上心來，忙傳令：「鳴金收軍！」韓昇、韓變聽得金聲，收回萬刃車。子牙方得收住人馬，計傷士卒七八千有餘。子牙陞帳，眾將官俱在帳內，彼此俱言：「此一陣利害，風火齊至，勢不可當。」子牙曰：「不知此刃是何名目？」眾將曰：「一派利刃，漫空塞地而來，風火助威，勢不可敵；非若軍士可以力敵也。」子牙心下十分不樂，納悶軍中。不表。　　且說韓榮父子進關，韓昇曰：「今日正宜破周，擒拿姜尚，父親為何鳴金

收軍？」韓榮曰：「今日是青天白日，雖有雲霧風火，姜尚門人俱是道術之士，自有準備，保護自身，如何得一般盡絕？我有一絕後計，使他不得整備，黑夜裏仗此道術，使他片甲不存，豈不更妙！」二人欠身曰：「父親之計，神鬼莫測！」正是：

安心要劫周營寨，只恐高人中道來。

話說韓榮打點夜劫周營，收拾停當，只等黑夜出關。不表。只見子牙在營納悶，想：「利刃風火，果是何物，來得甚惡，勢如山倒，莫可遮攔？此畢竟是截教中之惡物！」當日已晚，子牙因今日不曾打點，致令眾將著傷，心下憂煩，不曾防備今夜劫寨。也是合該如此。眾將因早間失利，俱去安歇。

且說韓榮父子將至初更，暗暗出關，將那三千萬刃車雄兵殺至轅門。周營中雖有鹿角，其如這萬刃車，有風火助威，刃如驟雨，砲聲響亮，齊衝至轅門，誰敢抵當，真是勢如破竹。怎見得，正是：

四下裏大砲亂響，萬刃車刀劍如梭。三軍踴躍縱征鼙，馬踹人身逕過。風起處遮天迷地，火來時煙飛焰裏。軍吶喊，天翻地覆；將用法，虎下崖坡。著刀軍連聲叫苦；傷鎗將鎧甲難馱。打著的焦頭爛額；絕了命身臥沙窩。姜子牙有法難使；金、木二吒也自難摹。李靖難使金塔；雷震子止保皇哥。南宮适抱頭而走；武成王不顧兵戈。四賢八俊俱無用，馬死人亡遍地拖。正是：遍地草梢含碧血，滿田低陷壘行屍。

且說韓昇、韓變兄弟二人，夜劫子牙行營，喊聲連天，衝進轅門。子牙在中軍忽聽得劫營，急自上騎。左右門人俱來中軍護衛。只見黑雲密布，風火交加，刀刃齊下，如山崩地裂之勢，燈燭難支。三千火車兵衝進轅門，如潮奔浪滾，如何抵當。況且黑夜，彼此不能相顧，只殺得血流成渠，屍骸遍野，那分別人自己。武王上了逍遙馬，毛公遂、周公旦保駕前行。韓榮在陣後擂鼓，催動三軍，只殺得周兵七零八落，君不能顧臣，父不能顧子。只見韓昇、韓變趁勢趕子牙，幸得子牙執著杏黃旗，遮護了前面一段；軍士將領一擁奔走。韓昇、韓變二人催著萬刃車往前緊趕，把子牙趕得上天無路。直殺到天明，韓昇、韓變大叫曰：「今日不捉姜尚，誓不回兵！」望前越趕，吩咐三千兵卒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子牙見韓昇趕至無休，看看至金雞嶺下，只見前面兩杆大紅旗展，子牙見是催糧官鄭倫來至，其心少安。

且說鄭倫坐騎出山口，正迎子牙，忙問曰：「元帥為何失利？」子牙曰：「後有追兵，用的是萬刃車，又是風火助威，勢不可當。此是左道異術，你仔細且避其銳。」鄭倫把坐下金睛獸一磕，往前迎來。只見韓昇兄弟在前緊趕，三千兵隨後，少離半射之地。鄭倫與韓昇、韓變撞頭滿懷，鄭倫大喝曰：「好匹夫！怎敢追我元帥！」韓昇曰：「你來也替不得他！」把鎗搖動來刺。鄭倫手中杵赴面交還，鄭倫知他萬刃車利害，只見後面一片風火兵刃擁來，鄭倫知其所以，只一合，忙運動鼻子內兩道白光，一聲響，對著韓昇兄弟二人哼了一聲，韓昇、韓變兄弟二人坐不住鞍轎，翻下馬來，被烏鴉兵生擒活捉，上了繩索。兄弟兩個方睜開眼時，見已被擒捉：「呀」的一聲歎曰：「天亡我也！」後面三千兵架車前進，見主將被擒，其法已解，風

火兵刃，化為烏有，眾兵撒回身，就跑奔回來，正遇韓榮任意趕殺周兵，看見三千兵奔回，風火兵刃全無，不見二子回來，忙問曰：「二位小將軍安在？」眾兵曰：「二位將軍趕姜子牙至一山邊，只見一將出來，與二位將軍交戰，未及一合，不知怎麼跌下馬來，被他捉去。我等在後，不一時，風火兵刃全無，止有此車而已，只得敗回，幸遇老將軍，望乞定奪。」韓榮聽得二子被擒，心中惶惶，不敢戀戰，只得收兵進關。不表。　　且說鄭倫擒了二將，來見子牙。子牙大喜，押在糧車上，同子牙回軍；於路遇著武王、毛公遂等，眾門人諸將齊集，大抵是黃夜交兵，便是有道術的也只顧得自己，故此大折一陣。子牙問安，武王曰：「孤幾乎誟殺！幸得毛公遂保孤，方得免難。」子牙曰：「皆是尚之罪也。」彼此安慰，治酒壓驚，一宿不表。次日，整頓雄師，便至汜水關下紮營，放砲吶喊，聲振天地，韓榮聽得砲聲響，著人打探；來報曰：「啟總兵：周兵復至關下安營。」韓榮大驚：「周兵復至，吾子休矣！」親自上城，差官打聽。　　且說子牙陞帳坐下，眾將參謁畢，子牙傳令，擺五方隊伍，吾親自取關。」眾將官切齒深恨韓昇、韓變。子牙至關下叫曰：「請韓總兵答話！」韓榮在城樓上現身，大叫曰：「姜子牙，你是敗軍之將，焉敢復來至此？」子牙大笑曰：「吾雖誤中你的奸計，此關我畢竟要取你的。你知那得勝將軍今已被我擒下。」命兩邊左右：「押過韓昇、韓變來！」左右將二人押過來，在馬頭前。韓榮見二子篷頭跣足，繩博二臂，押在軍前，不覺心痛，忙大叫曰：「姜元帥，二子無知，冒犯虎威，罪在不赦，望元帥大開惻隱，憐而赦之，吾願獻汜水關以報之耳。」韓昇大呼曰：「父親不可獻關！你乃紂王之股肱，食君之重祿，豈可惜子之命，而失臣節也！只宜謹守關隘，俟天子救兵到日，協力同心，共擒姜尚匹夫，那時碎屍萬段，為子報仇，未為晚也。我二人萬死無恨！」子牙聽得大怒，令左右：「斬之！」只見南宮适奉令，手起刀落，連斬二將於關下。韓榮見子受誅，心如刀割，大叫一聲，往城下自墜而死。可憐父子三人，捐軀盡節，千古罕及。後人有詩讚之：　　　　汜水滔滔日夜流，韓榮志與國同休。父存臣節孤猿泣，子盡忠貞老鶴愁。一死依稀酬社稷，三魂縹緲傲王侯。如今屈指應無愧，笑殺當年兒女儔。」　　話說韓榮墜城而死，城中百姓開關，迎接子牙人馬進汜水關。父老焚香迎接武王進帥府，眾將官懽喜，查點府庫錢糧停妥，出榜安民。武王命厚葬韓榮父子，子牙傳令，治酒款待有功人員，在關上住了三四日。　　且說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在碧遊床靜坐，忽金霞童兒來報：「有白鶴童兒至此。」太乙真人出洞，見白鶴童兒手執玉劄降臨，言曰：「請師叔下山，同會誅仙陣。」太乙真人望崑崙謝恩畢，白鶴童子回玉虛。不表。

　　且說太乙真人吩咐：「叫哪吒來。」慌忙來至，見師父行禮畢，真人曰：「你如今養的傷痕痊癒，你可先下山，我隨後就來，共破誅仙陣也。」哪吒領師命，方欲下山，真人曰：「你且站住。當日玉虛宮掌教天尊也曾贈子牙三盃酒；你今下山，我也贈你三盃如何？」哪吒感謝，

真人命金霞童兒斟酒過來，贈哪吒頭一盃酒；哪吒謝過，一飲而盡。真人袖內取一枚棗兒遞與哪吒過酒。哪吒連飲三盃，吃了三枚火棗。真人送哪吒出洞府，看哪吒上了風火輪，真人方進洞去。哪吒提火尖鎗，方欲駕土遁前行，只見左邊一聲響，長出一隻臂膊來。哪吒大驚曰：「怎的了？」還不曾說得完，右邊也長出一隻臂膊來。哪吒唬得目睜口呆。只聽得左右齊聲響，長出六隻手來，共是八條臂膊；又長出三個頭來。哪吒著慌，無可奈何，自思：「且回去，問我師父來。」只得登回風火輪，方至洞門，只見太乙真人也至門首，拍掌大笑曰：「奇哉！奇哉！」有詩為證：　　　　瓊漿三盞透三關，火棗頻添壯士顏。八臂已成神妙術，三頭莫作等閒看。須臾變化超凡聖，頃刻風雷任往還。不是西岐多異士，只因天意惡奸讒。　　話說哪吒回來見太乙真人，曰：「弟子長出這些手，丫丫叉叉，怎好用兵？」真人曰：「子牙行營有許多異士，然而有雙翼者，有變化者，有地行者，有奇珍者，有異寶者，今著你現三頭八臂，不負我金光洞裏所傳。此去進五關，也見周朝人物稀奇，個個俊傑。這法隱隱現現，但憑你自己心意。」哪吒感謝師尊恩德。太乙真人傳哪吒隱現之法，哪吒大喜，一手執乾坤圈，一手執混天綾，兩隻手擎兩根火尖鎗，還空三手。真人又將九龍神火罩，又取陰陽劍，共成八件兵器。哪吒拜辭了師父下山，逕往汜水關來。正是：　　　　余化刀傷歸洞府，今朝變化更神通。　　且說姜元帥在汜水關計點軍將，收拾界牌關，忽然想起師尊偈來：「『界牌關下遇誅仙』，此事不知有何吉凶。且不可妄動。」又思：「若不進兵，恐誤誤了日期。」正在殿上憂慮，忽報：「黃龍真人來至。」子牙迎接至中堂，打稽首，分賓主坐下。黃龍真人曰：「前邊就是誅仙陣，非可草率前進。子牙可吩咐門人，搭起蘆篷席殿，迎接各處真人異士，伺候掌教師尊，方可前進。」子牙聽畢，忙令南宮适、武吉起蓋蘆篷去了。

　　且說哪吒現了三首八臂，登風火輪，面如藍靛，發似朱砂，丫丫叉叉，七八隻手，走進關來。軍校不知是哪吒現此化身，著忙飛報子牙：「稟元帥：外面有一個三頭八臂的將官，要進關來，請令定奪。」子牙令李靖：「去探來。」李靖出府，果見三頭八臂的人，甚是凶惡，李靖問曰：「來者何人？」哪吒見是李靖，忙叫：「父親，孩兒是三太子哪吒。」李靖大驚，問曰：「你如何得此大術？」哪吒把火棗之事說了一遍。李靖進殿回子牙，備言前事。子牙大喜，傳令：「令來。」哪吒進殿，拜見元帥。眾將觀之，無有不悅，俱來稱賀。不表。且見次日南宮适來回報曰：「稟元帥：蘆篷俱已完備。」黃龍真人曰：「如今只是洞府門人去得，以下將官一概都去不得。」子牙傳下令來：「諸位官將保武王緊守關隘，不得擅離。我同黃龍真人與諸門人弟子前去蘆篷，伺候掌教師尊與列位仙長，會誅仙陣。如有妄動者，定按軍法。」眾將領命去訖。子牙進後殿來見武王，曰：「臣先去取關，大王且同眾將住於此處。俟取了界牌關，差官來接聖駕。」武王曰：「相父前途保重。」子牙感謝畢，復至前殿，與黃龍真人同眾門弟子離了汜水關，行有四十

里，來至蘆篷。只見懸花結綵，疊錦鋪氈。黃龍真人同子牙上了蘆篷坐下。少時間，只見廣成子來至；赤精子隨至。次日，懼留孫、文殊廣法天尊、普賢真人、慈航道人、玉鼎真人來至；隨後有雲中子、太乙真人、清虛道德真君、道行天尊、靈寶大法師俱陸續來至。子牙一一上下迎接，俱至蘆篷坐下。少時，又是陸壓道人來至，稽首坐下。陸壓曰：「如今誅仙陣一會，只有萬仙陣再會一次，吾等劫運已滿，自此歸山，再圖精進，以正道果。」眾道人曰：「師兄之言正是如此。」眾皆默坐，專候掌教師尊。不一時，只聽得空中有環佩之聲，眾仙知道是燃燈道人來了，眾道人起身，降階迎上篷來，行禮坐下。燃燈道人曰：「誅仙陣只在前面，諸友可曾見麼？」眾道人曰：「前面不見甚麼光景。」燃燈曰：「那一派紅氣罩住的便是。」眾道友俱起身，定睛觀看。不表。

且說多寶道人已知闡教門人來了，用手發一聲掌心雷，把紅氣展開，現出陣來。蘆篷上眾仙正看，只見紅氣閃開，陣圖已現，好利害：殺氣騰騰，陰雲慘慘，怪霧盤旋，冷風習習，或隱或現，或昇或降，上下反覆不定。內中有黃龍真人曰：「吾等今犯殺戒，該惹紅塵，既遇此陣，也當得一會。」燃燈曰：「自古聖人云：

只觀善地千千次，莫看人間殺伐臨。」 內中有十二代弟子倒有八九位要去。燃燈道人阻不住，齊起身下了蘆篷，諸門人也隨著來看此陣。行至陣前，果然是驚心駭目，怪氣冷人。眾仙俱不肯就回，只管貪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老子一爇化三清

詩曰：

一氣三清勢更奇，壺中妙法貫須彌。移來一木還生我，運去分身莫浪疑。

誅戮散仙根行淺，完全正果道無私。須知順逆皆天定，截教門人枉自癡。

話說眾門人來看誅仙陣，只見正東上掛一口誅仙劍，正南上掛一口戮仙劍，正西上掛一口陷仙劍，正北上掛一口絕仙劍，前後有門有戶，殺氣森森，陰風颯颯。眾人貪看，只聽得裏面作歌曰：

「兵戈劍戈，怎脫誅仙禍；情魔意魔，反起無名火。今日難過，死生在我。玉虛宮招災惹禍，穿心寶鎖，回頭纔知往事訛。咫尺起風波。這番怎逃躲。自倚才能，早晚遭折挫！」

話說多寶道人在陣內作歌，燃燈曰：「眾道友，你們聽聽作的歌聲，豈是善良之輩！我等且各自回蘆篷，等掌教師尊來，自有處治。」話猶未了，方欲回身，只見陣內多寶道人仗劍一躍而出，大呼曰：「廣成子不要走，吾來也！」廣成子大怒曰：「多寶道人，如今又是在你碧遊宮，倚你人多，再三欺我；況你掌教師尊吩咐過，你等全不遵依，又擺此誅仙陣。我等犯了殺戒，畢竟你等俱入劫數之內，故造擺此業障耳。正所謂：『閻羅註定三更死，怎肯留人到五更』！」廣成子仗劍來取多寶道人。道人手中劍赴面交還。怎見得：　　仙風陣陣滾塵沙，四劍忙迎影亂斜。一個是玉虛宮內真人輩；一個是截教門中根行差。一個是廣成不老神仙體；一個是多寶西方拜釋迦。二教只因逢殺運，誅仙陣上亂如麻。　　話說廣成子祭起番天印，多寶道人躲不及，一印正中後心，撲的打了一跌，多寶道人逃回陣中去了。燃燈曰：「且各自回去，再作商議。」眾仙俱上蘆篷坐下。只聽得半空中仙樂齊鳴，異香縹緲，從空而降。眾仙下篷來，迎掌教師尊。只見元始天尊坐九龍沉香輦，馥馥香煙，氤氳徧地。正是：　　提爐對對煙生霧，羽扇分開白鶴朝。　　話說燃燈眾人明香引道，接上蘆篷。元始坐下，諸弟子拜畢，元始曰：「今日誅仙陣上，纔分別得彼此。」元始正坐，弟子侍立兩邊。至子時正，元始頂上現出慶雲，垂珠瓔珞，金花萬朵，絡繹不斷，遠近照耀。多寶道人正在陣中打點，看見慶雲昇起，知是元始降臨，自思：「此陣必須我師尊來至，方可有為；不然，如何抵得過他？」　　次日，果見碧遊宮通天教主來了。半空中仙音響亮，異香襲襲，隨侍有大小眾仙，來的是截教門中師尊。怎見他的好處，有詩為證：　　鴻鈞生化見天開，地丑人寅上法臺。煉就金身無量劫，碧遊宮內育多才。　　話說多寶道人見半空中仙樂響亮，如是他師尊來至，忙出陣拜迎進了陣，卜了八卦臺坐下，眾門人侍立臺下，有上四代弟子，乃多寶道人、金靈聖母、武當聖母、龜靈聖母；又有金光仙、烏雲仙、毘盧仙、靈牙仙、虬首仙、金箍仙、長耳定光仙相從在此。通天教主乃是掌截教之鼻祖，修成五氣朝元，三花聚頂，也是萬劫不壞之身。至子時，五氣沖空。燃燈已知截教師尊來至。次日天明，燃燈啟曰：「老師，今日可會誅仙陣麼？」元始曰：「此地豈久居之所？」吩咐弟子：「排班。」赤精子對廣成子；太乙真人對靈寶大法師；清虛道德真君對懼留孫；文殊廣法天尊對普賢真人；雲中子對慈航道人；玉鼎真人對道行天尊；黃龍真人對陸壓；燃燈同子牙在後；金、木二吒執提爐；韋護與雷震子並列；李靖在後；哪吒先行。只見誅仙陣內金鐘響處，一對旗開，只見奎牛上坐的是通天教主，左右立諸代門人。通天教主見元始天尊，打稽首曰：「道兄請了！」元始曰：「賢弟為何設此惡陣？這是何說？當時在你碧遊宮共議『封神榜』，當面彌封，立有三等：根行深者，成其仙道；根行稍次，成其神道；根行淺薄，成其人道，仍隨輪迴之劫。　此乃天地之生化也。成湯無道，氣數

當終；周室仁明，應運當興，難道不知，反來阻逆姜尚，有背上天垂象。且當日『封神榜』內應有三百六十五度，分有八部列宿群星，當有這三山五岳之人在數，賢弟為何出乎反乎，自取失信之愆。況此惡陣，立名便自可惡。只『誅仙』二字，可是你我道家所為的事！且此劍立有『誅』、『戳』、『陷』、『絕』之名，亦非是你我道家所用之物。這是何說，你作此禍端？」通天教主曰：「道兄不必問我，你只問廣成子，便知我的本心。」元始問廣成子曰：「這事如何說？」廣成子把三謁碧遊宮的事說了一遍。通天教主曰：「廣成子，你曾罵我的教下不論是非，不分好歹，縱羽毛禽獸亦不擇而教，一體同觀。想吾師一教傳三友，吾與羽毛禽獸相並；道兄難道與我不是一本相傳？」元始曰：「賢弟，你也莫怪廣成子。其實，你門下胡為亂做，不知順逆，一味恃強，人言獸行。況賢弟也不擇是何根行，一意收留，致有彼此搬鬥是非，令生靈塗炭。你心忍乎！」通天教主曰：「據道兄所說，只是你的門人有理，連罵我也是應該的？不念一門手足罷了。我已是擺了此陣，道兄就破吾此陣，便見高下。」元始曰：「你要我破此陣，這也不難，待吾自來見你此陣。」通天教主兜回奎牛，進了戮仙門；眾門人隨著進去。且看元始進來破此陣。正是：

截闡道德皆正果，方知兩教不虛傳。

話說元始在九龍沉香輦上，扶住飛來椅，徐徐正行至東震地，乃誅仙門。門上挂一口寶劍，名曰誅仙劍。元始把輦一拍，命四揭諦神撮起輦來，四腳生有四枝金蓮花；花瓣上生光；光上又生花。一時有萬朵金蓮照在空中。元始坐在當中，逕進誅仙陣門來。通天教主發一聲掌心雷，震動那一口寶劍一幌，好生利害！雖是元始，頂上還飄飄落下一朵蓮花來。元始進了誅仙門，裏邊又是一層，名為誅仙闕。元始從正南上往裏走，至正西，又在正北坎地上看了一遍。元始作一歌以笑之，歌曰：

「好笑通天有厚顏，空將四劍挂中間。枉勞用盡心機術，獨我縱橫任往還。」

話說元始依舊還出東門而去。眾門人迎接，上了蘆篷。燃燈請問曰：「老師！此陣中有何光景？」元始曰：「看不得。」南極仙翁曰：「老師既入陣中，今日如何不破了他的，讓姜師弟好東行？」元始曰：「古云：『先師次長。』雖然吾掌此教，況有師長在前，豈可獨自專擅？候大師兄來，自有道理。」話說未了，只聽得半空中一派仙樂之聲，異香縹緲，板角青牛上坐一聖人，有玄都大法師牽住此牛，飄飄落下來。元始天尊率領眾門人前來迎接。怎見得，有詩為證：

不二門中法更玄，汞鉛相見結胎仙。未離母腹頭先白，纔到神霄氣已全。室內煉丹攙戊己，爐中有藥奪先天。生成八景宮中客，不記人間幾萬年。

話說元始見太上老君駕臨，同眾門人下篷迎接，二人攜手上篷坐下，眾門人下拜，侍立兩旁。老子曰：「通天賢弟擺此誅仙陣，反阻周兵，使姜尚不得東行，此是何意？吾因此來問他，看他有甚麼言語對我。」元始曰：「今日貧道自專，先進他陣中走了一遭，未曾與他較量。」老子曰：「你就破了他的罷了。他肯相從就罷；他若不肯相從，便將他拿上紫霄宮去見老師，看他如何

講。」二位教主坐在篷上，俱有慶雲彩氣上通於天，把界牌關照耀通紅。至次日天明，通天教主傳下法旨，令眾門人排班出去：「大師兄也來了，看他今日如何講？」多寶道人同眾門人擊動了金鐘玉磬，逕出誅仙陣來，請老子答話。哪吒報上篷來。少時，蘆篷裏香煙靄靄，瑞彩翩翩，你看老子騎著青牛而來。怎見得，有詩為證：　　　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仙音隔隴聞。闢地開天為教主，爐中煉出錦乾坤。話說老子至陣前，通天教主打稽首曰：「道兄請了。」老子曰：「賢弟，我與你三人共立『封神榜』，乃是體上天應運劫數。你如何反阻周兵，使姜尚有違天命？」通天教主曰：「道兄，你休要執一偏向。廣成子三進碧遊宮，面辱吾教，惡語詈罵，犯上不守規矩。昨日二兄堅意只向自己門徒，反滅我等手足，是何道理？今兄長不責自己弟子，反來怪我，此是何意？如若要我釋怨，可將廣成子送至碧遊宮，等我發落，我便甘休；若是半字不肯，任憑長兄施為，各存二教本領，以決雌雄！」老子曰：「似你這等說話，反是不偏向的？你偏聽門人背後之言，徹動無明之火，擺此惡陣，殘害生靈；莫說廣成子未必有此言語，便有，也罪不致此。你就動此念頭，悔卻初心，有逆天道，不守清規，有犯嗔痴之戒。你趁早聽我之言，速速將此陣解釋，回守碧遊宮，改過前愆，尚可容你還掌截教；若不聽我言，拿你去紫霄宮，見了師尊，將你貶入輪迴，永不能再至碧遊宮，那時悔之晚矣！」通天教主聽罷，須彌山紅了半邊，修行眼雙睛煙起，大怒，叫曰：「李聃！我和你一體同人，總掌二教，你如何這等欺滅我，偏心護短，一意遮飾，將我搶白，難道我不如你！吾已擺下此陣，斷不與你甘休！你敢來破我此陣？」老子笑曰：「有何難哉！你不可後悔！」正是：　　　元始大道今舒展，方顯玄都不二門。　　　老子復又曰：「既然要破我陣，我先讓你進此陣，運用停當，我再進來，毋令得你手慌腳亂。」通天道人大怒曰：「任你進吾陣來，吾自有擒你之處！」道罷，通天道人隨兜奎牛進陷仙門去，在陷仙闕下，等候老子。老子將青牛一拍，往西方兌地來；至陷仙門下，將青牛催動，只見四足祥光白霧，紫氣紅雲，騰騰而起。老子又將太極圖抖開，化一座金橋，昂然入陷仙門來。老子作歌，歌曰：　　　「玄黃外兮拜明師，混沌時兮任我為。五行兮在我掌握，大道兮渡進群迷。清靜兮修成金塔，閑遊兮曾出關西。兩手包羅天地外，腹安五嶽共須彌。」　　　話說老子歌罷，逕入陣來。　　　且說通天教主見老子昂然直入，卻把手中雷放出。一聲響亮，震動了陷仙門上的寶劍。這寶劍一動，任你人仙首落。老子大笑曰：「通天賢弟，少得無禮，看吾扁拐！」劈面打來。通天教主見老子進陣，如入無人之境，不覺滿面通紅，遍身火發，將手中劍火速忙迎。正在戰間，老子笑曰：「你不明至道，何以管立教宗？」又一扁拐照臉打來。通天教主大怒曰：「你有何道術，敢逆誅我的門徒？此恨怎消！」將劍擋拐，二聖人戰在誅仙陣內，不分上下，敵鬥數番。正是：　　　邪正逞胸中妙訣，水清處方顯魚龍。　　　話說二位聖人戰在陷仙門裏，人人各自施威。方至半

個時辰，只見陷仙門裏八卦臺下，有許多截教門人，一個個睜睛豎目，那陣內四面八方雷鳴風吼、電光閃灼、霧氣昏迷。怎見得，有讚為證：　　　風氣呼嚎，乾坤蕩漾；雷聲激烈，震動山川。電掣紅綃，鑽雲飛火；霧迷日月，大地遮漫。風刮得沙塵掩面，雷驚得虎豹藏形，電閃得飛禽亂舞，霧迷得樹木無蹤。那風只攪得通天河波翻浪滾；那雷只震得界牌關地裂山崩；那電只閃得誅仙陣眾仙迷眼；那霧只迷得蘆篷下失了門人。這風真是推山轉石松篁倒；這雷真是威風凜冽震人驚；這電真是流天照野金蛇走；這霧真是彌彌漫漫蔽九重。　　　話說老子在陷仙門大戰，自己頂上現出玲瓏寶塔在空中，那怕他雷鳴風吼。老子自思：「他只知仗他道術，不知守己修身，我也顯一顯玄都紫府手段與他的門人看看！」把青牛一拎，跳出圈子來；把魚尾冠一推，只見頂上三道氣出，化為三清。老子復與通天教主來戰。只聽得正東上一聲鐘響，來了一位道人，戴九雲冠，穿大紅白鶴絳綃衣，騎白而來；手仗一口寶劍，大呼曰：「李道兄！吾來助你一臂之力！」通天教主認不得，隨聲問曰：「那道者是何人？」道者答曰：「吾有詩為證：　　　　混元初判道為先，常有常無得自然。紫氣東來三萬里，函關初度五千年。」　　道人作罷詩曰：「吾乃上清道人是也。」仗手中劍來取。通天教主不知上清道人出於何處，慌忙招架。只聽得正南上又有鐘響，來了一位道者，戴如意冠，穿淡黃八卦衣，騎天馬而來；一手執靈芝如意，大呼曰：「李道兄！吾來佐你共伏通天道人！」把天馬一兜，仗如意打來。通天教主曰：「來者何人？」道人曰：「我也認不得，還稱你做截教之主？聽吾道來。詩曰：　　　　函關初出至崑崙，一統華夷屬道門。我體本同天地老，須彌山倒性還存。 吾乃玉清道人是也。」通天教主不知其故：「自古至今，鴻鈞一道傳三友；上清、玉清不知從何教而來？」手中雖是招架，心中甚是疑惑。正尋思未已，正北上又是一聲玉磬響，來了一位道人，戴九霄冠，穿八寶萬壽紫霞衣；一手執龍鬚扇，一手執三寶玉如意，騎地吼而來，大呼：「李道兄！貧道來輔你共破陷仙陣也！」通天教主又見來了這一位蒼顏鶴髮道人，心上不安，忙問曰：「來者何人？」道人曰：「你聽我道來。詩曰：　　　　混沌從來不計年，鴻濛剖處我居先。參同天地玄黃理，任你傍門望眼穿。 吾乃太清道人是也。」四位天尊圍住了通天教主，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通天教主止有招架之功。　　　且說截教門人見三位來的道人身上霞光萬道，瑞彩千條，光蟬燦爛，映目射眼，內有長耳定光仙暗思：「好一個闡教，來得畢竟正氣！」深自羨慕。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三教會破誅仙陣 詩曰：　　　　誅仙惡陣四門排，黃霧狂風雷火偕。遇劫黃冠遭劫運，墮塵羽士盡塵埋。　　　　劍光徒有吞神骨，符印空勞吐黑霾。縱有通天無上法，時逢聖主應多乖。

話說老子一氣化的三清，不過是元氣而已，雖然有形有色，裹住了通天教主，也不能傷他。──此是老子氣化分身之妙，迷惑通天教主，竟不能識。老子見一氣將消，在青牛上作詩一首，詩曰：　　　　「先天

而老後天生，借李成形得姓名。曾拜鴻鈞修道德，方知一氣化三清。」

話說老子作罷詩，一聲鐘響，就不見了三位道人。通天教主心下愈加疑惑，不覺出神，被老子打了二三扁拐。多寶道人見師父受了虧，在八卦臺作歌而來。歌曰：

「碧游宮內談玄妙，豈忍吾師扁拐傷；只今舒展胸中術，且與師伯做一場！」

歌罷，大呼：「師伯！我來了！」好多寶道人！仗劍飛來直取。老子笑曰：「米粒之珠，也放光華！」把扁拐架劍，隨取風火蒲團祭起空中，命黃巾力士：「將此道人拿去，放在桃園，俟吾發落！」黃巾力士將風火蒲團把多寶道人捲將去了。正是：

從今棄邪歸正道，他與西方卻有緣。　　且說老子用風火蒲團把多寶道人拿往玄都去了，老子竟不戀戰，出了陷仙門，來至蘆篷。眾門人與元始迎接坐下。元始問曰：「今日入陣，道兄見裏面光景如何？」老子笑曰：「他雖擺此惡陣，急切也難破他的；被吾打了二三扁拐。多寶道人被吾用風火蒲團拿往玄都去了。」元始曰：「此陣有四門，得四位有力量的方能破得。」老子曰：「我與你只顧得兩處，還有兩處，非眾門人所敢破之陣。此劍你我不怕，別人怎麼經得起？」正議論間，忽見廣成子來稟曰：「二位老師，外面有西方教下準提道人來至。」老子、元始二人忙下篷迎接，請上篷來，敘禮畢，坐下。老子笑曰：「道兄此來，無非為破誅仙陣來，收西方有緣；只是貧道正欲借重，不意道兄先來，正合天數，妙不可言！」準提道人曰：「不瞞道兄說，我那西方：花開見人人見我。因此貧道來東南兩土，未遇有緣；又幾番見東南二處有數百道紅氣沖空，知是有緣，貧道借此而來，渡得有緣，以興西法，故不辭跋涉，會一會截教門下諸友也。」老子曰：「今日道兄此來，正應上天垂象之兆。」準提道人問曰：「這陣內有四口寶劍，俱是先天妙物，不知當初如何落在截教門下？」老子曰：「當時有一分寶巖，吾師分寶鎮壓各方；後來此四口劍就是我通天賢弟得去，已知他今日用此作難。雖然眾仙有厄，原是數當如此。如今道兄來的恰好；只是再得一位，方可破此陣耳。」準提道人曰：「既然如此，總來為渡有緣，待我去請我教主來。正應三教會誅仙，分辨玉石。」老子大喜，準提道人辭了老子，往西方來請西方教主接引道人，共遇有緣。正是：　　　佛光出在周王世，興在明章釋教開。　　且說準提來至西方，見了接引道人，打稽首坐下。接引道人曰：「道友往東土去，為何回來太速？」準提道人曰：「吾見紅光數百道俱出闡、截二教之門。今通天教主擺一誅仙陣，陣有四門，非四人不能破。如今有了三位，還少一位。貧道特來請道兄去走一遭，以完善果。」西方教主曰：「但我自未曾離清淨之鄉，恐不諳紅塵之事，有誤所委，反為不美。」準提曰：「道兄，我與你俱是自在無為，豈有不能破那有象之陣！道兄不必推辭，須當同往。」接引道人如準提道人之言，同往東土而來。只見足踏祥雲，霎時而至蘆篷。廣成子來稟老子與元始曰：「西方二位尊師至矣。」老子與元始率領眾門人下篷來迎接。見一道人，身高丈六。但見：　　　大仙赤腳棗梨香，足踏祥雲更異常。十二蓮臺演法寶，八德池邊現白光。　　　壽同天地言非謬，福比洪波語豈狂。修成舍利名胎息，清閑極樂是西方。　　話說老子與元始迎接接引、準提上了蘆篷，打稽首，坐下。老子曰：「今日敢煩，就是三教會盟，共完劫運，非吾等故作此障孽耳。」接引道人曰：「貧道來此，會有緣之客，也是欲了冥數。」元始曰：「今

日四友俱全，當早破此陣，何故在此紅塵中擾攘也！」老子曰：「你且吩咐眾弟子，明日破陣。」元始命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廣成子、赤精子：「你四人伸手過來。」元始各書了一道符印在手心裏：「明日你等見陣內雷響，有火光沖起，齊把他四口寶劍摘去，我自有妙用。」四人領命，站過去了。又命燃燈：「你站在空中；若通天教主往上走，你可把定海珠往下打，他自然著傷。一來也知我闡教道法無邊。」元始吩咐畢，各自安息。不言。只等次日黎明，眾門人排班，擊動金鐘、玉磬。四位教主齊至誅仙陣前，傳令命左右：「報與通天教主，我等來破陣也。」左右飛報進陣。只見通天教主領眾門人齊出戮仙門來，迎著四位教主。通天教主對接引、準提道人曰：「你二位乃是西方教下清淨之鄉，至此地意欲何為？」準提道人曰：「俺弟兄二人雖是西方教主，特往此處來遇有緣。道友，你聽我道來：　　身出蓮花清淨臺，三乘妙典法門開。玲瓏舍利超凡俗，瓔珞明珠絕世埃。　　八德池中生紫焰，七珍妙樹長金苔。只因東土多英俊，來遇前緣結聖胎。」

話說接引道人說罷，通天教主曰：「你有你西方，我有我東土，如水火不同居，你為何也來惹此煩惱。你說你蓮花化身，清淨無為，其如五行變化，立竿見影。你聽我道來：　　混元正體合先天，萬劫千番只自然。渺渺無為傳大法，如如不動號初玄。　　爐中久煉全非汞，物外長生盡屬乾。變化無窮還變化，西方佛事屬逃禪。」　　話說準提道人曰：「通天道友，不必誇能鬥舌。道如淵海，豈在口言。只今我四位至此，勸化你好好收了此陣，何如？」通天教主曰：「既是四位至此，畢竟也見個高下。」通天教主說罷，竟進陣去了。元始對西方教主曰：「道兄，如今我四人各進一方，以便一齊攻戰。」接引道人曰：「吾進離宮。」老子曰：「吾進兌宮。」準提曰：「吾進坎地。」元始曰：「吾進震方。」四位教主各分方位而進。　　且說元始先進震方，坐四不相逕進誅仙門。八卦臺上通天教主手發雷聲，震動誅仙寶劍。那劍幌動。元始頂上慶雲迎住，有千朵金花，瓔珞垂珠，絡繹不絕，那劍如何下得來。元始進了誅仙門，立於誅仙闕。只見西方教主進離宮，乃是戮仙門。通天教主也發雷聲震那寶劍。接引道人頂上現出三顆舍利子，射住了戮仙劍。那劍如釘釘一般，如何下來得。西方教主進了戮仙門，至戮仙闕立住。老子進西方陷仙門。通天教主又發雷震那陷仙劍。只見老子頂上現出玲瓏寶塔，萬道光華，射住陷仙劍。老子進了陷仙門，也在陷仙闕立住。準提道人進絕仙門，只見通天教主發一聲雷，震動絕仙劍。準提道人手執七寶妙樹，上邊放出千青金蓮，射住了絕仙劍，也進了絕仙門來，到了絕仙闕。四位教主，齊進闕前。老子曰：「通天教主，吾等齊進了你誅仙陣，你意欲何為？」老子隨手發雷，震動四野，誅仙陣內一股黃霧騰起，迷住了誅仙陣。怎見得，　　騰騰黃霧，艷艷金光。騰

騰黃霧，誅仙陣內似噴雲；艷艷金光，八卦臺前如氣罩。劍戟戈矛，渾如鐵桶；東西南北，恰似銅牆。此正是截教神仙施法力，通天教主顯神通。愰眼迷天遮日月，搖風噴火撼江山。四位聖人齊會此，劫數相遭豈易逢。　　且說四位教主齊進四闕之中，通天教主仗劍來取接引道人。接引道人手無寸鐵，只有一拂塵架來。拂塵上有五色蓮花，朵朵托劍。老子舉扁拐紛紛的打來。元始將三寶玉如意架劍亂打。只見準提道人把身子搖動，大呼曰：「道友快來！」半空中又來了孔雀大明王。準提現出法身，有二十四首，十八隻手，執定了瓔珞、傘蓋、花貫、魚腸、金弓、銀戟、加持神杵、寶銼、金瓶，把通天教主裹在當中。老子扁拐夾後心就一扁拐，打的通天教主三昧真火冒出。元始祭三寶玉如意來打通天教主。通天教主方纔招架玉如意，不防被準提一加持杵打中，通天教主翻鞍滾下奎牛，教主就借土遁而起。不知燃燈在空中等侯，纔待上時，被燃燈一定海珠又打下來。陣內雷聲且急，外面四仙家各有符印在身，奔入陣中，廣成子摘去誅仙劍，赤精子摘去戮仙劍，玉鼎真人摘去陷仙劍，道行天尊摘去絕仙劍。四劍既摘去，其陣已破。通天道人獨自逃歸；眾門人各散去了。　　且說四位教主破了誅仙陣，元始作詩以笑之，詩曰：　　堪笑通天教不明，千年掌教陷群生。仗伊黨惡污仙教，番聚邪宗枉橫行。
寶劍空懸成底事，元神虛耗竟無名。不知順逆先遭辱，猶欲鴻鈞說反盈。　　話說四位教主上了蘆篷坐下。元始稱謝西方教主曰：「為我等門人犯戒，動勞道兄扶持，得完此劫數，尚容稱謝！」老子曰：「通天教主逆天行事，自然有敗而無勝。你我順天行事，天道福善禍淫，毫無差錯，如燈取影耳。今此陣破了，你等劫數將完，各有好處。姜尚，你去取關；吾等且回山去。」眾門人俱別過姜子牙，隨四位教主各回山去了。　　子牙送別師尊，自回汜水關來會武王；眾將官來見。元帥至帥府，參見武王。王曰：「相父遠破惡陣，諒有眾仙，孤不敢差人來問候。」子牙謝恩畢，對曰：「荷蒙聖恩，仰仗天威，三教聖人親至，共破了誅仙陣，前至界牌關了，請大王明日前行。」武王傳旨治酒賀功。不表。　　又說通天教主被老子打了一扁拐，又被準提道人打了一加持寶杵，吃了一場大虧，又失了四口寶劍，有何面目見諸大弟子！自思：「不若往紫芝崖立一壇，拜一惡旛，名曰『六魂旛』。」—此旛有六尾，尾上書接引道人、準提道人、老子、元始、武王、姜尚六人姓名，早晚用符印，俟拜完之日，將此旛搖動，要壞六位的性命。正是：　　左道兇心今不息，枉勞空拜六魂旛。 不表通天道人拜旛，後在萬仙陣中用。　　且說界牌開徐蓋陞了銀安殿，與眾將商議曰：「方今周兵取了汜水開，駐兵不發。前日來的那多寶道人擺甚誅仙陣，也不知勝敗。如今且修本，差官往朝歌去取救兵來，共守此關。」只見差官領了本章往朝歌來，一路無詞，渡了黃

河，進了朝歌城，至午門下馬，到文書房。那日是箕子看本，見徐蓋的本大驚：姜尚兵進汜水關，取左右青龍關、佳夢關，兵至界牌關，事有燃眉之急！」箕子忙抱本來見紂王，往鹿臺來。當駕官奏知：「箕子候旨。」紂王曰：「宣來。」箕子上臺，拜罷，將徐蓋本進上。紂王覽本，驚問箕子曰：「不道姜尚作反，侵奪孤之關隘，必須點將協守，方可阻其大惡。」箕子奏曰：「如今四方不寧，姜尚自立武王，其志不小；今率兵六十萬來寇五關，此心腹大患，不得草草而已，願皇上且停飲樂，以國事為本，社稷為重，願皇上察焉！」紂王曰：「皇伯之言是也。朕與眾卿共議，點官協守。」箕子下臺。紂王悶悶不悅，無心懽暢。忽妲己、胡喜妹出殿見駕，行禮坐下。妲己曰：「今日聖上雙鎖眉頭，鬱鬱不樂，卻是為何？」王曰：「御妻不知，今日姜尚興師，侵犯關隘，已占奪三關，實是心腹之大患；況四方刀兵蜂起，使孤心下不安，為宗廟社稷之慮，故此憂心。」妲己笑而奏曰：「陛下不知下情，此俱是邊庭武將，鑽刺網利；架言周兵六十萬來犯關庭，用金賄賂大臣，誣奏陛下，陛下必發錢糧支應；故此守關將官冒破支消，空費朝廷錢糧，實為有私，何常有兵侵關。正為裏外欺君，情實可恨！」紂王聞奏，深信其言有理，因問妲己曰：「倘守關官復有本章，何以批發？」妲己曰：「不必批發，只將齎本官斬了一員，以警將來。」紂王大喜，遂傳旨：「將齎本官梟首，號令於朝歌。正是：

妖言數句江山失，一統華夷盡屬周。

話說紂王信妲己之言，忙傳旨意：「將界牌關走本官即時斬首號令！」箕子知之，忙至內庭，來見紂王：「皇上為何而殺使命？」王曰：「皇伯不知，邊庭鑽刺，詐言周兵六十萬，無非為冒支府庫錢糧之計；此乃是內外欺君，理當斬首，以戒將來。」箕子曰：「姜尚興兵六十萬，自三月十五日金臺拜將，天下盡知，非是今日之奏。皇上若殺界牌關走使，不致緊要；失邊庭將士之心。」王曰：「料姜尚不過一術士耳，有何大志？況且還有四關之險，黃河之隔，孟津之阻，豈一旦而被小事所惑也。皇伯放心，不必憂慮。」箕子長吁一聲而出；看著朝歌宮殿，不覺潸然淚下，嗟歎社稷坵墟。箕子在九間殿作詩以歎之，詩曰：

「憶昔成湯放桀時，諸侯八百歸盡斯。誰知六百餘年後，更甚南巢幾倍奇！」

話說箕子作罷詩回府。不表。

且說姜元帥在汜水關點人馬進征，來辭武王。子牙見武王曰：「老臣先去取關，差官請駕。」武王曰：「但願相父早會諸侯，孤之幸矣。」子牙別了武王，一聲砲響，人馬往界牌關進發。一只離八十里，來之甚快。正行間，只見探馬報入中軍：「已至界牌關下。」子牙傳令：「安營。」點砲吶喊。話說徐蓋已知關外周兵安營，隨同眾將上城來看，周兵一派盡是紅旗，鹿角森嚴，兵威甚肅。徐蓋曰：「子牙乃崑崙羽士，用兵自有調度，只營寨大不相同。」旁有先行官王豹、彭遵答曰：「主將休誇他人本

領，看末將等成功，定拿姜尚，解上朝歌，以正國法。」言罷，各自下城，準備廝殺。只見次日，子牙問帳下：「那員將官關下見頭功？」帳下應聲而出，乃魏賁曰：「末將願往。」姜子牙許之。魏賁上馬，提鎗出營，至關下搦戰。有報馬報入關上曰：「啟主帥：關下有周兵討戰。」徐蓋曰：「眾將官在此，我等先議後行。紂王聽信讒言，殺了差官，是自取滅亡，非為臣不忠之罪。今天下已歸周武，眼見此關難守，眾將不可不知。」彭遵曰：「主將之言差矣！況吾等俱是紂臣，理當盡忠報國，豈可一旦忘君徇私？古云：『食君祿而獻其地，是不忠也。』末將寧死不為！願效犬馬，以報君恩。」言罷，隨上馬出關；見魏賁連人帶馬，渾如一塊烏雲。怎見得：　　　　幞頭純墨染，抹額襯纓紅。皂袍如黑漆，鐵甲似蒼松。鋼鞭懸塔影，寶劍插水鋒。人如下山虎，馬似出海龍。子牙門下客，驍將魏賁雄。　　　　話說彭遵見魏賁，大呼曰：「周將通名來！」魏賁答曰：「吾乃掃蕩成湯天保大元帥姜麾下左哨先鋒魏賁是也。你乃何人？若是知機，早獻關隘，共扶周室；如不倒戈，城破之日，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彭遵大怒，罵曰：「魏賁，你不過馬前一匹夫，敢出大言！」搖鎗催馬直取。魏賁手中鎗赴面相迎。兩馬相交，雙鎗併舉，一場大戰。好魏賁！鎗刀勇猛，戰有三十回合，彭遵戰不過魏賁，掩一鎗往南敗走。魏賁見彭遵敗走，縱馬趕來。彭遵回顧，見魏賁趕下陣來，忙挂下鎗，囊中取出一物，往地下撒來。此物名曰菡萏陣，按三才八卦方位，布成一陣。彭遵先進去了。魏賁不知，將馬趕進陣來。彭遵在馬上發手一個雷聲，把菡萏陣震動，只見一陣黑煙迸出，一聲響，魏賁連人帶馬震得粉碎，彭遵掌得勝鼓進關。報馬報入中軍：「啟元帥：魏賁連人帶馬震為齏粉。」子牙聽罷，歎曰：「魏賁忠勇之士，可憐死於非命，情實可憫！」子牙著實傷悼。彭遵進關，來見徐蓋，將壞了魏賁得勝事說了一遍。徐蓋權為上了功績。次日，徐蓋對眾將曰：「關中糧草不足，朝廷又不點將協守，昨日雖則勝了他一陣，恐此關終難守耳。」正議之間，報：「有周將搦戰。」王豹曰：「末將願往。」上馬，提戟，開關，見一員周將，連人帶馬純是一片青色。王豹曰：「周將何名？」蘇護曰：「吾乃冀州侯蘇護是也。」王豹曰：「蘇護，你乃天下至無情無義之夫！你女受椒房之寵；身為國戚，滿門俱受皇家富貴，不思報本，反助武王叛逆，侵故主之關隘，你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催開馬，搖戟來取蘇護。蘇護手中鎗赴面來迎。二馬相交，鎗戟併舉，蘇護正戰王豹，有蘇全忠、趙丙、孫子羽三將一齊上來，把王豹圍在垓心。王豹如何敵得住，自料寡不敵眾，把馬跳出圈子就走。趙丙隨後趕來。正趕之間，被王豹回手一個劈面雷，打在臉上，可憐隨駕東征，未曾受武王封爵之賞，趙丙翻下鞍韂。孫子羽急來救時，王豹又是一個雷放出，此劈面雷甚是利害，有雷就有火，孫子羽被雷火傷了面門，跌下馬

來，早被王豹一戟一個，皆被刺死。蘇家父子不敢向前。王豹也知機，掌鼓進關，回見徐蓋，連誅二將，得勝回兵慶喜。不表。

且說蘇護父子進營來見子牙，備言損了二將。子牙曰：「你父子久臨戰場，如何不知進退，致損二將？」蘇全忠曰：「元帥在上，若是馬上征戰，自然好招架；今王豹以幻術發手，有雷有火，打在臉上，就要燒壞面門，怎經得起，故此二將失利。」子牙曰：「誤喪忠良，實為可恨！」次日，子牙曰：「眾門人誰去關下走一遭？」言未畢，有雷震子曰：「弟子願往。」子牙許之。雷震子出營，至關下搦戰。報馬報入關中。徐蓋問：「誰去見陣走一遭？」彭遵領令出關，見雷震子十分兇惡，面如藍靛，巨口，赤髮，獠牙上下橫生，彭遵大呼曰：「來者何人？」雷震子曰：「吾乃武王之弟雷震子是也。」彭遵不知雷震子脅有雙翅，搖手中鎗催開馬，來取雷震子。雷震子把風雷翅飛起，使開黃金棍，劈頭來打。彭遵那裏招架得住，撥馬就走。雷震子見他詐敗，忙將翅飛起，趕來甚急，劈頭一棍，彭遵馬遲，急架時，正中肩窩上，打翻馬下，梟了首級，進營來見子牙。子牙上了雷震子功績簿。　　且說探馬報入關中：「彭遵陣亡，將首級號令轅門。」徐蓋曰：「此關終是難守，我知順逆，你們只欲強持。」王豹聽曰：「主將不必性急，待我明日戰不過時，任憑主將處治。」徐蓋默然無語。王豹竟回私宅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第七十九回　穿雲關四將被擒 詩曰：　　　　一關已過一關逢，法寶多端勢更兇。法戒引魂成往事，龍安酥骨有來訌。　　　　幾多險處仍須吉，若許能時總是空。堪笑徐芳徒逆命，枉勞心思竟何從！　　話說徐蓋當晚默默退歸後堂。不提。只見次日王豹也不來見主將，竟領兵出關，往周營搦戰。報馬報入中軍。子牙問：「誰人見陣走一遭？」哪吒應曰：「我願往。」子牙許之。哪吒登風火輪，提火尖鎗，奔出營來。王豹見一將登風火輪而來，忙問曰：「來者莫非哪吒麼？」哪吒答曰：「然也。」搖鎗就刺。王豹的畫戟急架忙迎。王豹知哪吒是闡教門下，自思：「打人不過先下手。」正戰間，發一劈面雷來打哪吒。不知這雷只好傷別人；哪吒乃是蓮花化身之客，他見雷聲至，火焰來，把風火輪一登，輪起空中，雷發無功。哪吒祭起乾坤圈去，正中王豹頂門，打昏落馬；哪吒復一鎗刺死；梟了首級，號令回營，來見子牙，備言前事。子牙大喜。　　且說徐蓋聞報王豹陣亡，暗思：「二將不知時務，自討殺身之禍。不若差官納降，以免生民塗炭。」正憂疑之際，忽報：「有一陀頭來見。」徐蓋命：「請來。」道人進府，至殿前打稽首曰：「徐將軍，貧道稽首。」徐蓋曰：「請了！道者至此，有何見諭？」道人曰：「將軍不知，吾有一門徒，名喚彭遵，喪於雷震子之手；特至此為他報仇。」徐蓋曰：「道者高姓？大名？」道人曰：「貧道姓法，名戒。」徐蓋見道人有些仙風道骨，忙請上坐。法戒不謙，欣

然上坐。徐蓋曰：「姜子牙乃崑崙道德之士，他帳下有三山五岳門人，恐不能勝他。」法戒曰：「徐將軍放心，我連姜尚俱與你拿了，以作將軍之功。」徐蓋曰：「若如此，乃是老師莫大之恩。」忙問：「老師是素，是葷？」法戒曰：「持齋。我不用甚東西。」一夕無詞。次日法戒提劍在手，逕至周營，坐名要請姜子牙答話。探馬報入中軍：「有一頭陀請元帥答話。」子牙傳令，帶眾門人出營，來會這頭陀。只見對面並無士卒，獨自一人。怎見得：

赤金箍，光生燦爛；皂蓋服，白鶴朝雲。絲絛懸水火，頂上焰光生。五遁三除無比賽，胸藏萬象包成。自幼根深成大道，一時應墮紅塵。封神榜上沒他名，要與子牙賭勝。

子牙把四不相催至軍前見法戒，曰：「道者請了！」法戎道：「姜子牙，久聞你大名，今日特來會你。」子牙曰：「道者姓甚？名誰？」法戒曰：「我乃篷萊島煉氣士姓法，名戒。彭遵是吾門下，死於雷震子之手。你只叫他來見我，免得你我分顏！」雷震子在旁，聽得舌尖上丟了一個「雷」字，大怒，罵曰：「討死的潑道！我來也！」把風雷二翅飛在空中，將黃金棍劈面打來。法戒手中劍急架忙迎。兩下裏大戰有四五回合，法戒跳出圈子去，取出一旛，對著雷震子一幌。雷震子跌在塵埃。徐蓋左右軍士將雷震子拿了；雖然綑將起來，只是閉目不知人事。法戒大呼曰：「今番定要擒姜尚！」旁有哪吒大怒，罵曰：「妖道用何邪術，敢傷我道兄也！」登開風火輪，搖開火尖鎗，來戰法戒。法戒未及三四回合，忙把那旛取出來也幌哪吒。哪吒乃蓮花化身，卻無魂魄，如何幌得動他。法戒見哪吒在風火輪上安然不能跌將下來，已自著忙。哪吒見法戎拿一首旛在手內幌，知是左道之術，不能傷己，忙祭乾坤圈打來。法戒躲不及，打了一交。哪吒方欲用鎗來刺，法戒已借土遁去了。子牙收兵回營，見折了雷震子，心下甚惱，納悶在中軍。

且說法戒被哪吒打了一圈，逃回關內。徐蓋見法戒著傷而回，便問：「老師，今日初陣如何失機？」法戒曰：「不妨，是我誤用此寶。他原來是靈珠子化身，原無魂魄，焉能擒他。」忙取丹藥，吃了一粒，即時痊癒；吩咐左右：「把雷震子抬來！」法戒對雷震子將旛連轉兩轉。雷震子睜開眼一覷，已被擒捉。法戒大怒，罵曰：「為你這廝，又被哪吒打了我一圈！」命左右：「拿去殺了！」徐蓋在旁解曰：「老師既來為我末將，且不可斬他，暫監在囹圄之中，候解往朝歌，俟天子發落，表老師莫大之功，亦知末將請老師之微功耳。」—看官：此是徐蓋有意歸周，故假此言遮飾。—法戒聽說，笑曰：「將軍之言甚是有理。」正是：

徐蓋有意歸周主，不怕陀頭道術高。

話說法戒次日出關，又至周營搦戰。軍政官報與子牙。子牙隨即出營會戰，大呼曰：「法戒！今日與你定個雌雄！」催開四不相，仗劍直取。法戒手中劍赴面迎來。戰未及數合，旁有李靖縱馬搖畫杆戟來助子牙。子牙祭起打神鞭早

來打法戒。不知此寶只打得神，法戒非封神榜上之人，正是：

封神榜上無名字，不怕崑崙鞭一條。

話說子牙祭鞭來打法戒，不意被法戒將鞭接去；子牙著忙。忽然土行孫催糧到營前；見法戒將打神鞭接去，土行孫大怒，走向前大呼曰：「吾來也！」法戒見個矮子用條鐵棍打來，法戒仗劍迎戰。三人正殺在一處，不意楊戩也催糧來至，見土行孫大戰頭陀，走馬舞三尖刀亦來助戰。子牙見楊戩來至，心中大喜。兩員運糧官雙戰法戒。正是天數不由人，不意鄭倫催糧也到；鄭倫見土行孫、楊戩雙戰道人，鄭倫自思曰：「今日四人戰這頭陀不下，畢竟是左道之人。我也是督糧官，他成得功，我也成得功！」將金睛獸催開，衝殺過來，就把子牙喜不自勝。子牙兜回四不相，傳令軍士：「擂鼓助戰！」法戒被三運督糧官裹在垓心，不得落空，縱有法寶，如何使用？只見土行孫賓鐵棍在下三路上打了幾棍；法戒意欲逃走；鄭倫見土行孫成功，恐法戒逃遁，忙將鼻竅中兩道白光哼出來。法戒聽得，不知是甚麼東西響，忙抬頭一看，看見兩道白光。正是：

眼見白光出鼻竅，三魂七魄去無蹤。

話說法戒跌倒在地，被烏鴉兵生擒活捉綁了。子牙用符印鎮住了法戒的泥丸宮，掌得勝鼓回營。法戒方睜開眼，見渾身上了繩索，歎曰：「豈知今日在此地誤遭毒手！」追悔無及。只見子牙陞帳坐下，三運官來見子牙。子牙曰：「三運得功不小！」獎諭三運官曰：

「運督軍需，智擒法戒。玄機妙算，奇功莫大！」

子牙獎諭畢。三員官稱謝子牙。子牙傳令：「推法戒來。」眾軍卒將法戎推至中軍。法戒大呼曰：「姜尚，你不必開言。今日天數合該如此，正所謂『大海風波見無限，誰知小術反擒吾。』可知是天命耳。速將軍令施行！」子牙曰：「既知天命，為何不早降？」命左右：「推出去斬了！」眾軍士把法戒擁至轅門，方欲行刑，只見一道人作歌而來，歌曰：

「善惡一時忘念，榮枯都不關心。晦明隱現任浮沉，隨分飢餐餐飲。靜坐蒲團存想，昏贖便有魔侵。故將惡念阻明君，何苦紅塵受刃。」

歌罷，大呼曰：「刀下留人，不可動手！你與我報知元帥，說準提道人來見。」楊戩忙報與子牙曰：「有西方準提道人來至。」子牙同眾門人迎接至轅門外，請準提道人進中軍。準提曰：「不必進營。貧道有一言奉告：法戒雖然違天阻逆元帥，理宜正法；但封神榜上無名，與我西方有緣。貧道特為此而來，望子牙公慈悲。」子牙曰：「老師吩咐，尚豈敢違。」傳令：「放了。」準提上前，扶起法戒曰：「道友，我那西方絕好景致，請道兄皈依：

西方極樂真幽境，風清月朗天籟定。白雲透出引祥光，流水潺潺如谷應。猿嘯鳥啼花木奇，菩提路上芝蘭勝。松搖巖壁散煙霞，竹拂雲霄招彩鳳。七寶林內更逍遙，八德池邊多寂靜，遠列巔峰似插屏，盤旋溪壑如幽磬，曇花開放滿座香，舍利玲瓏超上乘。崑崙地脈發來龍，更比崑崙無命令。」

話說準提道人逆罷西方景致，法戒只得皈依，同準提辭了眾人，回西方去了。一後來法戒舍衛國化祁它太子，得成正果，歸於佛教；至漢明、章二帝時，興教中國，大闡沙門。此是後事。不表。　　且說界牌關主將見法戒被擒，忙命左右，將囹圄中雷震子放了，開關，同雷震子至營門納降。探馬報入中軍：「啟元帥：雷震子轅門等令。」子牙大喜，忙命：「令來。」雷震子至帳前對子牙曰：「徐蓋久欲歸周，屢被眾將阻撓；今特同弟子獻關納降，不敢擅入，在轅門外聽令。」子牙傳令：「令來。」徐蓋縞素進營，拜倒在地，啟曰：「末將有意歸周，無奈左右官將不從，致羈行旌，屢獲罪戾，納款已遲，死罪，死罪！望元帥海宥。」子牙曰：「徐將軍既知天命歸周，亦不為遲，何罪之有？」忙令請起。徐蓋謝過，請子牙進關安撫軍民。子牙傳令：「催人馬進關。」子牙陞銀安殿，一面迎請武王，一面清查戶口、庫藏。次日，武王駕進界牌關。眾將迎接武王上銀安殿，參謁畢，王曰：「相父勞心遠征，使孤不得與相父共享昇平，孤心不安。」子牙曰：「老臣以天下諸侯為重，民坐水火之中，故不敢逆天以圖安樂。」子牙領徐蓋拜見武王，武王曰：「徐將軍獻關有功，命設宴犒賞三軍。」一宵已過。次日，子牙傳令：「起兵前取穿雲關。」放炮起程，三軍吶喊，不過八十里一關，前哨探馬報入中軍：「前軍已抵穿雲關下。」子牙傳令：「放炮安營。」正是：　　戰將東征如猛虎，營前小校似歡狼。　　話說穿雲關主將徐芳乃是徐蓋兄弟。徐芳聞知兄長歸周，只急得三尸神暴跳，口鼻內生煙，大罵：「匹夫不顧父母妻子，失身反叛，苟圖爵位，遺臭萬年！」忙點聚將鼓。眾將俱上殿參謁。徐芳曰：「不幸吾兄忘親背君，苟圖富貴，獻了關隘，已降叛臣。但我一門難免戮身之罪。為今之計，必盡擒賊臣，以贖前罪方可。」只見先行官龍安吉曰：「主將放心，待末將先拿他幾員賊將解往朝歌請罪，然後俟擒渠魁，以贖前愆，以顯忠藎；則主將滿門良眷自然無事矣。」徐芳曰：「此言正合吾意。只願先行與諸將協力同心，以勦叛逆，上報主恩，是吾之願也，其他亦非所顧忌。」眾將商議。不表。　　且說次日，子牙陞帳，問曰：「誰取穿雲關去走一遭？」徐蓋應聲曰：「啟元帥：穿雲關主將乃是末將之弟，不用張弓隻箭，末將說舍弟歸周，以為進身之資。」子牙大喜曰：「將軍若肯如此，真為不世之奇功，豈止進身而已！」徐蓋上馬至關下，大呼曰：「左右，開關！」守關軍卒不敢擅自開關，忙報入帥府：「啟主帥：有大老爺在關下叫關。」徐芳大喜：「快令開關，請來。」把關軍士去了。徐芳吩咐左右：「埋伏刀斧手，兩旁伺候。」不一時，左右開關。徐蓋不知親弟有心拿他，徐蓋進關，來至府前下馬，逕至殿前。徐芳也不動身，問曰：「來者何人？」徐蓋大笑曰：「賢弟何為見我至此，而猶然若不知也？」徐芳大喝一聲，命：「左右，拿了！」兩邊跑出刀斧

手，將徐蓋拿下綁了。徐芳曰：「辱沒祖宗匹夫！你降反賊，也不顧家眷遭殃。今日你自來至此，正是祖宗有靈，不令滿門受屠戮也！」徐蓋大罵曰：「你這不知天時的匹夫！天下盡已歸周，紂王亡在旦夕，何況你這彈丸之地，敢抗拒弔民伐罪之師！你要做忠臣，你比蘇護、黃飛虎如何？洪錦、鄧九公何如？我今被你所擒，死固無足惜；但不知何人擒你，以泄吾忿也！」徐芳傳令：「把這逆命的匹夫且監候，俟拿了周武、姜尚，一齊解往朝歌正罪。」左右將徐蓋監了。徐芳問：「誰為國討頭陣走一遭？」一將應聲而出，乃正印先行官神煙將軍馬忠願往。徐芳許之。馬忠領令開關，砲聲響處，殺至周營。報馬報入中軍：「啟元帥：穿雲關有將搦戰。」子牙曰：「徐蓋休矣！」忙令哪吒去取關，就探徐蓋消息。哪吒領令，上了風火輪，出得營來，見馬忠金甲紅袍，威風凜凜。哪吒走至軍前，馬忠曰：「來者莫非哪吒否？」哪吒曰：「然也。你既知我，為何不倒戈納降？」馬忠大怒曰：「無知匹夫！你等妄自稱王，逆天反叛，不守臣節，侵王疆土，罪在不赦。不日拿住你等，粉骨碎身；尚自不知，猶且巧言饒舌！」哪吒笑曰：「我看你等好一似土蛙、腐鼠，頃刻便為齏粉，何足與言！」馬忠怒起，搖手中鎗，飛來直取。哪吒的鎗閃灼光明。輪馬相交，雙鎗併舉，殺至穿雲關下。正是：　　　　馬忠神煙無敵手，只恐哪吒道德高。　　　馬忠知哪吒是道德之士，手段高強，自思：「我若不先下手，恐他先弄手腳，卻是不美。」馬忠把口一張，只見一道黑煙噴出，連人帶馬都不見了。哪吒見馬忠黑煙噴出口，迷住一塊，忙將風火輪登起，把身子一搖，現出八臂三頭。藍臉獠牙，起在空中。馬忠在煙裏看不見哪吒，急收神煙，正欲回馬，只聽得哪吒大叫：「馬忠休走！吾來了！」馬忠抬頭，見哪吒三頭八臂，藍面獠牙，在空中趕來，馬忠諕得魂不附體，撥馬就走。哪吒忙將九龍神火罩拋來，罩住馬忠，復把手一拍，罩裏現出九條火龍圍繞，霎時間，馬忠化為灰燼。怎見得，有詩為證：　　　　乾元玄妙授來真，秘有靈符法更神。火棗瓊漿原自異，馬忠應得化微塵。
話說哪吒燒死馬忠，收了神火罩，得勝回營，來見子牙，備言燒死馬忠一事。子牙大喜，慶功。不表。　　　只見報馬報入關中：「啟主帥：馬忠被哪吒燒死。」徐芳大怒。旁邊轉過龍安吉曰：「馬忠不知淺深，自恃一口神煙，故有此敗。待末將明日成功，拿幾員反將，解往朝歌請罪。」次日，龍安吉上馬出關，前來搦戰。哨馬報入中軍。子牙問：「誰人出馬？」只見武成王黃飛虎上帳曰：「末將願往。」子牙許之。黃飛虎上了五色神牛，提鎗出營。龍安吉見一員周將，一怎見得，有詩為證：　　　　慣戰能爭氣更揚，英雄猛烈性堅強。忠心不改歸周主，鐵面無回棄紂王。
　　　　青史名標真義士，丹臺像列是純良。至今伐紂稱遺跡，留得聲名萬古香。　　　龍安吉大呼曰：「來者何人？」飛虎曰：

「吾乃武成王是也。」龍安吉曰：「你就是黃飛虎？反叛成湯，釀禍之根，今日正要擒你！」催開馬搖手中斧來取。黃飛虎手中鎗急架忙迎。二將相交，鎗斧併舉，大戰五十餘合。二將真是「棋逢敵手，將遇作家」。龍安吉見黃飛虎的鎗法毫無滲漏，心不暗思：「莫與他賣弄精神。」把鎗一挑，錦囊中取出一物，望空中一丟，只聽得有叮噹之聲，龍安吉曰：「黃飛虎，看吾寶貝來也！」黃飛虎不知何物，抬頭一看，早已跌下鞍韉。關內人馬吶一聲喊，將黃飛虎生擒活捉，繩纏索綁，拿進穿雲關去了。報馬報入中軍：「黃飛虎被擒。」子牙大驚曰：「是怎麼樣拿了去的？」掠陣官回曰：「正戰之間，只見龍安吉丟起一圈在空中，有叮噹之聲，黃將軍便跌下坐騎，因此被擒。」子牙聽說不悅：「此又是左道之術！」

且說龍安吉將黃飛虎拿進穿雲關來見徐芳，黃飛虎站立言曰：「吾被邪術拿來，應以一死報國恩也。」徐芳罵曰：「真是匹夫！捨故主而投反叛，今反說『欲報國恩』，何其顛倒耶！且監在監中。」徐蓋見黃飛虎來至，忙慰曰：「不才惡弟，不識天時，恃倚邪術，不意將軍亦遭此羅網之厄。」黃飛虎點頭無語，惟有咨嗟而已。話說徐芳治酒，與龍安吉賀功。次日又至周營搦戰。子牙問：「誰敢出馬？」只見洪錦出馬，來至陣前，看見是龍安吉，—龍安吉曾在洪錦帳下為偏將—洪錦曰：「龍安吉，你今見故主，為何不下馬納降，尚敢支吾耶？」龍安吉笑曰：「反將洪錦，何得多言！我正欲拿你等，解進朝歌，以正國法，爾何不知進退，尚敢巧言也。」發馬就殺，刀斧併舉。龍安吉祭起一圈，起在空中。不知此圈兩個，左右翻覆，如太極一般，扣就陰陽連環雙鎖，此圈名曰「四肢酥」。此寶有叮噹之聲，耳聽眼見，渾身四肢，骨解筋酥，手足齊軟。當時洪錦聽見空中響，抬頭一看，便坐不住鞍韉，跌下馬來，又被龍安吉拿了進關。洪錦自思：「此賊昔在吾帳下，我就不知他有這件東西，誤陷匹夫之手！」左右將洪錦推至殿前，來見徐芳。徐芳大喜曰：「洪錦，你奉命征討，如何反降逆賊？今日將何面目又見商君也！」洪錦曰：「天意如此，何必多言！吾雖被擒，其志不屈，有死而已！」徐芳傳令：「且送下監去。」黃飛虎見洪錦也至監中，各各嗟歎而已。子牙又聽得探馬報進營來，言洪錦被擒，子牙心下十分不樂。次日，報：「龍安吉又來搦戰。」子牙問：「誰去見陣？」只見南宮适出馬，與龍安吉戰有數合，被龍安吉仍用四肢酥拿進關來見徐芳。徐芳吩咐：「也送下監中。」

只見報馬報與子牙。子牙大驚。旁有正印先行哪吒言曰：「這龍安吉是何等妖術，連擒數將；待末將見陣，便知端的。」不知龍安吉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第八十回　楊任下山破瘟司 詩曰：　　　　瘟□傘蓋屬邪巫，疫癘閻浮盡若屠。列陣兇頑非易破，著人狂躁豈能蘇。　　　　須臾偏染家家盡，頃刻傳屍戶戶殂。只為子牙災未滿，穿雲關下受崎嶇。　　　話說哪吒上了風火

輪，前來關下搦陣，大呼曰：「左右的！傳與你主將，叫龍安吉出來見我！」徐芳聞報，令龍安吉出陣。龍安吉領命，出得關來，見哪吒在風火輪上，心下暗思：「此人乃是道術之士，不如先祭此寶，易於成功。」龍安吉至軍前問曰：「來者可是哪吒麼？」道罷，哪吒未及答應，就是一鎗。哪吒的鎗赴面相迎。輪馬交還，只一合，龍安吉就祭四肢酥丟在空中，大叫：「哪吒！看我寶貝！」哪吒抬頭看時，只見陰陽扣就如太極環一般，有叮噹之聲。龍安吉不知哪吒是蓮花化身，原無魂魄，焉能落下輪來。倏然此圈落在地下。哪吒見圈落下，不知其故。龍安吉大驚。正是： 鞍韉慌壞龍安吉，豈意哪吒法寶來。 話說哪吒又現出三頭八臂，祭起乾坤圈，大呼曰：「你的圈不如我的，也還你一圈！」龍安吉躲不及，正中頂門，打下馬來。哪吒復加上一鎗，結果了性命。哪吒梟了首級，進營來見子牙：「取了龍安吉首級。」子牙大喜。 且說報馬報知徐芳，徐芳大驚。只見左右無將，朝廷又不點官來協守，止得方義真一人而已，一「如之奈何？」忙修本遣官，賫赴朝歌。不表。忽見左右來報：「府前有一道人要見老爺。」徐芳忙傳令：「請來。」少時，見一道人，三隻眼，面如藍靛，赤髮獠牙，逕進府來。徐芳降階迎接，請上殿，與道人打稽首，徐芳尊道人上坐。徐芳問曰：「老師是那座名山？何處洞府？」道人曰：「貧道乃九龍島煉氣士，姓呂，名岳。吾與姜尚有不世之仇，今特來至此，借將軍之兵，以復昔日之仇。」徐芳大喜：「成湯洪福齊天，又有高人來助！」治酒相待。一宿晚景不提。卻說次日，呂岳出關至營前，請子牙答話。報馬報入中軍：「啟元帥：有一道人請元帥答話。」子牙不知是呂岳，吩咐：「點砲出營。」來至營前，看見對陣乃是呂岳，不覺可笑。豈意子牙兩邊眾門人一見呂岳，人人切齒，個個咬牙。子牙曰：「呂道友，你不知進退，尚不愧顏！當日既得逃生而去，今日又為何復投死地也。」呂岳曰：「我今日來時，也不知誰死誰活！」只見雷震子大吼一聲，罵曰：「不知死的匹夫！吾來了！」展開二翅，飛在空中。好黃金棍，夾頭打來。呂岳手中劍急架忙迎。金吒步行，用雙劍劈頭砍來。木吒厲聲大罵：「潑道！不要走！也吃吾一劍！」李靖、韋護、哪吒眾門人一齊擁上前來，將呂岳困在垓心。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殺氣迷空透九重，一干神聖逞英雄。這場大戰驚天地，海沸江翻勢更兇。 話說眾門人圍住了呂岳，呂岳現出三首六臂，祭起列瘟印，把雷震子打將下來。眾門人齊動手救回。子牙把打神鞭祭起空中，正中呂岳後背，打得三昧真火迸出，敗回穿雲關來。呂岳進關，徐芳接住，安慰曰：「老師，今日會戰，其實利害。」呂岳曰：「今日出去早了，等吾一道友來，再出去，便可成功。」話說子牙進營，見雷震子著傷，心下又有些不悅。且自不題。 只見呂岳在關上，一連住了幾日。不

一日，來了一位道者，至府前對軍政官曰：「你與主將說，有一道人求見。」軍政官報入，呂岳曰：「請來。」少時，一道人進府，與呂岳打了稽首，與徐芳行禮坐下。徐芳問呂岳曰：「此位老師高姓大名？」呂岳曰：「此是吾弟陳庚，今日特來助你，共破子牙，併擒武王。」徐芳稱謝不盡，忙治酒款待。呂岳問陳庚曰：「賢弟前日所煉的那件寶貝，可曾完否？」陳庚答曰：「為等此寶完了，方纔趕來，所以來遲；明日可以會姜尚耳。」正是：　　　　煉就奇珍行大惡，誰知海內有高明。　　　一宿晚景無詞。只至次日，呂岳命徐芳選三千人馬，出關來會子牙，徐芳親自掠陣。不表。　　　且說子牙陞帳，與眾門人曰：「今日呂岳又來阻吾之兵，你們各要仔細。」正議間，左右來報：「楊戩轅門等令。」子牙傳令：「令來。」楊戩來至帳前行禮畢，言曰：「奉命催糧無誤。」子牙曰：「如今呂岳又來阻住穿雲關。」楊戩曰：「呂岳乃是失機之士，何敢又阻行旌？」話猶未了，只見軍政官來報：「呂岳會戰。」子牙忙傳令出營，率領眾將，與諸門人隨子牙來至營前。呂岳曰：「姜子牙，吾與你有勢不兩立之仇！若論兩教作為，莫非如此，且你係元始門下道德之士。吾有一陣，擺與你看，但你認得，吾便保周伐紂；若是認不得，我與你立見高低。」子牙曰：「道友，你何不自守清淨，往往要作此業障，甚非道者所為。你既擺陣，請擺來我看。」呂岳同陳庚進陣，有半個時辰，擺成一陣；復至軍前，大呼曰：「姜子牙請看吾陣！」子牙同哪吒、楊戩、韋護、李靖上前來。楊戩曰：「呂道長，吾等看陣，不可發暗器傷人。」呂岳曰：「爾乃小輩之言。我自用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豈有用暗器傷你之理！」子牙同眾人往前後看了一遍，渾然一陣，又無字跡，如何認得。子牙心中焦躁：「此必是不可攻伐之陣，又是左道之術。」子牙忽然想起元始四偈：「界牌關下遇誅仙，穿雲關底受瘟□。」「此莫非是瘟□陣？」乃對楊戩曰：「此正應吾師元始之言，莫非是瘟□陣麼？」楊戩曰：「待弟子對他說。」二人商議停當，回至軍前。呂岳曰：「子牙公識此陣否？」楊戩答曰：「呂道長，此乃小術耳，何足為奇！」呂岳曰：「此陣何名？」楊戩笑曰：「此乃瘟□陣。你還不曾擺全；俟擺全了，吾再來破你的。」呂岳聞楊戩之言，如石投大海，半晌無言。正是：　　　　爐中玄妙全無用，一片雄心付水流。　　　話說楊戩言罷，同眾人回營。子牙陞帳坐下，眾門人齊讚楊戩利齒伶牙。子牙曰：「雖然一時回得他好看，終不知此陣中玄妙，如何可破？」哪吒曰：「且答應他一時，再作道理。況且十絕惡陣與誅仙陣這樣大陣，俱也破了，何況此小小陣圖，不足為慮。」子牙曰：「雖然如此，不可不慎。古人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豈可因其小而忽略。」眾門人齊曰：「元帥之言甚善。」正議間，左右來報：「終南山雲中子來見。」眾門人曰：「武王洪福齊天，自有高人來

濟此陣之急也。」子牙忙迎出轅門，接住雲中子。二人攜手，行至帳中坐下。子牙曰：「道兄此來，必為姜尚遇此瘟□陣也。」雲中子笑曰：「特為此陣而來。」子牙欠身謝曰：「姜尚屢遭大難，每勞列位道兄動履，尚何以消受。」因請教：「此陣中有何秘術？當用何人可破？」雲中子曰：「此陣不用別人，乃是子牙公百日之災。只至災滿，自有一人來破。吾與你代掌帥印，調督軍事。其餘不足為慮。」子牙曰：「但得道兄如此，姜尚便一死又何足惜，況未必然乎！」子牙欣然，就將劍、印付與雲中子掌管。只見左右傳與武王，武王聞知雲中子說子牙有百日之災，忙至中軍。左右來報。雲中子與子牙迎接上帳，行禮坐下。武王曰：「聞相父破陣，孤心不安。往往爭持，致多苦惱，孤想不若回軍，各安疆界，以樂民生，何必如此？」雲中子曰：「賢王不知，上天垂象，天運循環，氣數如此，豈是人為，縱欲逃之不能。賢王放心。」武王默然無語。　　且不言雲中子與子牙商議破敵，且說呂岳進關，同陳庚將二十一把瘟□傘安放在陣內，按九宮八卦方位，擺列停當；中立一土臺，安置用度符印，打點擒拿周將。正與陳庚在陣內調度，見左右來報：「有一道人要見呂老爺。」呂岳曰：「是誰？與我請來。」少時，那道人飄然而至。呂岳一見李平來至，忙迎住，喜曰：「道兄此來，必是來助我一臂之力，以滅周武、姜尚也。」李平曰：「不然。我特來勸你。吾在中途，聞你擺瘟□陣以阻周兵，我故此特地前來，相勸道兄。今紂王無道，罪惡貫盈，天下共叛，此天之所以滅商湯也。武王乃當世有德之君，上配堯舜，下合人心，是應運而興之君，非草澤乘奸之輩。況鳳鳴岐山，王氣已鍾久矣。道兄安得以一人扭轉天命哉。子牙奉天征討，伐罪弔民，會諸侯於孟津，正應滅紂於甲子。難道我李平反為武王，不為截教，來逆道兄之意？道兄若依我勸，可撤去此陣，但憑武王與子牙征伐取關。我們原係方外閒人，逍遙散淡，無束無拘，又何名繮利鎖之不能解脫耶。」呂岳笑曰：「李兄差矣！我來誅逆討叛，正是應天順人。你為何自己受惑，反說我所為非也！你看我擒姜尚、武王，令他片甲不回。」李平曰：「不然。姜尚有七死三災之厄，他也過了；遇過多少毒惡之人，十絕『誅仙惡陣，他也經過；也非容易至此。古云：『前車已覆，後車當鑒。』道兄何苦執迷如此？」李平五次三番勸不醒呂岳，此正是：　　　　三部正神天數盡，李平到此也難逃。　　　話說呂岳不聽李平之勸，差官下書，知會姜尚，來破此陣。使命齎戰書至子牙行營，來至轅門。左右報入中軍，子牙命：「令來。」使命至中軍，朝上見禮畢，呈上戰書。子牙拆開展玩，書曰：　　　　「九龍島煉氣士呂岳致書於西岐元帥姜子牙麾下：竊聞物極必返，逆天必罰。爾西岐不守臣節，以臣伐君，以下凌上，有干綱常，得罪天地；況且以黨惡之象，屢抗敵於天兵，仗闡教之術，復屠城而殺將，惡已貫盈，入神共憤。故上

天厭惡，特假手於吾，設此瘟□陣。今差使致書，早早批宣，以決勝負。如自揣不德，急早倒戈，尚待爾不死。戰書至日，速乞自裁。」　　且說子牙看罷書，將原書批回：「明日決破此陣。」來使領書，回見呂岳。不表。次日，雲中子在中軍請子牙上帳，用三道符印，一前心一道，後心一道，冠內一道；又將一粒丹藥與子牙揣在懷中。打點停當，只聽得關外砲響，報馬報進營來：「有呂岳在營前搦戰。」子牙上了四不相，武王同眾將諸門下齊至軍前掠陣。真好瘟□陣！怎見得，有讚為證，讚曰：　　殺氣漫空，悲風四起。殺氣漫空，黑暗暗俱是些鬼哭神嚎；悲風四起，昏鄧鄧盡是那雷轟電掣。透心寒，怎禁他冷氣侵人；解骨酥，難當他陰風撲面。遠觀似飛砂走石，近看如霧卷雲騰。瘟疫氣陣陣飛來，水火扇翩翩亂舉。瘟□陣內神仙怕，正應姜公百日災。　　話說子牙至陣前曰：「呂岳，你今設此毒陣，與你定決雌雄。只怕你禍至難逃，悔之晚矣。」呂岳忙催開金眼駝，仗劍飛來直取。子牙手中劍急架忙迎。二人戰未及數合，呂岳掩一劍，逕入陣去了。子牙催開四不相，隨後趕進陣來。呂岳上了八卦臺，將一把瘟□傘往下一蓋，昏昏黑黑，如紅沙黑霧罩將下來，勢不可當。子牙一手執定杏黃旗架往此傘。可憐！正是：　　七死三災扶帝業，萬年千載竟留芳。　　話說呂岳將子牙困於陣中，復出陣前大呼曰：「姜尚已絕於吾陣，叫姬發早早受死！」武王在轅門聞呂岳之言，慌問雲中子曰：「老師，相父若果絕於陣中，真痛殺孤家也！」雲中子曰：「不妨，此是呂岳謬言。子牙有百日之災。」只見後邊哪吒、楊戩、金、木二吒、李靖、韋護、雷震子一齊大呼：「拿這妖道碎屍萬段，以泄我等之恨！」呂岳、陳庚二人向前迎敵，大戰在一處。只殺的陰風颯颯，冷霧迷空。怎見得：　　這幾個赤膽忠良名譽大；他兩個要阻周兵心思壞。一低一好兩相持，數位正神同賭賽。降魔杵，來得快，正直無私真寶貝。這一邊哪吒、楊戩善騰挪；那一邊呂岳、陳庚多作怪。刀鎗劍戟往來施，俱是玄門仙器械。今日穿雲關外賭神通，各逞英雄真可愛。一個兇心不息阻周兵；一個要與武王安世界。若爭惡戰豈尋常，地慘天昏無可奈！

　　話說眾人把呂岳、陳庚困在垓心，哪吒現出了三首八臂，把乾坤圈祭起，正中陳庚肩窩上。楊戩祭哮天犬，把呂岳頭上咬了一口。二人逕敗進瘟□陣去了。眾門人也不趕他，同武王進營。武王不見子牙，心下甚是不樂，問雲中子曰：「相父受困於陣內，幾時方能出來？」雲中子曰：「不過百日之厄，災滿自然無事。」武王大驚曰：「百日無食，焉能再生？」雲中子曰：「大王可記得在紅沙陣內，也是百日，自然無事？古云：『有福之人，千方百計莫能害他。無福之人，遇溝壑也喪性命。』大王不必牽掛。」　　且不講武王納悶在帳內，度日如年，雙眉頻鎖。且說呂岳自困住了子牙，甚是歡喜，每日入陣內三次，用傘上之功，將瘟□來毒子牙。

可憐子牙全仗崑崙杏黃旗撐住瘟𤶹傘，陣內常放金光千百朵，或隱或現，保護其身。話說呂岳進關來，徐芳接住曰：「老師，今將姜尚困於陣內，不知他何日得死？周兵何日得勦？」呂岳曰：「吾自有法取之。」徐芳曰：「如今且把擒獲周將解往朝歌請罪，吾另外再作一本，稱讚老師功德，併請益兵防守。」呂岳曰：「不必言及吾等。你乃紂臣，理當如此；我是道門，又不受他爵祿，言之無用。只是不可把反臣留在關內，隄防不測，這到是緊要事；併請兵協守，再作理會。」徐芳領命，忙忙把四將點名，上了囚車，差方義真押解往朝歌請罪。正是：　　　　　指望成功扶帝業，中途自有異人來。　　　　話說方義真押解四將往潼關來，算只有八十里，不一日就到。且按不下表。　　　　話說青峰山紫陽洞清虛道德真君閒暇無事，往桃園中來，見楊任在傍，真君曰：「今日正該你去穿雲關以解子牙瘟𤶹陣之厄，並釋四將之愆。」楊任曰：「老師，弟子乃文臣出身，非是兵戈之客。」真君笑曰：「這有何難，學之自然得會；不學雖會亦疏。」真君隨入後洞，取出一根鎗，名曰「飛電鎗」，在桃園裏，傳與楊任，有歌為證，歌曰：　　　　　君不見：此鎗名號為「飛電」。穿心透骨不尋常，刺虎降龍真可羨。先天鉛汞配雌雄，煉就坎離相眷戀。也能飛，也能戰，變化無窮隨意見。今日與你破瘟𤶹，呂岳逢之鮮血濺。　　　　話說楊任乃是封神榜上之神，自然聰慧，一見真君傳授，須臾即會。真君曰：「我把雲霞獸與你騎。還有一把五火神焰扇，你帶了下山；若進陣中，須是……如此如此，自然破他瘟𤶹陣，何愁呂岳不滅耳！還有黃飛虎四將，有難在中途，你先可救他在關內，以為接應；破陣後，裏外夾攻，定然成功。」楊任拜辭師父下山，上了雲霞獸，把頂上角拍了一把，那騎四蹄自然生起雲彩，望空中飛來。正是：　　　　　莫道此獸無好處，曾赴蟠桃四五番。　　　　且說楊任霎時已至潼關，離城有三十里之遠，只見方義真解著犯官前進，旗旛上大書「解岐周反將黃飛虎、南宮适……」等名字。楊任落下獸來，阻住去路，大呼曰：「來將那裏去？」軍士一見楊任，生得古怪蹺蹊，眼眶裏生出兩隻手來，手心裏反有兩隻眼睛，騎著一匹神獸，五柳長髯，飄揚腦後，軍士見之，無不駭然，飛報與方義真：「啟上將軍：前邊來了個古怪異人阻住了路。」方義真仗自己胸襟，把馬一夾，走出車前，見楊任如此行狀，從來也不曾有這樣的相貌，心中也自著驚，大呼曰：「來者何人？」楊任終是文官出身，言語自然輕柔，乃應曰：「不須問我，吾乃上大夫楊任是也。將軍，天道已歸明主，你又何必逆天行事，自取滅亡也。」方義真曰：「吾奉主將命令，押解周將往朝歌請功，你為何阻住去路？」楊任曰：「吾奉師命下山，來破瘟𤶹陣，今逢將軍押解周將，理宜救護。我勸將軍不若和我歸了武王，正所謂應天順人，不失封侯之位，有何不可。」方義真見楊任低言悄語，不把楊任放在心上，把手中鎗一

舉，大喝曰：「逆賊休走，吃吾一鎗！」楊任忙用手中鎗急架相還。兩家大戰，未及數合，楊任恐軍士傷了被擒官將，忙用五火神焰扇照著方義真一扇搧去。楊任不知此扇利害，一聲響，怎見得，可憐！有詩為證，詩曰： 烈焰騰空萬丈高，金蛇千道逞英豪。黑煙捲地紅三尺，煮海翻波咫尺消。 話說楊任把扇子一搧，方義真連人帶馬化一陣狂風去了。眾軍士見了，吶一聲喊，抱頭棄兵，奔走回關。 且說黃飛虎等見楊任這等相貌，知是異人，忙在陷車中問曰：「來者是那一位尊神？」楊任認得是黃飛虎，一俱是一殿之臣，一忙下了雲霞獸，口稱：「黃將軍，我非別人，不才便是上大夫楊任。因紂王失政，起造鹿臺，我等直諫，昏君將吾剜去二目。多虧道德真君救吾上山，將兩粒仙丹納放目中，故此生出手中之眼耳。今特著我下山，來破瘟陣，先救將軍等，故效此微勞耳。」隨放了四將，四將謝過了楊任，只是咬牙深恨。楊任曰：「四位將軍且不必出關，且借住民家，待吾破了瘟陣，那時率眾取關，公等可作內應。只聽砲聲為號，不可有誤。」黃飛虎等感謝楊任，自投關內民家去了。 且說楊任上了雲霞獸，出穿雲關，來至周營，下了雲霞獸。軍政官見了大驚。楊任曰：「早報於武王，吾非反臣也。」報馬報入中軍：「有異人求見。」雲中子知是楊任來了，忙傳令：「請進中軍。」諸將見了，各自駭然。楊任見雲中子下拜，曰：「師叔在此，料呂岳何能為患。」雲中子安慰，謝畢請起，與眾門人相見。楊任來見武王。武王大驚，問其原故；楊任把紂王剜目之事又說了一遍。武王大喜，命治酒款待。楊任又將救了四將事表過：「……吾師特命不才來破瘟陣耳。」雲中子曰：「你來的正好。還差三日，正是百日之厄完滿。」眾門人見又添楊任，各有歡喜之色，不覺過了三日。次日清晨，周營砲響，大隊齊出，一干周將與眾門人併武王、雲中子齊至轅門，看楊任破瘟陣。楊任至陣前大呼曰：「呂岳何不早來見我！」只見陣內呂岳道人現了三首六臂，手拎寶劍而出，見楊任相貌異常，心下也是驚駭，忙問曰：「你是何人？通箇名來！」楊任曰：「吾乃道德真君門下楊任是也；今奉師命下山，特來破你瘟陣。」呂岳笑曰：「你不過一小童耳，敢出大言！」仗劍來取。楊任飛電鎗急架相迎。二獸相交，鎗劍并舉。戰未三合，呂岳掩一劍望陣中而走。楊任大呼：「吾來也！」楊任進陣，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第八十一回 子牙潼關遇痘神 詩曰： 痘疹惡疾勝瘡瘍，不信人間有異力。疱紫毒生追命藥，漿清氣絕索魂湯。 時行戶戶應多難，傳染人人盡著傷。不是武王多福蔭，枉教軍士喪疆場。 話說呂岳走進陣去，楊任趕進陣來。呂岳上了八卦臺，將瘟傘撐起，往下一罩。楊任把五火扇一搧，那傘化作灰燼，飄揚而去；又連搧了數扇，只見那二十把傘盡成飛灰。當有瘟部神祇李平進陣來，指望勸解呂岳，不要與周兵作難，

也是天數該然，恰逢其會，常被楊任一扇子搧來，李平怎能脫逃，可憐！正是：　　　　一點誠心分邪正，反遭一扇喪微軀。
李平誤被楊任一扇子搧成灰燼。陳庚大怒，罵曰：「何處來的妖人，敢傷我弟！」舉兵刃飛取楊任。楊任把扇子連搧數扇，莫說是陳庚一人，連地都搧紅了。呂岳在八卦臺上見勢頭凶險，捏著避火訣，指望逃走，不知楊任此扇乃五火真性，攢簇而成，豈是五行之火可以趨避。呂岳見火勢愈熾，不能鎮壓，撤身往後便走，被楊任趕上前，連搧數扇，把八卦臺與呂岳俱成灰燼。──三魂俱赴封神臺去了。有詩為證，詩曰：　　　　九龍島內曾修煉，得道多年根未深。今日遭逢神火扇，可知天意滅嗔心。　　話說楊任破了瘟□陣，只見子牙在四不相上伏定，手執著杏黃旗，左右金花發現，擁護其身。諸門人看見，齊來攙住。子牙也不言語，面如淡金。只見四不相一躍而起。武王在轅門見武吉背負子牙而來，武王垂淚言曰：「相父不過為國為民，受過苦中之苦！」隨將子牙背至中軍，放在臥榻之上。雲中子用丹藥灌入於子牙口中，送下丹田。少時，子牙睜目，見眾將官立於左右，乃言曰：「有勞列位苦心。」武王大喜曰：「相父且自安心，仔細調理。」子牙在軍中安養了數日，只見雲中子曰：「子牙且自寬心，只有萬仙陣，我等再來助你，今日且奉別。」子牙不敢強留，雲中子回終南山去了。子牙打點取關，只見楊任上前言曰：「前日不才已暗放了四將在內，元帥可作速調遣。」子牙見楊任說有四將在內，須得裏外夾攻，方可取關。子牙傳令，點眾將攻關。　　且說徐芳又見破了瘟□陣，左右來報：「方義真已死，四將不知所往。」心下十分著忙。只見門外殺聲振地，鑼鼓齊鳴，喊聲不止，如天崩地塌之狀。徐芳急上關來守禦，只見周兵大勢人馬，四面架起雲梯火砲，攻打甚急。有雷震子大怒，飛在空中，一棍刷在城敵樓上，把敵樓打塌了半邊。徐芳禁持不住，急下城來。雷震子已站於城上。哪吒登起風火輪，也上城來。守城軍士見雷震子這等兇惡，一齊走了。哪吒下城，斬落了鎖鑰，周兵一擁而入。徐芳見周營大勢人馬進關，只得縱馬搖鎗前來抵當，被周營大小眾將把徐芳圍困住當中，彼此混戰。

且說黃飛虎、南宮适、洪錦、徐蓋聽得關內喊殺，知是周兵成功，四將步行，趕至關前，見周兵已將徐芳圍住，黃飛虎大叫曰：「徐芳休走，吾來也！」徐芳正在著忙之際，又見黃飛虎等四人衝殺前來，不覺吃了一驚，措手不及，被黃飛虎一劍砍來，徐芳望後一閃，那劍竟砍落馬首，把徐芳撞下鞍轎，被士卒生擒活捉，拿縛關下。眾將收了軍卒，迎姜元帥進關，陞廳坐下，出榜安民畢。有黃飛虎、南宮适等來見子牙。子牙曰：「將軍等身受陷穽之苦，幸皇天庇祐，轉禍為福，此皆將軍等為國忠心，感動天地耳。」眾將在穿雲關安置已定，子牙吩咐：「把徐芳推來。」左右將徐芳擁至階前，徐芳立而不跪。子牙罵曰：「徐芳，你已擒兄已絕手足之

情，為臣有失邊疆之責，你有何顏尚敢抗禮？此乃人中之禽獸也！速推出斬首！」眾軍士把徐芳推出斬首，號令在穿雲關。武王設宴與眾將飲酒，犒賞三軍。翌日，子牙傳令起兵。行有八十里，兵至潼關，安營砲響，立下寨柵。子牙陞帳，眾將官參謁畢，商議取關。

且言潼關主將余化龍有子五人，乃是余達、余兆、余光、余先、余德，惟余德一人在海外出家，不在潼關，連余化龍只有父子五人守此關隘。忽聽關外砲響，探事報知：「周兵抵關下寨。」余化龍謂四子曰：「周兵此來，一路屢屢得勝，今日至此，亦是勁敵，須是要盡一番心力。」四子齊曰：「父親放心，料姜尚有多大本領，不過偶然得勝，諒他可能過得此關！」不言余化龍父子商議，再言子牙次日陞帳，問左右：「誰去取此關見陣一遭？」傍有太鸞應聲曰：「末將願往。」子牙許之。太鸞出營，至關下搦戰。哨馬報入關中。余化龍命長子余達出關。余達領令出關。太鸞見潼關內有一將，銀甲紅袍，真個齊整，滾出關來。怎見得，有讚為證，讚曰：

紫金冠，名束髮；飛鳳額，雉尾插。面如傅粉一般同，大紅袍罩連環甲。獅鸞寶帶現玲瓏，打將鋼鞭如鐵塔。銀合馬跑白雲飛，白銀鎗杵鞍下拉。大紅旗上書金字：潼關首將名余達。

話說太鸞大呼曰：「潼關來將何名？」余達曰：「吾乃余元帥長子余達是也；久聞姜尚大逆不道，興兵搆怨，不守臣節，干犯朝廷關隘，是自取滅亡耳。」太鸞曰：「吾元帥乃奉天征討，東進五關，弔民伐罪，會合天下諸侯，觀政於商；五關進之有三，爾尚敢拒逆天兵哉。速宜倒戈，免汝一死；若候關破之日，玉石俱焚，追悔何及！」余達大怒，搖鎗直取。太鸞手中刀赴面來迎。二將大戰，二三十合，余達撥馬便走。太鸞隨後趕來。余達聞腦後馬至，掛下鎗，取出撞心杵，回手一杵，正中太鸞臉上。太鸞翻下鞍鞽。可憐為將官的，正是：

禍福隨身於頃刻，翻身落馬項無頭。

余達把太鸞一杵打下馬來，復一鎗結果了性命，梟了首級，掌鼓進關，見父請功，將首級號令於關上。敗兵回見子牙報知，子牙聞太鸞已死，心下不樂。次日，子牙陞帳，只見蘇護上帳，欲去取關，子牙許之。蘇護上馬，至關下討戰。哨馬報知。余化龍命次子余兆出關對敵。蘇護問曰：「來者何人？」余兆曰：「吾乃余元帥次男余兆是也。爾是何名？」蘇護曰：「吾非別人，乃冀州侯蘇護是也。」余兆曰：「老將軍，末將不知是老皇親。老將軍身為貴戚，世受國恩，宜當共守王土，以圖報效，何得忘椒房之寵，一旦造反，以助叛逆，切為將軍不取！一旦武王失恃，那時被擒，身戮國亡，遺譏萬世，追悔何及。速宜倒戈，尚可轉禍為福耳。」蘇護大怒：「天下大勢，八九已非商土，豈在一潼關也！」縱馬搖鎗，直取余兆。余兆手中鎗急架忙迎。二馬來往，未及十合，余兆取一杏黃旛一展，咫尺似一道金光一愰，余兆連人帶馬就不見了。蘇護不知所往，急自左右看時，腦後馬至；慌忙轉

馬，早被余兆一鎗刺中脅下，蘇護翻鞍落馬──一魂已往封神臺去了。余兆取了首級，進關來見父報功，將首級號令，慶喜。不表。

且說子牙又見折了蘇護，著實傷悼。蘇護長子蘇全忠聞報痛哭。上帳欲報父仇；子牙不得已，許之。蘇全忠領令，至關下搦戰。哨馬報進關來，余化龍令第三子余光出關對敵。蘇全忠見關中一少年將來，切齒咬牙，大喝曰：「你可是余兆？快來領死！」余光曰：「非也。吾乃是余元帥三子余光是也。」蘇全忠大怒，縱馬搖戟，衝殺過來。二馬相交，戟鎗併舉，大戰有二十餘合，余光撥馬便走。蘇全忠因父親被害，怒發如雷，大罵曰：「不殺匹夫，誓不回兵！」趕下陣來。余光按下鎗，取梅花標，回手一標，有五根一齊動手。全忠身中三標，幾乎墜於馬下，敗回周營。余光得勝，進關見父回令：「標打蘇全忠敗回。」余化龍曰：「明日待吾親會姜尚，設謀共破周兵，必取全勝。」次日，關中點砲吶喊，余總兵帶四子出關，至周營搦戰。哨馬報進營來。子牙與眾將出營拒敵，左右軍威甚齊。余化龍見子牙出兵，歎曰：「人言子牙善於用兵，果然話不虛傳。」余化龍看罷，一騎當先：「姜子牙請了！」子牙答禮曰：「余元帥，不才甲冑在身，不能全禮。不才奉天征討獨夫，以除不道，弔民伐罪，所以望風納降，俱得保全富貴；所有逆命者，隨即敗亡，國家盡失。元帥不得以昨日三次僥倖之功，認為必勝之策。倘執迷不悟，一時玉石俱焚，悔之何及？請自三思，毋貽伊戚。」余化龍笑曰：「似你出身淺薄，不知天高地厚戴載之恩，　　只知妖言惑眾，造反叛主，以逞狂為；今日逢吾，只教你片甲無存，死無葬身之地矣。」大叫：「左右！誰與我拿姜尚見頭一功？」只見左右四子衝殺過來。蘇全忠戰住余達；余兆敵住武吉；鄧秀抵住余光；余先戰住黃飛虎；余化龍壓住陣腳。四對兒交兵，這場大戰，怎見得好殺，有讚為證，讚曰：　　　兩陣上旗旛齊磨，四對將各逞英豪。長鎗闊斧並相交，短劍斜揮閃耀。蘇全忠英雄赳赳，余達似猛虎頭搖；武吉只教活拿余兆；鄧秀喊捉余光餐刀；黃飛虎恨不得鎗挑余先下馬；眾兒郎助陣似潮湧波濤。咫尺間天昏地暗，殺多時鬼哭神嚎。這一陣只殺得屍橫遍野血凝膏，尚不肯干休罷了。　　八員戰將，各要爭先，余達撥馬就走；蘇全忠隨後趕來，被余達回手一杵，正中護心鏡上，打得紛紛粉碎，蘇全忠翻身落馬；余達勒回馬，挺鎗來刺；早有雷震子展開變翅，飛來且快，使開黃金棍，當頭刷來；余達只得架棍。周營內早有偏將祁恭將全忠救回。話說余化龍見雷震子敵住余達，自縱馬舞刀來取子牙；傍有哪吒登風火輪挺鎗來刺，來往衝突，兩軍殺在虎穴之中。正酣戰間，卻有楊戩催糧至營，見子牙間對交兵，楊戩立馬橫刀，看十人對敵，不分勝負。楊戩自思曰：「待我暗助他等一陣。」遠遠將哮天犬祭起。余化龍那裏知道，被哮天犬一口咬了頸子，連盔都帶去了。哪吒見余化龍著傷，急祭起乾坤圈，一圈正中

余先肩窩，大敗而走。周兵揮動人馬，衝殺一陣；只殺得屍橫遍野，血淋草稍。子牙掌鼓回營。正是：　　　眼前得勝懽回寨，只恐飛災又降臨。　　話說余化龍被哮天犬所傷，余先又打傷肩臂，父子二人呻吟一夜；府中大小俱不能安。不一日，余德回家探父，家將報知：「五爺來了。」余化龍尚自呻吟不已；只見余德走近臥榻之前，見父親如此模樣，急忙請問。余化龍將前事備述一遍。余德曰：「不妨，這是哮天犬所傷。」忙取丹藥，用水敷之，即時痊癒。又用藥調治兄長余先。當日晚景休題。次日，余德出關至周營，只要姜子牙答話。哨馬報入中軍，子牙隨出大營，見一道童，頭挽抓髻，麻鞋道服，仗劍而來。子牙曰：「道者從那裏來？」余德曰：「我乃余化龍第五子余德是也。楊戩用哮天犬咬傷吾父親；哪吒用圈打傷吾兄；今日下山，特為父兄報仇。吾與汝等，共顯胸中道術，以決雌雄。」撒步仗劍，來取子牙。傍有楊戩舞刀忙迎。哪吒提鎗，顯出三首八臂，雷震子、韋護、金吒、木吒、李靖一齊上前迎敵，口稱：「拿此潑道，休得輕放！」眾門人一齊上前，把余德圍在垓心，總有奇術，不能使用。楊戩見余德渾身一團邪氣裹住，知是左道之術，把馬跳出圈子去，取彈弓在手，發出金丸，正中余德。余德大叫一聲，借土遁走了。子牙回營，楊戩見子牙曰：「余德乃左道之士，渾身一團邪氣籠罩，防他暗用妖術。」子牙曰：「吾師有言：『謹防達兆光先德。』莫非就是此余德也？」傍有黃飛虎曰：「前日四將輪戰四日，果然是余達、余兆、余光、余先、余德。」子牙大驚，憂容滿面，雙鎖眉梢，正尋思無計。　　且說余德著傷，敗回關上，進府來，用藥服了；不一時，身體痊癒。余德切齒深恨曰：「我若留你一個，也不是有道之士！」彼時至晚，余德與四兄曰：「你們今夜沐浴淨身，我用一術，使周兵七日內，叫他片甲無存。」四人依其言，各自沐浴更衣。至一更時分，余德取出五個帕來，按青、黃、赤、白、黑顏色，鋪在地下。余德又取出五個小斗兒來，一人拿著一個：「叫你抓著灑，你就灑；叫你把此斗往下潑，你就潑。不用張弓射箭，七日內死他乾乾淨淨。」兄弟五人，俱站在此帕上。余德步罡斗法，用先天一氣，忙將符印祭起。好風！。有詩為證，詩曰：

　　蕭蕭颯颯竟無蹤，拔樹崩山勢更兇。莫道封夷無用處，藏妖影怪作先鋒。　　話說余德祭起五方雲來至周營，站立空中，將此五斗毒痘四面八方潑灑，至四更方回。不表。　　且說周營眾人俱肉體凡胎，如何經得起，三軍人人發熱，眾將個個不寧。子牙在中軍也自發熱。武王在後殿，自覺身疼。六十萬人馬俱是如此。三日後，一概門人、眾將，渾身上下俱長出顆粒，莫能動履；營中煙火斷絕。止得哪吒乃蓮花化身，不逢此厄；楊戩知道余德是左道之人，故此夜間不在營中，各自運度；因此上不曾侵染。只見過了五六日，子牙渾身上下俱是黑的。此痘形按五方：青、黃、

赤、白、黑。哪吒與楊戩曰：「今番又是那年呂岳之故事。」楊戩曰：「呂岳伐西岐，還有城郭可依；如今不過行營寨柵，如何抵攩。倘潼關余家父子衝殺過來，如何濟事！」二人心下甚是焦悶。

且說余化龍父子六人在潼關城上來看，周營煙火全無，空立旗旛寨柵，余達曰：「乘周營諸將有難，吾等領兵下關，一齊殺出，只此一陣成功，卻不為美！」余德曰：「長兄，不必勞師動眾，他自然盡絕，也使傍人知我等玅法無邊。──不動聲色，令周兵六十萬餘人自然滅絕。」父子五人齊曰：「妙哉！妙哉！」──看官：此正是武王有福，不然，若依余達之言，則周營兵將死無噍類。正是：

洪福已扶仁聖主，徒令余德逞奇謀。

話說楊戩見子牙看看病勢危急，心下著慌，與哪吒共議曰：「師叔如此狼狽，呼吸俱難，如之奈何。」話猶未了，只見半空中黃龍真人跨鶴而來。楊戩、哪吒迎接黃龍真人至中軍坐下，真人曰：「楊戩，你師父可曾來？」楊戩答曰：「不曾來。」真人曰：「他原說先來，如今該會萬仙陣了。」話未絕時，又聽得玉鼎真人自空中來至。楊戩迎迓，拜罷；玉鼎真人起身，入內營來看子牙，見子牙如此模樣，真人點頭歎曰：「雖是帝王之師，好容易！正是你：

七死三災今已滿，清名留在簡篇中。」

玉鼎真人歎息不已，隨命楊戩：「你再在火雲洞走一遭。」楊戩領命，借著土遁往火雲洞而來，如風雲一樣。看看來至山腳下，好山，真無限的景致，有奇花馥馥，異香依依。怎見得，有賦為證，賦曰：

勢連天界，名號火雲。青青翠翠的喬松，龍鱗重疊；猗猗挺挺的秀竹，鳳尾交加；蒙蒙茸茸的碧草，龍鬚柔軟；古古怪怪的古樹，鹿角丫叉。亂石堆山，似大大小小的伏虎；老藤掛樹，似灣灣曲曲的騰蛇。丹壁上更有些分分明明的金碧影；低澗中只見那香香馥馥的瑞蓮華。洞府中鎖著那氤氤氳氳的霧靄；青巒上籠著爛爛熳熳的煙霞。對對彩鸞鳴，渾似那咿咿啞啞的律呂；雙雙丹鳳嘯，恍疑是嘹嘹喨喨的笙笳。碧水跳珠，點點滴滴從玉女盤中泄出；虹霓流彩，閃閃灼灼自蒼龍嶺上飛斜。真個是：福地無如仙境好，火雲仙府勝玄都。

話說楊戩看罷景致，不敢擅入；少時，見一水火童子出來，楊戩上前稽首曰：「敢煩師兄借傳一語，楊戩求見。」童子認得楊戩，忙回禮曰：「師兄少待。」童子回言畢，進洞府來：「啟老爺：外面有楊戩求見。」伏羲聖人曰：「著他進來。」那童子復至外面：「楊戩進見。」楊戩至蒲團前，倒身下拜：「弟子楊戩願老爺聖壽無疆！」拜罷，將書呈上。伏羲展玩，書曰：

「弟子黃龍真人、玉鼎真人薰沐頓首，謹書上啟闢天開地昊皇上帝寶座下：弟子仰仗三教，演習靈文，自宜默守蒲團，豈敢冒言瀆奏。但弟子等運逢劫數，殺戒已臨，襄應運之天子，伐無道之獨夫。路至潼關，突遭余德以左道之幻術，暗毒害於生靈。茲有元戎姜尚暨門徒將士兵卒六十餘萬，驟染顆粒之瘡，莫

辨為癰為毒，懨懨待盡，至呼吸以難通，旦夕垂亡，雖水漿而莫用。自思無奈，仰叩仁慈，懇祈大開惻隱，憐繼天立極之聖君，拯無辜之性命，早施雨露，以慰倒懸。臨啟不勝待命之至！」

伏羲看罷書，謂神農曰：「今武王有事於天下，乃是應運之君，數當有此厄難，吾等理宜助一臂之力。」神農曰：「皇兄之言是也。」遂取三粒丹藥付與楊戩。楊戩得了丹藥，跪而啟曰：「此丹將何用度？」伏羲曰：「此丹：一粒可救武王；一粒可救子牙；一粒用水化開，只在軍前四處灑過，此毒氣自然消滅。」楊戩又問曰：「不知此疾何名？」伏羲曰：「此疾名為痘疹，乃是傳染之病；若少救遲，俱是死症。」楊戩又啟曰：「倘此疾後日傳染人間，將何藥能治？乞賜指示。」神農曰：「你隨我出洞至紫雲崖來。」楊戩隨了神農來至崖前，尋了一遍；神農拔一艸遞與楊戩：「你往人間，傳與後世，此藥能救痘疹之患也。」楊戩又跪懇曰：「此艸何名？」神農曰：「你聽我道來：此艸有詩為證，詩曰：

紫梗黃根八瓣花，痘瘡發表是升麻。常桑曾說玄中玅，傳與人間莫浪誇。」

話說楊戩求了丹藥，又傳下升麻，以濟後人，離了火雲洞，逕至周營，來見玉鼎真人，備言：「……求得丹藥，併升麻之艸，可救痘疹之厄。」黃龍真人忙將丹藥化開，先救武王；玉鼎真人來治子牙；楊戩與哪吒用水化開此丹，用楊枝灑起四處來。霎時間，痘疹之毒一時全消。正是：

痘疹毒害從今起，後人遇著有生亡。

周營內被楊戩、哪吒在四面灑遍。只三山五岳門人，與凡夫不同，俱是腹內有三昧真火的，又會五行之術，不覺俱先好了；人人切齒，個個咬牙。次日，子牙見眾門人臉上俱有疤痕，子牙大怒，與眾人共議取潼關泄恨。眾人齊厲聲大叫曰：「今日不取潼關，勢不回軍！」不知余化龍父子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三教大會萬仙陣

詩曰：

萬仙惡陣列出隈，颯颯寒風劈面催。片片祥光籠斗柄，紛紛殺氣透靈臺。魚龍此際分真偽，玉石從今盡脫胎。多少修持遭此劫，三尸斬去五雲開。

話說余化龍與余達等俱聽了余德言語，不以周兵為意，逐日飲酒，只等周營兵將自己病死。那一日不覺就是第八日，余化龍對諸子言曰：「今日已是八日，不見探事官來報，我們可上城一看。」五子齊曰：「上城看看纔是。」那時離了帥府，上得城來，只見周營比起初三四日光景不同：起先營中毫無煙火；今日周營中反覺騰騰殺氣，烈烈威風，人人勇敢，個個精神，旌旗嚴整，金鼓分明，重重戈戟，疊疊鎗刀。余化龍忙問余德曰：「這幾日周營中已有復舊光景，此事如何？」余達從傍埋怨曰：「兄弟，你不從吾言，致有今日。豈有人是自家會死得盡的？」余德默然不言，暗思：「吾師傳我此術，響應隨時，豈有不準之理？其中必有原故。」乃對父兄言曰：「事已至此，遲疑無益。此必有人在暗中解了。諒他一時身弱，也不能爭戰。不若乘其不備，一戰可以成

功；遲則有變。」余化龍聽說，只得領五子殺出關來，逕奔周營，欺周將身弱，余德穿道服仗劍在前，如風馳雨驟而來，喊聲大振。姜子牙與眾門人諸將正要出營，恰逢其時，楊戩曰：「此匹夫恃強欺敵，是自取死也。」子牙坐四不相，哪吒引道，眾門人左右擁護，一齊殺出營來，大呼曰：「余化龍！今日是汝父子死期至矣！」金、木二吒氣沖牛斗；楊任腹內生煙；雷震子聲如霹靂；韋護咬碎鋼牙；李靖欲平吞他父子；龍鬚虎足踏水雲，奮勇爭先。余家父子迎上前來。周營中眾門人裹住了余家父子。未及數合，哪吒現了三首八臂，登起風火輪，先在潼關城上。軍士見哪吒三首八臂，一聲喊，散了個乾淨。余化龍父子見哪吒上關，身子被眾人裹住，不得跳出圈子，因此上出了神，被雷震子一棍，正中余光頂上，翻下馬來。余達大呼曰：「匹夫！傷吾之弟，勢不兩立！」來戰雷震子；又被韋護祭起降魔杵把余達打死，倒在塵埃。楊任將扇子一搧，余先、余兆二人化作飛灰而散。余德見兄弟已死四人，心中大怒，直奔子牙殺來。子牙身體方纔好，諒戰不過，急祭打神鞭於空中，正中余德，打翻在地，早被李靖一戟刺死。雷震子見哪吒上城，也飛進城來。余化龍見五子陣亡，潼關已歸西土，在馬上大呼曰：「紂王！臣不能盡忠扶帝業，為主報深仇，臣今拚一死而報君恩也！」余化龍仗劍自刎而亡。後人單道余化龍父子一門死節，後人有詩弔之，詩曰：　　　　　鐵騎馳驅血刃紅，潼關力戰未成功。一門盡節忠商主，萬死丹心泣曉風。苟祿真能慚素位，捐生今始識英雄。清風耿耿流千載，豈在漁樵談笑中。　　　話說余化龍自殺，子牙驅人馬進關，出榜安民，清查庫藏。子牙憐余化龍父子一門忠烈，命左右收屍厚葬。凡軍士未得平復的，俱放在潼關調理。子牙方分剖已定，只見黃龍真人、玉鼎真人與子牙議曰：「前面就是萬仙陣了，可請武王也暫歇在此關；我等領人馬往前面，要路上先命人造起蘆篷席殿，迎迓三教師尊。我等只此一舉，以完劫數，了此紅塵之殺運也。」子牙不覺大喜，忙命楊戩、李靖去造蘆篷。二人領令去訖。周營眾將自從遭痘疹之厄，人人身弱，個個狼狽，俱在關上將息。又過了數日，只見李靖回令：「蘆篷俱已完備。」黃龍真人曰：「蘆篷既完，只是眾門人去得；餘者俱離四十里遠，紮下團營，俟破陣後，方許起程。」眾將得令，就駐此劄。不表。　　　且說子牙同二位真人，與諸門人弟子，前至蘆篷上。但見懸花結彩，香氣氤氳，迎接玉虛門下之客，今日萬仙陣總會一面，滿其紅塵殺戒，再去返本還元。不一時這三山五岳眾道人齊齊拍手大笑而來：廣成子、赤精子、文殊廣法天尊、普賢真人、慈航道人、清虛道德真君、太乙真人、靈寶大法師、道行天尊、懼留孫、雲中子、燃燈道人，眾道人見子牙稽首，曰：「今日之會，正完其一千五百年之劫數。」正是：　　　　　元滿皈依從正道，靜心定性誦「黃庭」。　　　子牙迎接上篷坐下，先論破陣原故。燃

燈曰：「只等師長來，自有道理。」眾皆默然端坐。　　且說金靈聖母在萬仙陣中，見燃燈道人頂上現了三花，沖上空中，已知玉虛門下眾道者來了；隨發一個雷聲，振開萬仙陣，一塊煙霧撤開，現出萬仙陣來。蘆篷上眾仙一見，睜目細看數番，見截教中高高下下，攢攢簇簇，俱是五岳三山四海之中雲遊道客，奇奇怪怪之人。燃燈點頭對眾道人歎曰：「今日方知截教有這許多人品。吾教不過屈指可數之人！」正是：　　玄都大法傳吾輩，方顯清虛不二門。　　內中有黃龍真人曰：「眾位道友，自元始以來，為道獨尊，但不知截教門中一意濫傳，遍及匪類，真是可惜工夫，苦勞心力，徒費精神；不知性命雙修，枉了一生作用，不能免生死輪迴之苦，良可悲也！」道行天尊曰：「此一會，正是我等一千五百年之劫，難逢難遇。今我等先下篷看看，如何？」燃燈曰：「吾等不必去看，只等師尊來至，自有會期。」廣成子曰：「我等又不與他爭論，又不破他的陣，遠觀何妨？」眾道人曰：「廣成子言之甚當。」燃燈阻不住眾人，只得下篷，一齊來看萬仙陣。只見門戶重疊，殺氣森然。眾仙搖首曰：「好利害！人人異樣，個個兇形，全無辦道修行意，反有爭持殺伐心。」燃燈對眾人曰：「列位道兄，你看他們可是神仙了道之品！」眾仙看罷，方欲回篷，只聽萬仙陣中一聲鐘響，來了一位道人作歌而出，歌曰：　　「人笑馬遂是痴仙，痴仙腹內有真玄。真玄有路無人走，惟我蟠桃赴幾千。」　　馬遂歌罷，大呼曰：「玉虛門下，既來偷看吾陣，敢與我見個高低？」燃燈曰：「你們只貪看惡陣，致多生此一段是非。」黃龍真人上前曰：「馬遂，你休要這等自恃。如今吾不與你論高低，且等掌教聖人來至，自有破陣之時。你何必倚仗強橫，行兇滅教也。」馬遂躍步，仗劍來取。黃龍真人手中劍急忙來迎。只一合，馬遂祭起金箍，把黃龍真人的頭箍住了。真人頭疼不可忍，眾仙急救真人，大家回蘆篷上來。真人急忙除金箍，除又除不掉，只箍得三昧真火從眼中冒出；大家鬧在一處。不表。　　且說元始天尊來會萬仙陣，先著南極仙翁持玉符先行。南極仙翁跨鶴而來，雲光縹緲。馬遂抬頭，見是南極仙翁，急駕雲光至半空中來，阻住去路。仙翁笑曰：「馬遂，你休要猖獗，掌教師尊來了。」馬遂正欲爭持，只見後面仙樂一派，遍地異香，馬遂知不可爭持，按落雲頭，回歸本陣。南極仙翁先至蘆篷，率眾仙迎鑾接駕，上篷坐下。眾門人拜畢，侍立兩傍。元始曰：「黃龍真人有金箍之厄。」忙叫：「過來。」黃龍真人走至面前；元始用手一指，金箍隨脫。真人謝畢，元始曰：「今日你等俱該圓滿此厄，各回洞府，守性修心，斬卻三尸，再不惹紅塵之難。」眾門人曰：「願老師聖壽無疆！」正靜坐間，忽聽得空中有一陣異香仙樂，飄飄而來。元始已知老子來至，隨同眾門人迎侯。老子下了板角青牛，攜手上篷。眾門人禮拜畢，老子拍掌曰：「周家不過八百年基業，貧道也到紅塵

中來三番四轉；可見運數難逃，何怕神仙佛祖。」元始曰：「塵世劫運，便是物外神仙都不能免，況我等門人，又是身犯之者，我等不過來了此一番劫數耳。」二位師尊言過，端然默坐。至二更時分，只見各聖賢頂上現有瓔珞慶雲，祥光繚繞，滿空中有無限瑞靄，直沖霄漢。且不言二位掌教師尊與眾門人默坐蘆篷。不表。

且說金靈聖母在萬仙陣內，見瑞靄祥雲，知二位師伯已至，自思曰：「今日掌教師伯已來，吾師也要早至方可。」及至天明，只聽的半空中仙樂盈空，珮環之聲不絕，群仙隨通天教主離了碧遊宮，親至萬仙陣來。金靈聖母得知，率領眾仙，迎接教主，進了陣門，上了八卦臺坐下。萬仙叩謁畢，金靈聖母曰：「二位師伯俱已至此。」通天教主曰：「罷了！如今是月缺難圓，既擺此萬仙陣，必定與他見個雌雄，以定一尊之位。今日是萬仙統會，以完劫數。」隨命長耳定光仙：「你且去蘆篷上，見你二位師伯，下這一封書。」定光仙領命，逕至蘆篷下，見楊戩等俱在左右站立。哪吒問曰：「來者何人？」長耳定光仙曰：「吾是奉命下書，來見師伯的。借你通報。」哪吒上前啟知，老子曰：「命來。」哪吒下篷說知。定光仙上得篷來，見左右立著十二代門人，定光仙拜伏於地，將書呈上。老子看書畢，謂定光仙曰：「吾知道了。明日來破萬仙陣也。」定光仙下篷至萬仙陣，回復通天教主。　　且說次日，二位教主領眾門徒來看萬仙陣，下得篷來，至陣前一見，好萬仙陣！怎見得，有讚為證，讚曰：　　一團怪霧，幾陣寒風。彩霞籠五色金光，瑞雲起千叢艷色。前後排山岳修行道士與全真；左右立湖海雲遊陀頭併散客。正東上：九華巾，水合袍，太阿劍，梅花鹿，都是道德清高奇異人；正西上：雙抓髻，淡黃袍，古定劍，八叉鹿，盡是駕霧騰雲清隱士；正南上：大紅袍，黃斑鹿，昆吾劍，正是五遁三除截教公；正北上：皂色服，蓮子箍，賓鐵鐧，跨麋鹿，都是倒海移山雄猛客。翠藍旛，青雲繞繞；素自旗，彩氣翩翩；大紅旗，火雲罩頂；皂蓋旗，黑氣施張；杏黃旛下千千條古怪的金霞，內藏著天上無、世上少、闢地開天無價寶。又是烏雲仙、金光仙、虯首仙神光赳赳；靈牙仙、毘蘆仙、金箍仙氣概昂昂；七香車坐金靈聖母，分門列戶；八虎車坐申公豹，總督萬仙；無當聖母法寶隨身；龜靈聖母包羅萬象。金鐘響，翻騰宇宙；玉磬敲，驚動乾坤；提爐排，裊裊香煙龍霧隱；羽扇搖，翩翩彩鳳離瑤池。奎牛上坐的是混沌未分、天地玄黃之外、鴻鈞教下通天截教主。只見長耳仙持定了神書奧妙道德無窮興截滅闡六魂旛，左右金童隨聖駕，紫霧紅雲離碧遊。通天教主身心變，只因一怒結成讎，兩教生剋終有損，天翻地覆鬼神愁。崑崙正法扶明主，山河一統屬西周。　　話說老子同元始來看萬仙陣，老子一見萬仙陣，與元始曰：「他教下就有這些門人！據我看來，總是不分品類，一概濫收，那論根器深淺，豈是了道成仙之輩。此一回玉石自分，淺深互

見。遭劫者，可不枉用工夫，可勝歎息！」話猶未了，只見通天教主從陣中坐奎牛而出，穿大紅白鶴絳綃衣，手執寶劍而來。老子看通天教主全無道氣，一臉兇光。怎見得，有讚為證，讚曰：

闢地開天道理明，談經論法碧遊京，五氣朝元傳妙訣，三花聚頂演無生。頂上金光分五彩，足下紅蓮逐萬程。八卦仙衣飛紫氣，三鋒寶劍號青蘋。伏虎降龍為第一，擒妖縛怪任縱橫。徒眾三千分左右，後隨萬姓盡精英。天花亂墜無窮妙，地擁金蓮長瑞禎。度盡眾生成正果，養成正道屬無聲。對對旛幢前引道，紛紛音樂及時鳴。奎牛穩坐截教主，仙童前後把香焚。靄靄沉檀雲霧長，騰騰殺氣自氤氳。白鶴唳時天地轉，青鸞展翅海山澄。通天教主離金闕，來聚群仙百萬名。　　話說通天教主見二位教主，對面打稽首，曰：「二位道兄請了！」老子曰：「賢弟可謂無賴之極！不思悔過，何能掌截教之主？前日誅仙陣上已見雌雄，只當潛蹤隱跡，自己修過，以懺往愆，方是掌教之主；豈得怙惡不改，又率領群仙布此惡陣。你只待玉石俱焚，生靈戕滅殆盡，你方纔罷手，這是何苦定作此業障耶！」通天教主怒曰：「你等謬掌闡教，自恃己長，縱容門人，肆行猖獗，殺戮不道，反在此巧言惑眾。我是那一件不如你？你敢欺我！今日你再請西方準提道人將加持杵打我就是了。不知他打我即是打你一般。此恨如何可解！」元始笑曰：「你也不必口講，只你既擺此陣，就把你胸中學識舒展一二，我與你共決雌雄。」通天教主曰：「我如今與你的仇恨難解，除是你我俱不掌教，方纔干休！」通天教主道罷，走進陣去；少時，布成一個陣勢，乃是一個陣結三個營疊，攢簇而立。通天教主至陣前問曰：「你二人可識吾此陣否？」老子大笑曰：「此乃是吾掌中所出，豈有不知之理。此是太極兩儀四象之陣耳！有何難哉！」通天教主曰：「可能破否？」元始曰：「你且聽吾道來：　　混元初判道為尊，煉就乾坤清濁分。太極兩儀生四象，如今還在掌中存。」　　老子問曰：「誰去破此太極陣走一遭？」赤精子大呼曰：「弟子願會此陣！」作歌而出，歌曰：　　「今朝圓滿斬三尸，復整菩提在此時。太極陣中遇奇士，回頭百事自相宜。」

赤精子躍身而出。只見太極陣中一位道人，長鬚黑面，身穿皂服，腰束絲絛，跳出陣前，大呼曰：「赤精子，你敢來會吾陣麼？」赤精子曰：「烏雲仙，你不可特強，此處是你的死地了！」烏雲仙大怒，仗劍來取。赤精子手中劍赴面交還。未及三四個回合，烏雲仙腰間掣出混元鎚就打，一聲響，把赤精子打了一跤。烏雲仙纔待下手，有廣成子大呼曰：「少待傷吾道兄，吾來了！」仗劍抵住烏雲仙。二人大戰，未及數合，烏雲仙又是一鎚把廣成子打倒在地。廣成子爬將起來，往西北上走了。通天教主命烏雲仙趕去：「定然拿來！」烏雲仙領法旨，隨後趕來。廣成子前走；烏雲仙後趕。看看趕上，廣成子正無可奈何，轉過山坡，只見準提道人

來至。讓過了廣成子，準提阻住了烏雲仙，笑容滿面，口稱：「道友請了！」烏雲仙認得是準提道人，大叫曰：「準提道人，你前日在誅仙陣上傷了吾師，今又阻吾去路，情殊可恨！」仗寶劍望準提道人頂上劈來。道人把口一張，有一朵青蓮托住了劍。言曰：　　「舌上青蓮能托劍，吾與烏雲有大緣。」　　準提曰：「道友，吾與你是有緣之客，特來化你歸吾西方，共享極樂，有何不美？」烏雲仙大呼曰：「好潑道！欺吾太甚！」又是一劍。準提用中指一指，一朵白蓮托劍。準提又曰：「道友，　　掌上白蓮能托劍，須知極樂在西方。二六蓮臺生瑞彩，波羅花放滿園香。」　　烏雲仙大呼曰：「一派胡說！敢來欺我！」又是一劍。準提將手一指，一朵金蓮托住。準提曰：「烏雲仙友，吾乃是大慈大悲，不忍你現出真相，若是現時，可不有辱你平昔修煉工夫，化為烏有。我如今不過要與你興西方教法，故此善善化你，幸祈急早回頭。」烏雲仙大怒，又是一劍砍來。準提將拂塵一刷，烏雲仙手中劍只剩得一個靶兒。烏雲仙大怒，拎起混元鎚打來。準提就跳出圈子去了。烏雲仙隨後趕來。準提曰：「徒弟在那裏？」只見了一個童兒來，身穿水合衣，手執竹枝而來。不知烏雲仙凶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第八十三回　三大師收獅象犼 詩曰：　　一鉤明月半輪秋，三點如星仔細求。獅象有名緣相立，慈航無著借形修。朝元最忌貪嗔敗，脫骨須知罣礙讎。總為諸仙逢殺劫，披毛帶角盡皆休。　　話說準提道人命水火童子：「將六根清靜竹，來釣金鰲。」童子向空中將竹枝垂下，那竹枝就有無限光華異彩，裹住了烏雲仙；烏雲仙此時難逃現身之厄。準提叫曰：「烏雲仙，你此時不現原形，更待何時！」只見烏雲仙把頭搖了一搖，化作一個金鬚鰲魚，剪尾搖頭，上了釣竿。童子上前，按住了烏雲仙的頭，將身騎上鰲魚背上，逕往西方八德池中受享極樂之福去了。正是：　　八德池中閒戲耍，金蓮為伴任逍遙。　　話說準提道人收了金鰲，趕至萬仙陣前。通天教主看見準提，怒沖面上，眼角俱紅，大呼曰：「準提道人，你今日又來會吾此陣，吾決不與你干休！」準提道人曰：「烏雲仙與吾有緣，被吾用六根清淨竹釣去西方八德池邊，自在逍遙，無罣無礙，真強如你在此紅塵擾攘也。」通天教主聽罷大怒，正欲與準提廝殺，只聽得太極陣中一人作歌而出，歌曰：　　「大道非凡道，玄中玄更玄。誰能參悟透，咫尺見先天。」　　話說太極陣中虯首仙提劍而出：「誰人敢進吾陣中來，共決雌雄？」準提道人曰：「文殊廣法天尊，借你去會此位有緣之客。」準提道人把文殊廣法天尊頂上一指，泥丸復開，三光迸出，瑞氣盤旋，元始天尊遞一旛與文殊，名曰盤古旛：「可破此太極陣。」文殊廣法天尊接旛作偈而出，偈曰：　　「混元一氣此為先，萬劫修持合太玄。莫道此中多變化，汞鉛消盡福無邊。」　　文殊廣法天尊歌罷，虯首仙大呼

曰：「今日之功，各顯其教，不必多言！」仗手中劍砍來。文殊廣法天尊手中劍急架相還。未及數合，虯首仙便往陣中而去。文殊廣法天尊縱步趕來。虯首仙進陣，便祭起符印，只見陣中如鐵壁銅牆一般，兵刃加山。文殊廣法天尊將盤古旛展動，鎮住了太極陣，廣法天尊現出一法身來。怎見得，有讚為證：　　面如藍靛，赤髮紅髯。渾身上五彩呈祥，遍體內金光擁護。降魔杵滾滾紅焰飛來；金蓮邊騰騰霞光亂舞。正是：太極陣中皈依大法現威光，朵朵祥雲籠八面。　　虯首仙見廣法天尊現出一位化身，甚是奇異，只見香風縹緲，瓔珞纏身，蓮花托足。虯首仙無法可治，正欲迴避；文殊忙將綑妖繩祭起，命黃巾力士：「拿去蘆篷下，聽候發落。」廣法天尊收了法像，徐徐出陣，上篷來見元始，曰：「弟子已破太極陣矣。」元始命南極仙翁：「去蘆篷下，將虯首仙打出原身。」仙翁領命至篷下，見虯首仙縛住一團。南極仙翁對虯首仙口中念念有詞，道聲：「疾！還不速現原形，更待何時！」只見虯首仙把頭搖了兩搖，就地一滾，乃是一個青毛獅子，剪尾搖頭，甚是雄偉。南極仙翁回復元始天尊命令。元始吩咐：「就命廣法天尊坐騎，仍於項下掛一牌，上書虯首仙名諱。」次日，老子與元始親臨陣前，問：「通天教主何在？」左右報與通天教主，逕出陣前。老子命文殊騎了青獅至前面，老子指與通天教主看，曰：「你的門下，長有此等之物，你還要自逞道德清高，真是可笑！」就把個通天教主羞紅滿面，大怒曰：「你再敢破吾兩儀陣麼？」老手尚未及回言，只見兩儀陣內靈牙仙大呼而出曰：「誰敢來破吾兩儀陣麼？」正是：　　袖裏乾坤翻上下，兩儀陣內定高低。　　靈牙仙逕出陣來，問：「誰敢來見吾此陣？」元始命普賢真人曰：「你去破此陣走一遭。」遂將太極符印付與普賢真人。真人至陣前曰：「靈牙仙，你苦行成形，為何不守本分，又來多此一番事也。只怕你咫尺間現了原形，當時悔之晚矣。」靈牙仙大怒，仗二劍飛來直取。普賢真人仗手中劍火速忙迎。未及數合，靈牙仙便往兩儀陣中而去；普賢真人趕入陣內。靈牙仙祭動兩儀妙用，逞截教玄功，發動雷聲，來困普賢真人。只見普賢真人泥丸宮現出化身，甚是兇惡。怎見得，有讚為證：　　面如紫棗，巨口獠牙。霎時間紅雲籠頂上，一會家瑞彩罩金身。瓔珞垂珠掛遍體，蓮花托足起祥雲。三首六臂持利器，手內降魔杵一根。正是：有福西方成正果，真人今日已完成。　　話說普賢真人現出法身，鎮住靈牙仙，仍用長虹索，命黃巾力士：「將靈牙仙拿去蘆篷下，聽候指揮。」普賢真人破了兩儀陣，逕至蘆篷上，參見老子。老子命南極仙翁：「速現靈牙仙原身。」南極仙翁領令，將三寶玉如意把靈牙仙連擊數下。靈牙仙就地一滾，現出原形，乃是一隻白象。老子吩咐：「將白象頸上也掛一牌，上書靈牙仙名諱，與普賢真人為坐騎。」復至陣前。通天教主見青獅在左，白象在右，不覺大怒，正

欲上前，只見四象陣上金光仙大呼曰：「闡教門人不要逞強，吾來也！」乃作歌而出，歌曰：　　　　「妙法廣無邊，身心合汞鉛。今領四象陣，道術豈多言。二指降龍虎，雙眸運太玄。誰人來會我，方是大羅仙。」　　元始見金光仙出得四象陣來，勇猛莫敵，忙吩咐慈航道人曰：「你將如意執定，進四象陣去，直須……如此如此，就變化無窮，何愁此陣不破也；此是你有緣之騎。」慈航道人作歌而出，歌曰：　　　　「普陀崖下有名聲，了劫歸根返玉京。今日已完收四象，夢魂猶自怕臨兵。」　　慈航歌罷，金光仙躍身而出，大呼曰：「慈航道人，你口出大言，肆行無忌，好個『今日已完收四象』，只怕你死於目前！不要走，正要拿你！」仗手中劍飛來直取。慈航道人手中劍急架忙迎。未及三合，金光仙便入四象陣去了。慈航趕入陣中。金光仙將四象陣符印發開，內有無窮法寶，來治慈航道人。正是：　　　　四象陣遇金毛犼，潮音洞裏聽談經。　　話說慈航道人見四象陣中變化無窮，忙將頭上一拍，有一朵慶雲籠罩，蓋住頂上，聽得一聲雷響，現出一位化身，怎見得：　　　　面如傅粉，三首六臂。二目中火光焰裏見金龍；兩耳內朵朵金蓮生瑞彩。足踏金鰲，靄靄祥雲千萬道；手中托杵，巍巍紫氣徹青霄。三寶如意擎在手，長毫光燦燦；楊柳在肘後，有瑞氣騰騰。正是：普陀妙法甚莊嚴，方顯慈航道行。　　且說金光仙看見闡教內門人這等化身，自歎曰：「真好一個玉虛門下，果然氣宇不同！」欲待逃回，早已被慈航道人祭起三寶玉如意，命黃巾力士：「把此物拿去篷下，聽候發落。」少時，力士平空把金光仙拿至蘆篷下。南極仙翁在篷下等候，忽見空中丟下金光仙來，南極仙翁見金光仙跌下篷來，遵老子命令，將金光仙頸上連拍幾下：「這業障還不速現原形，更待何時！」金光仙情知不能脫逃，就地一滾，現出原形，乃是一隻金毛犼。仙翁至蘆篷回覆法旨。元始吩咐：「也與他頸上掛一牌，書金光仙名諱，就與慈航為坐騎。」仙翁一一如命施為。慈航騎了，復出陣前。一此乃是三大師收伏獅、象、犼；後興釋門，成於佛教，為文殊、普賢、觀音，是三位大士；此是後話，表過不提。　　且說通天教主見如此光景，心中大怒，方欲仗劍前來，以決雌雄，忽聽得後面一門人大呼曰：「老師不要動怒，吾來也！」通天教主觀之，是龜靈聖母，身穿大紅八卦衣，仗手中寶劍，作歌而來，歌曰：　　　　「炎帝修成大道通，胸藏萬象妙無窮。碧遊宮內傳真訣，特向紅塵西破戎。」　　只見龜靈聖母欲來拿廣成子報仇，這壁廂有懼留孫迎上前來曰：「那業障慢來！」老子、元始、準提道人三位教主是慧眼，看見龜靈聖母行相，元始笑曰：「二位道兄，似這樣東西，如何也要成正果，真個好笑！」一你道他知何出身，有讚為證：　　　　根源出處號幫泥，水底增光獨顯威。世隱能知天地性，靈惺偏曉鬼神機。藏身一縮無頭尾，展足能行即自飛。

蒼頡造字須成體，卜筮先知伴伏羲。穿萍透荇千般俏，戲水翻波把浪吹。條條金線穿成甲，點點裝成玳瑁齊，九宮八卦生成定，散碎鋪遮緣羽衣。生來好勇龍王幸，死後還駝三教碑。要知此物名何姓，炎帝得道母烏龜。　　且說龜靈聖母仗劍出來，與懼留孫大戰，未及三五合，急祭起日月珠打來。懼留孫不識此寶，不敢招架，轉身往西敗走。通天教主大呼曰：「速將懼留孫拿來！」龜靈聖母飛趕前來。懼留孫—乃是西方有緣之客，久後入於釋教，大闡佛法，興於西漢。—正往西上逃走，只見迎頭來了一人，頭挽雙髻，身穿水合道服，徐徐而來，讓過懼留孫，阻住龜靈聖母，大呼曰：「不要趕吾道友。你既修成人體，理當守分安居，如何肆志亂行，作此業障。若不聽吾之言，那時追悔何及！你可速回，吾乃西方教主，大展沙門，今來特遇有緣，非是無端惹事。正是：

　　若是有緣當早會，同上西方極樂天。」　　龜靈聖母大呼曰：「你是西方客，當守你巢穴，如何敢在此妖言亂語，惑吾清聽！」也不及交手，急祭日月珠劈面打來。接引道人指上放一白毫光，光上生一朵青蓮，托住此珠。西方教主曰：「青蓮托此物，眾生那得知。」龜靈聖母原非根深行滿之輩，不知進退，依舊用此珠打來。接引道人曰：「既到此間，也免不得行此紅塵之事；非是我不慈悲，乃是氣數使然，我也難為自主。我且將此寶祭起，看他如何。」西方教主將念珠祭起，龜靈聖母一見，躲身不及，那念珠落下，正打在龜靈聖母背上，壓倒在地，現出原身，乃是一個大龜，只見壓得頭足齊出。懼留孫方欲仗劍斬之，西方教主急止之曰：「道友不可殺他，若動此念，轉劫難完，相報不已。」教主呼：「童子在那裏？」西方教主言未畢，只見一童走至面前，西方教主曰：「我同此位道友去會有緣之客；你可將此畜收之。」接引道人同懼留孫赴蘆篷來。不表。　　且說西方白蓮童子將一小小包兒打開，欲收龜靈聖母，不意走出一件好東西，甚是利害，聲音細細，映日飛來。怎見得，有詩為證：　　　聲若轟雷嘴若針，穿衾度幔更難禁。貪餐血食侵人體，畏避煙燻集茂林。炎熱愈威偏聒噪，寒風纔動便無情。龜靈聖母因逢劫，難免群鋒若聚簪。

　　話說白蓮童子打開包裹，放出蚊蟲，那蚊蟲聞得血腥氣，俱來叮在龜靈聖母頭足之上，及至趕打，如何趕得徹，未曾趕得這裏，那裏又宿滿了。不一時，把龜靈聖母吸成空殼。白蓮童子急至收時，他也自四散飛去，一翅飛往西方，把十二品蓮臺食了三品。—後來西方教主破了萬仙陣回來，方能收住，已是少了三品蓮臺，追悔無及。正是：　　　九品蓮臺登彼岸，千年之後有沙門。 不表蚊蟲之事。　　且說西方教主同懼留孫來至萬仙陣前，見了紫霧紅雲，黃光繚繞，有準提道人見師兄來至，老子與元始忙迎上前，打稽首曰：「道友請了！」對面通天教主看見，大呼曰：「接引道人，你前番可惡，破吾誅仙陣；今又來此！吾與你見個高

下！」道罷，把奎牛催開，用劍來取。西方教主也不動手，只見泥丸宮舍利子昇起三顆，或上或下，反覆翻騰，遍地俱是金光。通天教主寶劍架隔，不能近身。通天教主大怒，復用漁鼓打來。準提用手一指，一朵金蓮架住，亦不能近身。老子與元始請曰：「二位道兄暫回，今日且不要與他較量。」赤精子聽罷，忙鳴金鐘；廣成子又擊玉磬。四位教主皆回。通天教主又不能阻攔，心中大怒，曰：「今日且讓他暫回，明日決要會你等，以見高下！」老子曰：「你且回去，不要性急。」　　只見四位教主回至蘆篷上坐下，元始曰：「二位道兄此來共佐周室，若明日破陣，必盡除此教，以絕彼之虛妄。只是難為後來訪道修真之人，絕此一種耳。」接引道人曰：「貧道此來，單只為渡有緣之客。據吾觀，萬仙陣中邪者多而正者少，沒奈何，只得隨緣相得，不敢勉強耳。」老子曰：「吾等門人今已滿戒，明日速破此陣，讓他早早返本還元，以全此輩根行，也不失我等解脫一場。」元始隨命姜尚過來，問曰：「前日破誅仙陣，那四口寶劍在否？」子牙曰：「此劍俱在弟子處。」元始曰：「取來。」子牙隨取出四口劍獻上元始，乃「誅」、「戮」、「陷」、「絕」之劍。元始乃命廣成子、赤精子、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四位過來，吩咐曰：「你四人但看明日吾等進陣之時，陣裏面八卦臺前有一座寶塔昇起，你四個先衝進重圍之中，祭起此劍。原是他的寶劍，還絕他的門人，非吾等故作此惡業也。」又謂子牙曰：「明日會陣之際，但凡吾門下見者，皆可進陣，以完劫數。」子牙領了法旨，來至蘆篷下，吩咐眾門人曰：「明日共破萬仙陣，爾等俱入陣中，各見雌雄，以完劫數。」眾門人聽說，喜不自勝。不表。　　且說潼關眾將聽得破萬仙陣，俱在關內，一個個心癢難抓，恨不得也來看看。內有洪錦與龍吉公主曰：「我也是截教，況你又是瑤池仙子，理合去會萬仙陣，如何在此不行？」龍吉公主曰：「我們明日早去無妨。」夫妻計議停當。次日，來見武王曰：「臣辭大王，要去會萬仙陣，以完劫數，特聽姜元帥調遣。」武王曰：「卿去固好，當佐相父破敵也。」武王大喜，奉酒餞行。洪錦夫婦告別起行。一也是合該如此。正是：

萬仙陣內夫妻絕，天數安排不得差。　且說元始次日下篷，吩咐眾門人，鳴動金鐘、玉磬。三教聖人率諸門人共破萬仙陣。只見通天教主吩咐長耳定光仙曰：「但吾與你師伯共西方二位道人會戰，吾叫你將六魂旛磨動，你可將旛磨動，不得有誤！」長耳定光仙曰：「弟子知道。」通天教主打點會戰。　且說長耳定仙自思：「我前只見師伯左右門人，總共十二代弟子，俱是道德之士；昨日又見西方教主，三顆舍利子頂上光華，真是道法無邊。」先自行有三分退諉。正是：　從來心上修仙道，邪正方知成大宗。　話說通天教主至陣前，見老子、元始四人一至，大呼曰：「今日定要與你等見個高低，斷不草率干休！」話猶未了，只見洪錦走馬至陣前，與龍吉公主也不聽約束，舉刀刃直衝殺過去。子牙攔阻不住。──看官：此正是這二位星官該絕於此，天數使然，故不由分說，直殺過去耳。──洪錦把刀一擺，兩騎馬衝進陣中。萬仙陣不曾隄防有此衝突之患，被龍吉公主祭起瑤池內白光劍，傷了數位仙家。夫妻二人正衝殺間，只見亂騰騰殺氣迷空，黑靄靄陰風晦晝，正遇金靈聖母在七香車上布陣，忽報：「龍吉公主衝進陣來。」金靈聖母急下車看時，公主已殺至面前。聖母綽步，提飛金劍抵敵。未及數合，聖母祭起四象塔打來。公主不知此寶，躲不及，一塔正打中頂上，跌下馬來，被眾仙殺之。洪錦見公主已絕，大叫一聲：「休傷吾公主！」把刀來取聖母。聖母又祭起龍虎如意，正中洪錦頂上。可憐！自歸周土，屢得奇功，今日夫妻陣亡，以報武王。──二位清魂俱往封神臺去了。元始正欲與通天教主答話，只見洪錦夫妻已亡，元始歎謂西方教主曰：「方纔絕者乃是瑤池金母之女。天數合該如此，可見非人力所為。」只聽得萬仙陣門裏有一竿翠藍旗搖，隱隱調出一位道者，乃是按二十八宿之星，正應萬仙陣而出。元始見翠藍旗搖動，來了四位道人，俱穿青色衣。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一字青紗腦後飄，道袍水合束絲條。元神一現群龜滅，斬將封為角木蛟。九揚紗巾頭上蓋，腹內玄機無比賽。降龍伏虎似平常，斬將封為斗木豸。三柳髭鬚一尺長，煉就三花不老方。篷萊海島無心戀，斬將封為奎木狼。修成道氣精光煥，巨口獠牙紅髮亂。碧遊宮內有聲名，斬將封為井木犴。元始又見一聲鐘響，一桿大紅旗搖，又來了四位道人，俱穿大紅絳綃衣，好兇惡！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碧玉霞冠形容古，雙手善把天地補。無心訪道學長生，斬將封為尾火虎。截教傳來煉玉樞，玄機兩濟用工大。丹砂鼎內龍降虎，斬將封為室火豬。秘授口訣仗妖邪，頂上靈雲天地遮。三花聚頂難成就，斬將封為翼火蛇。不變榮華止自修，降龍伏虎任悠遊。空為數載丹砂力，斬將封為觜火猴。　老子見萬仙陣中一枰白旗搖動，又言四位道人出來，身穿大白衣，體態兇頑，各有妖氛氣概，

因謂元始曰：「似這等業障都來枉送性命，你看出來的都是如此之類。」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五岳三山任意遊，訪玄參道守心修。空勞爐內金丹汞，斬將封為牛金牛。腹內珠璣貫八方，包羅萬象道汪洋。只因殺戒難逃躲，斬將封為鬼金羊。離龍坎虎相匹遇，煉就神丹成不朽。無緣頂上現三花，斬將封為婁金狗。金丹煉就脫樊籠，五遁三除大道通。未滅三尸吞六氣，斬將封為亢金龍。　　　四位教主又見通天教主把手中劍望東、西、南、北指畫，前後又是鐘鳴，陣門開處，又有四位道人出來，真好稀奇！有詩為證，詩曰：　　　　自從修煉玄中妙，不戀金章共紫誥。通天教主是吾帥，斬將封為箕水豹。出世虔誠悟道言，勤修苦行反離魂。移山倒海隨吾意，斬將封為參水猿。簪冠道服性聰敏，煉就白氣心無損。只因無福了長生，斬將封為軫水蚓。五行妙術體全殊，合就玄中自丈夫。悟道成仙無造化，斬將封為壁水□。　　　元始曰：「此俱是截教門中，併無一人有根行之士，俱是無福修為，該受此劫數也，深為可悲！」又見皂蓋旛搖，出來四位道人。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跨虎登山觀鶴鹿，驅邪捉怪神鬼哭。只因無福了仙家，斬將封為女土蝠。頂上祥光五彩氣，包含萬象多伶俐。無分無緣成正果，斬將封為胃上雉。採煉陰陽有異方，五行攢簇配中黃。不歸闡教歸截教，斬將封為柳土獐。赤髮紅鬚情性惡，游盡三山併五岳，包羅萬象枉徒勞，斬將封為氐土貉。

　　元始與老子同西方教主共言曰：「你看這些人，有仙之名，無仙之骨，那裏做得修行辦道之品！」四位教主正談論之間，只見旗門開處，又來了四位道人。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修成大道真瀟灑，妙法玄機有真假。不能成道卻凡塵，斬將封為星日馬。鐵樹開花怎得齊，陰神行樂跨紅霓。只因無福為仙侶，斬將封為昴日雞。面加藍靛多威武，赤髮金睛惡似虎。呼風喚雨不尋常，斬將封為虛日鼠。三昧真火空中露，霞光前後生百步。萬仙陣內逞英雄，斬將封為房日兔。　　　話說通天教主在陣中調出第七對來，展一桿素白旛，旛下有四位道者，兇兇惡惡，凜凜赳赳，手提方楞鐧出來。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道術精奇蓋世無，修真煉性握兵符。長生妙訣貪塵劫，斬將封為畢月烏。髮似硃砂面似靛，渾身上下金光現。天機玄妙總休言，斬將封為危月燕。面加赤棗落腮鬍，撒豆成兵蓋世無。兩足登雲如掣電，斬將封為心月狐。腹內玄機修二六，煉就陰陽超凡俗。誰知五氣未朝元，斬將封為張月鹿。　　　話說通天教主把九曜二十八宿調將出來，按定方位。只見四七二十八位道者，齊齊整整，左右盤旋，簇擁而出。但見了些飛霞紅氣，紫電青光，有多少者層層密密，兇兇頑頑，真個是殺氣騰騰，愁雲悽悽，好生利害！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第八十四回　子牙兵取臨潼關 詩曰：　　　　幽魂旛下夜猿啼，壯士紛紛急鼓鼙。黑霧瀰漫人魄散，妖氛籠罩將星低。

只知戰勝歌刁斗，不認奸邪悔噬臍。屈死英雄遭血刃，至今城下草萋萋。　　話說通天教主率領眾仙至陣前，老子曰：「今日與你決定雌雄，萬仙遭難。正應你反覆不定之罪。」通天教主怒曰：「你四人看我今番怎生作用！」遂催開奎牛，執劍砍來。老子笑曰：「料你今日作用也只如此！只你難免此厄也！」催開青牛，舉起扁拐，急架忙迎。元始天尊對左右門人曰：「今日你等俱滿此戒，須當齊入陣中，以會截教萬仙，不得錯過。」眾門人聽此言，不覺歡笑，吶一聲喊，齊殺入萬仙陣中。正是：　　萬仙陣上施玄妙，都向其中了劫塵。　　文殊廣法天尊騎獅子，普賢真人騎白象，慈航道人騎金毛犼：三位大士各現出化身，衝將進去。靈寶大法師仗劍而來，太乙真人持寶銼進陣，懼留孫、黃龍真人、雲中子、燃燈道人齊往萬仙陣來。後面又有姜子牙同哪吒等眾門人亦大呼曰：「吾等今日破萬仙陣，以見真偽也！」話未了時，只見陸壓道人從空飛來，撞入萬仙陣內，也來助戰。看這場大戰，正是萬劫總歸此地，神仙殺運方完。只見：　　老子坐青牛，往來跳躍；通天教主縱奎牛，猛勇來攻。三大士催開了青獅、象、犼；金靈聖母使寶劍飛騰。靈寶大法師面如火熱；無當聖母怒氣沖空。太乙真人動了心中三昧；毘蘆仙亦顯神通。道德真君來完殺戒；雲中子寶劍如虹。懼留孫把綑仙繩祭起；金箍仙用飛劍來攻。陣中玉磬錚錚響，臺下金鐘朗朗鳴。四處起團團煙霧，八方長颯颯狂風。人人會三除五遁，個個曉倒海移峰。劍對劍，紅光燦燦；兵迎寶，瑞氣溶溶。平地下鳴雷震動，半空中霹靂交轟。這壁廂三教聖人行正道；那壁廂通天教主涉邪宗。這四位教主也動了嗔痴煩惱；那通天教主竟犯了反覆無終。正克邪，始終還正；邪逆正，到底成凶。急嚷嚷天翻地覆，鬧炒炒華岳山崩。姜子牙奉天征討，眾門人各要立功。楊戩刀猶如閃電；李靖戟一似飛龍；金吒躍開腳步；木吒寶劍齊衝；韋護祭起降魔寶杵；哪吒登開風火輪，各自稱雄；雷震子二翅半空施勇；楊任手持五火扇搧風。又來了四仙家，祭起那「誅」、「戮」、「陷」、「絕」四口寶劍，這般兵器難當其鋒，咫尺間斬了二十八宿，頃刻時九曜俱空。通天教主精神減半；金靈聖母口內喁喁；毘盧仙已無主意；無當聖母戰戰兢兢。一時間又來了西方教主，把乾坤袋舉在空中，有緣的須當早進，無緣的任你縱橫。霎時間雲愁霧慘，一會家地暗難窮。從今驚破通天膽，一事無成有愧容。　　話說老子與元始衝入萬仙陣內，將通天教主裹住。金靈聖母被三大士圍在當中，只見三大士面分藍、紅、白，或現三首六臂，或現八首六臂，或現三首八臂，渾身上下俱有金燈、白蓮、寶珠、瓔珞、華光護持，金靈聖母用玉如意招架三大士多時，不覺把頂上金冠落在塵埃，將頭髮散了，這聖母披髮大戰，正戰之間，遇著燃燈道人祭起定海珠打來，正中頂門。可憐！正是：　　封神正位為星首，北闕香湮萬載存。　　燃

燈將定海珠把金靈聖母打死。廣成子祭起誅仙劍，赤精子祭起戮仙劍，道行天尊祭起陷仙劍，玉鼎真人祭起絕仙劍，數道黑氣沖空，將萬仙陣罩住，凡封神臺上有名者，就如砍瓜切菜一般，但遭殺戮。子牙祭打神鞭，任意施為。萬仙陣中又被楊任用五火扇搧起烈火，千丈黑煙迷空，可憐萬仙遭難，其實難堪。哪吒現三首八臂，往來衝突。玉虛一干門下，如獅子搖頭，狻猊舞勢，只殺得山崩地塌。通天教主見萬仙受此屠戮，心中大怒，急呼曰：「長耳定光仙快取六魂旛來！」定光仙因見接引道人白蓮裹體，舍利現光，又見十二代弟子玄都門人俱有瓔珞、金燈、光華罩體，知道他們出身清正，截教畢竟差訛，他將六魂旛收起，輕輕的走出萬仙陣，逕往蘆篷下隱匿。正是：　　根深原是西方客，躲在蘆篷獻寶旛。

話說通天教主大呼：「定光仙快取旛來！」連叫數聲，連定光仙也不見了。教主已知他去了，大怒，欲待無心戀戰，又見萬仙受此等狼狽；欲待上前，又有四位教主阻住；欲要退後，又恐教下門人笑話；只得勉強相持，又被老子打了一拐。通天教主著了急，祭起紫電鎚來打老子；老子笑曰：「此物怎能近我！」只見頂上現出玲瓏寶塔，此鎚焉能下來。通天教主正出神，不妨元始天尊又一如意，打中通天教主肩窩，幾乎落下奎牛。通天教主大怒，奮勇爭戰。只見二十八宿星官已殺得看看殆盡，止丘引見勢不好了，借土遁就走，被陸壓看見，惟恐追不及，急縱至空中，將葫蘆揭開，放出一道白光，上有一物飛出，陸壓打一躬，命：「寶貝轉身。」可憐丘引頭已落地。陸壓收了寶貝，復至陣中助戰。　　且說接引道人在萬仙陣內將乾坤袋打開，盡收那三千紅氣之客，一有緣往極樂之鄉者，俱收入此袋內。準提同孔雀明王在陣中現出三十四頭，十八隻手，執定瓔珞、傘蓋、花貫、魚腸、金弓、銀戟、白鉞、旛幢、加持神杵、寶銼、銀瓶等物來戰通天教主。通天教主看見準提，頓起三昧真火，大罵曰：「好潑道！焉敢欺吾太甚，又來攪吾此陣也！」縱奎牛衝來，仗劍直取。準提將七寶妙樹架開。正是：　　西方極樂無窮法，俱是蓮花一化身。　　且說通天教主用劍砍來，準提將七寶妙樹一刷，把通天教主手中劍打得粉碎。通天教主把奎牛一拎，跳出陣去了；準提道人收了法身，老子與元始也不趕他。群仙共破了萬仙陣，鳴動金鐘，擊響玉磬，俱回蘆篷上來。老子與元始看見定光仙，問曰：「你是截教門人定光仙，為何躲在此處也？」定光仙拜伏在地曰：「師伯在上：弟子有罪，敢稟明師伯。吾師煉有六魂旛，欲害二位師伯並西方教主、武王、子牙，使弟子執定聽用。弟子因見師伯道正理明，吾師未免偏聽逆理，造此業障，弟子不忍使用，故收匿藏身於此處。今師伯下問，弟子不得不以實告。」元始曰：「奇哉！你身居截教，心向正宗，自是有根器之人。」隨命跟上蘆篷。四位教主坐下，共論今日邪正方分。老子問定光仙曰：「你可取六魂旛來。」定光仙將旛呈

上。西方教主曰：「此旛可摘去周武、姜尚名諱，將旛展開，以見我等根行如何。」準提隨將六魂旛摘去「武王」、「姜尚」名諱，命定光仙展布。定光仙依命，將旛連展數展。只見四位教主頂上各現奇珍：元始現慶雲，老子現塔，西方二位教主現舍利子，保護其身。定光仙見了，棄旛倒身下拜，言曰：「似此吾師妄動嗔念，陷無萬生靈也！」西方教主曰：「吾有一偈，你且聽著：

極樂之鄉客，西方玅術神。蓮花為父母，九品立吾身。池邊分八德，常臨七寶園。波羅花開後，遍地長金珍。談講三乘法，舍利腹中存。有緣生此地，久後幸沙門。」西方教主曰：「定光仙與吾教有緣。」元始曰：「他今日至此，也是棄邪歸正念頭，理當皈依道兄。」定光仙遂拜了接引、準提二位教主。子牙在篷下與哪吒等曰：「今日萬仙陣中許多道者遭殃，無辜受戮，其實痛心。」門人之內，個個歡喜。不表。　　且說通天教主被四位教主破了萬仙陣，內中有成神者，有歸西方教主者，有逃去者，有無辜受戮者。彼時無當聖母見陣勢難支，先自去了；申公豹也走了；毘盧仙已歸西方教主，後成為毘盧佛，此是千年後纔見佛光。當日通天教主領著二三百名散仙，走在一座山下，少憩片時，自思：「定光仙可恨將六魂旛竊去，使吾大功不能成！今番失利，再有何顏掌碧遊宮大教。左右是一不做，二不休，如今回宮，再立『地水火風』，換個世界罷！」左右眾仙俱各贊襄。通天教主見左右四個切己門徒俱喪，切齒深恨：「不若往紫霄宮見吾老師，先稟過了他，然後再行此事。」正與眾散仙商議，忽見正南上祥雲萬道，瑞氣千條，異香襲襲，見一道者，手執竹杖而來。作偈曰：　　　「高臥九重雲，蒲團了道真。天地玄黃外，吾當掌教尊。盤古生太極，兩儀四象循。一道傳三友，二教闡截分。玄門都領秀，一氣化鴻鈞。」

話說鴻鈞道人來至，通天教主知是師尊來了，慌忙上前迎接，倒身下拜曰：「弟子願老師聖壽無疆！不知老師駕臨，未曾遠接，望乞恕罪。」鴻鈞道人曰：「你為何設此一陣，塗炭無限生靈，這是何說！」通天教主曰：「啟老師：二位師兄欺滅吾教，縱門人毀罵弟子，又殺戮弟子門下，全不念同堂手足，一味欺凌，分明是欺老師一般。望老師慈悲！」鴻鈞道人曰：「你這等欺心！分明是你自已作業，致生殺伐，該這些生靈遭此劫運；你不自責，尚去責人，情殊可恨！當日三教共僉『封神榜』，你何得盡忘之也！名利乃凡夫俗子之所爭，嗔怒乃兒女子之所事，縱是未斬三尸之仙，未赴蟠桃之客，也要脫此苦惱；豈意你三人乃是混元大羅金仙，歷萬劫不磨之體，為三教元首，為因小事，生此嗔痴，作此邪慾。他二人原無此意，都是你作此過惡，他不得不應耳。雖是劫數使然，也都是你約束不嚴，你的門徒生事，你的不是居多。我若不來，彼此報復，何日是了？我特來大發慈悲，與你等解釋冤愆，各掌教宗，毋得生事。」隨吩咐左右散仙：「你等各歸洞府，自養天真，以俟

超脫。」眾仙叩首而散。鴻鈞道人命通天教主先至蘆篷通報。通天教主不敢有違師命，只得先至蘆篷下來，心中自思：「如何好見他們？」不得已，靦面而行。話說哪吒同韋護等俱在蘆篷下，議論萬仙陣中那些光景，忽見通天教主先行，後面跟著一個老道人扶笻而行，只見祥雲繚繞，瑞氣盤旋，冉冉而來，將至篷下。眾門人與哪吒等各各驚疑未定。只見通天教主將近篷下，大呼曰：「哪吒可報與老子、元始，快來接老爺聖駕！」哪吒忙上篷來報。話說老子在篷上與西方教主正講眾弟子劫數之厄，今已圓滿，猛抬頭見祥光瑞靄，騰躍而來，老子已知老師來至，忙起身謂元始曰：「師尊來至！」急率眾弟子下篷。只見哪吒來報：「通天教主跟一老道人而來，呼老爺接駕，不知何故。」老子曰：「吾已知之。此是我等老師，想是來此與我等解釋冤愆耳。」遂相率下篷迎接，在道傍俯伏曰：「不知老師大駕下臨，弟子有失遠接，望乞恕罪。」鴻鈞道人曰：「只因十二代弟子運逢殺劫，致你兩教參商。吾特來與你等解釋愆尤，各安宗教，毋得自相背逆。」老子與元始聲諾曰：「願聞師命。」遂至篷上，與西方教主相見。鴻鈞道人稱讚：「西方極樂世界真是福地。」西方教主應曰：「不敢！」教主請鴻鈞道人拜見。鴻鈞曰：「吾與道友無有拘束。這三個是吾門下，當得如此。」接引道人與準提道人打稽首坐下。後面就是老子、元始過來拜見畢，又是十二代弟子併眾門人俱來拜見畢，俱分兩邊侍立。通天教主也在一傍站立。鴻鈞道人曰：「你三個過來。」老子、元始、通天三個走近前面。道人問曰：「當時只因周家國運將興，湯數當盡，神仙逢此殺運，故命你三個共立『封神榜』，以觀眾仙根行淺深，或仙，或神，各成其品。不意通天弟子輕信門徒，致生事端，雖是劫數難逃，終是你不守清淨，自背盟言，不能善為眾仙解脫，以致俱遭屠戮，罪誠在你，非是我為師的有偏向，這是公論。」接引與準提齊曰：「老師之言不差。」鴻鈞曰：「今日我與你講明，從此解釋。大徒弟，你須讓過他罷。俱各歸山闕，毋得戕害生靈。況眾弟子厄滿，姜尚大功垂成，再毋多言。從此各修宗教。」鴻鈞吩咐：「三人過來跪下。」三位教主齊至面前，雙膝跪下。道人袖內取出一個葫蘆，倒出三粒丹來，每一位賜他一粒：「你們吞入腹中，吾自有話說。」三位教主俱皆依師命，各吞一粒。鴻鈞道人曰：「此丹非是卻病長生之物，你聽我道來：

　　此丹煉就有玄功，因你三人各自攻。若是先將念頭改，腹中丹發即時薨！」　　鴻鈞道人作罷詩，三位教主叩首：「拜謝老師慈悲！」鴻鈞道人起身，作辭西方教主，命通天三弟子：「你隨我去。」通天教主不敢違命。只見接引道人與準提俱起身，同老子、元始率眾門人同送至篷下。鴻鈞別過西方二位教主，老子與眾門人等又拜伏道傍，俟鴻鈞發駕。鴻鈞吩咐：「你等去罷。」眾人起立拱候。只見鴻鈞與通天教主駕祥雲冉冉而去。西方教主也作辭

回西方去了。老子、元始與子牙曰：「今日來，我等與十二代弟子俱回洞府，候你封過神，從新再修身命，方是真仙。」正是：

從修頂上三花現，返本還云又是仙。

子牙與元始眾仙下得蘆篷，姜子牙伏於道傍，拜求掌教師尊曰：「弟子姜尚蒙師尊指示，得進於此地，不知後會諸侯一事如何？」老子曰：「我有一詩，你謹記有驗。詩曰：

險處又逢險處過，前程不必問如何。諸侯八百看看會，只待封神奏凱歌。」

老子道罷，與元始各回玉京去了。廣成子與十二代仙人，俱來作別曰：「子牙，吾等與你此一別，再不能會面也！」子牙心下甚是不忍分離，在篷下戀戀不捨。子牙作詩以送之，詩曰：

「東進臨潼會萬仙，依依回首甚相憐。從今別後何年會？安得相逢訴舊緣。」

話說群仙作別而去，惟有陸壓握子牙之手曰：「我等此去，會面已難，前途雖有凶險之處，俱有解釋之人，只還有幾件難處之事，非此寶不可，我將此葫蘆之寶送你，以為後用。」子牙感謝不已。陸壓隨將飛刀付與，也自作別而去。

話分兩頭，單表元始駕回玉虛。申公豹只因破了萬仙陣，希圖逃竄他山，豈知他惡貫滿盈，跨虎而遁；只見白鶴童子看見申公豹在前面，似飛雲掣電一般奔走，白鶴童子忙啟元始天尊曰：「前面是申公豹逃竄。」元始曰：「他曾發一誓，命黃巾力士將我的三寶玉如意把他拏在麒麟崖伺候。」童子接了如意，遞與力士。力士趕上前大呼曰：「申公豹不要走！奉天尊法旨拏你去麒麟崖聽候！」祭起如意，平空把申公豹拏了往麒麟崖來。

且說元始天尊駕至崖前，落下九龍沉香輦，只見黃巾力士將申公豹拏來，放在天尊面前。元始曰：「你曾發下誓盟，去塞北海眼，今日你也無詞。」申公豹低首無話。元始命黃巾力士：「將我的蒲團捲起他來，拏去塞了北海眼！」力士領命，將申公豹塞在北海眼裏。有詩為證：

堪笑闡教申公豹，要保成湯滅武王。今日誰知身塞海，不知紅日幾滄桑。

話說黃巾力士將申公豹塞了北海，回元始法旨，不表。

且說子牙領眾門徒回潼關來見武王，武王曰：「相父今日回來，兵士俱齊，可速進兵，早會諸侯，孤之幸也。」子牙傳令，起兵往臨潼關來。只八十里，早已來至關下，安下行營。

且說臨潼關守將歐陽淳聞報，與副將卞金龍、桂天祿、公孫鐸共議曰：「今姜尚兵來，止得一關，焉能阻當周兵？」眾將言曰：「主將明日與周兵見一陣，如勝則以勝而退周兵，如不勝，然後堅守，修表往朝歌去告急，俟援兵協守，此為上策。」歐陽淳曰：「將軍之言是也。」次日，子牙陞帳，傳下令去：「誰去取臨潼關走一遭？」傍有黃飛虎曰：「末將願往。」子牙許之。飛虎領本部人馬，一聲砲響，至關下搦戰。報馬報入帥府：「啟主帥：有周將搦戰。」歐陽淳曰：「誰去走一遭？」只見先行官卞金龍領命，出關來見黃飛虎，大呼曰：「來將何名？」飛虎曰：「吾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卞金龍

大罵：「反賊不思報國，反助叛逆！吾乃臨潼關先行卞金龍是也。」黃飛虎大怒，縱馬搖鎗，飛來直取。卞金龍手中斧急架忙迎。牛馬相交，鎗斧併舉。戰未三十回，黃飛虎賣個破綻，吼一聲，將卞金龍刺下馬來，梟了首級，掌鼓回營，來見姜元帥。子牙大喜，上了黃將軍功績。不表。　　且說報馬報入帥府，歐陽淳大驚，只見卞金龍家將報入本府，卞金龍妻子胥氏聽說，放聲大哭，驚動後園長子卞吉。卞吉問左右：「太太為何啼哭？」左右把家主陣亡事說了一遍。卞吉怒髮沖冠，隨換了披掛，來見母親曰：「母親不須啼哭，俟兒為父親報仇。」胥氏只是啼哭，也不管卞吉的事。卞吉上馬，至帥府前。左右報入殿庭：「啟元帥：卞先行長子聽令。」歐陽淳命：「令來。」卞吉上殿，行禮畢，含淚啟曰：「末將父死何人之手？」歐陽淳曰：「尊翁不幸，被反賊黃飛虎鎗挑下馬，喪了性命。」卞吉曰：「今日天晚，明日拏仇人為父洩恨。」卞吉回至家中，令家將扛抬一個紅櫃，隨領軍出關。卞吉率領軍士至關外，豎立一根大旛桿，將紅櫃打開，拎出一首旛，掛將起來，懸於空中，有四五丈高。好利害旛！怎見得，有詩為證：

　　萬骨攢成世罕知，開天闢地最為奇。周王不是多洪福，百萬雄師此處危。　　話說當日卞吉將旛桿豎起，一馬竟至周營轅門前搦戰。哨馬報人中軍：「啟元帥：關內有將請戰。」子牙問：「誰人出馬？」只見南宮适領命出營。見一員小將，生的面貌兇惡，手持方天畫戟，大呼曰：「來者何人？」南宮适笑曰：「似你這等黃口孺子，定然不認得，吾是西岐大將南宮适。」卞吉曰：「且饒你一死回去，只叫黃飛虎出來！他殺我父，吾與他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不拏你這將生替死之輩。」南宮适聽罷大怒，縱馬舞刀，直取卞吉。卞吉手中戟急架忙迎。二馬相交，刀戟併舉。二將大戰，正是棋逢對手，將遇作家。卞吉與南宮适戰有二三十合，卞吉撥馬便走。南宮适隨後趕來。卞吉先往旛下過去，南宮适不知詳細，也往旛下來，只見馬到旛前，早已連人帶馬跌倒，南宮适不省人事，被左右守旛軍士將南宮适繩纏索綁，拏出旛來。南宮适方睜開二目，乃知墮入他左道之術。卞吉進關來見歐陽淳，把拏了南宮适的話說了一遍。歐陽淳命左右：「推來。」至殿前，南宮适站立不跪。歐陽淳罵曰：「反國逆賊！今已被擒，尚敢抗禮！」命：「速斬首號令！」傍有公孫鐸曰：「主將在上：目今奸佞當道，言我等守關將士俱是架言征戰，冒破錢糧，賄買功績，凡有邊報，一概不准，尚將齎本人役斬了。依末將愚見，不若將南宮适監候，俟捉獲渠魁，解往朝歌，以塞奸佞之口，庶知邊關非冒破之名。不知主將意下若何？」歐陽淳曰：「將軍之言正合吾意。」遂將南宮适送在監中。不表。　　且說子牙聞報，南宮适被擒，心中大驚，悶坐軍中。次日，卞吉又來搦戰，坐名要黃飛虎。飛虎帶黃明、周紀出營來。見卞吉飛馬過來，大呼曰：「來將何人？」黃飛虎曰：

「吾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卞吉聞言大怒，罵曰：「反國逆賊，擅殺吾父，不共戴天之仇。今日拿你碎屍萬段，以洩吾恨！」展戟來刺。黃飛虎急撥鎗來迎。戰有三十回合，卞吉詐敗，竟往旛下去了。黃飛虎不知，也趕至旛下，亦如南宮适一樣被擒。黃明大怒，搖斧趕來，欲救黃飛虎，不知至旛下，也跌翻在地，也被擒了。卞吉連擒二將，進關來報功，欲將黃飛虎斬首，以報父仇。歐陽淳曰：「小將軍雖要報父之仇，理宜斬首，只他是起禍渠魁，正當獻上朝廷正法，一則以洩尊翁之恨，一則以顯小將軍之功，恩怨兩伸，豈不為美？且將他監侯。」卞吉不得已，只得含淚而退。

話說周紀見黃明又失利，不敢向前，只得敗進營來見子牙。子牙聞黃飛虎被擒，大驚，問周紀曰：「他如何擒去？」周紀曰：「他於關外立有一旛，俱是人骨頭穿成，高有數丈。他先自敗走，竟從旛下過去；若是趕他的，只至旛下，便連帶馬倒了。黃明去救武成王，也被擒去。」子牙大驚：「此又是左道之術！待吾明日親自臨陣，便知端的。」次日，子牙與眾將門人出營來，看見此旛，懸於空中，有千條黑氣，萬道寒煙。哪吒等仔細定睛，看那白骨上俱有硃砂符印，對子牙曰：「師叔可曾見上面符印麼？」子牙曰：「吾已見了。此正是左道之術。你等今後交戰，只不往他旛下過便了。」只見報馬報入關內，歐陽淳也親自出關，來會子牙。歐陽淳不往旛下過，往傍邊走來。子牙看見歐陽淳轉將出來，對門人曰：「你看主將也不從此處過。」眾將皆點頭會意。子牙迎上前來，問曰：「來將莫非守關主將麼？」歐陽淳曰：「然也。」子牙曰：「將軍何不知天命耶？五關止此一城，尚欲抗拒天兵哉。」歐陽淳大怒：「匹夫敢出此言！」回顧卞吉曰：「與吾拿此叛賊！」卞吉催開馬，搖手中戟飛奔過來。傍有雷震子大呼曰：「賊將慢來，有吾在此！」展開二翅，舉棍打來。卞吉見雷震子兇悍，知是異人，未及數合，就往旛下敗走。雷震子自忖：「此旛既是妖術，不若先打碎此旛，再殺卞吉未遲。」雷震子把二翅飛起，望旛上一棍打來。不知此旛週圍有一股妖氣迷住，撞著他就自昏迷，雷震子一棍打來，竟被妖氣沖著，便翻下地來，不醒人事。兩邊守旛家將，把雷震子綑綁起來。這壁廂韋護大怒，急祭起降魔杵來打此旛。此杵雖能壓鎮邪魔外道之人，不知打不得此旛。只見那杵竟落旛下。正是：

休言韋護降魔杵。怎敵幽魂百骨旛。

話說韋護見此杵竟落於旛下，不覺大驚。眾門人俱彼此看住。只見卞吉復至軍前，大呼曰：「姜尚可早早下騎歸降，免你一死！」哪吒聽得大怒，登開風火輪，現出三首八臂，大喝曰：「匹夫慢來！」搖火尖鎗飛來直取。卞吉見哪吒如此形狀，先自吃了一驚。未及數合，被哪吒一乾坤圈把卞吉幾乎打下馬來，回身敗進關去了。子牙後有李靖催馬搖戟來戰。歐陽淳傍有桂天祿舞手中刀抵住了李靖，未及數合，被李靖一戟刺於馬下。歐陽淳大怒，搖手中斧來戰李靖。子牙

命左右擂鼓助戰。只見陣後衝出辛甲、辛免四賢，毛公遂、周公旦、召公奭無數周將，把歐陽淳圍在當中，又有周紀、龍環、吳謙三將也來助戰，把歐陽淳殺得只有招架之功，更無還兵之力。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第八十五回　鄧芮二侯歸周主 詩曰：

西山日落景寥寥，大廈將傾借小條。卞吉無辜遭屈死，歐陽熱血染霞綃。奸邪用事民生喪，妖孽頻興社稷搖。可惜成湯先世業，輕輕送入往來潮。

話說歐陽淳被一干周將圍在垓心，只殺得盔甲歪斜。汗流浹背，自料抵擋不住，把馬跳出圈子，敗進關中去了，緊閉不出。子牙在轅門又見折了雷震子，心下十分不樂。

且說歐陽淳敗進關來，忙陞殿坐下，見卞吉打傷，吩咐他且往私宅調養，一面把雷震子且送下監中，修告急文書往朝歌求救。差官在路上，正是春盡夏初時節，怎見得一路上好光景，有詩為證，詩曰：

清和天氣爽，池沼芰荷生。梅逐雨餘熟，麥隨風景成。草隨花落處，鶯老柳枝輕。江燕攜雛習，山雞哺子鳴。斗南當日永，萬物顯光明。

話說差官在路，不分曉夜，不一日進了朝歌，在館驛安歇。次日，將本齎進午門，至文書房投遞。那日是中大夫惡來看本。差官將本呈上。惡來接過手，正看那本，只見微子啟來至，惡來將歐陽淳的本遞與微子看，微子大驚：「姜尚兵至臨潼關下，敵兵已臨咫尺之地，天子尚高臥不知。奈何！奈何！」隨抱本往內庭見駕。紂王正在鹿臺與三妖飲膳，當駕官啟駕：「有微子啟侯旨。」紂王曰：「宣來。」微子至臺上見禮畢，王曰：「皇兄有何奏章？」微子奏曰：「姜尚造反，自立姬發，興兵作叛，糾合諸侯，妄生禍亂，侵占疆土，五關已得四關，大兵見屯臨潼關下，損兵殺將，大肆狂暴，真疊卵之危，其禍不小。守關主將具疏告急，乞陛下以社稷為重，日親政事，速賜施行，不勝幸甚！」微子將表呈上。紂王接表，看罷，大驚曰：「不意姜尚作難肆橫，竟克朕之四關也。今不早治，是養癰自患也。」隨傳旨上殿。左右當駕官施設龍車鳳輦：「請陛下發駕。」只見警蹕傳呼，天子御駕早至金鑾寶殿。掌殿官與金吾大將忙將鐘鼓齊鳴，百官端肅而進，不覺威儀一新。只因紂王有經年未曾臨朝，今一旦登殿，人心鼓舞如此。怎見得，有讚為證。讚曰：

煙籠鳳閣，香靄龍樓。光搖月扆動，雲拂翠華流。侍臣燈，宮女扇，雙雙映彩；孔雀屏，麒麟殿，處處光浮。靜鞭三下響，衣冠拜冕旒。金章紫綬垂天象，管取江山萬萬秋。

話說紂王設朝，百官無不慶幸。朝賀畢，王曰：「姜尚肆橫，以下凌上，侵犯關隘，已壞朕四關，如今屯兵於臨潼關下。若不大奮乾剛，以懲其侮，國法安在！眾卿有何策可退周兵？」言未畢，左班中閃出一位上大夫李通，出班啟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為股肱』。陛下平昔不以國事為重，聽讒遠忠，荒淫酒色，屏棄政事；以致天愁民怨，萬姓不保，天下思亂，四海分崩。陛下今日臨軒，事已晚矣。況今朝歌豈無智

能之士，賢俊之人，只因陛下平日不以忠良為重，故今日亦不以陛下為重耳。即今東有姜文煥，遊魂關晝夜毋寧；南有鄂順，三山關攻打甚急；北有崇黑虎，陳塘關旦夕將危；西有姬發，兵叩臨潼關，指日可破：真如大廈將傾，一木焉能扶得。臣今不避斧鉞之誅，直言冒瀆天聽，乞速加整飭，以救危亡。如不以臣言為謬，臣舉保二臣，可先去臨潼關，阻住周兵，再為商議。願陛下日修德政，去讒遠佞，諫行言聽，庶可少挽天意，猶不失成湯之脈耳。」王曰：「卿保舉何人？」李通曰：「臣觀眾臣之內，止有鄧昆、芮吉素有忠良之心，輔國實念，若得此二臣前去，可保無虞也。」紂王准奏，隨宣鄧昆、芮吉上殿。不一時宣至殿前，朝賀畢，王曰：「今有上大夫李通奏卿忠心為國，特舉卿二人前去臨潼關協守。朕加爾黃鉞、白旄，特專閫外。卿當盡心竭力，務在必退周兵，以擒罪首。卿功在社稷，朕豈惜茅土以報卿哉。當領朕命。」鄧昆、芮吉叩首曰：「臣敢不竭駑駘之力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紂王傳旨：「賜二卿筵宴，以見朕寵榮至意。」二臣叩頭，謝恩下殿。須臾，左右鋪上筵席，百官與二侯把盞。微子、箕子二位殿下也奉酒與二侯，哽咽言曰：「二位將軍，社稷安危，在此一行，全仗將軍扶持國難，則國家幸甚！」二侯曰：「殿下放心。臣平日之忠肝義膽，正報國恩於今日也，豈敢有負皇上委托之隆，眾大夫保舉之恩也。」酒畢，二人謝過二位殿下與眾官，次日起兵離了朝歌，逕往孟津渡黃河而來。按下不表。　　且說土行孫催糧至轅門，看見一首旛，旛下卻是韋護的降魔杵，雷震子的黃金棍。土行孫不知其故，自思：「他二人兵器如何丟在此旛下？我且見了元帥，再來看其真實。」報馬報入中軍：「啟元帥：二運督糧官等令。」子牙傳令：「令來。」土行孫來至中軍，見子牙行禮畢，問曰：「弟子適纔督糧至轅門外，見那關前豎一首旛，那旛下卻有韋護、雷震子兩件兵器在那旛下，不知何故？」子牙把卞吉的事說了一遍。土行孫不信：「豈有此理？」哪吒曰：「卞吉被吾打了一圈，這幾日俱不曾出來。」土行孫曰：「待吾去便知端的。」哪吒曰：「你不可去，果是那旛利害。」土行孫只是不信。那時天色將晚，土行孫逕出營門，一頭往旛下來。方至旛下，便一交跌倒，不知人事。周營哨馬報於子牙。子牙大驚。正無可計較，只見關上軍士見旛下睡著一個矮子，報與歐陽淳。歐陽淳命：「開關拿來。」——不知若要拿人，只是卞吉的家將拿的，其餘別人皆拿不得，到不得旛下去。——彼時幾個軍士走至旛下，俱翻身跌倒，不醒人事。關上軍士看見，忙報主將。歐陽淳亦自驚疑，忙叫左右：「去請卞吉來。」卞吉此時在家調養傷痕，聞主師來呼喚，只得勉強進府中。歐陽淳將前事告訴一遍。卞吉曰：「此小事耳。」命家將：「去把那矮子拿來，將眾人放了。」家將出關，將土行孫綁了，把眾軍士拖出旛外。眾人如醉方醒，各各揉眼擦面。一時將土行孫扛進關來，拿進

府中。歐陽淳問曰：「你是何人？」土行孫曰：「我見旛下有一黃金棍，拿去家裏耍子，不知就在那裏睡著了。」卞吉在傍邊罵曰：「你這匹夫！怎敢以言語來戲弄我？」命左右：「拿去斬了！」眾軍士拿出前門，舉刀就斬，只見土行孫一扭，就不見了。正是：

地行妙術真堪羨，一愰全身入土中。

眾軍士忙進府中來報曰：「啟元帥：異事非常！我等拿此人，方纔下手，那矮子把身一愰，就不見了。」歐陽淳與卞吉曰：「這個就是土行孫了，倒要仔細。」彼此驚異。不表。土行孫回營，來見子牙，曰：「果然此旛利害，弟子至旛下就跌倒了，不知人事，若非地行之術，性命休矣。」次日，卞吉傷痕痊癒，領家將出關，至軍前搦戰。哨馬報入子牙。子牙問：「誰人出馬？」哪吒願往，登風火輪，搖火尖鎗出營來。卞吉見了仇人，也不答話，搖畫杆戟，劈面刺來。哪吒火尖鎗分心就刺。一場大戰。怎見得，有讚為證，讚曰：

戰鼓殺聲揚，英雄臨戰場。紅旗如烈火，征夫四臂忙。這一個展開銀杆戰；那一個發動火尖鎗。哪吒施威武；卞吉逞剛強。忠心扶社稷，赤膽為君王。相逢難下手，孰在孰先亡。

話說卞吉戰哪吒，又恐他先下手，把馬一撥，預先往旛下走來。一看官：若論哪吒要往旛下來，他也來得；他是蓮花化身，卻無魂魄，如何來不得。只是哪吒天性乖巧，他猶恐不妙，便立住腳，看卞吉往旛下過去了，他便登回風火輪，自已回營。不表。

且說卞吉進關來見歐陽淳，言曰：「不才欲誆哪吒往旛下來，他狡猾不來趕我，自己回營去了。」歐陽淳曰：「似此奈何？」正議間，忽探馬報：「鄧、芮二侯奉旨前來助戰，請主將迎接。」歐陽淳同眾將出府來迎接。二侯忙下馬，攜手上銀安殿。行禮畢，二侯上坐，歐陽淳下陪。鄧昆問曰：「前有將軍告急本章進朝歌，天子看過，特命不才二人與將軍協守此關。今姜尚猖獗，所在授首，軍威已挫，似全不在戰之罪也。今臨潼關乃朝歌保障，與他關不同，必當重兵把守，方保無虞。連日將軍與周兵交戰，勝負如何？」歐陽淳曰：「初次副將卞金龍失利，幸其子卞吉有一旛，名曰幽魂白骨旛，全仗此旛，以阻周兵，一次拏了南宮适，二次拏了黃飛虎、黃明，三次拏了雷震子。」鄧昆曰：「拏的可是反五關的黃飛虎？」歐陽淳曰：「正是他了。」歐陽淳此回正是：

無心說出黃飛虎，咫尺臨潼屬子牙。

話說鄧昆問：「可是武成王黃飛虎？」歐陽淳曰：「正是。」鄧昆冷笑曰：「他今日也被你拏了，此將軍莫大之功也。」歐陽淳謙謝不已。鄧昆暗記在心。原來黃飛虎是鄧昆兩姨夫，眾將那裏知道。歐陽淳治酒管待二侯，眾將飲罷，各散。鄧昆至私宅，默思：「黃飛虎今已被擒，如何救他？我想天下八百諸侯，盡已歸周，此關大勢盡失，料此關焉能阻得他！不若歸周，此為上策。但不知芮吉如何？且待明日會過一戰，見機而作。」次日，二侯上殿，眾將參謁。芮吉曰：「吾等奉旨前來，

當以忠心報國。速傳令，把人馬調出關會姜尚，早定雌雄，以免無辜塗炭。」歐陽淳曰：「將軍之言甚善。」令卞吉等關中點炮吶喊，人馬一齊出關。鄧、芮二侯出了關外，見了幽魂白骨旛高懸數丈，阻住正道。卞吉在馬上曰：「啟上二位將軍：把人馬從左路上走，不可往旛下去。此旛不同別樣寶貝。」芮吉曰：「既去不得，便不可走。」軍士俱從左路至子牙營前，對左右探馬曰：「請武王、子牙答話。」哨馬報入中軍：「啟元帥：關中大勢人馬排開，請武王、元帥答話。」子牙曰：「既請武王答話，必有深意。」命中軍官速請武王臨陣。子牙傳令：「點炮吶喊。」寶纛旗磨動，轅門開處，鼓角齊鳴，周營中人馬齊出。怎見得，有讚為證，讚曰：

紅旗閃灼出軍中，對對英雄氣吐虹。馬上將軍如猛虎，步下士卒似蛟龍。騰騰殺氣沖霄漢，靄靄威光透九重。金盔鳳翅光華吐，銀甲魚鱗瑞彩橫，幞頭燦爛紅抹額，束髮冠搖雉尾雄。五岳門人多驍勇，哪吒正印是先鋒。保周滅紂元戎至，殺法森嚴姜太公。

話說鄧、芮二侯在馬上見子牙出兵，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別是一般光景；又見那三山五岳門人，一班兒齊齊整整；又見紅羅傘下，武王坐逍遙馬，左右有四賢、八俊，分於兩傍，怎見得武王生成的天子儀表非俗，有詩為證，詩曰：

龍鳳丰姿迥出群，神清氣旺帝王君。三停勻稱金霞遶，五岳朝歸紫霧分。仁慈相繼同堯舜，弔伐重光過夏殷。八百十年開世業，特將時雨救如焚。

話說鄧、芮二侯在馬上大呼曰：「來者可是武王、姜子牙麼？」子牙曰：「然也。」因而問之：「二公乃是何人？」鄧昆曰：「吾乃鄧昆、芮吉是也。姜子牙，你想西周不以仁義禮智輔國四維，乃擅自僭稱王號，收匿叛亡，拒逆天兵，殺軍覆將，已罪在不赦；今又大肆猖獗，欺君罔上，忤逆不道，侵占天王疆土，意欲何為！獨不思『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敢簧惑天下後世之人心哉。」芮吉又指武王曰：「你先王素稱有德，雖羈囚羑里七年，更無一言怨尤，克守臣節，蒙紂王憐赦歸國，加以黃鉞、白旄，特專征伐，其洪恩德澤，可為厚矣。爾等當世世酧報，尚未盡涓涯之萬一；今父死未久，深聽姜尚妄語，尋事干戈，興無名之師，犯大逆之罪，是自取覆宗滅祀之禍，悔亦何及！今聽吾言，速反其干戈，退我關隘，擒其渠魁，獻俘商郊，爾自歸待罪，尚待爾以不死；不然，恐天子大奮乾剛，親率六師，大張天討，只恐爾等死無噍類矣。」子牙笑曰：「二位賢侯只知守常之語，不知時務之說。古云：『天命無常，惟有德者居之。』今紂王殘虐不道，荒淫酗暴，殺戮大臣，誅妻棄子，郊社不修，宗廟不享，臣下化之，朋家作仇，戕害百姓，無辜籲天，穢德彰聞，罪盈惡貫。皇天震怒，特命我周恭行天之討，故天下諸侯相率事周，會於孟津，觀政於商郊。二侯尚執迷不悟，猶以口舌相爭耶。以吾觀之，二侯如寄寓之客，不知誰為之主；宜速倒戈，棄暗投明，亦不失封侯之位耳。速請自

裁。」鄧昆大怒，命卞吉：「拏此野叟！」卞吉縱馬搖戟，衝殺過來。傍有趙昇使雙刀前來抵住。二人正接戰間，芮吉持刀也衝將過來。這邊孫焰紅使斧抵住。只見武吉摧開馬殺來助戰。傍邊惱了先行哪吒，登開風火輪，現三首八臂，衝殺過來，勢不可當。鄧昆見哪吒三頭八臂，相貌異常，只嚇得神魂飛散，急忙先走，傳令鳴金收兵，眾將各架住兵器。正是：

人言姬發過堯舜，雲集群雄佐聖君。

話說鄧昆回兵進關，至殿前坐下，歐陽淳、卞吉等俱說姜尚用兵有法，將勇兵驍，門下又有許多三山五岳道術之士，難以取勝，俱各各咨嗟不已。歐陽淳只得治酒管待。至夜，各自歸於臥所。

且說鄧昆至更深，自思：「如今天時已歸西周，紂王荒淫不道，諒亦不久；況黃飛虎又是兩姨，被陷在此，使吾掣肘，如之奈何！且武王功德日盛，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真是應運之主。子牙又善用兵，門下又是些道術之客，此關豈能為紂王久守哉。不若歸周，以順天時。只恐芮吉不從，奈何！且俟明日以言挑他，看他意思何如，再為道理。」就思想了半夜。

不說鄧昆已有意歸周，且表芮吉自與武王見陣進關，雖是吃酒，心下暗自沉吟：「人言武王有德，果然氣宇不同。子牙善能用兵，果然門下俱是異士。今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眼見得此關如何守！不若獻關歸降，以免兵革之苦。只不知鄧昆心上如何？且慢慢將言語探他，便知虛實。」兩下裏俱各有意。不題。

只見次日，二侯陞殿坐下，眾將官參謁畢，鄧昆曰：「關中將寡兵微，昨日臨陣，果然姜尚用兵有法，所助者又是些道術之士。國事艱難，如之奈何？」卞吉曰：「國家興隆，自有豪傑來佐，又豈在人之多寡哉！」鄧昆曰：「卞將軍之言雖是，但目下難支，奈何？」卞吉曰：「今關外尚有此旛，阻住周兵，料姜尚不能過此。」芮吉聽了他二人說話，心中自忖：「鄧昆已有意歸周。」不覺至晚，飲了數杯，各散。鄧昆令心腹人密請芮侯飲酒。芮吉聞命，欣然而來。二侯執手至密室相敘。左右掌起燭來。二侯對面傳杯。正是：

二侯有意歸真主，自有高人送信來。

且不言二侯正在密室中飲酒，欲待要說心事，彼此不好擅出其口。只見子牙在營中運籌取關，又多了那首旛，阻在路上，欲別尋路徑，又不知他關中虛實，黃飛虎等下落，無計可施。忽然想起土行孫來，隨喚土行孫吩咐：「你今晚可進關去，……如此如此，探聽，不得有誤。」土行孫得令，把精神抖擻，至一更時分，逕進關來。先往禁中，來看南宮适等三人，土行孫見看守的尚未曾睡，不敢妄動，卻往別處行走。只見來至前面，聽得鄧、芮二侯在那廂飲酒。土行孫便躲在地下聽他們說些甚麼。只見鄧昆屏退左右，笑謂芮吉曰：「賢弟，我們說句笑話，你說將來還是周興，還是紂興？你我私議，各出己見，不要藏隱，總無外人知道。」芮侯亦笑曰：「兄長下問，使弟如何敢盡言。若說我等的識見洪遠，又有所不敢言；若是模糊應

答，兄長又笑小弟是無用之物，弟終訥於言。」鄧昆笑曰：「我與你雖為各姓，情同骨肉，此時出君之口，入吾之耳，又何本心之不可說哉。賢弟勿疑！」芮吉曰：「大丈夫既與同心之友談天下政事，若不明目張膽傾吐一番，又何取其能擔當天下事，為識時務之俊傑哉。據弟愚見，你我如今雖奉敕協同守關，不過強逆天心民意，是豈人民之所願者也！今主上失德，四海分崩，諸侯叛亂，思得明主，天下事不卜可知。況周武仁德播布四海，姜尚賢能，輔相國務，又有三山五岳道術之士為之羽翼，是周日強盛，湯日衰弱，將來繼商而有天下者，非周武而誰。前者會戰，其規模氣宇已自不同。但我等受國厚恩，惟以死報國，盡其職耳。承長兄下問，故敢以實告，其他非我知也。」鄧昆笑曰：「賢弟這一番議論，足見洪謀遠識，非他人所可及者，但可惜生不逢時，遇不得其主耳。將來紂為周擄，吾與賢弟不過徒然一死而已。愚兄固當與草木同朽，只可惜賢弟不能效古人所謂『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仕』，以展賢弟之才。」言罷，咨嗟不已。芮吉笑曰：「據弟察兄之意，兄已有意歸周，故以言探我耳。弟有此心久矣。果長兄有意歸周，弟願隨鞭鐙。」鄧昆忙起身慰之曰：「非不才敢蓄此不臣之心，只以天命人心卜之，終非好消息，而徒死無益耳。既賢弟亦有此心，正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只吾輩無門可入，奈何？」芮吉曰：「慢慢尋思，再乘機會。」二人正在商議綢繆，已被土行孫在地下聽得詳細，喜不自勝，思想：「不若乘此時會他一會，有何不可？也是我進關一場。引進二侯歸周，也是功績。」正是：

世間萬事由天數，引得賢侯歸武王。

話說土行孫在黑影裏鑽將上來，現出身子，上前言曰：「二位賢侯請了！要歸武王，吾與賢侯作引進。」道罷，就把鄧、芮二侯諕得半晌無言。土行孫曰：「二侯不要驚恐，吾乃是姜元帥麾下二運督糧軍官土行孫是也。」鄧、芮二侯聽罷，方纔定神，問曰：「將軍何為夤夜至此？」土行孫曰：「不瞞賢侯說，奉姜元帥將令，特來進關探聽虛實。適纔在地下聽得二位賢侯有意歸周，恨無引進，故敢輕冒，致驚大駕，幸無見罪。若果真意歸周，不才預為先容。吾元帥謙恭下士，決不致有辜二侯之美意也。」鄧、芮二侯聽說，不勝欣喜，忙上前行禮曰：「不知將軍前來，有失迎迓，望勿見罪。」鄧昆復挽土行孫之手，歎曰：「大抵武王仁聖，故有公等高明之士為之輔弼耳。不才二人昨日因在陣上，見武主與姜元帥俱是盛德之士，天下不久歸周，今日回關，與芮賢弟商議，不意為將軍得知，實吾二人之幸也。」土行孫曰：「事不宜遲。將軍可修書一封，俟我先報知姜元帥，侯將軍乘機獻關，以便我等接應。」鄧昆急忙向燈下修書，遞與土行孫，曰：「煩將軍報知姜元帥，設法取關。早晚將軍還進關來，以便商議。」土行孫領命，把身子一愰，無影無形去了。二侯看了，目瞪口呆，咨嗟不已。有詩讚之，詩曰：

暗進臨

潼察事奇，二侯共議正逢時。行孫引進歸明主，不負元戎託所知。
　　話說土行孫來至中軍，剛有五鼓時分，子牙還坐在後帳中等土行孫消息。忽然土行孫立於面前，子牙忙問其「進關所行事體如何？」土行孫曰：「弟子奉命進關，三將還在禁中，因看守人不曾睡，不敢下手，復行至鄧、芮二侯密室，見二人共議歸周，恨無引進，被弟子現身見他，二侯大悅，有書在此呈上。」子牙接書，燈下觀看，不覺大喜：「此真天子之福也！再行設策，以候消息。」令土行孫回帳。不表。　　且說鄧、芮二侯次日陞殿坐下，眾將來見。鄧昆曰：「吾二人奉敕協守此關，以退周兵，昨日會戰，未見雌雄，豈是大將之所為。明日整兵，務在一戰以退周兵，早早班師以復王命，是吾願也。」歐陽淳曰：「賢侯之言是也。」當日整頓兵馬，一宿晚景。不題。次日，鄧昆檢點士卒，砲聲響處，人馬出關，至周營前搦戰。鄧昆見幽魂白骨旛豎在當道，就在這旛上發揮，忙令卞吉：「將此旛去了。」卞吉大驚曰：「賢侯在上：此旛是無價之寶，阻周兵全在於此；若去了此旛，臨潼關休矣。」芮吉曰：「吾乃是朝廷欽差官，反走小徑；你為偏將，倒行中道，周兵觀之，深為不雅。縱有常勝，亦為不武。理當去了比旛。」卞吉自思：「若是去了此旛，恐無以勝敵人；若不去，彼為主將，我豈可與之抗禮。今既為父親報仇，豈惜此一符也。」卞吉馬上欠身曰：「二位賢侯不必去旛，請回關中一議，自然往返無礙耳。」鄧、芮二侯具進了關，卞吉忙畫了三道靈符，鄧、芮二侯每人一道，放在幞頭裏面，歐陽淳一道放在盔裏，復出關來，數騎往旛下過，就如尋常。二侯大喜；及至周營，對軍政官曰：「報你主將出來答話。」探馬報入中軍，子牙即忙領眾將出營。鄧昆大呼曰：「姜子牙，今日與你共決雌雄也！」拍馬殺入中陣來。只見子牙背後有黃飛彪、黃飛豹二馬衝出，接住鄧、芮二侯廝殺。四騎相交，正在酣戰之下，卞吉看不過，大呼曰：「吾來助戰，二侯勿懼！」武吉出馬，接住大戰。只見卞吉撥馬往旛下就走；武吉不趕。子牙見只有鄧、芮二侯相戰，忙令鳴金，兩邊各自回軍。子牙看見鄧、芮四將往旛下逕自去了，心中著實遲疑；進營坐下，沉吟自思：「前日只是卞吉一人行走得，餘則昏迷；今日如何他四人俱往旛下行得？」土行孫曰：「元帥遲疑，莫不是為著那旛下他四人都走得麼？」子牙曰：「正為此說。」土行孫曰：「這有何難，候弟子今日再往關內去走一遭，便知端的。」子牙大喜曰：「當宜速行。」當晚初更，土行孫進關，來至鄧、芮二侯密室。二侯見土行孫來至，不勝大喜曰：「正望公來！那旛名喚幽魂白骨旛，再無法可治。今日被我二人刁難他，他將一道符與我們頂在頭上，往旛下過，就如平常，安然無事。足下可持此符獻與姜元帥，速速進兵，吾自有獻關之策也。」土行孫得符，辭了二侯，往大營來，見子牙備言前事。子牙大喜，取符一看，子牙已識得符中妙訣，取硃砂書符，吩咐眾

將。不知卞吉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第八十六回　澠池縣五岳歸天 詩曰：　　　　　澠池小縣亦屏商，主將英雄卻異常。吐霧神駒真鮮得，地行妙術更難量。　　　　二王年少因他死，五岳奇謀為爾亡。惟有智多楊督運，騰挪先殺老萱堂。　　　話說子牙將所用之符畫完，吩咐軍政官擂鼓，眾將上帳參見。子牙曰：「你眾將俱各領符一道，藏在盔內，或在髮中亦可。明日會戰，候他敗走，眾將先趕去，搶了他的白骨旛，然後攻他關隘。」眾將聽畢，領了符命，無不歡喜。次日，子牙大隊而出，遙指關上搦戰。探馬報知，鄧、芮二侯命卞吉出馬。卞吉領令出關，可憐：　　　　丹心枉作千年計，死到臨頭尚不知。　　　卞吉上馬出關，逕往旛下來，大呼曰：「今日定拿你成功也！」縱馬搖戟，直奔子牙。只見子牙左右一干大小將官衝殺過來，把卞吉圍在垓心，鑼鼓齊鳴，喊聲四起，只殺得煙霧迷空。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殺氣漫漫鎖太華，戈聲響亮亂交加。五關今屬西岐主，萬載名垂讚子牙。　　　話說卞吉被眾將困在垓心，不能得出，忽然一戟刺中趙丙肩窩，趙丙閃開，卞吉乘空跳出陣來，逕往旛下逃去。周營一干眾將隨後趕來。卞吉那知暗裏已漏消息，尚自妄想拿人。卞吉復兜回馬，伺候家將拿人，只見數將趕過旛下，逕殺奔前來。卞吉大驚曰：「此是天喪成湯社稷，如何此寶無靈也！」不敢復戰，隨敗進關來，閉門不出。子牙也不趕他，命諸將先將此旛收了。韋護取了降魔杵，又將雷震子黃金棍取了，掌鼓回營。且說卞吉進關來，見鄧、芮二侯。不知二侯早已自歸周，就要尋事處治卞吉。忽報：「卞吉回見。」行至階下，芮吉曰：「想今日卞將軍擒有幾個周將。」卞吉曰：「今日末將會戰，周營有十數員大將圍裹當中，末將刺中一將，乘空敗走，引入旛下，以便擒拿他幾員；不知何故，他眾將一擁前來，俱往旛下過來。此乃天喪成湯，非末將戰不勝之罪也。」芮吉笑曰：「前日擒三將，此旛就靈驗；今日如何此旛就不準了？」鄧昆曰：「此無他說，卞吉見關內兵微將寡，周兵勢大，此關難以久守，故與周營私通，假輸一陣，使眾將一擁而入，以獻此關耳。幸軍士隨即緊閉，未遂賊計，不然，吾等皆為擄矣。此等逆賊，留之終屬後患。」喝令兩邊刀斧手：「拿下梟首示眾！」可憐！正是：　　　　一點丹心成畫餅，怨魂空逐杜鵑啼。　　　卞吉不及分辨，被左右拿下，推出帥府，即時斬了首級號令。歐陽淳不知其故，見斬了卞吉，目瞪口呆，心下茫然。鄧、芮二侯謂歐陽淳曰：「卞吉不知天命，故意逗留軍機，理宜斬首。我二人實對將軍說：方今成湯氣數將終，荒淫不道，人心已離，天命不保；天下諸侯久已歸周，只有此關之隔耳。今關中又無大將，足抵周兵，終是不能拒守。不若我等與將軍將此關獻於周武，共伐無道。正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且周營俱是道術之士，我等皆非他的對手。固然我與你俱當死君之

難，但無道之君，天下共棄之，你我徒死無益耳。願將軍思之。」歐陽淳大怒，罵曰：「食君之祿，不思報本，反欲獻關，甘心降賊，屈殺卞吉，此真狗彘之不若也！我歐陽淳其首可斷，其身可碎，而此心決不負成湯之恩，甘效辜恩負義之賊也！」鄧、芮二侯大喝曰：「今天下諸侯盡已歸周，難道俱是負成湯之恩者；止不過為獨夫殘虐生民，萬姓塗炭。周武興弔民伐罪之師，汝安得以叛逆目之。真不識天時之匹夫！」歐陽淳大呼曰：「陛下誤用奸邪，反賣國求榮，吾先殺此逆賊，以報君恩！」仗劍來殺鄧、芮二侯。二侯亦仗劍來迎，殺在殿上，雙戰歐陽淳。歐陽淳如何戰得過，被芮吉吼一聲，一劍砍倒歐陽淳，梟了首級。正是： 為國亡身全大節，二侯察理順天心。 話說二侯殺了歐陽淳，監中放出三將。黃飛虎上殿來，見是姨丈鄧昆，二人相會大喜，各訴衷腸。芮吉傳令：「速行開關。」先放三將來大營報信。三將至轅門，軍政官報入中軍，子牙大喜，忙令進帳來。三將至中軍見禮畢，子牙問其詳細，只見左右報：「鄧昆、芮吉至轅門聽令。」子牙傳令：「令來。」二侯至中軍，子牙迎下座來，二侯下拜，子牙攙住，安慰曰：「今日賢侯歸周，真不失賢臣擇主而仕之智！」二侯曰：「請元帥進關安民。」子牙傳令，催人馬進關。武王亦起駕隨行。大軍就地歡呼，人心大悅。武王來至帥府，查過戶口冊籍；關中人民父老，俱牽羊擔酒，迎迓王師。武王命殿前治宴，管待東征大小眾將，犒賞三軍。住了數日，子牙傳令：「起兵往澠池縣。」好人馬！一路上怎見得，有詩讚之，詩曰： 殺氣迷空千里長，旌旗招展日無光。層層鐵鉞鋒如雪，對對鋼刀刃似霜。 人勝登山豺虎猛，馬過出水蟒龍剛。澠池此際交兵日：「五岳」齊遭劍下亡。 話說子牙人馬在路前行，不一日，探馬報曰：「啟元帥：前至澠池縣了，請令定奪。」子牙傳令：「安營。」點砲吶喊。話說澠池縣總兵官張奎聽得周兵來至，忙陞帥府坐下。左右有二位先行官，乃是王佐、鄭椿，上廳來見張奎。奎曰：「今日周兵進了五關，與帝都止有一河之隔，幸賴吾在此，尚可支撐。」張奎打點禦敵。 且說姜元帥次日陞帳，命將出軍，忽報：「有東伯侯差官下書。」子牙傳令：「令來。」差官至軍前行禮畢，將書呈上。子牙拆書觀看。子牙看書畢，問左右曰：「如今東伯侯姜文煥求借救兵，我這裏必定發兵纔是。」傍有黃飛虎答曰：「天下諸侯皆仰望我周，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元帥當得發兵救援，以安天下諸侯之心。」子牙傳令，問：「誰去取遊魂關走一遭？」傍有金、木二吒欠身曰：「弟子不才，願去取遊魂關。」子牙許之，分一支人馬與二人去了。不表。 且說子牙吩咐：「誰去澠池縣取頭一功？」南宮适應聲願往，領令出營，至城下搦戰。張奎聞報，問左右先行：「誰人出馬？」有王佐願往，領兵開放城門，來至軍前。南宮适大呼曰：「五關皆為周有，止此

彈丸之地，何不早獻，以免誅身之禍。」王佐罵曰：「無知匹夫！你等叛逆不道，罪惡貫盈，今日自來送死也！」縱馬舞刀來取。南宮适手中刀拍面交還。戰有二三十回合，被南宮适手起刀落，早把王佐揮為兩段。南宮适得勝回營報功，子牙大喜。只見報馬報進城來。張奎聞報，王佐失機，心下十分不快。次日，又報：「周將黃飛虎搦戰。」鄭椿出馬，與黃飛虎大戰二十合，被黃飛虎一鎗刺於馬下，梟了首級回營。子牙大喜。話說張奎又見鄭椿失利，著實煩惱。子牙見連日斬他二將，命左右軍士一齊攻城。眾將率領軍士，放炮吶喊，前來攻城。城上士卒來報張奎，張奎在後廳聞報，與夫人高蘭英商議：「如今孤城難守，連折二將，如之奈何？」高蘭英曰：「將軍有此道術，況且又有坐騎可以成功，何懼賊兵哉？」奎曰：「夫人不知，五關之內多少英雄，俱不能阻逆，一旦至此，天意可知。今主上猶荒淫如故，為臣豈能安於枕席。」夫妻正議，又報：「周兵攻城甚急。」張奎即時上馬提刀，夫人掠陣；開放城門，一騎當先。只見子牙門下眾將左右分開，張奎大呼曰：「姜元帥慢來！」子牙上前曰：「張將軍，你可知天意？速速早降，不失封侯之位；若自執迷不悟，與五關為例。」張奎笑曰：「你逆天罔上，徼幸至此，量你今日死無葬身之地矣。」子牙笑曰：「天時人事，不問可知，只足下迷而不悟耳。此去朝歌不過數百里，一河之隔，四面八方，天下諸侯雲集，諒你區區彈丸之地，投鞭可實，何敢抗吾師哉！此正所謂大廈將傾，一木安能支撐，徒自取滅亡耳！」張奎大怒，催開馬，使手中刀，飛來直取子牙，後面姬叔明、姬叔昇二殿下走馬大呼：「少衝吾陣！」兩條鎗急架忙迎。好張奎！使開刀力戰二將。有詩為證：

臂膊掄開好用兵，空中各自下無情。吹毛利刃分先後，刺骨尖鋒定死生。
惡戰止圖麟閣姓，苦爭只為史篇名。張奎刀法真無比，到處成功定太平。

話說姬叔明等二將見戰張奎不下，二位殿下掩一鎗，詐敗而走，指望回馬鎗挑張奎；不知張奎的坐騎甚奇，名為「獨角烏煙獸」，其快如神。張奎讓二將去有三四射之地，他把馬上角一拍，那馬如一陣烏煙，似飛雲掣電而來。姬叔明聽得有人追趕，以為得計時，不意張奎已至後面，措手不及，被張奎一刀揮於馬下。姬叔昇見其兄落馬，及至回馬，又被張奎順手一刀，也是兩段。可憐金枝玉葉，一旦遭殃！子牙大驚，急鳴金收兵。張奎也掌鼓進城。子牙見折了二位殿下，收軍回營 心下不樂。武王聞知喪了二弟，掩面而哭，進後營去了。張奎連斬二將，心中甚喜。夫妻二人商議，具表進朝歌。不題。

且言子牙悶坐帳上，謂諸將曰：「料澠池不過一小縣，反傷了二位殿下！」只見眾將齊說：「張奎的馬有些奇異，其快如風，故此二位殿下措手不及，以致喪身。」眾將正猜疑時，忽報：「北伯侯崇黑虎至轅門求見。」子牙傳令：「請來。」崇黑虎同文聘、崔英、蔣雄上帳來，參謁子牙。子牙忙

下帳，迎接上帳，各敘禮畢，子牙曰：「君侯兵至孟津幾時了？」黑虎曰：「不才自起兵取了陳塘關，人馬已至孟津劄營數月矣。今聞元帥大兵至此，特來大營奉謁，願元帥早會諸侯，共伐無道。」子牙大喜。有武成王與崇黑虎相見，感謝黑虎曰：「昔日蒙君侯相助，擒斬高繼能，此德尚未圖報，時刻不敢有忘，銘刻五內。」彼此遜謝畢。子牙吩咐營中治酒，管待崇黑虎等。正是：

死生有數天生定：「五岳」相逢絕澠池。

當日酒散。次日，子牙陞帳，眾將參謁。忽報：「張奎搦戰。」哨馬報入中軍，子牙問：「今日誰人戰張奎走一遭？」崇黑虎曰：「末將今日來至，當得效勞。」只見文聘、崔英、蔣雄三人也要同去。子牙大喜。四將同出大營，領本部人馬擺開，崇黑虎催開了金睛獸，舉雙板斧，飛臨陣前，大呼曰：「張奎！天兵已至，何不早降，尚敢逆天，自取滅亡哉！」張奎大怒，罵曰：「無義匹夫！你乃是弒兄圖位，天下不仁之賊，焉敢口出大言！」催開馬，使手中刀飛來直取。崇黑虎舉雙斧，急架忙迎。文聘大怒，發馬搖叉，衝殺過來。崔英八楞鎚一似流星；蔣雄的抓絨繩飛起；一齊上前，把張奎裹在當中。卻說子牙在帳上見黃飛虎站立在傍，子牙曰：「黃將軍，崇侯今日會戰，你可去掠陣助他，也不負昔日崇侯曾為將軍郎君報仇。」黃飛虎領令出營，見四將與張奎大戰；黃飛虎自思：「吾在此掠陣，不見我之情分，不若走騎成功，何不為美。」黃飛虎將五色神牛催開，大呼曰：「崇君侯，吾來也！」此正是「五岳逢七殺」，大抵天數已定，畢竟難逃。只見五將裹住張奎，這場大戰。怎見得，有讚為證：

只殺得愁雲慘淡，旭日昏塵，征夫馬上抖精神。號帶飄揚，千條瑞彩滿空飛；劍戟參差，三冬白雪漫陣舞。崇黑虎雙板斧紛紜上下；文聘的托天叉左右交加；崔英的八楞鎚如流星蕩漾；蔣雄的五爪抓似蒺藜飛揚；黃飛虎長鎗如大蟒出穴；好張奎，敵五將，似猛虎翻騰。刀架斧，斧劈刀，叮噹響喨；叉迎刃，刀架叉，有叱吒之聲；鎚打刀，刀架鎚，不離其身；抓分頂，刀掠處，全憑心力；鎗刺來，刀隔架，純是精神。五員將鞍轎上各施巧妙，只殺得刮地寒風聲拉雜，蕩起征塵飛鎧甲，澠池城下立功勳，數定「五岳」逢「七殺」。

話說五將把張奎圍在垓心，戰有三四十回合，未分勝負。崇黑虎暗思：「既來立功，又何必與他戀戰。」把坐下金睛獸一兜，跳出圈子，詐敗就走，好放神鷹。四將知機，也便撥馬跟黑虎敗走。他不知張奎坐騎其快如風，—也是「五岳」命該如此，—只見張奎等五將去有三二箭之地，把馬頂上角一拍，一陣烏煙，即時在文聘背後，手起一刀，把文聘揮於馬下。崇黑虎急用手去揭葫蓋，已是不及，早被張奎一刀砍為兩段。崔英勒回馬來時，張奎使開刀又戰三將。忽然桃花馬走，一員女將將用兩口日月刀，飛出陣來，乃是高蘭英來助張奎。這婦人取出個紅葫蘆來，祭出四十九根太陽金針，射住三將眼目，觀看不明，早

被張奎連斬三將下馬。可憐五將一陣而亡！有詩為證，詩曰：

五將東征會澠池，時逢「七殺」數應奇。忠肝化碧猶啼血，義膽成灰永不移。千古英風垂泰嶽，萬年禋祀祝嵩屍。五方帝位多隆寵，報國孤忠史冊垂。

話說張奎連誅五將，哨馬報與子牙，子牙大驚：「如何就誅了五將？」掠陣官備言張奎的馬有些利害，故此五將俱措手不及，以致失利。子牙見折了黃飛虎，著實傷悼。正尋思之間，忽報：「楊戩催糧至轅門等令。」子牙傳令：「令來。」至中軍，參謁畢，稟曰：「弟子督糧已進五關，今願繳督糧印，隨軍征伐立功。」子牙曰：「此時將會孟津，也要你等在中軍協助。」楊戩立在一傍，聽得武成王黃將軍已死，楊戩歎曰：「黃氏一門忠烈，父子捐軀，以為王室，不過留清芬於簡編耳！」又問：「張奎有何本領，先行為何不去會他？」哪吒曰：「崇君侯意欲見功，不才先要讓他，豈好占越，不意俱遭其害。」正言間，只見左右來報：「張奎搦戰。」有黃飛彪願為長兄報仇，子牙許之，楊戩掠陣。黃飛彪出營，見張奎也不答話，挺鎗直取。張奎的刀急架忙迎。兩馬相交，一場大戰，約有二三十合。黃飛彪急於為兄報仇，其力量非張奎對手，鎗法漸亂，被張奎一刀揮於馬下。楊戩掠陣，見張奎把黃飛彪斬於馬下，又見他的馬頂上有角，就知此馬有些原故：「待吾除之！」楊戩縱馬搖刀，大呼曰：「張奎休走！吾來也！」張奎問曰：「你是何人，也自來取死？」楊戩答曰：「你這匹夫，屢以邪術壞吾諸將，吾特來拿你，碎屍萬段，以泄眾將之恨！」舉三尖刀劈面砍來。張奎手中刀急架相還。二馬相交，雙刀併舉。怎見得一場大戰，有讚為證，讚曰：

二將棋逢敵手，陣前各逞豪強。翻來覆去豈尋常，真似一對虎狼形狀。這一個會騰挪變化；那一個會攪海翻江。刀來刀架兩無妨，兩個將軍一樣。

話說張奎與楊戩大戰，有三四十回合，楊戩故意賣個破綻，被張奎撞個滿懷，伸出手抓住楊戩腰帶，拎過鞍韂。正是：

張奎今日擒楊戩，眼見喪了黑煙駒。

張奎活捉了楊戩，掌鼓進縣，陞廳坐下，令：「將周將推來！」左右將楊戩擁至廳前，楊戩站立。張奎大喝曰：「既被吾擒，為何不跪？」楊戩曰：「無知匹夫！我與你既為敵國，今日被擒，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張奎大怒，命左右：「推去斬首號令！」只見左右將楊戩斬訖，持首級號令。張奎方欲坐下，不一時，只見管馬的來報：「啟老爺得知：禍事不小！」張奎大驚：「甚麼禍事？」管馬的曰：「老爺的馬好好的吊下頭來。」張奎聽得此言，不覺失色，頓足曰：「吾成大功，全仗此烏煙獸，豈知今日無故吊下頭來！」正在廳上急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煙生，忽報：「方纔被擒的周將又來搦戰。」張奎頓然醒悟：「吾中了此賊奸計！」隨即換馬，提刀在手，復出城來；一見楊戩，大罵：「逆賊擅壞吾龍駒，氣殺我也！怎肯干休？」楊戩笑曰：「你仗此馬傷吾周將，我先殺此馬，

然後再殺你的驢頭！」張奎切齒大罵曰：「不要走！吃吾一刀！」使開手中刀來取。楊戩的刀急架相迎。又戰二十合，楊戩又賣個破綻，被張奎又抓住腰內絲縧，輕輕拎將過去，二次擒來。張奎大怒曰：「這番看你怎能脫去！」正是： 張奎二次擒楊戩，只恐萱堂血染衣。 張奎捉了楊戩進城，坐在廳上。忽報，後邊夫人高蘭英來至面前，因問其故？張奎長吁歎曰：「夫人，我為官多年，得許大功勞，全仗此烏煙獸；今日周將楊戩用邪術壞吾龍駒，這次又被我擒來，還是將何法治之？」夫人曰：「推來我看。」傳令：「將楊戩推來。」少時，推至廳前，高蘭英一見，笑曰：「吾自有處治。將烏雞黑犬血取來，再用尿糞和勻，先穿起他的琵琶骨，將血澆在他的頭上，又用符印鎮住，然後斬之。」張奎如法製度。夫妻二人齊出府前，看左右一一如此施行。高蘭英用符印畢，先將血糞往楊戩頭上澆，手起一刀，將首級砍落在地，夫妻大喜，方纔進府來到廳前，忽聽得後邊丫環飛報出廳來，哭稟曰：「啟老爺，夫人：不好了！老太太正在香房，不知那裏穢污血糞把太太澆了一頭，隨即就吊下頭來，真是異事驚人！」張奎大叫曰：「又中了楊戩妖術！」放聲大哭，如醉如痴一般。自思：「老母養育之恩未報，今因為國，反將吾母喪命，真個痛殺我也！」忙取棺槨收殮。不表。 且說楊戩逕進中軍，來見子牙，備言：「……先斬其馬，後殺其母，先惑亂其心，然後擒張奎不難矣。」子牙大喜曰：「此皆是你不世之功。」且說張奎思報母仇，上馬提刀，來周營搦戰。不知凶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第八十七回 土行孫夫妻陣亡 詩曰： 地行妙術法應玄，誰識張奎更占先。猛獸崖前身已死，澠池城下婦歸泉。許多功業成何用，幾度勳名亦枉然。留得兩行青史在，後來成敗總由天。 話說子牙在中軍正議進兵之策，忽報：「張奎搦戰。」哪吒曰：「弟子願往。」登風火輪而出，現出八臂三首，來戰張奎，大呼曰：「張奎若不早降，悔之晚矣！」張奎大怒，催開馬，仗手中刀來取。哪吒使手中鎗劈面迎來。未及三五合，哪吒將九龍神火罩祭起去，把張奎連人帶馬罩住。用手一拍，只見九條火龍一齊吐出煙火，遍地燒來。一不知張奎會地行之術，如土行孫一般。一彼時張奎見罩落將下來，知道不好，他先滾下馬，就地下去了。哪吒不曾留心看，幾乎誤了大事，只是燒死他一匹馬。哪吒掌鼓回營，見子牙，說：「張奎已被燒死。」子牙大喜。不表。 且說張奎進城，對妻子曰：「今日與哪吒接戰，果然利害，被他提起火龍罩將我罩住，若不是我有地行之術，幾乎被他燒死。」高蘭英曰：「將軍今夜何不地行進他營寨，刺殺武王君臣，不是一計成功，大事已定，又何必與他爭能較勝耶！」張奎深悟曰：「夫人之言甚是有理。只因那楊戩可惡，暗害吾老母，惑亂吾心，連日神思不定，幾乎忘了。今夜必定成功。」張奎打點收拾，暗帶利刃進營。正是：

武王洪福過堯舜，自有高人守大營。　　話說子牙在帳中，聞得張奎已死，議取城池。至晚，發令箭，點練士卒，至三更造飯，四更整飭，五更登城，一鼓成功。子牙吩咐已畢。這也是天意，恰好是楊任巡外營。那是將近二更時分，張奎把身子一扭，逕往周營而來，將至轅門，適遇楊任來至前營。不知楊任眼眶裏長出來的兩隻手，手心裏有兩雙眼，此眼上看天庭，下觀地底，中看人間千里。彼時楊任忽見地下有張奎提一口刀逕進轅門，楊任曰：「地下是張奎，慢來！有吾在此！」張奎大驚：「周營中有此等異人，如何是好！」自思：「吾在地下行得快，待吾進中軍殺了姜尚，他就來也是遲的。」張奎仗刀逕入，楊任一時著急，將雲霞獸一磕，至三層圈子內，擊雲板，大呼曰：「有刺客進營！各哨仔細！」不一時，合營齊起。子牙急忙陞帳，眾將官弓上弦，刀出鞘，兩邊火把燈毬，照耀如同白晝。子牙問曰：「刺客從那裏來？」楊任進帳啟曰：「張奎提刀在地下逕進轅門。弟子故敢擊雲板報知。」子牙大驚曰：「昨日哪吒已把張奎燒死，今夜如何又有個張奎？」楊任曰：「此人還在此聽元帥講話。」子牙驚疑未定，傍有楊戩曰：「候弟子天明再作道理。」就把周營裏亂了半夜。張奎情知不得成功，只得回去。楊任一隻眼只看得地下張奎走出轅門，楊任也出轅門，只送張奎至城下方回。當時張奎進城，來至府中，高蘭英問曰：「功業如何？」張奎只是搖頭道：「利害！利害！周營中有許多高人，所以五關勢如破竹，不能阻攩。」遂將進營的事細細說了一遍。夫人曰：「既然如此，可急修本竟往朝歌，請兵協守；不然，孤城豈能阻攩周兵？」張奎從其言，忙修本差官往朝歌。不表。　　且說天明，楊戩往城下來，坐名叫：「張奎出來見我！」張奎聞報，上馬提刀，開放城門，正是仇人見了仇人，大罵曰：「好匹夫！暗害吾母，與你不共戴天！」楊戩曰：「你這逆天之賊，若不殺你母，你也不知周營中利害。」張奎大叫：「我不殺楊戩，此恨怎休！」舞刀直取楊戩。楊戩手中刀赴面交還。兩馬相交，雙刀併舉。未及數合，楊戩祭起哮天犬來傷張奎。張奎見此犬奔來，忙下馬，即時就不見了。楊戩觀之，不覺咨嗟。正是：

　　　　張奎道術真伶俐，賽過周營土行孫。　　話說楊戩回營來見子牙，子牙問曰：「今日會張奎，如何？」楊戩把張奎會地行道術說了一遍：「真好似土行孫！夜來楊任之功莫大焉！」子牙大喜，傳令：「以後只令楊任巡督內外，防守營門。」彼時張奎進城至府，見夫人高氏曰：「今會楊戩，料周營道術之士甚多，吾夫妻不能守此城也。依吾愚見，不若棄了澠池，且回朝歌，再作商議。你的意下如何？」夫人曰：「將軍之言差矣！俺夫妻在此鎮守多年，名揚四方，豈可一旦棄城而去。況此城關係非淺，乃朝歌屏障，今一棄此城，則黃河之險與周兵共之，這個斷然不可！明日待我出去，自然成功。」次日，高蘭英出城，至營前搦戰。子牙正

坐，忽報：「有一女將請戰。」子牙問：「誰可出馬？」有鄧嬋玉應聲曰：「末將願往。」子牙曰：「須要小心。」鄧嬋玉曰：「末將知道。」言罷上馬，一聲砲響，展兩杆大紅旗出營，大呼曰：「來將何人？快通名來！」高蘭英觀看，見是一員女將，心下疑惑，忙應曰：「吾非別人，乃鎮守澠池張將軍夫人高蘭英是也。你是誰人？」鄧嬋玉曰：「吾乃是督運糧儲士將軍夫人鄧嬋玉是也。」高蘭英聽說，大罵：「賤人！你父子奉敕征討，如何苟就成婚，今日有何面目歸見故鄉也！」鄧嬋玉大怒，舞雙刀來取。高蘭英一身縞素，將手中雙刀急架來迎。二員女將，一紅，一白，殺在城下。怎見得，有讚為證：　　　　這一個頂上金盔耀日光；那一個束髮銀冠列鳳凰。這一個黃金鎖子連環鎧；那一個千葉龍鱗甲更強。這一個猩猩血染紅衲襖；那一個素白征袍似粉裝。這一個是赤金映日紅瑪瑙；那一個是白雪初施玉琢娘。這一個似向陽紅杏枝枝嫩；那一個似月下梨花露香。這一個似五月榴紅似火；那一個似雪裏梅花靠粉牆。這一個腰肢嬝娜在鞍轎上；那一個體態風流十指長。這一個雙刀恍恍如閃電；那一個二刃如鋒劈面揚。分明是：廣寒仙子臨凡世，月裏嫦娥降下方。兩員女將天下少，紅似銀硃白似霜。　　　話說鄧嬋玉大戰高蘭英有二十回合，撥馬就走。高蘭英不知鄧嬋玉詐敗，便隨後趕來。嬋玉聞腦後鑾鈴響處，忙取五光石回手一下，正中高蘭英面上，只打得嘴唇青腫，掩面而回。鄧嬋玉得勝進營，來見姜元帥，說高蘭英被五光石打敗進城。子牙方上功勞簿，只見左右官報：「二運官土行孫轅門等令。」子牙傳令：「來。」土行孫上帳參謁：「弟子運糧已完，繳督糧印，願隨軍征伐。」子牙曰：「今進五關，軍糧有天下諸侯應付，不消你等督運，俱隨軍征進罷了。」土行孫下帳，來見眾將，獨不見黃將軍，忙問哪吒，哪吒曰：「今澠池不過一小縣，反將黃將軍、崇君侯五人一陣而亡。昨張奎善有地行之術，比你分外精奇。前日進營，欲來行刺，多虧楊任救之。故此阻住吾師，不能前進。」土行孫聽罷：「有這樣事！當時吾師傳吾此術，可稱蓋世無雙，豈有此處又有異人也？待吾明日會他。」至後帳來問鄧嬋玉：「此事可真？」鄧嬋玉曰：「果是不差。」土行孫躊躇一夜。次早，上帳來見姜元帥：「願去會張奎。」子牙許之。傍有楊戩、哪吒、鄧嬋玉俱欲去掠陣。土行孫許之，來至城下搦戰。哨馬報與張奎，張奎出城，見一矮子，問曰：「你是何人？」土行孫曰：「吾乃土行孫是也。」道罷，舉手中棍滾將來，劈頭就打。張奎手中刀急架來迎。二人大戰，往往來來，未及數合，哪吒、楊戩齊出來助戰。哪吒忙提起乾坤圈來打張奎。張奎看見，滾下馬就不見了。土行孫也把身子一扭來趕張奎。張奎一見大驚：「周營中也有此妙術之人！」隨在地底下，二人又復大戰。大抵張奎身子長大，不好轉換；土行孫身子矮小，轉換伶俐，故此或前或後，張奎反不濟事，只得敗去。土行孫

趕了一程，趕不上，也自回來。那張奎地行術一日可行一千五百里，土行孫止行一千里，因此趕不上他，只得回營，來見子牙，言：「張奎果然好地行之術。此人若是阻住此間，深為不便。」子牙曰：「昔日你師父擒爾用指地成鋼法，今欲治張奎，非此法不可。你如何學得此法以治之？」土行孫曰：「元帥可修書一封，待弟子去夾龍山，見吾師，取此符印來，破了澠池縣，遂得早會諸侯。」子牙大喜，忙修書付與土行孫。土行孫別了妻子，往夾龍山來。可憐！正是：　　　　丹心欲佐真明主，首級高懸在澠池。土行孫逕往夾龍山去。　　　且說張奎被土行孫戰敗回來，見高蘭英，雙眉緊皺，長吁曰：「周營中有許多異人，如何是好？」夫人曰：「誰為異人？」張奎曰：「有一土行孫，也有地行之術，如之奈何！」高蘭英曰：「如今再修告急表章，速往朝歌取救，俺夫妻二人死守此縣，不必交兵，只等救兵前來，再為商議破敵。」夫妻正議，忽然一陣怪風飄來，甚是奇異。怎見得好風，有詩為證：　　　　走石飛砂勢更凶，推雲擁霧亂行蹤。暗藏妖孽來窺戶，又送孤帆過楚峰。　　　風過一陣，把府前寶纛旗一折兩斷。夫妻大驚曰：「此不祥之兆也。」高蘭英隨排香案，忙取金錢，排下一卦，已解其意。高蘭英曰：「將軍可速為之！土行孫往夾龍山取指地成鋼之術，來破你也！不可遲誤！」張奎大驚，忙忙收拾，結束停當，逕往夾龍山去了。土行孫一日止行千里；張奎一日行一千五百里；張奎先到夾龍山，到個崖畔，潛等土行孫。等了一日，土行孫來至猛獸崖，遠遠望見飛雲洞，滿心懽喜：「今日又至故土也！」不知張奎豫在崖傍，側身躲匿，把刀拎起，只等他來。土行孫那裏知道，只是往前走。也是數該如此，看看至面前，張奎大叫曰：「土行孫不要走！」土行孫及至抬頭時，刀已落下，可憐砍了個連肩帶背。張奎割了首級，逕回澠池縣來號令。後人有詩歎土行孫歸周未受茅土之封，可憐無辜死於此地，有詩為證：
憶昔西岐歸順時，輔君督運未愆期。進關盜寶功為首，劫寨偷營世所奇。名播諸侯空嘖嘖，聲揚宇宙恨絲絲。夾龍山下亡身處，反本還元正在茲。　　　話說張奎非止一日來至澠池縣，夫妻相見，將殺死土行孫一事說了一遍，夫妻大喜，隨把土行孫的首級號令在城上。只見周營中探馬見澠池縣城裏號令出頭來，近前看時，卻是土行孫的首級，忙報入中軍：「啟元帥：澠池縣城上號令了土行孫首級，不知何故，請令定奪。」子牙曰：「他往夾龍山去了，不在行營，又未出陣，如何被害？」子牙掐指一算，拍案大呼曰：「土行孫死於無辜，是吾之過也！」子牙甚是傷感。不意帳後驚動了鄧嬋玉，聞知丈夫已死，哭上帳來：「願與夫主報仇！」子牙曰：「你還斟酌，不可造次。」鄧嬋玉那裏肯住，啼泣上馬，來至城下，只叫：「張奎出來見我！」哨馬報入城中：「有女將搦戰。」高蘭英曰：「這賤人！我正欲報一石之恨，今日合該死於此地！」高蘭英

上馬提刀，先將一紅葫蘆執在手中，放出四十九根太陽神針，先在城裏提出。鄧嬋玉只聽得馬響，二目被神針射住，觀看不明，早被高蘭英手起一刀，揮於馬下。可憐！正是：　　孟津未會諸侯面，今日夫妻喪澠池。　　話說高蘭英先祭太陽神針，射住嬋玉二目，因此上斬了鄧嬋玉，進城號令了。哨馬報入中軍，備言前事。子牙著實傷悼，對眾門人曰：「今高蘭英有太陽神針，射入二目，非同小可，諸將俱要防備。」故此按兵不動，再設法以取此縣。南宮适曰：「這一小縣，今損無限大將，請元帥著人馬四面攻打，此縣可以壓為平地。」子牙傳令，命：「三軍四面攻打！」架起雲梯火砲，三軍吶喊，攻打甚急。張奎夫妻千方百計看守此城。一連攻打兩晝夜，不能得下。子牙心中甚惱，且命：「暫退，再為設計；不然徒令軍士勞苦無益耳。」眾將鳴金收軍，回營。

且說張奎又修本往朝歌城來。差官渡了黃河，前至孟津，有四百鎮諸侯駐劄人馬。差官潛蹤隱跡，一路無詞，至館驛中，歇了一宵。次日，將本至文書房投遞。那日看本乃是微子。微子接本看了，忙入內庭，只見紂王在鹿臺上宴樂。微子至臺下侯旨，紂王宣上鹿臺，微子行禮稱臣畢，王曰：「皇伯有何奏章？」微子曰：「武王兵進五關，已至澠池縣，損兵折將，莫可支撐，危在旦夕。請陛下速發援兵，早來協守。不然，臣惟一死，以報君恩。何況此縣離都城不過四五百里之遠，陛下還在此臺宴樂，全不以社稷為重，孟津現有南方、北方四百諸侯駐兵，候西伯共至商郊，事有燃眉之急；今見此報，使臣身心加焚，莫知所措。願陛下早求賢士，以治國事，拜大將以剿反叛，改過惡而訓軍民，修仁政以回天變，庶不失成湯之宗廟也。」紂王聞奏大驚曰：「姬發反叛，而今已侵陷孤之關隘，覆軍殺將，兵至澠池，情殊可恨！孤當御駕親征，以除大惡。」中大夫飛廉奏曰：「陛下不可！今孟津有四百諸侯駐兵，一聞陛下出軍，他讓過陛下，阻住後路，首尾受敵，非萬全之道也。陛下可出榜招賢，大懸賞格，自有高名之士應求而至。古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又何勞陛下親御六師，與叛臣較勝於行伍哉？」紂王曰：「依卿所奏。速傳旨，懸立賞格，張掛於朝歌四門，招選豪傑，才堪督府者，不次銓除。」──四方哄動，就把個朝歌城內萬民日受數次驚慌。只見一日來了三個豪傑，來揭榜文。守榜軍士隨同三人先往飛廉府裏來參謁。門官報入中堂，飛廉道：「有請。」三人進府，與飛廉見禮畢，言曰：「聞天子招募天下賢士，愚下三人自知非才，但君父有事，願捐驅敢效犬馬。」飛廉見三人氣宇清奇，就命賜坐。三人曰：「吾等俱是閭閻子民。大夫在上，子民焉敢坐。」飛廉曰：「求賢定國，聘傑安邦，雖高爵重祿，直受不辭，又何妨於一坐耶。」三人告過，方纔坐下。飛廉曰：「三位姓甚？名誰？住居何所？」三人將一手本呈上，飛廉觀看，原來是梅山人氏，一名袁洪，一名吳龍，一名常昊。──此乃

「梅山七聖」；先是三人投見，以下俱陸續而來。袁洪者乃白猿精也；吳龍者乃蜈蚣精也；常昊者乃長蛇精也；俱借「袁」、「吳」、「常」三字取之為姓也。──飛廉看了姓名，隨帶入朝門，來朝見紂王。飛廉入內庭，天子在顯慶殿與惡來奕棋，當駕官啟奏：「中大夫飛廉候旨。」王曰：「宣來。」飛廉見駕，奏曰：「臣啟陛下：今有梅山三個傑士，應陛下求賢之詔，今在午門候旨。」紂王大悅：「傳旨宣來。」少時，三人來至殿下，山呼拜畢，紂王賜三人平身，三人謝恩畢，侍立兩傍。王曰：「卿等此來，有何妙策可擒逆賊？」袁洪奏曰：「姜尚以虛言巧語，糾合天下諸侯，鼓惑黎庶作反；依臣愚見，先破西岐，拿了姜尚，則八百諸侯望陛下降詔招安，赦免前罪，天下不戰而自平也。」紂王聞奏，龍心大悅，封袁洪為大將，吳龍、常昊為先行，命殷破敗為參軍，雷開為五軍總督，使殷成秀、雷鵾、雷鵬、魯仁傑等俱隨軍征伐。紂王傳旨，嘉慶殿排宴，慶賞諸臣。內有魯仁傑自幼多讀，廣識英雄，見袁洪行事不按禮節，暗思曰：「觀此人行事不是大將之才，且看他操演人馬，便知端的。」當日宴散，次日謝恩。三日後下教場，操演三軍。魯仁傑看袁洪舉動措置，俱不如法，諒非姜子牙敵手，但此時是用人之際，魯仁傑也只得將機就計而已。次日，袁洪朝見紂王，王曰：「元帥可先領一支人馬，往澠池縣佐張奎以阻西兵，元帥意下如何？」袁洪曰：「以臣觀之，都中之兵不宜遠出。」紂王曰：「如何不宜遠出？」袁洪奏曰：「今孟津已有南北二路諸侯駐劄，以窺其後，臣若往澠池，此二路諸侯拒守孟津，阻臣糧道，那時使臣前後受敵，此不戰自敗之道。況糧為三軍生命，是軍未行而先需者也。依臣之計，不若調二十萬人馬，阻住孟津之咽喉，使諸侯不能侵攪朝歌，一戰成功，大事定矣。」紂王大悅：「卿言甚善，真乃社稷之臣！依卿所奏施行。」袁洪隨調兵二十萬，吳龍、常昊為先行，殷破敗為參贊，雷開為五軍都督，使殷成秀、雷鵾、雷鵬、魯仁傑隨軍征伐，往孟津而來。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第八十八回　武王白魚跳龍舟 詩曰：　　　白魚吉兆喜非常，預肇周家應瑞昌。八百諸侯稱碩德，千年師帥頌匡襄。堂堂陣演三三疊，正正旗門六六行。時雨師臨民甚悅，成湯基業已消亡。　　話說袁洪調兵往孟津駐劄，以阻諸侯咽喉。不表。　　且說澠池縣張奎日夕望朝歌救兵，忽有報馬報入府來：「天子招了新元帥袁洪，調兵二十萬駐劄孟津，以阻諸侯；未見發兵來救澠池。」張奎聞報大驚曰：「天子不發救兵，此城如何拒守！況前有周兵，後有孟津，四百諸侯前後合攻，此取敗之道。今反捨此不救，奈何？」忙與夫人高蘭英共議。夫人曰：「料吾二人也可阻住周兵。今袁洪拒住孟津，則南北諸侯也不能抄我之後。只打聽袁洪得勝，若破了南北二侯，我再與你去合兵共破周武，再無有不勝之理。俺們如今只設法守城，不要與周將對敵；待他糧盡兵

疲，一戰成功，無有不克。此萬全之道也。」張奎心下狐疑不定。

且說子牙見澠池一個小縣，攻打不下，反陣亡了許多將官，納悶在中軍，暗暗點首嗟歎：「可憐這些扶主定國英雄，瀝膽披肝，止落得遺言在此，此身皆化為烏有！」子牙正在那裏傷悼，忽轅門官來報：「有一道童求見。」子牙傳令：「請來。」少時，只見一道童至帳下行禮曰：「弟子乃夾龍山飛龍洞懼留孫的門人。因師兄土行孫在夾龍山猛獸崖被張奎所害，家師已知應上天之數，這是救不得的；只是過澠池須有原故。家師特著弟子來此下書，師叔便知端的。」子牙接上書來，展開觀看，書曰：

「道末懼留孫致書於大元帥子牙公麾下：前者土行孫合該於猛獸崖死於張奎之手，理數難逃，貧道只有望崖垂泣而已，言之可勝長歎！今張奎善於守城，急切難下，但他數亦當終。子牙公不可遲誤，可令楊戩將貧道符印先在黃河岸邊，等楊任、韋護追趕至此擒之。取城只用哪吒、雷震子足矣。子牙公須是親自用調虎離山計，一戰成功。此去自然坦夷。只候封神之後，再圖會晤。不宣。」

子牙看罷書，打發童子回山。當日子牙傳令：「哪吒領令箭，雷震子領令箭前去，……如此而行。楊戩、楊任領柬帖前去，……如此。韋護領柬帖前去，……如此。」子牙俱吩咐出畢。至晚間，周營中砲響，三軍吶喊，殺奔城下而來。張奎急上城，設法守護，百計千方防禦，急切難下。子牙知張奎善於守城，且暫鳴金收兵。次日午末未初，請武王上帳相見：「今日請大王同老臣出營，看看澠池縣城池，好去攻取。」武王乃忠厚君子，隨應曰：「孤願往。」即時同子牙出營，至城下週圍看了。用手指曰：「大王若破此城，須用轟天大砲，方能攻打；此城一時可破也。」子牙與武王指畫攻城，只見澠池城上哨探士卒報與張奎：「啟老爺：姜子牙同一穿紅袍的在城下探看城池。」張奎聽報，即上城來看時，果是子牙同武王在城下，週圍指畫。張奎自思曰：「姜尚欺吾太甚！只因連日吾堅守此城，不與他會戰，他便欺我，至吾城下，肆行無忌，藐視吾無人物也。」隨下城與夫人曰：「你可用心堅守此城，待我出城走去殺來，以除大患。」夫人上城觀戰。張奎上馬拎刀，開了城門，一馬飛來，大呼曰：「姬發、姜尚！今日你命難逃也！」正是：

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

子牙同武王撥馬向西而走。張奎趕來，周營中一將也不出來接應，張奎放心趕來。看看趕有三十里，只聽得金鼓齊鳴，砲聲響亮，三軍吶喊，震動天地，周營中大小將官齊出營來，殺奔城下。高蘭英在城上全裝甲冑守護城池，忽聽周營中又是砲響，不知其故。忽城上落下哪吒來，現三首八臂，腳踏風火輪，搖火尖鎗殺來。高蘭英急上馬，用雙刀抵住了哪吒。二人在城上不便爭持，高蘭英走馬下城，哪吒隨後趕來。雷震子又早展開二翅，飛上城來，使開黃金棍，把城上軍士打開，隨斬關落鎖，周兵進城。高蘭英見事不好，正欲取葫蘆放

太陽神針，早已不及，被哪吒一乾坤圈，打中頂上，翻下馬來，又是一鎗，死於非命，早往封神臺去了。有詩為證，詩曰：

孤城死守為成湯，今日身亡實可傷。全節全忠名不朽，女中貞烈萬年揚。

話說雷震子、哪吒進了澠池縣，軍士見打死了主母，俱伏地請降。哪吒曰：「俱免汝死，候元帥來安民。」哪吒復向雷震子曰：「道兄且在城上拒住，吾還去接應師叔與武王，恐怕驚了主公。」雷震子曰：「道兄不可遲疑，當速行為是。」好哪吒！把風火輪登開，往正西上趕來。只見張奎正趕子牙有二十里遠近，只聽得砲聲四起，喊聲大振，心下甚是驚疑，也不去趕子牙。子牙在後面大呼曰：「張奎！你澠池已失，何不歸降？」張奎心慌，情知中計，勒轉馬望舊路而來；天色又黑，正遇哪吒現三首八臂迎來。哪吒大罵曰：「逆賊！你今日還不下馬受死，更待何時！」張奎大怒，搖刀直取。哪吒手中鎗急架相還。未及數合，哪吒復祭起九龍神火罩罩來。張奎知此術利害，把身子一扭，往地下去了。哪吒見張奎預先走了，因想起土行孫的光景，心上不覺悲悼，往前來迎武王。張奎急走至城下，見雷震子立於城上，知城池已陷，夫人不知存亡，自思：「不若往朝歌，與袁洪合兵一處，再作道理。」話說哪吒上前迎接武王與子牙，一同回澠池縣來，將大軍進城屯劄，又將城上周將首級收殮，設祭祀之，仍於高阜處安葬。不表。只見張奎全裝甲冑，縱地行之術，往黃河大道而走，如風一般，飛雲掣電而來。話說楊任遠遠望見張奎從地底下來了，楊任知會韋護曰：「道兄，張奎來了。你須是仔細些，不要走了他。你看我手往那裏指，你就往那邊祭降魔杵鎮之。」韋護曰：「謹領尊命。」再說張奎正走，遠遠看見楊任騎雲霞獸，手心裏那兩隻神光射耀往下看著地，大呼曰：「張奎不要走！今日你難逃此厄也！」張奎聽得，魂不附體，不敢停滯，縱著地行法：「刷」的一聲，須臾就走有一千五百里遠。楊任在地上催著雲霞獸，緊緊追趕。韋護在上頭只看著楊任；楊任只看著張奎在地底下；如今三處看著，好趕！正是：

上邊韋護觀楊任，楊任生追「七殺神」。

話說張奎在地下見楊任緊緊跟隨在他頭上：如張奎往左，楊任也往左邊來趕；張奎往右，楊任也往右邊來趕。張奎無法，只是往前飛走。看著行至黃河岸邊，前有楊戩奉柬帖在黃河岸邊專等楊任。只見遠遠楊任追趕來了，楊任也看見了楊戩，乃大呼曰：「楊道兄！張奎來了！」楊戩聽得，忙將三昧火燒了懼留孫指地成鋼的符篆，立在黃河岸邊。張奎正行，方至黃河，只見四處如同鐵桶一般，半步莫動，左撞左不能通，右撞右不能通，撤身回來，後面猶如鐵壁。張奎正慌忙無措，楊任用手往下一指；半空中韋護把降魔杵往下打來。此寶乃鎮壓邪魔護三教大法之物，可憐張奎怎禁得起。有詩為證，詩曰：

金光一道起空中，五彩雲霞協用功。鬼怪逢時皆絕跡，邪魔遇此盡成空。皈依三教稱慈

善，鎮壓諸天護法雄。今日黃河除「七殺」，千年英氣貫長虹。
話說韋護祭起降魔杵，把張奎打成虀粉，一一靈也往封神臺去了。三位門人得勝，齊來見子牙，備言打死張奎，追趕至黃河之事，說了一遍。子牙大喜，在澠池縣住了數日，擇日起兵。
那日，整頓人馬，離了澠池縣，前往黃河而來。時近隆冬天氣，眾將官重重鐵鎧，疊疊征衣，寒氣甚勝。怎見得好冷，有讚為證：
重衾無暖氣，袖手似揣冰。敗葉垂霜蕊，蒼松掛凍鈴。地裂因寒甚，池平為水凝。魚舟空釣線，仙觀沒人行。樵子愁柴少，王孫喜炭增。征人鬚似鐵，詩客筆如零。皮襖猶嫌薄，貂裘尚恨輕。蒲團僵老衲，紙帳旅魂驚。莫訝寒威重，兵行令若霆。
話說子牙人馬來至黃河，左右報知中軍。子牙吩咐：「借辦民舟。」每隻俱有工食銀五錢，併不白用民船一隻，萬民樂業，無不懽呼感德，真所謂「時雨之師」。子牙傳令，另備龍舟一雙，裝載武王。子牙與武王駕坐中艙，左右鼓棹，向中流進發。只聽得黃河內潑浪滔天，風聲大作，把武王龍舟泊在浪裏顛播。武王曰：「相父，此舟為何這樣掀播？」子牙曰：「黃河水急，平昔浪發，也是不小的；況今日有風，又是龍舟，故此顛播。」武王曰：「推開艙門，俟孤看一看，何如？」子牙同武王推艙一看，好大浪！怎見得黃河疊浪千層，有詩為證：　　洋洋光侵月，浩浩影浮天。靈派吞華嶽，長流貫百川。千層凶浪滾，萬疊峻波顛，岸口無漁火，沙頭有鷺眠。茫茫渾似海，一望更無邊。　　話說武王一見黃河，白浪滔天，一望無際，嚇得面如土色。那龍舟只在浪裏，或上、或下。忽然有一旋窩，水勢分開，一聲響亮，有一尾白魚跳在船艙裏來，就把武王嚇了一跳。那魚在舟中，左迸右跳，跳有四五尺高。武王問子牙曰：「此魚入舟，主何吉凶？」子牙曰：「恭喜大王！賀喜大王！魚入王舟者，主紂王該滅，周室當興，正應大王繼湯而有天下也。」子牙傳令：「命庖人將此魚烹來，與大王享之。」武王曰：「不可。」仍命擲之河中。子牙曰：「既入王舟，豈可捨此，正謂『天賜不取，反受其咎』，理宜食之，不可輕棄。」左右領子牙令，速命庖人烹來。不一時獻上，子牙命賜諸將。少頃，風恬浪靜，龍舟已渡黃河。　　只見四百諸侯知周兵已至，打點前來迎接武王。子牙知武王乃仁德之主，豈肯欺君；恐眾諸侯尊稱武王，以致中餒，則大事去矣。須是預先吩咐過，然後相見，庶幾不露出圭角；俟破紂之後，再作區處。乃對武王曰：「今舟雖抵岸，大王還在舟中，俟老臣先上岸，陳設器械，嚴整軍威，以示武於諸侯，立定營柵，然後來請大王。」武王曰：「聽憑相父設施。」子牙先上了岸，率大隊人馬至孟津，立下營塞。眾諸侯齊至中軍，來見子牙。子牙迎接上帳，相敘禮畢，子牙曰：「列位君侯見武王不必深言其伐君弔民之故，只以觀政於商為辭，俟破紂之後，再作商議。」眾諸侯大喜，俱依子牙之言。子牙令軍政官

與哪吒、楊戩前去迎請武王。後面又有西方二百諸侯隨後過黃河，同武王車駕而進。真個是天下諸侯會合，自是不同。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今日諸侯會孟津，紛紛殺氣滿江塵。旌旗向日飛龍鳳，劍戟迎霜泣鬼神。

士卒赳赳歌化日，軍民濟濟慶仁人。應知世運當亨泰，四海謳吟總是春。

且說武王同西方二百諸侯來至孟津大營，探馬報入中軍帳，子牙率領南、北二方四百諸侯，又有數百小諸侯，齊來迎接。武王逕進中軍。先有：

南伯侯鄂順、
東南揚侯鍾志明、
北伯侯崇應鸞、
西南豫州侯姚楚亮、
左伯宗智明、
東北兗州侯彭祖壽、
遠伯常信仁、
夷門伯武高逵、
邠州伯丁建吉、
右伯姚庶良、
近伯曹宗、

眾諸侯進營，只有東伯侯姜文煥未曾進遊魂關，乃序武王上帳。武王不肯，彼此固遜多時，武王同眾諸侯交相下拜。天下諸侯俯伏曰：「今大王大駕特臨此地，使眾諸侯得睹天顏，仰觀威德，早救民於水火之中，天下幸甚！萬民幸甚！」武王深自謙讓曰：「予小子發，嗣位先生，孤德寡聞，惟恐有負前烈；謬蒙天下諸侯傳檄相邀，特拜相父東會列位賢侯，觀政於商。若曰予小子冒昧興師，則予豈敢，惟望列位賢侯教之！」內有豫州侯姚楚亮對曰：「紂王無道，殺妻誅子，焚炙忠良，殺戮大臣，沉湎酒色，弗敬上天，郊廟下祀，播棄黎老，昵比罪人。皇天震怒，絕命於商。予等奉大王恭行天之罰，伐罪弔民，拯萬姓於水火，正應天順人之舉，泄人神之憤，天下無不感悅。若予等與大王坐視不理，厥罪惟均，望大王裁之。」武王曰：「紂王雖不行正道，俱臣下蔽惑之耳。今只觀政於商，擒其嬖倖，令人君加改其敝政，則天下自平矣。」彭祖壽曰：「天命靡常，惟有德者居之。昔堯有天下，因其子不肖，而禪位於舜。舜有天下，亦因其子之不肖，而禪位於禹。禹之子賢，能承繼父業，於是相傳至桀而德衰，暴虐夏政，天人怨之；故湯得行天之罰，放桀於南巢，伐夏而有天下。賢聖之君六七作，至於紂，罪惡貫盈，毀棄善政，戕賊不道，皇天震怒，降災於商，爰命大王以伐殷湯，大王幸毋固辭，以灰諸侯之心。」武王謙讓未遑。子牙曰：「列位賢侯，今日亦非商議正事之時，俟至商郊，再有說話。」眾諸侯僉曰：「丞相之言是也。」武王命營中治酒，大宴諸侯。不表。

且說袁洪在營中，只見報馬啟曰：「今有武王兵至孟津下寨，大會諸

侯，請元帥定奪。」殷破敗聽得，忙上前言曰：「周武乃天下叛逆元首，自興兵至此，所在獲捷；軍威甚銳，元帥不可輕忽，務要嚴兵以待。」袁洪曰：「參軍之言固善，料姜尚不過一磻溪村夫，有何本領，此皆諸關將士不用心，以致彼僥倖成功。參軍放心，看吾一陣令他片甲不回。」次日，子牙陞帳，眾諸侯上帳參見，有夷門伯武高逵言曰：「啟元帥：諸侯六百駐兵於此，俱未敢擅於用兵，止在此拒住，只候武王大駕來臨，以憑裁奪。今日若不先擒袁洪，則匹夫尚自逞強，猶不知天吏之不可戰也。望元帥早賜施行。」子牙曰：「賢侯之言甚善。吾必先下戰書，然後會兵孟津，方可以示天下之惡惟天下之德可以克之。」眾皆大喜。子牙忙修書，差楊戩往湯營內來下戰書。楊戩領命，往成湯營前下馬，大呼曰：「奉姜元帥將令，來下戰書！」探事小校報與中軍，袁洪聽得周營來下戰書，忙命左右：「令來。」只見軍政官來至營門，令楊戩進見。楊戩至中軍帳見袁洪，呈上戰書。袁洪觀看畢，乃曰：「吾不修回書，約定明日會兵便了。」楊戩回至中軍，見子牙，言明日會兵。子牙傳令與眾諸侯：「明早會兵。」俱各各準備去了。次日，周營砲響，子牙調出大隊人馬，有六百諸侯齊出，當中是子牙人馬，俱是大紅旗；左是南伯侯鄂順，右是北伯侯崇應鸞，盡是五色旛幢，真若盔山甲海，威勢如彪，英雄似虎。布成陣勢，三軍吶喊，衝至軍前，哨馬報與袁洪，袁洪與眾將出營觀看子牙大兵隊伍，只見天下諸侯鴈翅排開，分於左右，當中是元帥姜尚，左有鄂順，右有崇應鸞。有詩為證，詩曰：

諸侯共計破朝歌，正是神仙遇劫魔。百萬雄師興宇宙，奇功立在孟津河。　姜尚東征除虐政，諸侯拱手尊號令。妖氛滾滾各爭先，楊戩梅山收七聖。　話說袁洪在馬上見姜子牙身穿道服，乘四不相，來至軍前，左右排列有眾位門人，次後武王乘逍遙馬，南北分列眾位諸侯。只見袁洪銀盔素鎧，坐下白馬，使一條賓鐵棍，擔在鞍鞽，英雄凜凜。怎見得袁洪好處，有讚為證：

銀盔素鎧，纓絡紅凝。左插狼牙箭，右懸寶劍鋒。橫擔賓鐵棍。白馬似神行。幼長梅山下，成功古洞中。曾受陰陽訣，又得天地靈。善能多變化，玄妙似人形。梅山稱第一，保紂滅周兵。

話說子牙向前問曰：「來者莫非成湯元帥袁洪麼？」袁洪曰：「你可就是姜尚？」子牙曰：「吾乃奉天征討掃蕩成湯天保大元帥。今天下歸周，商紂無道，天下離心離德，只在旦夕受縛，料你一杯之水，安能救車薪之火哉！汝若早早倒戈納降，尚待汝以不死；如若不肯，旦夕一朝兵敗，玉石俱焚，雖欲求其獨生，何可及哉。休得執迷，徒勞伊戚。」袁洪笑曰：「姜尚，你只知磻溪捕魚，水有深淺，今幸而五關無有將才，讓你深入重地，你敢於巧言令色，惑吾眾聽耶！」回顧左右先行曰：「誰與吾拿此鄙夫，以泄天下之憤？」傍有一人大呼曰：「元帥放心，待我成功！」走馬飛臨陣前，搖手中鎗直取姜子牙。傍有右伯侯姚庶良縱馬搖手中斧，

大呼曰：「匹夫慢來，有吾在此！」也不答話，兩馬相交，鎗斧併舉，一場大戰。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征雲蕩蕩透虛空，劍戟兵戈擾攘中。今日姜公頭一戰，孟津血濺竹梢紅。

　　話說姚庶良手中斧轉換如飛，不知常昊乃是梅山一箇蛇精，姚庶良乃是真實本領，那裏知道，只要成功。常昊不覺敗下陣去，姚庶良便催馬趕來。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第八十九回　紂王敲骨剖孕婦 詩曰：　　　　紂王酷虐古今無，淫酗貪婪聽美姝。孕婦無辜遭惡劫，行人有難罹兇途。　　　　遺譏簡冊稱殘賊，留與人間罵獨夫。天道悠悠難究竟，且將濁酒對花奴。

　　話說姚庶良隨後趕來，常昊乃是蛇精，縱馬，腳下起一陣旋風，捲起一團黑霧，連人帶馬罩住，方現出他原形，乃是一根大蟒蛇；把口一張，吐出一陣毒氣。姚庶良禁不起，隨昏於馬下。常昊便下馬取了首級，大呼曰：「今拏姜尚如姚庶良為例！」眾諸侯之內，不知他是妖精，有兗州伯彭祖壽縱馬搖鎗，大呼曰：「匹夫敢傷吾大臣！」時有吳龍在袁洪右邊，見常昊立功，忍不住使兩口雙刀，催開馬，飛奔前來，曰：「不要衝吾陣腳！」也不答話，兩騎相交，刀鎗併舉，殺在陣前。六百鎮諸侯俱在左右，看看二將交兵。戰未數合，吳龍掩一刀敗走；彭祖壽隨後趕來。吳龍乃是蜈蚣精，見彭祖壽將近，隨現出原形；只見一陣風起，黑雲捲來，妖氣迷人，彭祖壽已不知人事，被吳龍一刀揮為兩斷。眾諸侯不知何故，只見將官追下去就是一塊黑雲罩住，將官隨即絕命。子牙傍邊有楊戩對哪吒曰：「此二將俱不是正經人，似有些妖氣。我與道兄一往，何如？」只見吳龍躍馬舞刀，飛奔軍前，大呼曰：「誰來先啖吾雙刀？」哪吒登開風火輪，使火尖鎗，現三首八臂迎來。吳龍曰：「來者是誰？」哪吒曰：「吾乃哪吒是也。你這業畜，怎敢將妖術傷吾諸侯！」把鎗一擺，直刺吳龍。吳龍手中刀急架交還，未及三四合，被哪吒祭起九龍神火罩，響一聲，將吳龍罩在裏面。吳龍已化道青光去了。哪吒用手一拍，及至罩中現出九條火龍時，吳龍去之久矣。常昊見哪吒用火龍罩罩住吳龍，心中大怒，縱馬持鎗，大呼曰：「哪吒不要走！吾來也！」只見楊戩使三尖刀，縱銀合馬，同哪吒雙戰常昊。常昊見勢不好，便敗下陣去。楊戩也不趕他，取彈弓在手，隨手發出金丸，照常昊打來。只見那金丸不知落於何處。哪吒後祭起神火罩，將常昊罩住；也似吳龍化一道赤光而去。袁洪見二將如此精奇，心下甚是歡喜，傳令：「三軍擂鼓！」袁洪縱馬衝殺過來，大呼曰：「姜子牙！我與你見個雌雄！」傍有楊任見袁洪衝來，急催開了雲霞獸，使開雲飛鎗，敵住袁洪；戰有五七回合，楊任取出五火扇，照袁洪一搧，袁洪已預先走了，止燒死他一匹馬。子牙鳴金，將隊同營，陞帳坐下，歎曰：「可惜傷了二路諸侯！」心下不樂。楊戩上帳曰：「今日弟子看他三人俱是妖怪之相，不似人形。方纔哪吒祭神火罩，楊任用神火扇，弟子用金

丸，俱不曾傷他，竟化青光而去。」只見眾諸侯也都議論常昊、吳龍之術，紛紛不一。　　且說袁洪回營，陞帳坐下，見常昊、吳龍齊來參謁，袁洪曰：「哪吒罩兒，楊任的扇子，俱好利害！」吳龍笑曰：「他那罩與扇子只好降別人，那裏奈何得我們。只是今日指望拿了姜尚，誰知只壞了他兩個諸侯，也不算成功。」袁洪一面修本往朝歌報捷，寬免天子憂心。　　且說魯仁傑對殷成秀、雷鵬、雷愰曰：「賢弟，今日你等見袁洪、吳龍、常昊與子牙會兵的光景麼？」眾人曰：「不知所以。」魯仁傑曰：「此正所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今日他三將俱是些妖孽，不以人形。今天下諸侯會兵此處，正是大敵；豈有這些妖邪能拒敵成功耶。」殷成秀曰：「長兄且莫忙說破，看他後來如何。」魯仁傑曰：「總來吾受成湯三世之恩，豈敢有負國恩之理；惟一死以報國耳！」話說差官往朝歌，來至文書房內，飛廉接本觀看，見是袁洪報捷，連誅大鎮叛逆諸侯彭祖壽、姚庶良，心中大喜，忙持著本上鹿臺來見紂王。當駕官上臺啟曰：「有中大夫飛廉候旨。」紂王曰：「宣來。」左右將飛廉宣至殿前，參拜畢，俯伏奏曰：「今有元帥袁洪領敕鎮守孟津，以逆天下諸侯；初陣斬袞州侯彭祖壽，右伯侯姚庶良，軍威已振，大挫周兵鋒銳。自興師以來，未有今日之捷。此乃陛下洪福齊天，得此大帥，可計日奏功，以安社稷者也。特具本齎奏。」紂王聞奏大悅：「元帥袁洪連斬二逆，足破敵人之膽，其功莫大焉。傳朕旨意，特敕獎諭，賜以錦袍、金珠，以勵其功；仍以蜀錦百疋，寶鈔萬貫，羊、酒等件以犒將士勤勞。務要用心料理，剿滅叛逆，另行分列茅土，朕不食言。欽哉！故諭。」飛廉頓首謝恩，領旨打點解犒賞往孟津去。不表。　　且言妲己聞飛廉奏袁洪得勝奏捷，來見紂王曰：「妾蘇氏恭喜陛下又得社稷之臣也！袁洪實有大將之才，永堪重任。似此奏捷，叛逆指日可平，臣妾不勝慶幸，實皇上無疆之福以啟之耳。今特具觴為陛下稱賀。」紂王曰：「御妻之言正合朕意。」命當駕官於鹿臺上治九龍席，三妖同紂王共飲。此時正值仲冬天氣，嚴威凜冽，寒氣侵人。正飲之間，不覺彤雲四起，亂舞梨花。當駕官啟奏曰：「上天落雪了。」紂王大喜曰：「此時正好賞雪。」命左右煖注金樽，重斟盃斝，酣飲交歡。怎見好雪，有讚為證：　　　彤雲密布，冷霧繽紛。彤雲密布，朔風凜凜號空中；冷霧繽紛，大雪漫漫鋪地下。真個是：六花片片飛瓊，千樹株株倚玉。須臾積粉，頃刻成鹽。白鸚渾失素，皓鶴竟無形。平添四海三江水，壓倒東西幾樹松。卻便似：戰敗玉龍三百萬；果然是：退鱗殘甲滿空飛。但只見：幾家村舍如銀砌，萬里江山似玉圖。好雪！真個是：柳絮滿橋，梨花蓋舍。柳絮滿橋，橋邊漁叟掛蓑衣；梨花蓋舍，舍下野翁煨榾柮。客子難沽酒，蒼頭苦覓梅。灑灑瀟瀟裁蝶翅，飄飄蕩蕩剪鵝衣。團團滾滾隨風勢，颼颼冷氣透幽幃。豐年祥瑞從天降，堪賀

人間好事宜。　　話說紂王與妲己共飲，又見大雪紛紛，忙傳旨，命：「捲起氈簾，待朕同御妻、美人看雪。」侍駕官捲起簾幔，打掃積雪。紂王同妲己、胡喜妹、王貴人在臺上，看朝歌城內外似銀裝世界，粉砌乾坤。王曰：「御妻，你自幼習學歌聲曲韻，何不把按雪景的曲兒唱一套，俟朕漫飲三杯。」妲己領旨，款啟朱唇，輕舒鶯舌，在鹿臺上唱一個曲兒。真是：婉轉鶯聲飛柳外，笙簧嘹亮自天來。曲曰：　　纔飛燕塞邊，又灑向城門外。輕盈過玉橋去，虛飄臨閬苑來。攘攘挨挨，顛倒把乾坤玉載。凍的長江上魚沉鴈杳，空林中虎嘯猿哀。憑天降，冷禍胎，六花飄墮難禁耐，砌漫了白玉階。宮幃裏冷侵衣袂，那一時暖烘烘紅日當頭晒，掃彤雲四開，現青天一派，瑞氣祥光擁出來。　　妲己唱罷，餘韻悠揚，嬝嬝不絕。紂王大喜，連飲三大杯。一時雪俱止了，彤雲漸散，日色復開。紂王同妲己憑欄，看朝歌積雪。忽見西門外，有一小河，—此河不是活水河，因紂王造鹿臺，挑取泥土，致成小河，適纔雪水注積，因此行人不便，必跣足過河，—只見有一老人跣足渡水，不甚懼冷，而行步且快。又有一少年人，亦跣足渡水，懼冷行緩，有驚怯之狀。紂王在高處觀之，盡得其態，問於妲己曰：「怪哉！怪哉！有這等異事？你看那老者渡水，反不怕冷，行步且快；這年少的反又怕冷，行走甚歎，這不是反其事了？」妲己曰：「陛下不知，老者不甚怕冷，乃是少年父母，精血正旺之時交姤成孕，所秉甚厚，故精血充滿，骨髓皆盈，雖至末年，遇寒氣猶不甚畏怯也。至若少年怕冷，乃是末年父母，氣血已衰，偶爾姤精成孕，所秉甚薄，精血既虧，髓皆不滿，雖是少年，形同老邁，故過寒冷而先畏怯也。」紂王笑曰：「此惑朕之言也！人秉父精母血而生，自然少壯、老衰，豈有反其事之理？」妲己又曰：「陛下何不差官去拏來，便知端的。」紂王傳旨：「命當駕官至西門，將渡水老者、少者俱拿來。」當駕官領旨，忙出朝趕至西門，不分老少，即時一併拿到。老少民人曰：「你拿我們怎麼？」侍臣曰：「天子要你去見。」老少民人曰：「吾等奉公守法，不欠錢糧，為何來拿我們？」侍臣曰：「只怕當今天子有好處到你們，也不可知。」正是：　　平白行來因過水，誰知敲骨喪其生！

紂王在鹿臺上專等渡水人民。卻說侍駕官將二民拏至臺下回旨：「啟陛下：將老少二民拏至臺下。」紂王命：「將斧砍開二民脛骨，取來看驗。」左右把老者、少者腿俱砍斷，拿上臺看，果然老者髓滿，少者髓淺。紂王大喜，命左右：「把屍拖出！」可憐無辜百姓，受此慘刑！後人有詩歎之，詩曰：　　敗葉飄飄落故宮，至今猶自起悲風。獨夫只聽讒言婦，目下朝歌社稷空。

話說紂王見妲己加此神異，撫其背而言曰：「御妻真是神人，何靈異若此！」妲己曰：「妾雖係女流，少得陰符之術，其勘驗陰陽，無不奇中。適纔斷脛驗髓，此猶其易者也。至如婦人懷孕，一見便

知他腹內有幾月，是男、是女，面在腹內，或朝東、南、西、北，無不週知。」紂王曰：「方纔老少人民斷脛斷髓，如此神異，朕得聞命矣；至如孕婦，再無有不妙之理。」命當駕官傳旨：「民間搜取孕婦見朕。」奉御官往朝歌城來。正是： 天降大殃臨孕婦，成湯社稷盡歸周。 話說奉御官在朝歌滿城尋訪，有三名孕婦，一齊拿往午門來。只見他夫妻難捨，搶地呼天，哀聲痛慘，大呼曰：「我等百姓又不犯天子之法，不拖欠錢糧，為何拿我等有孕之婦？」子不捨母，母不捨子，悲悲泣泣，前遮後擁，扯進午門來。只見箕子在文書房共微子、微子啟、微子衍、上大夫孫榮正議「袁洪為將，退天下諸侯之兵，不知何如」，只聽得九龍橋鬧鬧嚷嚷，呼天叫地，哀聲不絕。眾人大驚，齊出文書房來，問其情由。見奉御官拉著兩三個婦女而來。箕子問曰：「這是何故？」民婦泣曰：「吾等俱是女流，又不犯天子之法，為何拿我女人做甚麼？老爺是天子之臣，當得為國為民，救我等蟻命！」言罷哭聲不絕。箕子忙問奉御官。奉御官答曰：「皇上夜來聽娘娘言語，將老少二民敲骨驗髓，分別淺深，知其老少生育，皇上大喜。娘娘又奏，尚有剖腹驗胎，知道陰陽。皇上聽信斯言，特命臣等取此孕婦看驗。」箕子聽罷，大罵：「昏君！方今兵臨城下，將至濠邊，社稷不久丘墟，還聽妖婦之言，造此無端罪業！左右且住！待吾面君諫止。」箕子怒氣不息，後隨著微子等俱往鹿臺來見駕。 且說紂王在鹿臺專等孕婦來看驗，只見當駕官啟曰：「有箕子等候旨。」王曰：「宣。」箕子至臺上，俯伏大哭曰：「不意成湯相傳數十世之天下，一旦喪於今日，而尚不知警戒修省，造此無辜惡業，你將何面目見先王之靈也！」紂王怒曰：「周武叛逆，今已有元帥袁洪足可禦敵，斬將覆軍，不日奏凱。朕偶因觀雪，見朝涉者，有老少之分，行步之異，幸皇后分別甚明，朕得以決其疑，於理何害。今朕欲剖孕婦以驗陰陽。有甚大事，你敢當面侮君，而妄言先王也！」箕子泣諫曰：「臣聞人秉天下之靈氣以生，分別五官，為天地宣猷贊化，作民父母；未聞荼毒生靈，稱為民父母者也。且人死不能復生，誰不愛此血軀，而輕棄以死耶。今陛下不敬上天，不修德政，天怒民怨，人日思亂；陛下尚不自省，猶殺此無辜婦女，臣恐八百諸侯屯兵孟津，旦夕不保。一旦兵臨城下，又誰為陛下守此都城哉。只可惜商家宗裔為他人所擄，宗廟被他人所毀，宮殿為他人所居，百姓為他人之民，府庫為他人之有，陛下還不自悔，猶聽婦女之言，敲民骨，剔孕婦，臣恐周武人馬一到，不用攻城，朝歌之民自然獻之矣！軍民與陛下作仇，只恨周武不能早至，軍民欲簞食壺漿以迎之耳。雖陛下被擄，理之當然；只可憐二十八代神主，盡被天下諸侯所毀，陛下此心忍之乎？」紂王大怒曰：「老匹夫！焉敢覿面侮君，以亡國視朕，不敬孰大於此！」命武士：「拿去打死！」箕子大叫曰：「臣死不足惜，只可惜你昏君

敗國，遺譏萬世，縱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只見左右武士扶箕子方欲下臺，只見臺下有人大呼：「不可！」微子、微子啟、微子衍三人上臺，見紂王俯伏，嗚咽不能成語，泣而奏曰：「箕子忠良，有功社稷。今日之諫，雖則過激，皆是為國之言。陛下幸察之！陛下昔日剖比干之心，今又誅忠諫之口，社稷危在旦夕，而陛下不知悟，臣恐萬姓怨憤，禍不旋踵也。幸陛下憐赦箕子，褒忠諫之名，庶幾人心可挽，天意可回耳。」紂王見微子等齊來諫諍，不得已，乃曰：「聽皇伯、皇兄之諫，將箕子廢為庶民！」妲己在後殿出而奏曰：「陛下不可！箕子當面辱君，已無人臣禮；今若放之在外，必生怨望。倘與周武搆謀，致生禍亂，那時表裏受敵，為患不小。」紂王曰：「將何處治？」妲己曰：「依臣妾愚見，且將箕子剃髮囚禁，為奴宮禁，以示國法，使民人不敢妄為，臣下亦不敢瀆奏矣。」紂王聞奏大喜，將箕子竟囚之為奴。微子見如此光景，料成湯終無挽救之日，隨即下臺，與微子啟、微子衍大哭曰：「我成湯繼統六百年來，今日一旦被嗣君所失，是天亡我商也，奈之何哉！」微子與微子啟兄弟二人商議曰：「我與你兄弟可將太廟中二十八代神主負往他州外郡，隱姓埋名，以存商代禋祀，不令同日絕滅可也。」微子啟含淚應曰：「敢不如命！」於是三人打點收拾，投他州自隱。—後孔聖稱他三人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謂「殷有三仁」是也。」後人有詩讚之：

　　　　鶯囀商郊百草新，成湯宮殿已成塵。為奴豈是存商祀，去國應知接後禋。剖腹丹心成往事，割胎民婦又遭迍。朝歌不日歸周主，可惜成湯化鬼燐！　　話說微子三人收拾行囊，投他州去了。紂王將三婦人拿上鹿臺，妲己指一婦人：「腹中是男，面朝左脅。」一婦人：「也是男，面朝右脅。」命左右用刀剖開，毫厘不爽。又指一婦人：「腹中是女，面朝後背。」用刀剖開，果然不差。紂王大悅：「御妻妙術如神，雖龜筮莫敵！」自此肆無忌憚，橫行不道，慘惡異常，萬民切齒。當日有詩為證：　　　　大雪紛紛宴鹿臺，獨夫何苦降飛災！三賢遠遁全宗廟，孕婦身亡實可哀。　　話說當日刳剔孕婦，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次日，有探事軍報上臺來：「有微子等三位殿下，封了府門，不知往何處去了。」紂王曰：「微子年邁，就在此，也是沒用之人；微子啟弟兄兩人，就留在朝歌，也做不得朕之事業；他去了，又省朕許多煩絮。即今元帥袁洪屢見大功，料周兵不能做得甚事。」遂日日荒淫宴樂，全不以國事為重。在朝文武不過具數而已，併無可否。

　　那日招賢榜篷下，來了二人，生得相貌甚是凶惡：一個面如藍靛，眼似金燈，巨口獠牙，身軀偉岸；一個面似瓜皮，口如血盆，牙如短劍，髮似硃砂，頂生雙角，甚是怪異，往中大夫府謁見。飛廉一見，甚是畏懼。行禮畢，飛廉問曰：「二位傑士是那裏人氏？高姓？何名？」二人欠身曰：「某二人乃大夫之子民，成湯之百

姓。聞姜尚欺妄，侵天子關隘，吾兄弟二人願投麾下，以報國恩，決不敢望爵祿之榮，願破周兵，以洗王恥。子民姓高，名明；弟乃高覺。」通罷姓名，飛廉領二人往朝內拜見紂王，進午門逕往鹿臺見駕。紂王問曰：「大夫有何奏章？」飛廉奏曰：「今有二賢高明、高覺，願求報效，不圖爵祿，敢破周兵。」紂王聞奏大悅，宣上臺來。二人倒身下拜，俯伏稱臣。王賜平身，二人立起。紂王一見相貌奇異，甚是駭然：「朕觀二士真乃英雄也！」隨在鹿臺上俱封為神武上將軍。二人謝恩。王曰：「大夫與朕陪宴。」二人下臺冠帶了，至顯慶殿待宴，至晚謝恩出朝。次日旨意下，命高明、高覺同欽差解湯羊、御酒往孟津來。不知凶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子牙捉神荼鬱壘 詩曰：

眼有明兮耳有聰，能於千里決雌雄。神機纔動情先泄，密計方行事已空。

軒廟借靈憑鬼使，棋山毓秀仗桃叢。誰知名載封神榜，難免降魔杵下紅。

話說高明、高覺同欽差官往孟津來，行至轅門，傳：「旨意下！」旗門官報入中軍，袁洪與眾將接旨，進中軍帳開讀，詔曰：

「嘗聞：將者乃三軍之司令，係社稷之安危。將得其人，國有攸賴；苟非其才，禍遂莫測，則國家又何望焉。茲爾元帥袁洪，才兼文武，學冠天人，屢建奇功，真國家之柱石，當代之人龍也！今特遣大夫陳友解湯羊、御酒、金帛、錦袍，用酬戍外之勞，慰朕當宁之望。爾當克勤克藎，撲滅巨逆，早安邊疆，以靖海宇；朕不惜茅土重爵，以待有功。爾其欽哉！特諭。」

袁洪謝恩畢，款待天使；又令高明、高覺進見。高明、高覺上帳參謁袁洪，行禮畢，袁洪認得他是棋盤山桃精、柳鬼；高明、高覺也認得袁洪是梅山白猿。彼此大喜，各相溫慰，深喜是一氣同枝。正是：

不是武王洪福天，焉能「七聖」死梅山。

高明、高覺在營中與眾將相見，各各致意。次日，袁洪修謝恩本，打發天使回朝歌。不表。當日，袁洪命高明、高覺二將往周營搦戰。二人慨然出營，至周營，大呼曰：「著姜尚來見我！」哨馬報入中軍，子牙問左右：「誰去走一遭？」傍有哪吒曰：「弟子願往。」子牙許之。哪吒領令出營，忽見二人步行而來，好凶惡！怎見得：

一箇面如藍靛腮如燈；一箇臉似青松口血盆。一箇獠牙凸暴如鋼劍；一箇海下髯鬚似赤繩。一箇方天戟上懸豹尾；一箇加鋼板斧似車輪。一箇棋盤山上稱柳鬼；一箇得手人間叫高明。正是：神荼鬱壘誠如此，要阻周兵鬧孟津。

話說哪吒大呼曰：「來者何人？」高明答曰：「吾乃高明、高覺是也；今奉袁洪將軍將令，特來擒拿反叛姜尚耳。你是何人，敢來見我？」哪吒大喝曰：「好孽畜，敢出大言！」搖手中火尖鎗，直取二將。高明、高覺舉戟、斧劈面迎來。三將交兵，大戰在龍潭虎穴。哪吒早現出三頭八臂，祭起乾坤圈，正中高覺頂門上，打得箇一派金光，散漫於地。哪吒復祭九龍神火罩，把高明罩住，用手一拍，即現九條火龍，須

臾燒罷。哪吒回營來見子牙，言圈打高覺，罩住高明一事，子牙大喜。不表。　　且說高明等二人進營，來見袁洪曰：「姜尚所仗無他，俱倚的是三山五岳門人，故此所在，僥幸成功，不曾遇著我等奧妙之人，莫說是姜尚幾箇門人，何怕你有通天徹地手段，豈能脫得吾輩之手也！」眾人俱各歡喜。次日，高明、高覺又往周營搦戰。哨馬報入中軍：「啟元帥：高明、高覺請元帥答話。」子牙問哪吒曰：「你昨日回我滅了二將，今日又來，何也？」哪吒曰：「想必高明二人有潛身小術，請師叔親臨，吾等便知真實。」子牙傳令，六百諸侯齊出，看子牙用兵。高明對弟高覺曰：「哪吒言吾等有潛身小術，俱出來一看吾等真實。」言未了，只聽砲響，見周營大隊排開，似盔山甲海，射目光華。子牙乘四不相，來至軍前，看見二將相貌兇惡，醜陋不堪，大喝曰：「高明、高覺，不順天時，敢勉強而阻逆王師，自討殺身之禍也！」高明大笑曰：「姜子牙！我知你是崑崙之客，你也不曾會我等這樣高人。今日成敗定在此舉也。」說罷，二將使戟、斧衝殺過來。這邊李靖、楊任二騎衝出，也不答話，四處兵器交加。正是四將賭鬥，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四將交鋒在孟津，人神仙鬼孰虛真。從來劫運皆天定，縱有奇謀盡墮塵。　　話說楊戩在傍，見高明、高覺一派妖氣，不是正人，仔細觀看，以備不虞。只見楊任取出五火扇來，照高明一搧，只聽得「呼」的一聲，化一道黑光而去。李靖也祭起黃金塔來，把高覺罩在裏面，一時也不見了。袁洪同眾將正在轅門看高明兄弟二人大戰周兵，見楊任用五火扇子搧高明，又見李靖用塔罩高覺，忙命吳龍、常昊接戰。二將大叫曰：「周將不必回營，吾來也！」哪吒登風火輪來戰吳龍；楊戩使三尖刀敵住常昊；四將大戰。袁洪心下自思曰：「今日定要成功，不可錯過。」把白馬催開，使一條賓鐵棍來戰子牙。傍有雷震子、韋護二人截住袁洪相殺。怎見得，有讚為證，讚曰：　　凜凜寒風起，森森殺氣生。白猿使鐵棒；雷震棍更雄。韋護降魔杵，來往勢猶兇。捨命安天下，拚生定太平。　　話說雷震子展風雷翅，飛在空中，那條棍從頂上打來。韋護祭起降魔杵，此杵豈同小可，如須彌山一般打將下來。袁洪雖是得道白猿，也經不起這一杵，袁洪化白光而去，止將鞍馬打得如泥。楊戩祭哮天犬咬常昊；常昊乃是蛇精，狗也不能傷他。常昊知是仙犬，先借黑氣走了。哪吒祭起神火罩，罩住吳龍；吳龍也化青氣走了。總是一場虛話。　　子牙鳴金回營。楊戩上帳曰：「今日會此一陣，俱為無用。當時弟子別師尊時，師父曾有一言吩咐弟子說：『若到孟津，謹防梅山七聖阻隘。』教弟子留心。今日觀之，奈寶不能成功，俱化青黑之氣而走。元帥宜當設計處治，方可成功。若是死戰，終是無用。」子牙曰：「吾自有道理。」當日至晚，子牙帳中鼓響，眾將官上帳聽令。子牙命李靖領柬帖：「你在八卦陣正東上，按震方，畫有符

印，用桃樁，上用犬血，……如此而行。」又命雷震子領柬帖：「你在正南上，按離方，亦有符印，也用桃樁，上用犬血，……如此而行。」命哪吒領柬帖：「在正西上，按兌方，也用桃樁，上用犬血，……如此而行。」又命楊任：「在正北上，按坎方，也用桃樁，上用犬血，……如此而行。楊戩，你可引戰，用五雷之法，望桃樁上打下來。韋護，你用瓶盛烏雞、黑狗血，女人尿屎和勻，裝在瓶內，見高明、高覺趕上我陣中，你可將瓶打下，此穢污濁物壓住他妖氣，自然不能逃走。此一陣可以擒二豎子也。」眾門人聽令而去。子牙先出營，布開八卦，暗合九宮，將桃樁釘下。正是：

設計要擒桃柳鬼，這場辛苦枉勞神。 子牙安置停當。

且說高明聽著子牙傳令安八卦方位，用烏雞、黑狗血，釘桃樁拿他兄弟，二人大笑不止：「空費心機！看你怎樣捉我二人！」次日，子牙親臨轅門搦戰。袁洪命高明、高覺出營，大呼曰：「姜子牙，你自稱掃蕩成湯大元帥。據吾看，你不過一匹夫耳！你既是崑崙之士，理當遣將調兵，共決雌雄；為何釘桃樁，安符印，週圍布八卦，按九宮，用門人將烏雞、黑狗血穢污之物壓我二人。吾非鬼魅精邪，豈懼你左道之術也！」二人道罷，放步搖斧、舉戟，直取子牙。子牙左右有武吉、南宮适二馬齊出，急架忙迎。四將交兵，鎗刀並舉。高明逞精神，如同猛虎；南宮适使氣力，一似歡龍；高覺戟刺擺長旛；武吉鎗來生殺氣。四將酣戰。子牙催四不相，仗劍也來助戰；未及數合，便往陣中敗走。高明笑曰：「不要走！吾豈懼你安排，吾來也！」兄弟二人隨後趕入陣來。剛入得八卦方位，東有李靖，南有雷震子，西有哪吒，北有楊任，四面發起符印，處處雷鳴；韋護在空中將一瓶穢污之物往下打來，那些雞犬穢血，濺得滿地。高明、高覺化陣青光，早已不見了。眾門人親自觀見，莫知去向。子牙收兵回營，陞帳坐下，大怒曰：「豈知今日本營先有奸細私透營內之情，如此何日成功也！將吾機密之事盡被高明知道，此是何說！」楊戩在傍曰：「師叔在上：料左右將官自在西岐共起義兵，經過三十六路征伐，今進五關，經過數百場大戰，苦死多少忠良，今日至此，克成湯只在目下，豈有這樣之理。據弟子觀之，此二人非是正人，定有些妖氣，那光景大不相同。望師叔詳察。今弟子往一所在去來，自知虛實。」子牙曰：「你往那裏去？」楊戩曰：「機不可泄，泄則不能成功也。」子牙許之。楊戩當晚別子牙去訖。　　且說高明、高覺來見袁洪，言子牙用八卦陣，將釘桃樁的事說了一遍。袁洪具表往朝歌報捷。高覺聽的周營子牙與楊戩共議，楊戩要往一所在去，又聽見楊戩不肯說，兄弟二人曰：「憑你怎樣尋吾根腳，料你也不能知道！」二人又大笑一回。不表。　　且說楊戩離了周營，借土遁往玉泉山金霞洞來，正是：

遁中道術真玄妙，咫尺清風萬里程。

話說楊戩來至金霞洞，見洞門緊閉，楊戩洞外敲門。多時，一童子出來，

見是師兄，忙問曰：「師兄何來？」楊戩曰：「煩賢弟通報。」童子進洞內，見玉鼎真人，啟曰：「師兄楊戩在洞府外求見。」真人起身吩咐曰：「著他進來。」楊戩來至碧遊床前下拜。真人曰：「你今到此為何？」楊戩把孟津事說了一遍。真人曰：「此業障是棋盤山桃精、柳鬼。桃、柳根盤三十里，採天地之靈氣，受日月之精華，成氣有年。今棋盤山有軒轅廟，廟內有泥塑鬼使，名曰千里眼，順風耳；二怪托其靈氣，目能觀看千里，耳能詳聽千里；千里之外，不能視聽也。你可叫姜子牙著人往棋盤山去，將桃、柳根盤掘挖，用火焚盡；將軒轅廟二鬼泥身打碎，以絕其靈氣之根；再用一重霧常鎖營寨，……如此如此，則二鬼自然絕也。」楊戩受命，離了玉泉山，復往周營而來。軍政官報與子牙，子牙令入中軍，問楊戩曰：「此去如何？」楊戩搖頭不語，猶恐泄機。子牙曰：「你今日為何如此？」楊戩曰：「弟子今日不敢言，且隨弟子行之。」子牙並依楊戩，不去阻擋。楊戩執定令旗下帳，把後隊大紅旗二千杆令三軍磨旗；又令一千名軍士擂鼓鳴鑼，恍然有驚天動地之勢。子牙見楊戩加此，不如其故。楊戩方來對子牙曰：「高明、高覺二人乃是棋盤山桃精、柳鬼。他憑托軒轅廟二鬼之靈，名曰千里眼，順風耳。如今須用旗招展不住，使千里眼不能觀看；鑼鼓齊鳴，使順風耳不能聽察。請元帥命將往棋盤山，掘挖此根，用火焚之；再令將官去把軒轅廟裏二鬼打碎；然後用大霧一重，常鎖行營，此怪方能除也。」子牙聽說：「既然如此，吾自有治度。」子牙令李靖：「領三千人馬，速往棋盤山，去挖絕其根。」又令雷震子：「去打碎泥塑鬼使。」後人有詩歎之，詩曰：　　　　虎鬥深山淵鬥龍，高明高覺逞邪蹤。當時不遇仙師指，難滅軒轅二鬼風。話說子牙安排已定，只等二門人來回令。　　　且說高明、高覺只聽得周營中鼓響鑼鳴不止，高覺曰：「長兄，你看看怎樣？」高明曰：「一派盡是紅旗招展，連眼都愰花了。兄弟，且可聽聽看。」高覺曰：「鑼鼓齊鳴，把耳朵都震聾了，如何聽得見一些兒？」二人急躁。不表。只見李靖人馬去掘桃、柳的根盤；雷震子去打泥塑的鬼使；子牙在帳內望二人回來，方好用計破之。次日，子牙在中軍，忽報：「雷震子回來。」子牙令至中軍，問其「打泥鬼如何？」雷震子曰：「奉令去打碎了二鬼，放火燒了廟宇，以絕其根，恐再為祟；待周王伐紂功成，再重修殿宇未遲。」子牙大悅，隨在帳前令哪吒、武吉在營布起一壇，設下五行方位，當中放一鐔，四面八方俱鎮壓符印，安治停當。只見李靖掘桃、柳鬼根盤已畢，來至中軍回話。子牙大喜。正是：　　　　李靖掘根方至此，袁洪舉意劫周營。　　　話說子牙在中軍共議：「東伯侯還不見來？」忽報：「三運督糧官鄭倫來至。」子牙令至帳前，鄭倫回令畢，交納糧印。鄭倫聽得土行孫已死，著實傷悼。不表。
且說袁洪在營中自思：今與周兵屢戰，未見輸贏，枉費精神，虛費

日月。」令左右暗傳與常昊、吳龍：「令高明、高覺衝頭陣，今夜劫姜尚的營。」又令：「參軍殷破敗、雷開為左右救應，殷成秀、魯仁傑為斷後；務要一夜成功。」眾將聽令，只等黃昏行事。話說子牙在中軍，忽見一陣風從地而起，捲至帳前。子牙見風色怪異，掐指一算，早知其意。子牙大喜，傳令：「中軍帳釘下桃樁，鎮壓符印，下布地網，上蓋天羅，黑霧迷漫中軍。令各營俱不可輕動。李靖拒住東方；楊任拒住西方；哪吒拒住南方；雷震子拒住北方；楊戩、韋護在將臺左右保護。」子牙令南宮适、武吉、鄭倫、龍鬚虎等：「各防守武王營寨。」眾將得令而去。子牙沐浴上臺，等候袁洪來劫營寨。詩曰：　　　　子牙妙算世無雙，動地驚天勢莫當。二鬼有心施密計，三妖無計展疆場。　　　　遭殃楊任歸神去，逃死袁洪免喪亡。莫說孟津多惡戰，連逢劫殺損忠良。
話說袁洪當晚打點人馬劫營，大破子牙，以成全功。纔至二更時分，高明、高覺為頭一隊，袁洪為二隊。魯仁傑對殷成秀曰：「賢弟，據我愚見，今夜劫營，不但不能取勝，定有敗亡之禍。況姜子牙善於用兵，知玄機變化，且門下又多道德之士，此行豈無準備。我和你且在後隊，見機而作。」殷成秀曰：「兄長之言甚善。」

　　不說他二人各自準備，且說高明、高覺來至周營，點起大砲，響一聲喊殺進營來。袁洪同常昊、吳龍從後接應。子牙在將臺上披髮仗劍，踏罡布斗，霎時四下裏風雲齊起，這正是子牙借崑崙之妙術，取神荼、鬱壘。不知凶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第九十一回　蟠龍嶺燒鄔文化 詩曰：　　　　力大排山氣吐虹，手拖扒木快如風。行舟陸地誰堪及，破敵營門孰敢同。　　　　擒虎英名成往事，食牛全氣化崆峒。總來天意歸周主，空作蟠龍嶺下紅。

　　話說子牙在將臺上作法，只見風雲四起，黑霧彌漫，上有天羅，下有地網，昏天慘地，罩住了周營。霹靂交加，電光馳驟，火光灼灼，冷氣森森，雷響不止，喊聲大振。各營內鼓角齊鳴，若天崩地塌之狀。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風霧濛濛電火燒，雷聲響亮鎮邪妖。桃精柳鬼難逃躲，早把封神名姓標。
話說高明、高覺闖進周營，殺進中軍，只見鼓聲大振，三軍吶喊。一聲砲響，東有李靖，西有楊任，南有哪吒，北有雷震子，左有楊戩，右有韋護，一齊衝將出來，把高明等圍住。臺上有子牙作法。臺下四箇門人，齊把桃樁震動。上有天羅，下有地網，上下交合。子牙祭起打神鞭打將下來，高明、高覺難逃此難，只打得腦漿迸流。一一靈已往封神臺去了。　　且說袁洪同常昊、吳龍在後面催軍，殺進周營，被哪吒等接住大戰。此時夤夜交兵，兩軍混戰。韋護祭起降魔杵來打吳龍；吳龍早化青光去了。哪吒也祭起九龍神火罩來罩常昊；常昊化一道青氣不見了。袁洪乃是白猿得道，變化多端，把元神從頭上現出。楊任正欲取五火扇搧袁洪，不意袁洪頂上白光中元神手舉一棍打來，楊任及至躲時，已是不及，早被袁洪

一棍打中頂門，可憐！自穿雲關歸周，纔至孟津，未受封爵而死。後人有詩歎之，詩曰：　　　　自離成湯歸紫陽，穿雲關下破「瘟□」。孟津盡節身先喪，俱是南柯夢一場。　　　話說楊任被袁洪打死，兩軍混戰，至天明，子牙鳴金，兩下收兵。子牙陞帳，點視軍將，已知楊任陣亡，著實嗟歎不已。楊戩上帳言曰：「今夜大戰，雖然斬了高明、高覺，反折楊任一員大將。據弟子見袁洪等俱是精靈所化，急切不能成功。大兵阻於此地，何日結局。弟子今往終南山，借了照妖鑑來，照定他的原身，方可擒此妖魅也，不然終無了期。」子牙許之。楊戩離了周營，借土遁往終南山而來。不多時，早至玉柱洞前，按落遁光，至洞門聽候雲中子。少時，只見金霞童子出來，楊戩上前稽首曰：「師兄，借煩通報，有楊戩要見師伯。」童子忙還禮曰：「師兄少待，容吾通報。」童子進洞對雲中子曰：「有楊戩在外面侯見。」雲中子命童子：「著他進來。」童子出洞云：「師父請見。」楊戩見雲中子，行禮畢，稟曰：「弟子今到此，欲求師伯照妖鑑一用。目今兵至孟津，有幾箇妖魅阻住周師，不能前進；雖大戰數場，法寶難治。因此上奉姜元帥將令，特地至此，拜求師伯。」雲中子曰：「此乃梅山七怪也。只你可以擒獲。」忙取寶鑑付與楊戩。楊戩辭了終南，借土遁逕往周營內來見子牙，備言：「此是梅山七怪，明日俟弟子擒他。」話說袁洪在營中與常昊、吳龍眾將議退諸侯之策，殷破敗曰：「明日元戎不大殺一場以樹威，使天下諸侯知道利害，則彼皆不能善解。與他遷延日月，恐師老軍疲，其中有變，那時反為不美。」袁洪從其言。次日，整頓軍馬，砲聲大振，來至軍前。子牙亦帶領眾諸侯出營。兩下列成陣勢。袁洪一馬當先。子牙謂袁洪曰：「足下不知天命久已歸周，而何阻逆王師，令生民塗炭耶。速早歸降，不失封侯之位，如若不識時務，悔無及矣。」袁洪大笑曰：「料爾不過是磻溪一釣叟耳，有何本領，敢出此大言！」回顧常昊曰：「與吾將姜尚擒了！」常昊縱馬挺鎗，飛來直取子牙。傍有楊戩催馬舞刀，抵住廝殺。二馬往來，刀鎗併舉，只殺得凜凜寒風，騰騰殺氣。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殺氣騰騰鎖孟津，梅山妖魅亂紅塵。須臾難遁終南鑑，取次摧殘作鬼燐。　　　話說兩人大戰，未及十五合，常昊撥馬便走。楊戩隨後趕來，取出照妖鑑來照，原來是條大白蛇。楊戩已知此怪，看他怎樣騰挪。只見常昊在馬上忽現原身，有一陣怪風捲起，播土揚塵，秋雲靄靄，冷氣森森，現出一條大蛇。怎見得，有詩為證：　　　　黑霧漫漫天地遮，身如雪練弄妖邪。神光閃灼兇頑性，久與梅山是舊家。

End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Feng Shen Yan Yi, by Xi Xing Lu

*** END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FENG SHEN YAN YI ***

***** This file should be named 23910-0.txt or 23910-0.zip ***** This and all associated files of various formats will be found in: http://www.gutenberg.org/2/3/9/1/23910/

Produced by Pei-Jun Hsiesh

Updated editions will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the old editions will be renamed.

Creating the works from public domain print editions means that no one owns a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in these works, so the Foundation (and you!) can copy and distribut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copyright royalties. Special rules, set forth in the General Terms of Use part of this license, apply to copying and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ncept and trademark.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may not be used if you charge for the eBooks, unless you receive specific permission. If you do not charge anything for copies of this eBook, complying with the rules is very easy. You may use this eBook for nearly any purpose such as cre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reports, performances and research. They may be modified and printed and given away—you may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with public domain eBooks. Re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the trademark license, especially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 START: FULL LICENSE ***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YOU DISTRIBUTE OR USE THIS WORK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by using or distributing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available with this file or online at http://gutenberg.org/license).

Section 1. General Terms of Use and Re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1.A. By reading or using any p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you indicate that you have read, understand, agree to and accept all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copyright)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abide by all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cease using and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n your possession. If you paid a fee for obtaining a copy of or access to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and you do not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ay obtain a refund from the person or entity to whom you paid the fee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8.

1.B.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It may only be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1.C bel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with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f you follow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help preserve free future access to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See paragraph 1.E below.

1.C.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r PGLAF), owns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1.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1.E.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1.E.1.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1.E.2.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he public domain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1.E.8 or 1.E.9.

1.E.3.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and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1.E.4.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tm.

1.E.5.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1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1.E.6.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 up, non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tm web site (www.gutenberg.org),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1.E.1.

1.E.7.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1.E.8 or 1.E.9.

1.E.8.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20% of the gross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within 60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F.3,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1.E.9.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tha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both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Michael Hart,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3 below.

1.F.

1.F.1. Project Gutenber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e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public domain works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a computer virus, or

computer codes that damage or cannot be read by your equipment.

1.F.2. LIMITED WARRANTY, DISCLAIMER OF DAMAGES - Except for the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F.3,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and any other party distributing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under this agreement, disclaim all liability to you for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NO REMEDIES FOR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Y 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N PARAGRAPH F3.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LIABLE TO Y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1.F.3.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1.F.4.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F.3,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you 'AS-IS' WITH NO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I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1.F.5.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1.F.6. INDEMNITY -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y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Foundation, anyone providing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and any volunte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that ari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which you do or cause to occur: (a) distribution of this or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b) alteration,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s or deletions to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and (c) any Defect you cause.

Section 2.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Project Gutenberg-tm is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in formats readable by the widest variety of computers including obsolete, old, middle-aged and new computers. It exists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nd donations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Volunte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is critical to reaching Project Gutenberg-tm's goal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llection will remain freely availabl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n 2001,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was created to provide a secure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tm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web page at http://www.pglaf.org.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is a non profit 501(c)(3)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s EIN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64-6221541. Its 501(c)(3) letter is posted at http://pglaf.org/fundrais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federal laws and your state's laws.

The Foundation's principal office is located at 4557 Melan Dr. S. Fairbanks, AK, 99712., but its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numerous locations. It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4116, (801) 596-1887, email business@pglaf.org.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 to 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s web site and official page at http://pglaf.org

For additional contact information:
Dr. Gregory B. Newby
Chief Executive and Director
gbnewby@pglaf.org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tm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 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 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 ($1 to $5,000)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 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all 50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re not uniform and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http://pglaf.org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mp ou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http://pglaf.org/donate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i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thirty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tm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tm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Public Domain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Most people start at our Web site which has the main PG search facility:

http://www.gutenberg.org

This Web site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tm, including how to make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how to help produce our new eBooks, and how to subscribe to our email newsletter to hear about new eBooks.